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二冊目次

御製文集四十卷總目五卷二集五十卷總目六卷三集五十卷總目六卷
四集三十六卷總目四卷（二一）（清）聖祖玄燁撰　清康熙至雍正内府刻本　〇〇一

御製文集四十卷總目五卷二集五十卷總目六卷三集五十卷總目六卷四集三十六卷總目四卷（二）

（清）聖祖玄燁撰

清康熙至雍正內府刻本

御製文第二集卷一目錄

勅諭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尚書科爾
坤侍郎鄂爾多郭丕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尚書科爾
坤哈占侍郎鄂爾多郭丕
諭大學士勒德洪尚書科爾坤哈
占侍郎鄂爾多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按察使于成龍
諭吏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御製文第二集卷一

勅諭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朕聞部院小官及筆帖式在差者輙令地方官迎送以請朕安爲名若所遣者近御人員地方官請安理所宜然若小官及筆帖式等輙令地方官以請安迎之殊不當於理宜禁之卿等議以聞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諭內閣

穆敦請安所上章其還之

山陵守視官員此後欲來請安者毋特具疏告之侍衛轉陳奏守視

永陵

福陵

昭陵官員人等欲來省其親戚及以己私事欲來者各聽其自來但於職事無所曠斯已耳若曠其職事而來者則重罪之其悉示知此意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諭內閣

泉林寺泗水之源在焉而吾孔子之所游息也朕親歷其地其樹之碑令所司議以聞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各遣兵部司官一員前往派出征俄羅斯善用藤牌官兵除八旗察取外著於福建投誠安插墾荒之内願効力官兵詳察揀選善用藤牌者以足五百名之數調發前來并令曉諭此項官

兵汝等往征俄羅斯今冬卽可回至原住地方所調官兵該省大吏酌量給與養贍妻子之資整備其本身行裝以善遣之其傳與兵部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議政王大臣議奏不發京師兵者議良是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四省緑旗兵非經歷征戰之人也且黑龍江火器甚多不須更增朕意於山東河南山西安插墾荒福建投誠能用藤牌官兵及隸八旗福建投誠官兵内選五百名令臺灣投誠何佑率之前往竝諭佑傳示官兵言今年冬卽還

師也薩布蘇起自卑微每見其陳奏移會事宜皆瞻顧支吾遷延時日觀此卽四月進兵亦不過刈其禾而食之已耳所指示之事必不能奏効也此皆謫遣黑龍江狂劣之徒不樂成事私議阻撓而薩布蘇本自微末重視此輩難於違拂其意以故如

此兵事所關甚鉅最宜籌畫精詳必期有濟而後從事若所謀輕率又如昔時明安達禮輩以致退師反令俄羅斯有逞心矣今自京師遣一賢能大臣總領軍事俟取雅克薩之城令回京師又於盛京遣兵五百名代黑龍江兵防守城郭勤事耕種俟

進剿之兵回時卽遣還盛京此耕種事務令戶部堂官一員往董領之俾勤力作觀俄羅斯所云早收穀種卽吾土所種之春麥也今我師亦多種春麥大麥油麥於隕霜之前六月皆可收穫如此則不以出師之故致曠一年耕作矣又綠旗藤牌兵增

給馬二千匹此馬於京師各佐領以至內府佐領各捐助馬一騎其不敷者發上駟院馬二百匹兵部馬二百匹再不敷者王以下堂官以上捐助以足其數發往盛京盛京各佐領出馬二千匹照曩時嚴加監視飼令肥壯以俟之更替京師所發之馬

前往馬喇等所飼養之馬已預備於齊七哈里地方聞其間止有十八日之程盛京之馬行至齊七哈里沿途若有倒斃者於馬喇處補給發往如此則我軍之馬不致缺乏矣此遣往綠旗兵令各攜砲子或十枚或二十枚以往朕意如此措施似大有

禆益議政王貝勒大臣逐一詳議具奏特
諭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遣往黑龍江兵需用藤牌聞閩省製有雙層藤牌甚佳令福建提督施琅取其佳者四百面竝揀擇需用大刀從福建由浙江

江南山東迅速遞送京師事關軍機勿得遲悞特諭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尒等可傳諭議政王貝勒大臣征戰本非佳事不得已而後用之嚮者俄羅斯無故侵擾我邊陲後復漸入越我疆界索倫黑眞費雅喀奇勒尒等處之人皆被擾害不獲寧居掠其家口納其逋逃搶其邨落奪其貂皮因彼頻年肆害曾屢行曉諭曰尒等無故入我邊境恣行搶奪朕何難遣發大兵將尒等撲滅但不忍卽行殄戮故屢行曉諭欲令撤還尒衆歸我逋逃各居疆

土互相貿易寧靜無事以安生業數次遣人亦於來使處屢有文移俄羅斯總無一次回報反於黑眞費雅喀之地仍行搶奪用是發兵於愛渾地方以堵截俄羅斯所行之路乃俄羅斯仍居我邊界不歸我逋逃今雖應行勦滅但念用兵本非佳事我

惟順天而行將大兵前臨雅克薩以朕諭
旨遣人宣布俄羅斯諭之曰屢次令尒退回歸我逋逃之人遣使馳書者數矣數年以來未有一次信息回報既不歸我逋逃反入我境内擾害地方搶掠人民妻子肆行不止爲此遣發大兵前往堵截尒等所

行之路於恒滾等處之俄羅斯許其歸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汝等仍不退離雅克薩地方故遣發大兵往行征討我師威力豈難剿撲尒等若卽破壞尒城郭殄滅尒噍類自立成灰燼矣豈惟尒等俄羅斯普
天之下率土之人朕皆惻然仁愛咸欲令其靜寧無事各遂休養故不忍將尒等遽行殄滅屢次曉諭尒等欲各安生業共享
太平則當卽返雅庫地方以雅庫爲界於彼處捕取貂皮於彼土收其物產勿入我邊界恣意妄行汝能將已納之逋逃歸還則降我之俄羅斯亦發還於汝如此則邊

塞貿易可通咸安樂利而兵革偃息生民無所擾害矣若執迷不悟罔遵諭旨仍行抗拒則大兵進剿摧破雅克薩之城且盡行誅戮矣可遣人前往明白開示俄羅斯果能遵旨卽回以雅庫爲界而我兵駐劄愛渾則於雅克薩地方安置哨兵令疆界

寧謐儻仍行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若不如此周詳區畫今雖取雅克薩我兵進則俄羅斯退我兵還則俄羅斯又進用兵無止息之日而生民亦不獲安矣應否如此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尚書科爾坤侍郎鄂爾多郭丕

黑龍江兵食所關最為重要必當謀恒足之道爾等與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詳議以聞又遣往黑龍江管轄綠旗兵丁之官甚多兵少而管轄之官多甚無益也可度

量派官而兵更宜酌減以四百名為率亦旣足用而兵糧不致過費且近冬之際綠旗兵在彼地殊無所事可由蒙古境每百名分為一隊俾遞送之旣非久可至而兵糧又不至糜費矣其一併詳議以聞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尚書科爾坤哈占侍郎鄂爾多郭丕

薩布蘇等自壞其田器盡鬻其耕牛者若輩以為但於諸務曠誤以致廢事則令其離黑龍江而歸矣是其意也凡諸事務職任之人當各盡其心豫為籌度期無廢曠

厥職其皆推諉於君上可乎凡於政務朕存之於心殫竭思慮是以於事不致廢曠若以謂有職司之人而專倚若輩聽其爲之則軍機之事其必至於貽誤矣薩布蘇等其令議政諸臣察議之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尚書科爾坤哈占
侍郎鄂爾多

科爾沁十旗今歲進貢牛羊乳酒酥油諸物皆毋貢至京師悉送之黑龍江以給軍士籍其數奏聞仍以進貢例賞賚之如此似於兵丁有益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以聞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馬喇自差遣以來効力良多且深諳雅克薩地方情形其授以副都統品級此兵事令往參謀議特諭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林興珠乃勤勞効力之人且列侯爵可令參謀議著彭春等恒愛敬而厚視之特諭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遣往征討雅克薩之綠旗官弁各照其現

在職銜兵部新給以印信劄付而遣之特
諭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彭春等至黑龍江時有移會雅克薩城文書用黑龍江將軍印遣發之特諭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諭按察使于成龍

茲以海口關係運河下流特命爾督理高寶等處下河事務管轄所屬附近海口州縣等處地方車路等河幷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逐一確勘挑濬深闊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

海仍撫綏黎民勤宣德意約束衙門官吏胥役恪遵法紀勿致作弊生事嚴飭所屬海口有司等官各循職掌勿使糜費錢糧怠弛曠廢一應海口俱宜善加挑濬毋令沙土淤淺以致水勢漲漫淹沒民間廬舍田疇其挑河一切事宜竝應設官分任之

處均申詳總河具題定奪勅中開載未盡應行事務爾悉申詳總河題請遵行歲終將所修工程及支用錢糧細數一竝造冊轉報總河題銷仍聽總河節制爾膺茲委任須持廉秉公精心殫力俾水患永除民復舊業惟爾之功如或執拗乖張因循冒

破殄民悞國責有所歸尓其慎之故勅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

諭吏部

國家設立翰林衙門原以儲養人材嫻習文學以備顧問編纂之用必淹貫經史博極羣書方克諳練體裁洞晰今古敷詞命

意典贍宏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為稱職今將翰林各官特行考試朕親加詳閱分別次第以示勸懲徐乾學韓菼孫岳頒歸允肅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宜加奬勵作何賞賚著議奏彭孫遹等文學亦通著照舊供職益勤研究以底精純周之麟崔如岳麗埈錢中諧顏光猷李元振費之逵李復泌劉果實劉芳喆文理荒疎未嫻體式難勝厥任除李元振劉芳喆已經降調其餘俱著對品調用尓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驍騎校伊番等於三月初旬令馳驛由內路直往黑龍江可傳諭兵部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一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目錄

勑諭

諭大學士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席爾達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席爾達吳興祖王起元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席爾達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諭戶部

諭大學士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席爾達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
諭侍郎佛倫學士圖納席爾達牛鈕
諭侍郎佛倫學士圖納席爾達牛鈕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

乾學韓菼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穆成格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

勅諭

諭大學士明珠

太祖實錄先以小本兼滿漢字迅速繕寫送進朕將恭覽焉若待白鹿紙謄眞大本實錄同進則爲時太遲矣康熙二十四年

二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席爾達
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

內閣翰林院須用通曉漢文善翻譯者其自卿員以下部院無品級筆帖式以上及滿洲蒙古漢軍廢官與隨旗行走暨閒散人曉習漢文能譯滿文者聚而精加考試記其文學優長者用之其下所司速察以聞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席爾達吳興

祖王起元

議政所關殊爲機密重要今見凡所議之事方經議訖卽已宣露又滿洲蒙古都統本以人材勇健授爲都統非以其練達事務而授之也都統中不克曉達事務者甚多諸若此者宜罷其議政其宜罷者具聞

罷之至於兵事乃都統之專責仍照常預議尓等以此意降旨於議政諸臣爲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席爾達丹岱禪布吴興祖王起元

朕巡省南服見經過地方城垣圮壞者所在多有夫城垣者生民之保障所以衛吾人者也亟宜修築之其令地方官何以葺治下之工部部議取旨行焉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遣往俄羅斯之彼土六人各賞以衣帽韡等物可傳諭理藩院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吴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索倫達呼里總轄之任甚爲要重必得賢能之人始能管理今著理藩院撥什庫善馳馬者一人由驛遞速遣至馬喇處馬喇身在彼土有賢能之人堪任索倫達呼里總轄者馬喇以其名明白具疏卽付遣往

撥什庫賫奏所遣撥什庫限往返在二十日之内可傳諭理藩院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諭戶部

朕撫御方夏愛養黎元早作夜思勤求治理閭閻疾苦無時不深軫念欲使民生樂

業比屋豐盈惟當已責蠲租萬姓得沾實惠直隷地方頻遇旱災小民匱乏宜加恩恤順永保河等處圈占地方應徵康熙二十一年地丁錢糧已經詔行蠲免所有直隷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盡與豁除其順永保河未經圈占地方及眞順廣大等處康熙二十四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俱著免三分之一尒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人人得被膏澤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溷私行重徵者或經叅奏或被告發定行從重治罪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

四年四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明珠

曩者每一夫田撤還一晌之田近日丈量各旗有察出溢額之田今茲撥給何以不給此等田而以百姓開墾之田四百頃撥給耶其令戶部堂官於十四日早至察溢

額之田現有若干及以百姓開墾之田因何撥給詢問明白同戶部堂官面奏特諭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席爾達牛鈕丹岱禪布吴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與魏一德同夥先經拿獲之犯已改爲斬罪魏一德亦應改爲斬此本著照前旨擬票簽送進嗣後凡如此等先經拿獲應正法重犯有旨改減等者其續獲之犯亦照前減等完結擬票簽進覽一案同夥之人當一體治罪勿得前後互異爾等切記之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巴圖爾額爾克濟濃達離彼土嚮化而來宜加愛養經理其居處迺彼等原爲俄七爾圖汗所屬累世進貢誠懇恪恭俄七爾

圖汗之孫老卜藏滾布與巴圖爾額爾克濟濃當使聚合一處於所宜居之地爲之經理令其居處賜之封號給以金印冊用昭示朕繼絕舉廢之至意焉可遣賢能台吉與理藩院堂官侍衛曉諭巴圖爾額爾克濟濃言以爾等搶奪毛明安及三烏喇

特之故本宜遣兵征剿悉行翦滅但念俄
七爾圖汗累世進貢誠懇恪恭特加矜憫
尔等罪戾盡皆寬宥老卜藏滚布乃俄七
爾圖汗之孫尔等皆屬一國爲親近兄弟
今令尔等皆與老卜藏滚布等聚合封以
名號與老卜藏滚布等可以同居之善地

相度定居遣使於達賴喇嘛以如此措置
頒朕諭旨其宜居之地亦與老卜藏滚布
巴圖爾額爾克濟濃等公同相視令所遣
台吉等還奏此事於今年八月卽宜舉行
尔等與議政王貝勒大臣蒙古大臣會同
詳議以聞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

俄羅斯闌入我邊塞擾害俄羅春索倫黑
眞費雅喀等處人民搶掠其家口雖屢肆
兇暴朕不忍遽興兵革故未卽遣發大兵
征討數遣使曉諭俄羅斯恃其遼遠仍復
抗拒益侵犯我邊鄙之人肆虐不止用是

遣大兵直抵雅克薩之城彼困困迫已甚
而後歸降爰遵朕命宥其困而後降之罪
釋之使還大兵迅速征行破四十年盤踞
之俄羅斯於數日之間獲雅克薩之城克
奏厥績薩布蘇向來逗遛不進兵之罪應
概從寬免又雅齊納鄂山本獲罪發遣之

人其所互告之事仍行察議今進剿官兵殊屬勞苦令伊等暫回烏喇幾林地方於盛京達呼里之兵酌量派往防守至於雅克薩城雖已克取防禦決不可疎應於何地永駐官兵彈壓此時卽當定議著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圖納同郎談關保

與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諭侍郎佛倫學士圖納席爾達牛鈕

錢糧所關甚重宜詳加釐剔以除虛冒濫支之弊近見上駟院以假印誆領太常寺亦以假印取絲現今發覺者雖止此其未發覺者謂之無有可乎此皆支給時不行詳察怠玩疎虞之所致也嗣後凡關係支用錢糧事務必告之該部院堂官稽核得實用印文支取其四五十兩以下者遣筆帖式往領若踰此數則遣司官往領其給與時亦詳加稽核告之該部院堂官然後

與之可也如此於職事亦無所曠廢告於該堂官及司員親往領取亦豈難行之事爾等可傳諭戶部凡內外支用錢糧不致虛冒朦混稽遲其詳議定例以聞康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諭侍郎佛倫學士圖納席爾達牛鈕

江西庫鎮堡泰和萬安黃泖鐵山碣西郜石頭碣等處所殺敗者俱係小寇將此俱從優敘爲頭等二等軍功則雲南黃草壩等處之大奮勦殺者又將以何等敘次之耶所議皆屬太過若本章盡行折出又致一番奏請事覺繁多此等議准之四十五

疏咸發還兵部另議以聞不准議敘之二十二疏且留覽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麻爾圖
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
元

朕近觀牌樓原基甚深若將街衢掘至原基兩傍房屋皆在浮土之上難以久存而於觀瞻亦不相稱且所掘之土運於何處也至濬治護城河若積土城下遇雨水流入河內旋至淤塞在鑿河掘基需用帑金尚屬小事但慮興作無益應何法挑掘何

方貯土尓等會同八旗都統副都統該部及各部院大臣步軍統領詳閱街衢議奏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
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

莢
監察御史錢珏題參巡撫穆爾賽加徵火
耗甚重一案令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官員
持正詳議備列公論具奏內閣九卿官員
以穆爾賽爲人樸實不生事端奏聞穆爾
賽居官不善朕所聞甚明故命原參錢珏
明白指實具奏今錢珏將加徵火耗甚重

並受禮物欵項已經指陳凡事令九卿官
員會議原期公正得實今所議穆爾賽事
朕意以爲不公夫諸臣不從公詳議如此
徇庇具議嗣後九卿諸臣何以倚任事務
何以得理即如溫代達爾布等最爲大貪

大惡之流朕特加懲治發往黑龍江前問
九卿官員以穆爾賽爲人樸實不生事端
係誰所議尚書科爾坤奏稱係陳廷敬蔣
弘道之言及問陳廷敬等皆奏稱臣等不
曾如此說原說平常且朕又聞此事初議
時原有穆爾賽無有勞蹟之語後復說內
閣復追回九卿欲將無有勞蹟之語刪去

尚書科爾坤說若將此語刪去我不肯與
議遂未完竟而去首先立議穆爾賽爲人
樸實不生事端者即係庇護穆爾賽之人
何官輒敢專擅殺人何官輒敢專擅救人
此事斷不可仍前但稱係臣等公議務須

各陳所見著隨朕行在之尚書都御史侍郎學士等往聽之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圖納牛鈕丹岱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九卿詹事科道令其會議會推本期至公至正務得眞實今聞九卿會議之事間或不據實具議草率苟且因循而行有此一次立議爭勝以冀下次不與相拂而從之者或有此一次將彼意中之人薦出冀下次將其親朋薦出以相報者或有薦其門生者有薦其同年者有薦其同鄉戚友者夫九卿會議會推理宜虛公持論豈可一二人專擅以行且設立科道本欲其凡事從實建言有執拗護庇者卽爲指叅也其專擅執拗護庇之人何未見糾劾耶衆議

之時亦有一同具議後因其事不當復云彼時我原如此說者如果原議時衆論與伊意不合卽宜將己見明白敷陳另立一議既不另立一議同列職名又稱我曾如此說是斷斷不可者且今誰可以擅處誰耶卽如張志棟近將九卿題叅亦誰如彼

何也朕於康熙十八年亦因此等事曾經有旨申飭可察前旨一併復行傳諭凡事會議不必詢問本省大臣官員若每加詢問或致不肖之人益在地方生事橫行本省督撫地方官無不畏懼且將凡屬會議之事無不囑託本省大臣官員矣政務何

由得平今會議山西巡撫穆爾賽因係滿洲恐致敗露意欲從平易歸結耳若是何不於事前豫為勸戒令其公廉乃不為豫戒徒於事發之後欲如此結案可乎爾等齊集滿漢九卿大臣傳諭申飭之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吳
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凡可一次會題完結之事嗣後不必兩三次具題於應會同之部院即會議結案奏聞如有仍違誤具題者爾等即隨簽以進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麻爾圖
牛鈕禪布

傳諭厄魯特爾等進貢來使沿途往返擾害民生搶掠牲畜以致邊境內外百姓患苦者甚衆朕雖稔知以爾等遠方之人本

不諳中國法紀無知妄行屢不加罪槩從寛免嗣後貢使往來如有攘奪爲非者爾等率領頭目并犯法之人皆依中國律令治罪曾經頒旨曉諭今爾進貢頭目并不嚴束傔從任其擾害將内地人毆死干紀甚矣先以爾等愚昧頑蠢凡細微奪攘之

罪知而宥之乃屢邀寛免頻加曉諭全不欽遵竟至毆死内地之人今若不按法抵罪日後漸益恣肆大起爭釁未可定也用是將毆死人命之伊忒木根依律處斬令爾等識之觀之此後爾等其謹遵成法嚴戢從人毋得肆惡妄行特諭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今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有因徵收年貢羊酒借端多派殊屬累民可酌量大加裁減歸於至約令其進獻該部會同確議具奏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十六

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穆成格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近見工部凡於交送物件皆躭延時日抑勒不收弊端滋多此後其嚴禁之可傳諭

工部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目錄

勅諭

諭戶部
諭大學士明珠
諭內閣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

諭戶部
諭政治典訓總裁大學士勒德洪
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戶部
尚書余國柱左都御史陳廷敬
諭吏兵二部
諭禮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
治宋德宜學士吳興祖王起元
徐乾學韓菼
諭刑部等衙門
諭吏部
諭吏兵二部

諭禮部翰林院
諭吏部
諭吏部
諭內閣
諭刑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
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
布蔡必漢噶思泰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

勅諭

諭戸部

朕惟自古帝王統一寰區懋先德化必予惠黎元勤求民瘼俾幹止寧成家給人足而後世躋雍熙治登上理朕御極以來宵

旰圖治未敢卽安念切民依思培邦本雖編氓漸得遂生而閭閻正資惠養欲使羣生樂利比戸豐盈惟頻行減賦蠲租庶萬姓得沾實惠前此用兵以來河南湖北兩省民人轉輸供億勞費繁多特沛仁恩以昭軫恤所有康熙二十五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著與蠲免一半其康熙二十四年未完地丁錢糧亦著盡與豁除又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縣興化縣邳州高郵州鹽城縣山東郯城縣魚臺縣地方今年重罹水災小民艱苦亦應加恩軫恤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

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俱與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人人均被恩膏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反私行重征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如該督撫徇隱不行糾舉或經參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

罪尔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四年十
一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明珠

王等皆用紫韁乘騎或以紫韁濫給微賤
之人乘用又其甚者遂至給與外省官員
商賈等輩不待敝壞而更新騎用者至多

大悖儀典良由未經定例以至於是王等
既東用金黃帶若騎用金黃韁則不得妄
給微賤而等威辨矣其下宗人府禮部會
同定例議奏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八
日

諭内閣

覲所賞琉球等外國恩賚之物甚菲於厚
往薄來之道尚未允協尔衙門會同禮部
察頒錫外國之例酌量增益所賞儀物確
議以聞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吴

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嗣後凡擬上傳諭旨如遐方底定海宇昇
平等誇大言詞毋得撰寫康熙二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吴

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
今月朔日食十六日月食且比日積陰無雪朕思天象稍有愆違卽當儆戒修省或施行政事有未當歟或下有冤抑未得伸歟爾等傳諭九卿詹事科道詳議以聞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

日者大兵往征俄羅斯破雅克薩城釋俄羅斯不誅赦之使生還其時不竝取泥卜楚地者蓋以泥卜楚地晝爲疆索使俄羅斯不得越泥卜楚界界外聽其捕牲也今薩布蘇等奏言俄羅斯復來城雅克薩地

今當卽往征而滅之耶抑或緩之以待黑龍江墨爾根地將士移家定然後進兵爲宜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與俄羅斯之役彭春佟保班達爾善郎談同尒等會議以聞康熙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

諭戸部

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阜財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流通民生饒給近來各關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徵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托言辦銅價值浮多四季解冊需費將商人親塡部冊改換塗飾旣已充肥私槖更圖溢額議敘重困

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
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
去弊正須易轍改絃所有現行例收稅溢
額卽陞加級紀錄應行停止其採辦銅觔
定價既已不敷作何酌議增加其四季達
部冊籍應俟差滿一次彙報嗣後務令各

差潔己奉公實心釐剔以副朕體下恤商
至意如或仍前濫征侵隱玩不悛作何
加等治罪至銅價既議加給稅額應否量
增俱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特諭康
熙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諭政治典訓總裁大學士勒德洪明
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戶部尚書
余國柱左都御史陳廷敬
朕纘承丕基孜孜圖治宵旰兢業二十五
年於茲賴
天之靈
宗廟之福蠢爾小醜以次削平眷念吾民

雖甫休息而閭井未盡安樂風俗未臻淳
古永惟治忽所繫實在朕躬日不遑寧勤
求至道行一政惟恐或戾舊章發一言惟
恐未孚衆志朕心乾惕常用歉然乃臣僚
援古時政日曆及前朝寶訓體例請將歷
年政令編輯成書朕未之許在廷諸臣合

詞奏懇至再因思古之帝王建極陳常言
期可法行期可則裒其政事著爲一編用
以式訓臣民昭茲來許厥有故事方策具
存茲特允所請定名曰政治典訓命卿爲
總裁官其董率在館諸臣恪勤乃事以時
綴錄惟質毋飾惟核毋浮豈徒云徵諸庶

民質諸百世朕夙寢晨興思艱圖易萬幾
在御日慎一日藉用自考以比古者省歲
之意庶幾茂登上理久道化成卿其勉之
欽哉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諭吏兵二部

我國家埽除逆孽平定遐荒即負山阻箐
之苗民咸輸誠而供賦封疆大吏自宜宣
布德義動其畏懷俾習俗漸馴無相侵害
庶治化孚於遠邇近雲貴廣西四川湖廣
等處地方督撫提鎭各官不惟不善加撫
綏更爾恣行苛虐利其土產珍奇貲藏饒
裕輒圖入已悉索未遂因之啓釁職爲厲

階蠢爾有苗激成抗拒即擅殺一二謊稱
累百盈千始黷貨以生端旣邀功而逞志
藐玩因循殊負委任朕思土司苗蠻授官
輸賦悉歸王化有何桯杌互相格鬬無有
寧居嗣後作何立法務令該地方督撫提
鎭等官洗心易慮痛改前轍推示誠信化

導安輯各循土俗樂業遂生亦令苗民恪
遵約束不致侵擾內地居民以副朕撫馭
遐方至意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
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
日

諭禮部

自古帝王懋建元良務先豫教所以漸摩
性習陶淑中和正大本而貞萬邦所關甚
重朕於宮中諭教皇太子諄諄以典學時
敏勤加提命日習經書朕務令背誦復親
爲講解夙興宵寐未嘗間輟今皇太子於
四書尚書略能成誦亦粗覆講但思大法
大經古訓甚備制心制事義蘊無窮必益
加以研究討論就將罔懈庶幾德業馴至
大成今文華殿工已經告竣所有出閣應
行典禮爾部會同詹事府詳察確議擇吉
具儀來奏特諭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
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吳興祖王起元徐乾
學韓菼

各省晴雨不必繕寫黃冊特本具奏乘奏
事之便寫細字摺子附於疏內以聞其下
禮部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

諭刑部等衙門

刑法者專以禁戢兇暴若豪强奸慝固難姑宥其貧賤愚昧者略施寛貸亦未嘗不可耳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諭吏部

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

統領宫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現任詹事郭棻少詹盧琦歸允肅著照舊留任詹事朱瑪泰著對品調用少詹喇巴色度著解任照伊原品隨旗上朝尓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諭吏兵二部

封疆文武大吏當用兵征剿時固在智勇兼優亦重清廉律己原任鑾儀衛鑾儀使趙良棟前値逆賊盤踞漢中首先倡率入

川於漢中成都等處効力剿賊勞績昭著復領兵直抵雲南攻克省城之後獨能恪守法紀廉潔自持深爲可嘉今以衰老解任著復其勇略將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原銜以示眷注之意尓二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五年四月

初六日

諭禮部翰林院

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祕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内府書籍篇目粗陳而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祕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宜尔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特諭康熙二十五年

四月初十日

諭吏部

殫心効職者臣子之常經晉爵酬庸者朝廷之大典玆

太祖高皇帝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覺羅勒德洪著加太子太傅總裁官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一級明珠著加太子太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三級王熙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一級吳正治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加一級宋德宜俱著加太子

太傅尔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五年
四月十八日

諭吏部

國家選用臣工必得才學通敏之人畀以職任斯能庶官無曠實得用人之益朕見漢軍官員起家多由捐納從事學問者少年未成材便涉仕版竝無素抱何以蒞事臨民去年特行考試分别去留又將交白卷人員從寬姑免處分令其學習俟通曉文義該部題明考試錄用朕因從前考較情獘多端今特行親試荒陋不堪者甚衆朕不加搜察私藏懷挾自行發露者已交

刑部拿問外其考列一等高璜等及二三四等人員現任者仍舊供職候補者照常補用王撫民等文理不通及書寫履歷投交白卷者俱著以原品隨旗行走其去年著令學習之人今仍交白卷及考置五等者顯圖僥倖著察議具奏王樑居官有聲仍准候補難蔭生馬世永王琨王鎬胡枚念伊父盡節可憫馬世永等著令學習俟通曉文義之日該部題請錄用胡枚交與該管衙門另行請旨程萬坦曾効力行間著以旗内武職補用尔部卽遵諭行特諭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諭內閣

人君豫教太子令出閣讀書原期於朝夕無間洞徹書史實有益於身心實有裨於治道本不在繁文縟節也儻徒事虛文日習威儀奚暇究心實學況情之最親者莫如父子父子主恩出自天性禮節繁多則

父子之間反或疎遠歷觀前代往往有之至若明季東宮出閣每另設官屬旅進旅退無非具文竝未篤志黽勉以求實學遂令太子不能通貫經史以致庸闇諸臣且因便乘間欺隱蒙蔽肆其詭譎離間父子止圖自利身家此皆專騖虛文不求實學之故積弊多端不可勝言朕思東宮官屬總屬朝廷臣子寧有異耶卽如歲時令節百官另進太子箋文等禮亦皆沿襲舊例以進箋及諸王大臣行禮爲要務而於研究經史修治身心之道致有曠悞曾何裨益我朝令太子出閣讀書乃初次舉行當

埀示永久遵循勿替關係最爲鉅要且皇太子宮殿尚未營建諸王大臣於何處行禮禮部所奏之疏尒等其詳議以聞康熙

二十五年閏四月初六日

諭刑部

獄訟重情關係民命當讞鞫時雖經詳愼

始定爰書今値天氣炎熱其中恐有情可
末減者久繫囹圄或致瘐斃朕心不忍玆
特遣科爾坤阿蘭泰董訥馬世濟等會同
三法司將已結重案逐一詳加審鞫如有
情可矜疑者卽與察明事由開列具奏務
期情法允協不致淹滯斃獄以副朕順時

好生至意特諭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十
八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蔡
必漢噶思泰

朕聞鳳陽徐州等處地方亢旱人民困苦
學士麻爾圖率戶部賢能司官一人馳驛
速往詳明據實踏看果民食維艱窘於生
計速發鳳陽倉銀米一面賑濟一面奏聞
其賑給事宜麻爾圖會同戶部議以聞康
熙二十五年閏四月二十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四目錄

勑諭

諭三法司衙門

諭一統志館總裁勒德洪等

諭三法司衙門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吴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吴興祖徐廷璽韓菼郭棻

諭工部右侍郎孫在豐

諭刑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吴興祖徐廷璽李光地韓菼郭棻

諭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吴喇岱吴興祖徐廷璽李光地韓菼郭棻

諭内閣

諭戸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吴喇岱齊穡吴興祖徐廷璽李光地韓菼郭棻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
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
思泰吳喇岱齊穡吳興祖徐廷
璽李光地韓菼郭棻
諭大學士明珠
諭禮部

諭戶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
噶思泰吳喇岱齊穡吳興祖額
爾赫圖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
噶思泰吳喇岱齊穡額爾赫圖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
噶思泰吳喇岱額爾赫圖吳興
祖徐廷璽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
吳喇岱額爾赫圖吳興祖徐廷
璽

御製文第二集卷四

勅諭

諭三法司衙門

朕惟自古帝王撫御羣臣百姓政敎修明治化洽暢與其繩以刑罰使人怵惕文網苟幸無罪不如感以德意俾民蒸蒸向善

不忍爲非書稱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稱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唐虞盛時從欲風動其效章章如是朕嘗心慕隆古力行敎化冀以感發天良偕之蕩平正直之道而人情囂僞風俗頹敝明罰勅法國憲不可以已雖嘗屢行矜恤絶去煩苛終思尚

德緩刑迺爲至治之極軌自康熙元年以來中外臣民習染澆風爭事詐僞公行賕賂貪冒營求因緣請托作奸犯科頑鈍者恬弗知恥奸黠者愍不畏法以致是非乖謬綱紀廢弛朕親政以後洞悉奸弊加意釐剔振飭憲章務使骫律干紀之衆莫能

匿慝法無旁貸人無遁情庶幾禁遏頑豪杜塞僥倖近見罹於罪罟者漸覺減少但革面未能革心畏罪不如知恥原夫立法之意本欲使人難犯今因法令嚴密輒思苟免苟免之心切則彌縫之弊深羣心日多恐懼不寧巧僞滋多亦未可定今欲崇

尚德化務存惇大蕩滌邪穢一切令之自新除前經審擬完結各案及關係宮殿陵寢河道工程侵欺正項錢糧不議外內外現經發覺一應枉法得贓行賄與受人員仍革職止免擬重辟照例定罪追贓其此等未經發覺者悉與寬免有以諭前事条

奏訐告者一槩不准自諭以後中外臣民須洗心易慮省改前非守法奉公敦厲廉恥以副朕使人寡過之至意再有干犯自難曲宥至於旗下閒散官員人等及民間豪惡黨類竝無職任乃攬說公事交結衙門妄行訛詐賄囑關通實繁有徒朕皆稔悉嗣後益當恪遵法紀勿蹈故轍如怙終不悛發覺之時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尓法司即通飭內外大小各衙門八旗及內府佐領曉諭知悉一體遵行特諭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

諭一統志館總裁勒德洪等

朕惟古帝王宅中圖治總攬萬方因天文以紀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貢五服職方九州紀於典書千載可覩朕纘緒丕基撫茲方夏恢我土宇達於遐方惟是疆域錯紛幅員遼闊萬里之遠念切堂階其間風氣羣分民情

類別不有綴錄何以周知顧由漢以來方輿地理作者頗多詳略既殊今昔互異爰勑所司肇開館局網羅文獻質訂圖經將薈萃成書以著一代之鉅典名曰大清一統志特命卿為總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蒐閎博體例精詳阨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萬幾之餘朕將親覽且俾奕世子孫披牒而慎維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國家無疆之曆服有攸賴焉卿其勉之欽哉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

諭三法司衙門

近因天氣炎熱特遣部院大臣會同三法司詳加審鞫將罪犯已經減等發落其直隸各省問刑衙門罪犯雖經詳慎始定爰書但內外原屬一體有情可矜疑者亦未可定著各直省督撫將已結案內現在監禁者逐一詳加審理果可矜疑開明具奏爾三法司覆加詳核照例減等以副朕慎刑愛民至意特諭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吳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吳興祖徐廷璽韓菼郭棻

各省輿圖載入一統志事殊重要或一省有大圖而無小圖或一省有里數程途而無疆界或一省有疆界而無里數程途各省皆不一例何也可詢之曾爲總督巡撫者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諭工部右侍郎孫在豐

朕前因巡幸爰至江南見高寶興鹽山江泰等處積水汪洋民罹昏墊朕甚憫之應行開濬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歸民間始得耕種特發帑金拯救七邑災民屢集廷議兼詢輿情允協僉謀事當釐舉玆命尒前往淮揚所屬下河一帶車路等河并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挑濬事務耑屬於尒監修尒宜往來親歷多方經畫講求源流脈絡次第興工督率帶去司官等務實心任事毋得怠忽擾害其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如有違玩貽誤及勢豪紳衿妄行干預包攬生事阻撓工程者指名條奏濬過工程丈尺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貼說具奏尒受玆耑委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墾蒸黎復業以副朕救民至意如因循怠忽虛費財力責有所歸尒其慎之故勑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諭刑部
刑獄民命攸關聽斷雖貴精詳而案牘務無留滯庶事得速竣民免株累向來凡朔一二日及齋戒等期不理刑名尒衙門一切奏章俱行停止因而案件間有停積恐聽審人犯久候拖累覆核案件遷延滋弊

嗣後遇前項日期除循例不行刑外其餘照常章疏事件仍行審理啓奏務期獄無稽緩案得早清以副朕明慎用刑之至意特諭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吴正治
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吴興祖
徐廷璽李光地韓菼郭棻
每月朔初二日及凡齋戒日刑部所上常事照常發科刑戮重罪事關人命者勿發可併數日章疏齋戒畢發之或留中或發之内閣者皆如之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諭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勅氏
朕惟柔遠能邇盛代之嘉謨修職獻琛藩臣之大節輸誠匪懈寵賚宜頒尒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勅氏屬在遐方克抒丹悃遣使賫表納貢忠藎之忱良可嘉尚用是降勅奬諭并賜王文綺白金等物王其祗

承益勵忠貞以副朕眷欽哉故勅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吳喇岱吳興祖徐廷璽李光地韓菼郭棻

各省駐防人員有授世職者令其來京道路遼遠生產苦於遷移此後不必令其來京官則令其仍留原任撥什庫兵丁則以品職相稱之官弁及驍騎校缺用之康熙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諭內閣

遣兵防戍所繫最要兵部堂官可速往會同盛京將軍副都統今所議防戍可行與否詳議以聞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諭戶部

自古帝王撫馭九有軫念民依凡鞠謀生養爲計甚周猶以賜復蠲租爲布德行仁

之要務朕嘉與海內元元共圖樂利弛征減賦時廑於懷惟頻渙恩施俾萬姓得沾實惠念直隸畿輔重地天下根本寬租之詔屢沛往年但順永保河較之畿南諸府差役倍多供億尤劇應加軫恤又湖廣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地方昔年爲賊竊踞民

遭苦累今雖獲有寧宇更宜培養以厚民生應一體蠲免用昭愷澤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著蠲免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著悉與豁除湖廣湖南福建兩省所有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

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亦與盡行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通行曉諭務使人民均被恩膏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反私行重徵者該督撫指名題叅從重治罪如該督撫狥隱不行糾舉或經叅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
吳喇岱齊穡吳興祖徐廷璽李光
地韓菼郭棻

錦州鳳凰城等地方人民稀少頗有曠土可令如墨爾根黑龍江耕種之例爲之其下所司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
宋德宜學士禪布蔡必漢噶思泰
吳喇岱齊穡吳興祖徐廷璽李光

地韓菼郭棻

逃人刺面所以禁逃也而捕逃緝獲者事仍如故且刺面之逃人贖身為民者亦有之此後逃人其主有願免其刺字者宜聽其免刺九卿詹事科道於會集之便議以

聞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明珠

諭俄羅斯察罕汗敕書中情事前命曉諭其使茲曉諭時以敕書稾曉諭之若授敕書時則跪受之禮宜令其知之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諭禮部

朕惟敬

天奉

祖郊祀廟饗必精白厥心竭誠致慎庶幾有孚昭格用洽明禋朕於祭祀

壇

廟每躬詣行禮未嘗不齋明祓濯實圖感

通凡從事於祀典者皆宜表裏精誠虔盡職掌近見執事陪祀各官間有因循怠忽視為具文不能盡志致慤其效昭事之忱殊為非禮嗣後務俾各秉誠心克恭祀事凡行禮儀節始終整肅毋得慢易用副朕

敬奉

天

祖至意作何再加通飭永可遵行著九卿
詹事科道會同詳加確議具奏特諭康熙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諭戶部

朕惟自古帝王撫馭寰區勤宣德意必軫

恤民隱加惠閭閻俾黎元樂業比戶豐盈
而後化協時雍治登隆理朕念切民依鞠
謀生養欲使羣生樂利幹止寧成惟頻行
減賦蠲租庶萬姓得沾實惠前念直隸畿
輔重地王化所宜先大沛恩膏用培邦本
而順永保河四府地方人民較之畿南差

役倍多煩苦故將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
項錢糧同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四省錢糧
盡與豁免比慮兵餉或有不敷眞順廣大
四府地方未經一體蠲免今聞此四府人
民間有艱苦朕心深爲軫念宜速施渥澤
均示仁恩著將此四府康熙二十六年地

丁各項錢糧盡行蠲免爾部速行地方官
通行曉諭務使人民均沾實惠以副朕愛
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
混私行重徵者該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
如該撫狥隱不行糾舉或經參奏或被告
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特

諭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噶思泰吳喇岱齊穡吳興祖額爾赫圖

日者遣部員自幾林烏喇至黑龍江以蒙古席白達呼里索倫等人力畊種田穀大獲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席白達呼里索倫等人力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為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効力視衆為優其註之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獲則

議敘焉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噶思泰吳喇岱齊穡額爾赫圖

聞有運盛京糧米於山海關內者又泛海販糶於山東者多有之糧米所繫最為緊要況今防戍官軍人口衆多糧糈可適足不致缺乏耶未可必也宜止其販糶糧米其下所司密咨移盛京將軍副都統戶部侍郎以已意禁之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噶思泰吳喇岱額爾赫圖吳興祖徐

廷璽
京師重地所關鴻鉅盜賊光棍察緝宜嚴其在步兵尤為專責前步軍統領費揚古在任嚴於巡緝其所管轄屏絶情面今現任步軍校席特庫亦於情面能為拒絶巡緝管轄甚嚴若步軍統領總尉皆如席特

庫盜賊光棍畏懼法網自當斂跡京師庶得肅清左翼總尉穆呼達年老衰弱右翼總尉沙木布為人庸懦皆令解任二等侍衛達漢泰其人堪用可任管轄其代沙木布為總尉穆呼達缺選擇以聞俟此總尉之缺旣補之後可令步軍統領總尉等會同於現任步軍副尉步軍校等員中察其不克任管轄庸劣者罷之其下兵部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禪布吳喇岱額爾赫圖吳興祖徐廷璽

昨夜正陽門外失火漢官皆不事撲滅但

袖手旁觀今八旗都統副都統五旗護軍統領向不預直宿可於要地分班輪直若偶遇火卽為撲滅儻有傳集之事亦易齊聚方今時際昇平並無效力之地分班直宿以盡勤勞分所宜然令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五旗護軍統領會議以聞康

熙二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四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覆校

御製文第二集卷五目録

勅諭

諭吏部

諭刑部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明珠王熙宋德宜余國柱學士禪布吴喇岱額爾赫圖色稜格舜拜吴興祖徐廷璽盧

琦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宋德宜余國柱學士禪布額爾赫圖色稜格舜拜吴興祖徐廷璽盧

琦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宋德
宜余國柱學士禪布額爾赫圖
色稜格舜拜吳興祖徐廷璽盧
琦
諭內閣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諭內閣
諭大學士明珠學士禪布額爾赫
圖舜拜
諭尚書鄂爾圖郎中伊爾克圖温
保
諭八旗都統三品以上官
諭滿洲管漢軍副都統叅領等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齊穡

額爾赫圖舜拜多奇凱音布趙
山
諭戶部
諭刑部
諭大學士明珠
諭大學士明珠

諭內閣等衙門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

御製文第二集卷五

勑諭

諭吏部

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爲封疆大吏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緝練政務方於吏治民生實有裨益巡撫于成龍自爲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從臬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清廉益著釐奸剔弊扶弱鋤强境內謐寧旗民允服殊爲可嘉從優特加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諭刑部

時已入夏天氣亢暘雨澤尚爾愆期農事似有可慮或因刑名案件內無知罹法審擬失當情罪不符致干
天和亦未可定茲特遣勒德洪余國柱達哈塔科爾坤王日藻徐廷璽等會同三法

司將已結重案現在監禁者逐一詳加審鞫如有罪可矜疑者卽與查明事由開列具奏務期情法允協不致淹滯監斃以副
朕欽恤刑獄感召休祥之至意特諭康熙
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汝等可傳旨於八旗滿洲蒙古都統等令於各旗中阿思哈尼哈番等官以下拖沙喇哈番等官以上或微末秩員又或初爲部院官後襲父兄世職隸旗下者果有其人正直才具優長而敬謹小心爲國勤勉素行端方者一旗之中或三四人或一二

人以其眞知灼見保舉奏聞引見於部院用之此保舉之人旣用後與其所保奏乖違不符者其保舉之都統副都統等連坐重罪之必不姑恕如各旗無可舉之人則已或恐坐舉主心懷畏懼隱其眞正才賢不肯保奏甚無謂也可令各該旗都統副

都統於二十五日以所舉之人引見奏聞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明珠王熙宋德宜余國柱學士禪布吳喇岱額爾赫圖色稜格舜拜吳興祖徐廷璽盧琦

聽政之時科道侍班言官自恐失儀心切

畏懼以致條奏者甚少凡啓奏官員果有失儀朕自降旨或其人自爲檢舉科道侍班罷之誠是且科道官多起自疎遠進退周旋未經嫺習朕欲以其建言爲要務雖有小過朕亦不計也其宣旨於九卿詹事科道此後科道侍班其已之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宋德宜余國柱學士禪布額爾赫圖色稜格舜拜吳興祖徐廷璽盧琦

各項採買估計價值前浮冒欺飾者甚多是以數日令其核減今所減者太過恐致

苦累可令察訪時價量度估計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宋德宜余國柱學士禪布額爾赫圖色稜格舜拜吳興祖徐廷璽盧琦

凡諸修造工程其估計在前今照新例銷

算又今所定例凡物料匠役工價核減太過至於苦累皆未可必前此修造已完者其仍照原估計銷算凡各項物料所值之價俱訪時價量度估計銷算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諭內閣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人等家僕開戶於旗分及佐領並民籍已爲官者捐納候缺者捐納俊秀以上無論已補官未補官者令各旗都統副都統叅領佐領等逐一嚴察明晰開送吏部吏部具聞請旨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雅克薩地官兵中烏喇寧古塔兵可還至愛渾城盛京兵可還至墨爾根地並令屯駐息馬過冬其事宜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詳議以聞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

黑龍江官兵口糧關係至重屢次轉運米數并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所種米數宜加察明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以爲久遠裨益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遣彼處游手無事之人甚多其口糧作何酌給耶前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衢往來轉

輸斷不致稍有阻滯如蔡毓榮等巨富之人並殷實之家槩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著察出披甲當差游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畝以爲恒產令戶兵二部賢能司官迅往逐一察明到日確議具奏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諭內閣

今年各省鄉試正副主考朕所未識者頗多止據本內開列之人酌量點用今覽各省進呈題名錄內所出題目未當者甚多如福建省試官所出第三場策內問臺灣一段並不知地方形勢事宜蒙昧出題悖謬已極此外各省亦有未當者漢大學士學士等將各省呈覽題目及題名錄詳加檢閱若有悖謬最甚者察出叅奏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明珠學士禪布額爾赫圖舜拜

今當軍政之年聞斂取兵丁以爲定規餽送兵部此等情事朕不傳旨指明然亟應禁絶又聞每年奏銷兵馬冊亦稱定規斂取兵丁餽送該部此皆勒索於軍民者也其獘亦宜永行禁止可傳諭兵部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

諭尚書鄂爾圖郎中伊爾克圖温保
黑龍江至爲要地兵丁勞苦朕罔不知曩者俄羅斯漸次入犯占踞我達呼里索倫等處擾害邊疆四十餘年無如之何後備足軍食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俄羅斯遂窘迫至極乃屢次求和今彼之使臣已來

尚未曾至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瑚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此事未經年遠朕親所聞知且亦衆所共悉也朕所委曲區畫自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令所種米穀積貯至裕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於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

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彼等誠能以身家性命力保俄羅斯斷不來犯朕自撤回之也我之官兵撤回俄羅斯大衆難以齊來彼地將軍官員固皆稔知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續聚集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構造木城盤踞其地則我取之維艱是俄

羅斯爲主兵而我反爲客兵也今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得逸而俄羅斯兵爲勞矣如此則俄羅斯零星來犯斷所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能挽運耶若黑龍江我兵不行永戍自松花江黑龍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爾等皆係

選擇差遣往至彼處殫心竭慮務期爲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八旗都統三品以上官

凡人之行莫先於孝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演劇飲酒呼盧鬬牌儼如筵

宴毫無守制之體至孝服鞍轡等類所用素帛皆異常華美喪禮止當服用粗惡豈宜華美耶居喪演劇滿洲所無漢人亦未有特漢軍爲然耳百行以孝爲大如此所行以爲孝道其他又何足觀也又漢軍外官赴任每借京債整飾行裝務極奇麗且

多攜僕從致債主抵任索逋復謀贍僕從衣食勢必苛斂於民以資用度且親朋債主疊往任所請託需索不可數計是官雖一人實數人爲之以致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又漢軍外官不能騎射乃自稱行獵多帶鷹犬歇宿郵莊滋害於民禽獸本在山

野豈在郵莊耶又漢軍服用多僭越非分終日羣居以馬弔飲酒爲樂此等物力從何而出有非苛取諸民者乎漢軍習尚之惡已至於極如原任總兵諾邁原任提督哈喇庫祖永烈等於任所多買良民帶歸原任總督張長庚原任巡撫張德地韓世

琦等皆貪婪虐民居官甚劣今著漢軍都統副都統等凡有居喪演劇飲酒呼盧鬭牌者照賭博例嚴行禁止在外漢軍官員任所有親朋債主前往請託需索貽累小民者亦令察訪指名題參朕此諭旨專爲敦厚風俗陶淑人心而起使漢軍居官者

皆似總督范承勳巡撫于成龍之善朕又何諭之有此旨令徐廷璽傳諭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滿洲管漢軍副都統參領等

向因漢軍習俗不善故以尒等補授漢軍副都統參領欲訓練其騎射導率以矩範一如滿洲也近見竝不教以騎射凡事不能使之傚法滿洲反有不肖者恐嚇漢軍指摘其短希圖索詐此朕所深悉嗣後尒等務加悛改善爲教訓漢軍可耳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内閣

凡參劾貪官其受賄作弊之處因未曾親覩無所憑據畏縮而不行參劾者甚多今聞有彈章亦止據風聞參劾耳豈有身與之通同受賄作弊而顧肯參劾之耶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

世祖皇帝時及輔政大臣停止今再行此

例貪官似有儆懼若有挾讐叅劾者審明
果係挾讐自有反坐之典在可著九卿確
議具奏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諭內閣

近見支用修造等項奏銷錢糧時該部不
准駁回者甚多此等奏銷屢行駁回官員

未必捐槖補給亦止派取民間耳如此則
百姓愈苦向因需用孔亟故奏銷者未即
准行令公帑竝非匱乏之時奏銷案件不
必駁回應即完結此等事不行駁回在官
員雖稍獲便利而於百姓乃大有裨益也
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康熙二十六年十
一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明珠學士齊穡額
爾赫圖舜拜多奇凱音布趙山

今聞外藩蒙古出喀倫哨地有侵害搶擄
喀爾喀之巴爾呼等蒙古者甚多以後著
嚴行禁止毋使妄行其下理藩院確議以

聞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戶部

朕惟自古帝王統御萬方乂安九有單心
懷保節愛攸先期於物力充裕爰以振業
黎元俾膏澤旁流咸蒙美利朕自御極以
來軫恤民依力圖休養惟理財爲裕國之

大經蠲貸為愛民之實政歷年敦崇節儉
嚴核浮冒蓋欲為布德行惠之資頻年以
來各省錢糧雖已次第蠲免但江蘇所屬
各郡縣為財賦重地額徵錢糧甲於他省
且累歲輸將供億効力維勤茲用大沛恩
膏除漕項錢糧外所有康熙二十七年應

徵地丁各項錢糧俱著蠲免二十六年未
完錢糧亦悉與豁除又陝西省錢糧前雖
已行蠲免但念該省人民用兵之際轉輸
餽餉効力可念再宜加恩以弘樂利其康
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
六年未完錢糧亦著俱與蠲免尒部速行

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小民均霑實惠
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官吏借
端朦混及私行重徵者該督撫指名題參
從重治罪如該督撫徇隱不行糾舉或經
參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尒部
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

諭刑部

朕侍奉
太皇太后朝夕承歡祗遵
慈訓竭誠奉養今者
聖躬偶爾違豫朕夙夜滋懼寢食靡寧仰

冀
上天眷顧俯垂默佑惟思好生以迓
天庥寬大以延遐壽所有內外問刑衙門現監重辟人犯除十惡死罪及貪官光棍不赦外其餘已經奉旨監候死罪重犯概行減等發落以昭朕祈

天永佑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明珠

太皇太后聖體違和以來醫治萬端罔克奏效未卽安善甚爲可慮朕靡朝靡夕不勝憂懼茲欲躬詣
郊壇虔行禱祀保佑
太皇太后慈躬和豫永獲康寧可將朕意傳示九卿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明珠

自

太皇太后違和以來朕在宮中無日不虔潔精誠默行祈禱乃
太皇太后聖體大漸似無一分可以冀望矣如稍有可望之機亦不敢起躬禱
天壇之念今竟毫無冀望何計可施惟有竭抒誠悃叩祈

上天之眷佑耳竝非沽取虛名徒事粉飾
爲也皇皇上天其可欺乎將此諭旨向諸
臣傳示之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

諭內閣等衙門

朕自

太皇太后違豫以來心懷憂慮日侍
左右檢方調藥親侍飲饌
太皇太后寧愸之時朕惟隔幔靜俟席地
危坐一聞
太皇太后聲息卽趨至榻前凡有所需手
奉以進因此晝夜不能少離

太皇太后屢有德音命朕回宮少宜自愛
朕念幼蒙
太皇太后撫養教訓三十餘年罔極
深恩難以報答今見病體依然五內焦灼
莫知所措朕躬寢處何暇顧計覽奏具見
大小臣工愛君誠悃但當此時不竭心盡
力少抒仰報之忱異日雖欲依戀

慈闈竭朕心力豈易得耶所奏已知之康
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

朕忽遭大故五中潰糜非不知恪遵
遺誥守身爲重勉自節哀強進飲食但悲

從中來情實痛切莫由自主以至昏迷卽
欲少餐饘粥亦不能下咽非故却不御覽
奏具見誠悃朕當强支自愛卿等無須過
慮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勒德洪等

據奏元旦請朕還宮人主宮殿原多可以
因時移蹕若在庶民遭此大故所居止於
一室又遷避何所回宮斷不可行卿等念
切愛君恐朕哀毁過甚諄懇再三勉從所
請强節哀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
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五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六目錄

勅諭

諭禮部

諭學士舜拜

諭宗人府

諭內閣

諭吏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梁清標學士齊
稽舜拜趙山拜里阿喇密石文
桂盧琦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
士凱音布趙山拜里阿喇密朱
都納薩穆哈石文桂王封濚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
士凱音布拜里朱都納薩穆哈
吳什巴石文桂王封濚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都統瓦岱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薩穆哈石
文桂

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阿蘭泰紀
爾塔布侍郎額爾赫圖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凱音布薩

穆哈吴什巴石文柱
諭湖廣巡撫丁思孔
諭學士凱音布吴什巴石文柱
諭學士凱音布吴什巴石文柱
諭内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凱音布朱
都納薩穆哈邁圖索諾和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
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索諾和
彭孫遹李振裕郭琇

御製文第二集卷六

敕諭

諭禮部

大行太皇太后聖德母儀昭示萬國昔奉
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贊宣内政誕育我
皇考世祖章皇帝顧復劬勞受無疆休大
一統業暨朕踐祚方在沖齡仰荷我
聖祖母訓誨恩勤以至成立晨昏依戀三
十餘年方期洊享遐齡茂膺繁祉詎意遽
遭違豫奄忽
上賓朕哀疚之深五中摧絶昊天罔極報

德實難緬惟
厚澤深仁信足炳傳簡冊非薦隆號莫展
哀誠宜恪遵彝憲恭上
尊謚垂示無窮以慰朕尊親之意著內閣
翰林院詹事府會同擬奏其應行典禮尓
部詳察議奏特諭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

七日

諭學士舜拜

朕心切哀慕不與羣臣接見日久九卿會
議有一二重要事朕心甚爲不安新授兩
巡撫又未啓行來日强出令其領取訓旨
各速之任又此時諸曹重事亦令入奏康
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諭宗人府

自古帝王展親睦族列爵錫封原欲選賢
建能旌別淑慝俾咸知勸勉慶流奕世此
國家之常經獎勵之至意也朕篤念親親
恩禮罔替年至十五即行授封但誼屬本

支必皆飭躬砥行端良醇謹益自刻勵動
不踰則始無忝於宗潢今親王以下奉恩
將軍以上年至十五不問賢否概予封爵
以致視爲故典罔知激勸嗣後親王以下
奉恩將軍以上子孫應俟其年至何歲作
何辨其賢否定其品級等第始應授封著

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會同確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

諭内閣

朕躬不逮往時自
太皇太后聖體違和以來深覺迷憒極切
憂勞頃所言者旋卽遺忘昨一二要事折票簽付與筆帖式後竟遺忘反覆思之不復記憶爲何事輾轉不寧至於中夜忽復憶得乃大驚惕以謂已批發矣急呼筆帖式問之奏云已折票簽尚未批發於是心始稍舒或念所及數欲降旨令召其人至

而所念及之事所思之言乃皆遺忘無如之何此所書勅諭乃朕所自爲而昨所更易者今日視之似有遺漏爰加增益更訂雖復更訂仍覺未盡其意似有遺缺者以此之故因念凡諸奏事朕見所未到者亦未可知凡部院事皆於國家關係重要所
奏聞之事大臣庶官益當敬慎大學士學士亦宜詳加看閱此旨宣示九卿此所書不必別謄有所更易卽於此增入奏聞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諭吏部

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白

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拔
擢簡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於尒
部院大小官員行事無不深知為臣子者
既儋爵受祿榮及父母庇其子孫家能自
給便當知足無致隕越前已屢頒諭旨嚴
行申誡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在廷

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
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
五成羣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為援引傾
陷商謀私事狥庇同黨圖取貨賂作弊營
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
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已見公
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
衆遂附和於後雷同草率一意詭隨又其
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衆畫題
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是何憑又有當集
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於推卸朕深
惡此等推諉茍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於

用人關係重大羣臣賢否難以周知故遇
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為國得人
實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易慮恐致
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
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為不負委任乃歷
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

往敗露此皆瞻顧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茲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善阿思哈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於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卽指發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

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悛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瞻徇黨類百計營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差色楞格往審張汧所叅事情朕面諭色楞格張汧居官貪穢尔宜嚴行審出迨差回時詢問色楞格奏稱臣於此案盡心研鞫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竟爲庇護朕知內閣原擬票籤將保舉張汧官員幷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結定罪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籤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殊

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執己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朕亦曾面加誡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欵叅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効

勞績者故免其發明勒德洪明珠著革去
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内大臣酌用李之芳
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革職科爾坤著以
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等著解任於河工
案内完結嗣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
痛改陋習潔己奉公勉盡職掌以副朕寛
大矜全咸與維新之至意尒部卽遵諭行

特諭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梁清標學士齊稽
舜拜趙山拜里阿喇密石文桂盧
琦

近見科道官叅人之疏甚多果有大貪大
惡何不早爲叅奏有等人聲言糾叅妄行
嚇詐希圖利己以致各官不能自安此等
嚇詐之人許卽行首告吏部都察院通行
曉諭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
凱音布趙山拜里阿喇密朱都納

薩穆哈石文桂王封濚

盛京寧古塔沿途驛站往來官員多索車
馬鞭撻苦累驛站人役所在多有嗣後如
此苦累驛站者管理驛站官卽行報部驛
站官瞻徇情面不報事發竝驛站官治罪
其下兵部令定例議奏康熙二十七年三

月十五日

諭内閣

今時畧旱矣而欽天監所上章四月朔日食甚應行應革之事當何如耶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集議爲朕面見令奏之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凱音布拜里朱都納薩穆哈吴什巴石文桂王封濚

夫死而殉日者數禁之矣今見京師及諸省殉死者尚衆人命至重大而死喪者惻然之事也夫修短壽夭當聽其自然何爲自殞其身耶不寧惟是輕生從死反常之事也若更從而旌異之則死亡者益衆矣其何益焉此後夫死而殉者當已其旌表王以下至於細民婦人從死之事當永永嚴禁之若有必欲從死者告於部及該管官具以聞以俟裁定議政王貝勒大臣九

卿詹事科道官會同確議奏焉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朕荷
太皇太后撫育深恩罔極難報追思悲痛不能自已應行愼終典禮務竭誠敬式展

哀衷朕令躬送雖已奉安從兹不復再覩
梓宮思慕之忱更爲靡盡尒等以大禮告
成懇請所奏已知之康熙二十七年四月
二十日

諭都統瓦岱

兹以湖廣督標裁兵鼓譟特命尒瓦岱爲

振武將軍馳驛前往江寧尒到江寧帶領
江寧滿兵京口漢軍兵丁京口鎮標水師
營兵江南江西督標火器兵丁戰船酌量
帶領水陸幷進星速前往湖廣與荆州將
軍俟巴渾德江寧將軍博濟副都統烏黑
商酌而行務須平定亂兵撫安黎庶毋得
遲延致令滋蔓仍宜剿撫竝用嚴加偵探
毋得踈虞大兵一到抗拒不順者戮之有
先被賊脅從卽時迎降者俱免誅戮有能
擒殺賊渠投誠者分別陞賞須嚴禁兵將
申明紀律經過地方毋得騷擾百姓歸順
良民加意撫綏以副朕定亂救民之意其

行間將領功績及重罪俱察實紀明彙奏
各官有犯小過者當卽處分至於驍騎校
以下無論大小罪過俱商酌徑行處治務
期速平鼓譟兵丁安定地方尒受兹重任
宜殫竭心力早奏捷功欽哉故諭康熙二
十七年六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薩穆哈石文
桂
近日科道官無條奏者建言乃科道專職祇在不存私心耳可傳諭科道官有條奏事赴暢春園面奏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阿蘭泰紀爾
塔布侍郎額爾赫圖
喀爾喀與厄魯特互相攻戰我邊塞地方宜加防守翁牛特巴林克西克屯四子部落等旗皆當酌量遣兵以防守我蘇牛忒之喀倫地方可令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凱音布薩穆
哈吳什巴石文桂
襄陽總兵官兵南陽總兵官兵可酌量調遣取道孝感縣向武昌進發又將軍瓦岱兵及荊州兵亦宜兩路夾進王貝勒大臣

會議以聞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諭湖廣巡撫丁思孔
楚省督標裁兵煽亂無知兵民或被迫脅或爲招誘一時倉猝入其夥黨官兵一到若不分別加誅朕心深爲不忍應速行開示此等亂兵原係食糧營卒各有室家均

屬朝廷赤子乃爲一二倡亂奸徒煽惑自新無路情屬可憫今特開一面以廣好生如有悔罪投歸即行免罪仍准安插務令得所果能將倡亂賊首擒獻軍前或殺賊來歸者仍與論功敘錄毋得心懷疑畏自失事機致罹大法爾奉勅諭即刊刻告示

通行曉諭務令翻然悔悟爭先投首蚤平鼓噪夥黨奠安民生副朕寬大矜全至意故勅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諭學士凱音布吴什巴石文桂

荆州大兵防戍專備不虞滿兵往已多日矣茲未殺賊立功而綠旗兵數經大戰破賊此後提督徐治都所上破賊章疏擬嘉獎溫旨議敘票簽以進滿兵破賊章疏擬照常票簽以進令大學士知之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諭學士凱音布吴什巴石文桂

頃驛站筆帖式等所報我兵遄抵武昌賊

渠以三人遁去武昌城中民羈賊渠妻子獻城降由此觀之城中賊皆已降餘賊略盡地方提督總兵綠旗官兵自可追擒撫輯江寧京口荆州諸路兵仍赴武昌則轉輸供應民力維艱滿洲漢軍及調集綠旗兵皆令各歸本汛又遇難官民之妻子或

恐株累可令其地巡撫察明奏聞汝等傳
旨大學士頒諭爲康熙二十七年七月二
十四日
諭內閣
徐治都兵數經大戰其被創者陣亡者必
不少矣且皆自諸營鎮調集者若歸本汛

則清察必稽時日其速遣戶兵二部賢能
司官會同提督巡撫察明卽武昌賞賚之
庶窮乏兵卒得沾實惠不致後有爲多爲
少遲延時日之弊矣康熙二十七年八月
初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凱音布朱都

納薩穆哈邁圖索諾和
兵部考武官射合例者方記冊錄用或有
前在行間顯著勞績若以考校不合例之
故遂不得見用事屬可矜已屢有諭旨且
射而中者人材皆優射不中者人材皆劣
不可以此一概論也若執此用人則人材

優而有勞者終身不得見用實可憫矣又
聞兵部閱射有以中者爲不中以不中者
爲中諸情弊其飭兵部堂官自是以後其
嚴之其愼之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
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

凱音布朱都納邁圖索納和彭孫
遹李振裕郭琇
祀事所關重大凡在執事官皆先期習儀
昨者祀
天壇時光祿寺卿達蘇喀既預行演習乃
於進福酒時先期誤跪而復起後於獻酒

盃時又復錯誤今日啓奏時詢彼衙門事
務所奏甚屬矇昧其人庸劣著解任員缺
速擬具奏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六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勅諭

諭吏戸兵工四部
諭扈從部院諸臣
諭山東巡撫錢琎
諭總督傅臘塔王騭巡撫洪之傑
金鋐
諭皇太子
諭扈從部院諸臣
諭浙閩總督王騭
諭扈從部院諸臣
諭内閣

諭戸部
諭刑部
諭内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禮部
諭禮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索諾和西安
郭世隆
諭禮部
諭禮部
諭戸部

諭戶部
諭吏部

御製文第二集卷七

勅諭

諭吏戶兵工四部

朕統蒞寰宇二十八年於茲早作夜思勤求治理務恤黎庶永圖乂安如黃運兩河運道民生攸係朕日切心勞比年工役雖漸有緒而應修應塞議論紛紜曩歲巡幸曾允淮揚士民所請疏濬下河前已興工尚稽底績屢經廷議請朕親行閱視今特諏吉南巡躬歷河道兼欲觀覽民情周知吏治所至沿途供億皆令在京所司儲偫一切不取之民間即有日用應需該衙門

於所在地方照市估平買不許錙銖抑勒小民猶恐地方官吏不能悉體朕懷借名科派供應今特頒諭嚴飭如有悖旨借端私征者察實即以軍法從事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指稱交戚輒通餽遺違者餽送收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

其扈從大小官員及隨往傔役如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并從重治罪朕茲巡省原以軫恤編氓咨諏風俗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務令廛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倉皇躲避輒滋煩擾其軍民人等懷奸挾詐希逞私憤擅於駐蹕處所瀆行告訐者一概嚴禁儻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准理外仍嚴加治罪尒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並行令各該督撫於府州縣城市郵莊窮鄉僻壤徧懸告示備行曉諭務令通知以副朕惠愛元元至意特諭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

諭扈從部院諸臣

朕巡歷所至再經岱麓重瞻祠宇詢其廟祝知香火荒凉日用難給岱頂諸廟亦復如之念泰山爲五嶽之長載在祀典有功社稷不宜使之漸就寥落合將每歲香稅錢糧内量給數百金使上下嶽廟與元君

諸祠守祀者得有資賴曉夜盡心兼可時
加修葺以壯往來觀瞻示朕崇祀之意尓
諸臣卽與山東巡撫藩臬會議以聞康熙
二十八年正月

諭山東巡撫錢珏

朕軫恤民隱載舉時巡懋宣德化勤求疾

苦比至山東所經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
道歡迎朕問及連歲順成民生少得安業
第思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戶豐盈
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派爲先邇年以來
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
正賦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

諭該撫速行曉示日傳三百里遐邇僻壤
咸使聞知以副朕省耕問俗之意特諭康
熙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諭總督傳臘塔王隲巡撫洪之傑金
鋐

朕因省察黎庶疾苦兼閱河工巡幸江南

便道至浙觀問風俗簡約儀衛鹵簿不設
扈從者僅三百餘人頃經維揚民間結綵
歡迎盈衢溢巷雖出其恭敬愛戴之誠恐
致稍損物力甚爲惜之朕視寓內編氓皆
吾赤子惟使比戶豐饒卽不張結綵幔朕
心亦所嘉悅前途經歷諸郡邑宜體朕意

悉爲停止又見百姓老幼男婦奔走雜遝瞻望恐後未免喧譁擁塞念此行原以爲民不嚴警蹕但人衆無所區別高崖水次或有傾跌之虞一夫不獲其所足軫朕懷此後止於夾道跪迎勿得紊亂追趨致有諸患著卽詳加曉諭使知朕愛民切實咸

爲遵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諭皇太子

朕自出京以來歷經河間府與山東之德州濟南泰安沂州江南之宿遷清河渡黃過淮安高郵揚州諸處見一路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者日有百萬諮問民情皆曰數歲豐登民生樂業加以連歲蠲免錢糧禁止雜派鄉紳士庶咸被惠澤無可爲報惟祝華封願萬壽無疆而已朕思何德感動億兆之歡心以至於斯況天下至大黎首至衆不加勉强如出於一或有實政及人之深耶昨又特蠲江南全省歷年積

欠帶徵錢糧二百二十餘萬無非使民已足而益求其足之意諭旨旣下歡呼載途吏民咸謂更得休息矣一路晴霽寒暄得宜朕體甚適不必爲念知皇太子近狀俱佳亦慰朕懷故特宣示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諭扈從部院諸臣

朕稽古省方咨求治理閱視河道期底平成凡有利於民生必令霑夫實惠茲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賴應行親詣以展企慕之忱其致祭典禮所司卽察例舉行政治所先在崇文教江南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數應酌

量加增永昭弘奬著該督撫詳議奏請江寧鎮江杭州駐防滿洲漢軍兵丁鎮守要地久歷歲時深用軫念應作何恩賚以彰優恤著該部議奏自南巡以來所經過地方官員除八法處分及列欵糾劾外凡因公詿誤降級留任者俱准與開復降級調用者著帶所降之級留任其經過地方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及詔欵所不赦等罪竝官員犯贓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巳結未結俱著寬釋以示朕赦罪宥過之意備辦船隻地方各官効力勤勞著該

督撫會同奉差官員確查具題各加一級縴夫供役勞苦亦著該督撫察明人數量給恩賞朕廑念民依特蠲租賦總期實德潤澤蒼生近見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德意者雖出羣黎感戴之誠但恐各郡皆然

未免致損民力誠使閭閻殷阜則裨益良多碑亭何與焉嗣後亦宜停止江浙錢糧既經蠲豁猶慮有不肖有司借端詞訟朘削民生著該督撫嚴行禁飭至各處榷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諮訪過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

過爲苦榷關官員理宜遵奉屢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商民之累自今應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卽與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朕早夜孜孜惟冀官吏軍民士農商賈無一人不獲其所故於民生吏治圖維區畫務極周詳爾等可卽傳諭俾一體奉行稱朕意焉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諭浙閩總督王騭

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廡圮傾禮器缺略人役寥寥荒

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在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況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豈可因循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著地方官卽加修理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

增添俾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銀二百兩給與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愼地方官亦須時爲留心以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諭扈從部院諸臣

朕巡省民生風俗行次浙江見省會兵民俱相和輯生齒蕃庶閭里乂安但觀民間習尚好行爭訟爭訟一興則不肖有司因緣詐索勢所必至縱或官員無所朘削而胥吏作奸究不能無私行勒取之弊小民之牽連苦累者多矣夫微忿不捐構成嫌怨小則耗損物力大則傾隕身家其爲蠹害不可勝言矜此愚民允宜深戒地方大小衙門官員亦應各簡詞訟勸導閭閻俾守分息爭共安生業又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

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而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日所經營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則民生將至坐困苟不變易陋俗何以致家給人足之風爾等可傳諭將軍總督等令家喻戶曉務使敦本與讓崇儉黜浮兵民日益協和風俗日益淳樸詞訟日

益減少積貯日益豐盈則教洽化行朕心實嘉賴焉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諭內閣

朕巡行南省往視河道江南淮安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稱譽前河道總督靳輔思

念之不忘且見靳輔濬治河道上河隄岸修築堅固其於河務旣克有濟實心任事勞績昭然曩革職太過其以原官致仕例復其原品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戶部

國家設官榷稅原以通商裕課利益民生非務取盈致滋紛擾朕巡行地方軫恤民隱諮諏利弊有應興革者卽見諸施行近聞江浙閩廣四省海關於大洋興販商船遵照則例徵取稅課原未累民但將沿海地方採捕魚鰕及貿易小船槩行徵取小民不便今應作何徵收俾商民均益著九

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初十日

諭刑部

時已入夏天氣亢暘農事方殷雨澤未降朕軫念民依深爲惓切或因刑獄中有無知罹法審擬失平情罪未符致干

天和亦未可定茲特遣阿蘭泰徐元文會
同三法司將已結重案見在監禁者逐一
詳加審理凡有罪可矜疑卽與察明事由
開列具奏務俾情法允協不致淹滯圜扉
以副朕省刑恤民至意特諭康熙二十八
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諭內閣

頃者時已初夏雨澤雖降而猶未霑足其
命禮部照前祈禱之禮三日禁止殺牲不
理刑名事務虔恭齋祓以祈甘雨特諭康
熙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今歲旱已久其傳諭九卿詹事科道朕與
卿等靜處以俟之耶應行應革事有無耶
抑何以禱祀而求之耶其會同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諭禮部

時已仲夏雨澤未霑農事堪憂已經遣官

於
太歲
天神
地祇諸壇祈求未應朕衷夙夜靡寧今特
遣官於
天壇

地壇
社稷虔行禱祀尔部即察例擇期來奏特
諭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諭禮部
自春徂夏時雨愆期朕念切民生躬自刻
責祗祓齋居戒飭臣工共圖修省曾經遣

官遍禱
天
地神祇微雨雖降未沛祥霖今三伏届期
農事可慮朕心彌切焦勞不遑寧處兹仍
潔誠齋戒特遣官於
天壇虔行禱祀尚期仰格

蒼昊下拯黔黎尔部即察例擇日來奏特
諭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
布朱都納邁圖索諾和西安郭世
隆
八旗叅領佐領有職任之官多有以疾告

休者此中亦有以不能騎射畏憚而求罷
者夫管轄職任仍須得舊人為佳其傳諭
八旗都統副都統等自是以後若此告休
者詳察之果疾病不可支者允其休可也
若雖不能利於騎射而能管轄者仍畱用
之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諭禮部

欽奉

皇太后諭旨皇貴妃孝敬性成淑儀素著鞠育衆子備極恩勤今忽爾遘疾勢在瀕危予心深爲軫惜應卽立爲皇后以示寵褒欽此前者九卿諸臣屢以冊立中宮上請朕心少有思維遷延未許今祗遵

慈諭立皇貴妃佟氏爲皇后應行典禮尔部卽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諭禮部

皇后佟氏淑德夙成芳徽懋著侍奉

皇太后克盡孝誠撫育諸子悉均慈愛禔躬敬慎御下寬仁式備儀型宮闈胥化頃遵

慈諭作配朕躬尚期内治之永襄何意沉痾之難起茲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崩逝睠懷懿範痛悼良深宜有稱謚以垂永久著内閣翰林院會同擬奏其應行典禮尔部詳察速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諭戸部

朕前巡幸江南凡所經歷於編氓疾苦必詳加體察如傷念切每沛恩膏朕過邳州

親見彼處田地多為水淹沒耕耘既無所施賦稅如何取辦其現在被淹田畝應納地丁及漕項錢糧俱行蠲免歷年逋欠亦盡與豁除該督撫卽行出示徧曉窮鄉仍不時廉察儻有不肖官員仍行私征者題叅從重治罪以副朕愛惜民生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諭戶部

今歲天氣亢暘雨澤鮮少畿輔地方雖不時間已得雨然或甘澍未敷或播種後時收穫失望窮民閱歷冬春難保必無艱食用是朕衷預念軫恤加殷著差爾部賢能司官會同該撫於州縣等處徧行親歷詳加察勘其有果係被災者作何贍救使不罹患害著一併察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諭吏部

自古帝王撫馭寰區端賴宮闈之助惟后德之賢淑王化本源繫焉內治綦重典禮宜隆爰考歷代冊立中宮卽推恩所生錫之封爵載在彝章其來舊矣緬維大行皇后性秉柔嘉心存恪慎溥寬仁而逮下崇節儉以持躬奉事

重闈克抒誠孝撫育衆子均被恩勤方作配於朕躬冀永資夫壼教忽爾崩逝殊悼朕懷禮已備乎榮哀恩未加於戚畹內大臣舅佟國維乃大行皇后之父也勳舊懿親忠貞世篤勞勩夙昭乎環衛謀謨允贊乎巖廊茲奉

皇太后慈諭大行皇后誕秀名宗丕彰令範懿徽遽謝悲怛滋殷思后德之流芳洵良臣之毓慶宜加峻秩以協典章朕恪遵

慈命特錫殊恩佟國維著封爲一等公給與誥命世襲罔替尒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七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八目錄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
音布拜里朱都納邁圖西安博
濟郭世隆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

音布拜里朱都納邁圖西安博
濟郭世隆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
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
世隆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
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
世隆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
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
世隆王國昌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
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
世隆王國昌
諭戶部
諭政治典訓館總裁伊桑阿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徐

元文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
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彭孫
遹顧汧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諭內閣
諭皇太子
諭戶部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西安博濟席喇王國昌
諭內閣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西安博濟席喇布顏圖王
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邁圖西安博濟布顏圖郭
世隆王國昌
諭內閣
諭內閣

御製文第二集卷八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拜里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

理藩院事務所關最要官員缺出應用之

人甚少蒙古旗阿達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及侍衛令各旗都統引見奏聞此中有通習文字者選用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拜里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

世隆王國昌

今歲旱禾稼未登草豆價值勢必翔貴滿兵馬匹飼養為艱可察八旗貧窘護軍甲士特給以養馬錢糧至來歲之秋卿等會同滿九卿具議以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

來歸之喀爾喀人衆饑窮至於已極自相攘奪強凌其弱若不速設總理職任遺賢能蒙古王台吉等申明法紀訓化禁禦集

其離散之衆必將仳離困窮益至於極今冬來春何以爲生其下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詳議以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

佐領伊庫等所送黑龍江官莊壯丁若至其地已過耕種之時則無所得食矣可遣戶部司官一人往察之果逾耕種之期無食者量與之粟以養贍之其下戶部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

直隸所屬被災地方其一歲錢糧爲數若干湖廣之湖北所屬被災地方其一歲錢糧爲數若干速察之今日即以聞康熙二

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諭戶部

朕勤求治理篤念民依欲使婦子幹寧用是頻蠲租賦至於時值荒歉倍切焦思賑贍之恩尤宜亟沛今歲畿輔亢暘爲虐播種愆期年穀不登小民艱食旱災情形朕

所親見夙夜殷勞軫念已久顧此煢煢之民餬口尚不能給若更責以輸賦必致流移失業直隸被災州縣衛所所有本年地丁各項錢糧除已徵在官外其餘未經徵收及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尒部速行該撫通行曉諭務使均沾實

惠以副朕拯恤窮黎至意如民人仍致流散或不肖官役朦混侵蝕及仍行私征者將該撫一并嚴加處分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

佐領所隸事務洞知詳察乃佐領等官專責此後凡令稽察之事佐領官所稽察若不明晰惛昧無能者戶部叅奏今所察貧窘人戶之事儻朦混不明亦令戶部叅奏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諭戶部

今歲畿內亢暘田畝鮮穫朕所深悉被災人民已加恩蠲賑八旗田莊俱在畿輔近地同屬災傷滿洲蒙古漢軍甲兵皆須養馬原資禾稼以供飼秣今穀既不登芻豆必致湧貴雖給有月餉銀米可以贍育家

口貧乏兵丁經營草料恐滋困累朕殊用軫念著詳察實係窮兵無力養馬者開列名數送部自本年十月起至來年秋成時止其馬匹所需錢糧應加給賜以昭朕一體愛恤兵民之意作何恩給尔部確議具奏特諭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諭政治典訓館總裁伊桑阿等

朕御極三十年來惟兢兢祗畏常存始勤終怠之虞孜孜不荒每思滿損謙益之戒今閱此書增愧於懷況比年不登民生未遂地震星變往往頻仍正當君臣上下協心同慮撫綏萬邦夙夜黽勉尚且不暇豈容自矜自伐以重已過違道取譽以務虛名欲將此書停止編摩卿等其議之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徐元文學士凱音布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郭世隆王國昌彭孫遹顧汧

今歲京師附近地方遇旱穀用勿登小民資生無計雖錢糧既已蠲免加恩賑賚給以帑金而求糴米粟亦覺維艱依然無食困於生計朕念之每為憫然也頃朕躬詣山陵所過之地諮問民間疾苦閱視被災情形不僅艱難於米粟而已也雖燔爇之

薪槀亦無之饑寒交迫曷以爲生若不及時善加賑恤必致流移失所朕日夜焦勞不安於懷今茲適遇饑饉公家莊田及諸王以下大臣庶官殷實人等莊田積聚糧穀可酌量助給又直隸鄉紳富民有積穀者竝令助給散賑其散給帑金務令實給

小民以爲薪槱之用如此似於饑民方有裨益汝等與九卿詹事科道官會同詳議以聞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

諭戶部

朕念小民衣食惟田畝是賴必年穀順成斯生計無乏若遭罹荒歉饘粥尚且艱難正賦安能輸辦今年湖北亢旱爲災已遣官會同該督察勘今據將武昌等府所屬二十九州縣八衛所災傷分數勘明具奏朕心深用軫念儻不亟加蠲恤恐致流移失所武昌等四府今年錢糧前已全蠲其被災二十州縣四衛所康熙二十九年上

半年地丁錢糧著與蠲免荊州安陸二府所屬被災九州縣四衛所本年地丁錢糧除已徵在官外其未經徵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亦盡行蠲免爾部速行該督撫通行曉諭務使均沾實惠以副朕拯濟窮黎至意如民人或致流散不肖官役朦

混侵蝕及仍行私征者將該督撫一并嚴加處分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諭戶部

朕撫育蒸黎務期休養閭閻疾苦時軫朕懷今覽總督范承勳奏雲南屯地錢糧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每歲拖欠懇

請分年帶征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口運送勞悴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益滋困累著將歷年所欠屯賦銀七萬一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餘石盡行

蠲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其令該督撫通行曉諭務使得沾實惠如有不肖官員仍私自徵比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今歲京畿遇旱小民餬口維艱數經蠲免錢糧頃雖散給賑濟而雨雪尚未及時朕心正爾未安茲雖值新正上元令節朕軫念小民生計彌切憂勤汝等亦宜體朕軫卹民生至意共加惕勵時釐乃心今當封印之時慎勿各圖逸樂每日皆齊集午門

前於救災恤民之道詳悉計議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諭内閣

朕意於祭祈穀壇文欲更製焉祈穀壇或有一代祀之亦有不祀之者輔臣時輟其祀矣朕以爲民祈穀之故肇舉祀事每歲

祭文皆因舊詞比年穀未大登民艱於食夫特爲民生致祭祈穀宜悉陳其情愫更製新詞此事内閣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會同詳議來日早奏聞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諭皇太子殿 時代祭暫安奉

前者朕因灸艾忌風未得親詣中心鬱悶五内不安念汝年已長成漸曉事務況好書自得孝友性成朕甚嘉悅所以遣汝恭代大禮今暫遠離足爲深念特使内侍馳賜南方新到春橘冬筍脯修令汝嘗時物耳特諭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諭戸部

朕撫育黎元早夜孜孜惟厚生是亟重念積貯民之大命曾屢頒諭旨令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於豐稔之年曉諭編氓務令多積米糧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乃比年以來未見實心奉行閭閻蓋藏不能充裕

常平積穀視等具文卽如畿輔近地偶罹旱荒民間蓄積鮮少致爲補苴之術嗣後直省總督巡撫及司道府州縣官員於積穀事宜切實舉行務令戶有餘糧倉庾充牣縱遇儉歲艱食無虞以副朕愛養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圖塞責儻遇災歉漫無備備者將該督撫及地方各官一併從重治罪尒部卽遵諭通行特諭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諭戶部

朕撫御區寓夙夜孜孜惟期厚民之生使漸登殷阜重念食爲民天必蓋藏素裕而

後水旱無虞曾經特頒諭旨著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多積米糧庶俾俯仰有資凶荒可備已經通行其各省徧設常平及義倉社倉勸諭捐輸米穀亦有旨允行後復有旨常平等倉積穀關係最爲緊要現今某省實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著再行各該督撫確察具奏朕於積貯一事申飭不啻再三藉令所在官司能具體朕心實有儲蓄何至如直隸地方偶罹旱災輒爲補苴之術嗣後直省總督巡撫及司道府州縣官員務宜恪遵屢次諭旨切實舉行俾家有餘糧倉庾充牣以副

朕愛養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圖塞責漫無積貯者將該管官員及總督巡撫一併從重治罪尔部即遵諭通行特諭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

諭戶部

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必東作功勤然後西成有賴畿輔地方去歲遭罹荒歉已經蠲免錢糧特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雖小民餬口有資其子粒牛具恐多匱乏今時屆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經營措給將誤俶載之期播種不齊倉箱何望直隷被災州縣衛所窮民有不能自備牛種等項者

該撫督率有司勸諭捐輸及時分行助給務令田疇遍得耕易毋致稍有荒蕪八旗官兵皆倚屯莊收穫用以資生若有被災貧乏耕作無力者該都統等通行各該佐領酌量佽助牛種所有莊田勿致播種後時以副朕敦本勸農愛養兵民至意尔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西安博濟席喇王國昌

比年以來部院滿洲司官各處奉差理事頗著勤勞自郎中以下有職掌官以上可

加察核以頒恩賚是察核也分一二三等以爲序次其不入等次者各部院堂官繕寫摺子啓奏此内有曾經別部題參而復用者無庸序入因公罣誤而復用者仍序之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

諭内閣

外省駐防將軍副都統毋令購買民人誠有此禁未嘗禁軍弁買人也祖明雖係副都統祖植檜家奴然現爲駐防外省之披甲令將駐防外省之家奴而披甲者不准購買則征行無跟役之人矣將軍參疏不符可發回之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

諭内閣九卿詹事科道

昨歲畿輔荒歉朕慮民食維艱或至流離道路旣蠲除其田租矣復特發帑金三十萬兩幷動支常平倉粟令該撫徧行賑貸蓋期災黎得所毋使離散也今聞通衢相近之民雖已獲霑恩澤而僻壤窮簷究不

能以自存致於越鄉去土者甚衆夫小民流移若此則司牧大吏所賑救者安在耶前所發三十萬帑金未審如何散給所在人民有無轉徙應遣部院大臣往加詳察至於四方流民率多就食京師今年五城粥廠雖經倍給銀米寬爲其期但恐饑氓

漸集無以遍贍罔克均霑慈惠宜增設粥廠擇各部滿漢賢能司官俾親賑焉尔等其會議以聞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

諭內閣

部院衙門事件恐以朕在外調攝致章疏稀簡可仍照常具奏朕總理自有暇也可通諭各部院知之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

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西安博濟席喇布顏圖王國昌

劫盜被鄰居之人及衆人擒獲或爲被盜之家人擒獲皆應賞勵盜若抗拒捕者被創應依行間受傷例賞之其下該部議奏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布顏圖郭世隆王國昌

所諭策汪拉布灘詔書及賞賚之物令理

藩院選擇賢能司官一員送去交與達瑚著達瑚送往策汪拉布灘處自京師所遣官與彼地主事奔璽皆留住邊關達瑚事竣言旋著馳驛來京此遣去官及達瑚同事之主事奔璽仍留邊外偵取消息不時奏報達瑚既迅速啓行所騎牲口及食物

等項地方官毋得稽悞贍給充足令其前往可交理藩院兵部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

諭内閣

此時亢旱米價翔貴八旗官兵秋季應支米石可預給其半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諭内閣

天時旱乾囹圄重罪已令清理今所在祈禱望雨甚殷除死犯以外凡拘禁枷號鞭責等罪咸從寬釋之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八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九目錄

勅諭
諭内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邁圖西安布顏圖郭世隆
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邁圖西安博濟布顏圖郭
世隆王國昌
諭
三朝國史館總裁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内閣
諭内閣
諭戸部
諭和碩裕親王福全等
諭和碩恭親王常寧等
諭戸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西安博濟王國昌
諭大學士阿蘭泰
諭戸部
諭内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西安博濟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
都納西安博濟王國昌
諭兵部
諭都統瓦岱等
諭都統郎談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兵部尚
書馬奇學士邁圖西安博濟南
塔海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邁
圖西安博濟南塔海傅繼祖

御製文第二集卷九

勅諭

諭內閣

蒙古稟性怠惰不能深計生業往歲小旱即致饑窘初意賑贍乏食之人所需有限及觀散給米穀之數至多凡人生業各自勤勉必籌畫終歲之計撙節用度方可不致窮困若每求賑贍終於生聚無日今正當暄和之時遣通曉蒙古事務重臣會同外藩之諸王貝勒貝子台吉等作何逐家教諭令其各勤生業旗內貧人作何養贍俾安樂利凡此數者當令其規畫久遠詳

細商酌可下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同確議以聞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邁圖西安布顏圖郭世隆王國昌

汝等行文諭倉場侍郎凱音布原任總河靳輔曰山東河道自分水龍王廟以南流入運河之水不一而足舟行無阻分水龍王廟以北匯入運河者惟河南衛水而已竝無別渠相濟南旺所蓄之水又不能多常致淤淺阻滯今將駱馬湖之水不令其自禹王臺流入沭河俾駱馬湖之水蓄貯

毋洩於運道有無裨益至駱馬湖與南旺等湖相距地勢高低抑復如何山東東阿縣之鹽河及別河有可通入運河者否河南衛河之外有別河可資以疏入運河者否著凱音布靳輔訪其地諳練之人委曲諮詢若有可措施之處親加詳閱繪圖來奏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邁圖西安博濟布顏圖郭世隆王國昌

太常寺鴻臚寺等衙門鳴贊官原擇其聲音弘亮者選用論俸陞爲主事若等歷年

未久乃由捷徑反越年久筆帖式先陞其
聲音不善者取為鳴贊閱數年並未贊禮
一次者有之可下旨太常寺鴻臚寺等衙
門察現任鳴贊等官將聲音劣者題參革
其鳴贊以筆帖式補用如將劣者不行斥
革朕察出幷治罪焉康熙二十九年四月

二十四日
諭
三朝國史館總裁大學士伊桑阿等
朕惟帝王肇基垂統綏御萬方駿業弘謨
必勒諸簡冊傳示無窮所以炳耀豐功宣
揚至治甚盛典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寶籙鼎命維新締造丕
圖規模宏遠
太宗文皇帝道隆作述運啓休明式廓禎
符燕貽景祚
世祖章皇帝統一寰區化成治定中和懋
建聲敎遐敷惟

列聖之相承冠百王而首出鴻猷峻德巍
煥難名緯武經文昭垂無斁舉凡戡亂安
邦之略立綱陳紀之宜用人行政之方牖
民成俗之本布於方策歷久彌新創制顯
庸燦然明備即當時勳舊諸臣翊贊王室
宣力四方亦莫不託附風雲懋彰勞績惟

從龍而應運信昭代之多才朕夙夜紹庭
思闡
先烈爰命儒臣恭修
三朝國史茲特命爾爲總裁官爾其督率
在館諸臣薈萃琅函博蒐掌故折衷至當
裁訂成書毋尚浮夸而乖情實毋徇偏見
而失公平毋過質略而意不周該毋務鋪
張而詞多繁縟務期事歸確核文極雅馴
勤以董成敏而竣事庶幾垂型萬世傳信
千秋以覲耿光以揚大烈稱朕意焉爾其
勉之毋忽欽哉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初一
日

諭內閣

河道所關至爲重大一二年來雨水稀少
管河官必視河道爲常事矣今年景象似
多雨水可馳諭總河嚴飭該管官晝夜防
視務保河隄無虞特諭康熙二十九年五
月二十二日

諭內閣

所派漢軍一千五百鳥鎗兵每名賞銀十
兩如兵不遣發亦免其追取即與之可耳
出征人員之外凡漢軍內外現任及候缺
堂官以下筆帖式等官以上各令捐一馬
以給軍士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諭戶部

朕撫育蒸黎勤求民瘼務期休養漸致阜安閭閻間有疾苦朕衷時切軫念近見廣東高州瓊州等府所屬州縣丁地各項錢糧歷年每致逋欠此內係官役侵漁及豪强頑梗抗納者自應嚴究追取如果因丁

缺地荒不能輸納儻仍行征比照例考成小民旣困追呼有司復罹叅罰徒滋擾累終無裨益著該督撫將實係戶口稀少田畝荒蕪一切傜賦無從辦納州縣歷年所欠錢糧數目詳加察明具奏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諭和碩裕親王福全等

喀爾喀厄魯特原屬同修職貢之國因伊等交惡搆兵朕不忍民生塗炭曾遣使與達賴喇嘛使人偕往厄魯特諭令仍尋舊好乃厄魯特噶爾丹陽順陰違反侵擾我屬部掠奪烏朱穆秦四佐領兹用遣發大

軍聲罪致討特命尒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禔爲副與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公蘇努都統國舅佟國綱公彭春都統諾邁護軍統領楊代前鋒統領邁圖等籌畫善策協議舉行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

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強而輕視逆
寇嚴偵遠探困或疏虞其統領蒙古兵丁
前來之王貝勒扎薩克台吉等亦與共相
商確酌量而行所調盛京烏喇官兵到時
尒一併統率調遣有能擒斬噶爾丹來歸
者分別陞賞尒須約束將士申嚴紀律凡

經過地方毋得騷擾百姓歸順良民加意
撫恤務體朕定亂懷遠至意其行閒將領
功績及重罪俱察實紀明彙奏各官有犯
小過者當即處分至於驍騎校護軍校以
下無論大小罪過俱商酌徑行處治務將
厄魯特殲勦廓清安靖邊圉斯稱委任尒
等宜殫竭心力蚤奏膚功欽哉故諭康熙
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

諭和碩恭親王常寧等

喀爾喀厄魯特原屬同修職貢之國因伊
等交惡搆兵朕不忍民生塗炭曾遣使與
達賴喇嘛使人偕往厄魯特諭令仍尋舊

好乃厄魯特噶爾丹陽順陰違反侵擾我
屬部掠奪烏朱穆秦四佐領茲用遣發大
軍聲罪致討特命尒和碩恭親王常寧為
安北大將軍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
王鄂札為副與都統喇克達阿錫坦前鋒
統領班達爾沙護軍統領纓齊納等統領

官兵前往征剿行間諸事尒與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王鄂札都統喇克達阿錫坦前鋒統領班達爾沙護軍統領繆齊納等籌畫善策協議舉行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強而輕視逆寇嚴偵遠探罔或疎虞其統領

蒙古兵丁前來之王貝勒扎薩克台吉等亦與共相商確酌量而行所調盛京烏喇官兵到時尒一併統率調遣有能擒斬噶爾丹來歸者分別陞賞尒須約束將士申嚴紀律凡經過地方毋得騷擾百姓歸順良民加意撫恤務體朕定亂懷遠至意其

行間將領功績及重罪俱察實紀明彙奏各官有犯小過者當卽處分至於驍騎校護軍校以下無論大小罪過俱商酌徑行處治務將厄魯特殲剿廓清安靖邊圉斯稱委任尒等宜殫竭心力蚤奏膚功欽哉

故諭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五日

諭戶部

朕撫育黎元勤思治理足民之道宜裕蓋藏從來水旱靡常必豐年恒有積貯庶歉歲不憂饑饉如康熙二十七年頗稱豐稔誠使民間經營撙節早爲儲待何至二十八年偶遇旱祲室皆懸磬總因先時無備

遂致餬口維艱比蠲除正賦特發帑金分
行賑濟所在官司悉仰體朕懷竭力從事
被災之衆始獲安全儻非拯救多方則烝
黎必流移失所今霖雨時降黍苗被野刈
穫在卽可望有秋惟恐愚民不知愛惜物
力狼藉耗費秖爲目前之計罔圖來歲之

需縱令年獲屢豐亦難漸臻殷阜應行直
省各督撫嚴飭地方官吏家喻戶曉務俾
及時積貯度終歲所食常有餘儲用副朕
軫念民依綢繆區畫至意爾部卽遵諭行

特諭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
納西安博濟王國昌

今軍士年少者衆不諳戰陣聞日者用師
士卒步伐止齊皆未嫻習春秋二季應加
訓練可下部議政大臣具議以聞康熙二
十九年七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

驛務所繫綦要巡撫于成龍可親至京師
前往綜理驛站其標下所調士卒著委賢
能官隨後統率往至遵化天津總兵官標
下士卒不必調赴保定卽委賢能官自天
津啓行徑往遵化著兵部差善馳馬官一
員往諭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諭戶部

盛京兵丁全恃南畝耕穫及月給糧餉以爲資生之計昨歲盛京禾稼不登貧困兵丁艱於粒食曾以所有屯糧頒發賑救頃值軍興遣一等侍衛齊蘭布往調盛京兵丁隨發諭旨令無馬匹者給以官廐馬匹

無行糧者給以莊屯糧米而官兵因踴躍遄征倉卒之際置辦一切軍裝遂支領明年二月分應給俸餉又預支五箇月錢糧刻期進發比厄魯特噶爾丹敗遁盛京官兵雖未經接戰而奮勇敵愾深可嘉悅今若將預支俸餉復行抵扣則窮乏兵丁必致生計艱窘朕心殊切憫惻所預給明年二月分應支俸餉及增給五箇月錢糧著免抵扣仍照常支給俸餉以示朕愛養將士軫恤疾苦至意尓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四日

諭內閣

邊外捕賊被殺者卹與身價被創者以受傷銀兩給之守關口之章京守備把總等官及軍士皆勉効勞勩亦賞賚之可諭兵部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西安博濟王國昌

盛京軍士皆能挽强但其地雖有筋與弦而無牛角所以軍士難得良弓盛京既有筋弦及工匠而戸部庫内現貯牛角今年即發角二千對運至將軍公署將軍等可監視造弓散給軍士自明年爲始每年以角一千對發往盛京將軍可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朱都納西安博濟王國昌

吴爾泰自主事優陞郎中差往福建審理時朕曾以所審情事明白訓諭吴爾泰至彼妄滋事端將衆知府盡令解任州縣各官槪取供狀聲言夾訊巡撫恣意嚇詐以致福建百姓驚惶罷市數日違朕諭旨而行此等之人不加懲治則後之獨奉差遣審理事務者罔知儆戒矣吴爾泰著革去郎中發往黑龍江効力尓等可傳旨諭彼罹玆罪戾今誰能援救而護蔽之也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五日

諭兵部

京師爲輦轂重地人民商賈四方輻輳京城内外統轄必有專責務俾稽察奸究消弭盗賊然後商民得以安堵今城内地方既屬步軍統領管理城外巡捕三營又屬

兵部督捕等衙門管轄內外責任各殊不相統攝遇有盜案反難察緝嗣後巡捕三營亦令步軍統領管理京城內外一體巡察責任既專則於芟除盜賊安輯商民庶有裨益其三營事務作何歸併管理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尒部卽遵諭

行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一日

諭都統瓦岱等

茲以厄魯特噶爾丹去歲雖經大敗立誓陳請但伊性生奸狡或乘我不備突來搶掠近邊歸順喀爾喀等亦未可定故遣發大兵特命尒都統瓦岱為定北將軍前往張家口駐劄防備凡事尒同都統喀代王永譽護軍統領洪海副都統方格科爾代喻維邦商酌而行駐劄張家口將兵丁馬匹飼養肥壯務須整搠器械嚴肅官兵不得騷擾民間其一應錢糧聽有司各官應付地方事情不得干預至於官兵俱有部

頒紀律如有違犯尒等會同商酌照依定例處分不得姑息以致紀律懈弛若有出口應行機宜易頒諭旨尒等其慎之故諭

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一日

諭都統郎談等

茲以厄魯特噶爾丹去歲雖經大敗立誓

陳請但伊性生奸狡或乘我不備突來搶
掠近邊歸順喀爾喀等亦未可定故遣發
大兵特命尒都統郎談爲安北將軍前往
大同府駐劄防備凡事尒同都統公宗室
華善都統李正宗護軍統領宗室輝蘭副
都統委署前鋒統領碩鼐副都統馬齊田

象坤郎化麟商酌而行駐劄大同府將兵
丁馬匹飼養肥壯務須整搠器械嚴束官
兵不得騷擾民間其一應錢糧聽有司各
官應付地方事情不得干預至於官兵俱
有部頒紀律如有違犯尒等會同商酌照
依定例處分不得姑息以致紀律懈弛若

有出口應行機宜另頒諭旨尒等其慎之
故諭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兵部尚書
馬奇學士邁圖西安博濟南塔海
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以至內府佐領其護
軍校驍騎校小撥什庫護軍及另戶披甲

孤子寡婦之家僕披甲者所借債負本銀
所賣餉銀糧米俱令清察實數察核時若
本無債負而假爲稱貸取與本未賣餉銀
糧米而假爲買賣互相造謀虛誑作証將
詐偽及妄保之人卽行正法斷不姑貸也
康熙三十年二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八旗中貧乏之人令清察其債負此事情前降諭旨甚明若稽遲時日必滋獘端叢生令迅速察奏內府佐領令各該都統詳悉嚴察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邁圖西安博濟南塔海傅繼祖

八旗兵丁債負償還之後若又遇有不得已之事必需稱貸者向部借貸則事體煩擾應於各旗派出部院堂官與該都統及副都統公同酌視其所遭之事以官銀借貸逐月於錢糧扣除如此則兵丁斷然不致困乏每月餉銀糧米得以自贍而不至有稱貸之苦將永永裨益矣應派堂官戶部列名具奏康熙三十年二月十六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九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目錄

敕諭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邁圖西安南塔海傳繼祖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梁清標張玉書學士邁圖博濟傳繼祖王國昌年遐齡彭孫遹王尹方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邁圖西安博濟傳繼祖王國昌年遐齡

諭內閣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吏部

諭內閣

諭戶部

諭禮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滿丕圖納哈思格則德珠王國昌理藩院尚書額爾赫圖署侍郎事學士達瑚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內閣
諭兵部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

勑諭

諭戶部

八旗甲兵國家根本當使生計充裕匱乏無虞向因剿除三逆久歷行間製辦軍器購送馬匹兼之戶口日增費用益廣以致物力漸絀稱貸滋多朕每念及深爲軫惻若不大沛恩施清完夙逋將愈至困迫難以資生今八旗滿洲蒙古護軍校驍騎校及另戶護軍撥什庫馬甲併子幼或無嗣寡婦老病傷殘告退人等家下馬甲所有積債尔部動支庫銀給還漢軍每佐領各

給銀五千兩令其償還債負外餘者各該
都統收貯以備公用其口外駐牧八旗察
哈爾兵丁出征隨圍凡有差使一同効力
向並未給錢糧亦屬可憫嗣後察哈爾護
軍校驍騎校護軍撥什庫著月給錢糧各
二兩甲兵及執事人並太僕寺牧廠人役
著月給錢糧各一兩俟其贍足時停支爾
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
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邁圖
西安南塔海傅繼祖
盛京官屯五十所沿邊丁壯設爲屯二十

五所遷移於烏喇念此莊屯及沿邊丁壯
居住年久已成聚落今遽令遷移如此衆
多人戶生業蕩然必致苦累仍留於盛京
與邊移於烏喇皆公家之屯其爲納賦則
一也朕意此莊屯應停其遷徙於烏喇兵
丁每歲派三百名耕種或一歲以烏喇之
兵一歲以捕牲之人輪年耕種亦可以積
穀矣此事所關綦重著學士麻爾圖馳驛
往盛京烏喇令將軍副都統各部堂官悉
喻朕意伊等之意若何詳議回奏康熙三
十年二月十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梁清

標張玉書學士邁圖博極傳繼祖

王國昌年遐齡彭孫遹王尹方

河道所關重大凡修築濬治必速竣厥工斯有裨益冬則以冱寒凝凍春則以桃花水發夏秋則又以水澤漲溢難於興工屢請展限是週歲無可經營之日矣毛成鋪

地方最要理宜剋期完工工部不行詳察草率朦混議展限三月殊屬未審可以此嚴諭尚書席珠河務工程若如此怠緩萬一泛漲衝決致壞河道汝能任此咎乎爾衙門竝記之康熙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喀爾喀原係進貢之國伊等不和知其必敗曾特遣大臣諭令和好後乃渝好與厄魯特搆戰窘迫來歸屢失生業窮困已極朕以好生之心撫綏養育曲盡周詳因此懇切抒誠願同四十九旗一例蓋理所必然且比年來旱澇頻仍民生猶未蘇息風

俗猶未醇厚奢靡猶未盡止朋黨猶未悉除彼此援引傾害猶未屏絕理應日益圖新時加黽勉君臣殫心竭力尚恐不逮居然以為至治遽受尊號斷為不可所奏已知之康熙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邁圖

西安博極傳繼祖王國昌年邁齡
黑龍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處附近所居
根奇勒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應酌量
令其披甲駐防遣滿洲兵八十人往彼教
訓之齊七喀爾地方以索倫達呼里之衆
酌量令其披甲駐防遣滿洲兵二百人往
彼教訓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樂披甲如
此則既無遠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糧矣
可以此詢問都統巴海令理藩院集議政
諸臣會議以聞康熙三十年六月十六日

諭內閣

戶部差年壯司官一員令馳驛至直隸巡

撫處詳悉詢問畿輔所屬地方雨澤曾否
霑足蝗蝻較前何如還奏康熙三十年六
月二十二日

諭戶部

朕頃巡行邊外入喜峰口見有民間田畝
爲蝗蝻所傷又聞榛子鎮及豐潤等處地
方被蝗災者亦所在間有秋成失望則糧
食維艱朕心深切軫念儻及今不爲區畫
儲蓄恐至來歲不免饑饉之虞著行該撫
親歷直隸被災各州縣通加察勘悉心籌
畫應作何積貯該撫詳議具奏其被災各
地方明歲錢糧仍照例催科小民必致苦

累著俟該撫察報分數到日將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應徵錢糧緩至秋季徵收用稱朕體恤民生休息愛養至意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八日

諭戸部

朕孜孜圖治軫切民依閭閻耕穫時勤諮訪其有以荒歉上聞者或蠲或賑旋卽施行務令得所念河南一省連歲秋成未獲豐稔非沛特恩蠲恤恐致生計艱難康熙三十一年錢糧著通行蠲免竝漕糧亦著停徵至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除照分數蠲免外其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應

徵錢糧俱著緩至秋季徵收用稱眷愛黎元撫綏休養至意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年九月十九日

諭內閣

各省副將及以左都督授世職之叅將幷先經引見者徵取五人來京或一人至或二人至卽奏聞名見五人畢復徵取五人如前奏聞名見特諭康熙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內閣

傳諭太常寺少卿沙拜向來廣東廣西鹽課雖屬地方官管理而豪强之徒輙行占

據不輸國課貿販私鹽因循陋習隱匿侵欺以致病商病民今特遴選尒沙拜遣往稽察兩廣鹽政職任初設彼地商人多屬京師豪貴之家鹽課弊端朕知之甚悉非令汝將前此之弊必究發而叅劾之也尒蒞任後矢勤矢慎將積弊盡除商民咸利

以裕國課而濟軍餉則尒之榮不必言矣尒素悉朕意若受人請託瞻徇情面不行革除積弊則欲保首領亦不可得也朕意兩廣一歲鹽課可充一歲軍餉汝之休咎咸在此行勉之慎之特諭康熙三十年十月初二日

諭内閣

聞畿輔穀價翔貴遣戶部筆帖式一員往諭直隸巡撫令其於所屬地方以蒸酒糜米穀者其加意嚴禁之康熙三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内閣

朕以生癬之故冬至未詣天壇行禮各官上表稱賀其停止之康熙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

諭吏部

從來致治之道在正人心人心偏私則詐僞日生而習俗滋敝人心公直則囂競自

息而庶績允釐朕蚤夜孜孜崇尚德教蠲
滌煩苛期與中外臣民共適於寬大和平
之治凡大小諸臣素經拔擢咸思恩禮下
逮曲全始終卽或因事放歸或罹咎罷斥
仍令各安田里樂業遂生惟尒諸臣亦宜
奉職恪共絕偏私而襄國事乃近見內外

各官間有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
牽連報復或已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
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
術中雖業已解職投閒仍復吹求不止株
累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甚且市井奸
民亦得借端凌侮蔑紀傷化不可勝言凡

若所行雖跡甚詭秘朕總覽幾務已三十
年此等情態知之最悉儻因仍陋習益致
蔓延殊非朝廷所以體恤臣工保全愛惜
之意夫讒諂媢嫉之害歷代皆有而明末
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
誣排陷迄無虛日以致釀禍旣久上延國

家朕歷觀前史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
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應仰體
朕懷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豈獨
國事有裨卽尒諸臣亦獲身名俱泰儻仍
執迷不悟復踵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
以交結朋黨之罪尒部可卽傳示中外使

咸知朕意特諭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

諭内閣

黑龍江軍士及船戸人役以每歲耕稼穀尚不支奏請若以此爲例每歲給發而所貯之穀有限遇需用米石時必致匱乏遣

戸部賢能司官一員會同黑龍江將軍副都統應作何核減給與詳議奏聞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諭戸部

朕前聞陜西西安鳳翔等處年歲不登民艱粒食特命學士布喀星馳前往察勘賑濟頃來回奏稱西安府屬咸寧等州縣衛鳳翔府屬郿縣等三縣米價騰貴百姓流移朕心深切軫念若不大沛恩施無以徧甦疾苦這被災各地方康熙三十一年額徵銀米著通行蠲免又聞甘肅巡撫所屬地方秋收豐稔米價較平著該督撫會同

詳議作何購買轉輸速行賑濟務俾比屋得霑實惠不致仳離失所以副朕撫恤災黎至意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諭禮部

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實

修人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爲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首朕兢惕靡寧力圖修省惟大小諸臣務精白乃心各盡職業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著停止尔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滿丕圖納哈思格則德珠王國昌理藩院尚書額爾赫圖署侍郎事學士達瑚

逃遁來降之喀爾喀杜楞言我原在巴圖爾厄爾克濟濃之弟博卽處博卽爲大兵所敗步行逃脫於伊巴賴地方遇巴圖爾厄爾克濟濃所屬奇七納台吉等博卽得馬匹糗糧往尋其兄而去巴圖爾厄爾克濟濃所食旣盡困窮已極其内互相刼奪現在厄卽奈地方巴圖爾厄爾克濟濃所

屬台吉奇七納等未得追隨而去在厄爾得木卽舒呼地方厄卽奈距嘉峪關有四日之程等語西安之兵現戍寧夏著侍衛阿南達偕杜楞往至寧夏與將軍馬喇提督孫思克及總兵官等會同詳議偵探實信巴圖爾厄爾克濟濃所在果與嘉峪關

相近可以撲滅則酌量挑選滿洲綠旗兵遣往乘巴圖爾厄爾克濟濃之窮困而剿滅之或可相機招撫二郎保克西現在彼處即可遣往尔等與議政大臣會議奏聞

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

諭戶部

朕撫馭區宇三十年以來早夜圖維惟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爲念比歲各省額徵錢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米向來未經議免朕時切軫懷所有京通各倉米穀撙節支給數載於茲今觀歷年儲積之粟恰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徵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著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寧京口杭州荊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積貯著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萬石存貯倉廒令該地方官敬愼守視以備需用尔部即遵

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諭戶部

塞外聚穀甚屬要務故耕稼土田以廣積貯爲至切也達爾湖之地其田以內府莊屯之人耕之可令總管內務府於各莊屯

內遣其丁壯其穀種耒耜及諸田器耕牛皆令豫備於三旗內府官員新滿洲護軍披甲之中熟諳農事者擇而遣之呼爾湖之地其田以八旗諸王莊屯之丁壯耕之其穀種耒耜及諸田器耕牛咸令豫備熟諳農事人員擇而遣之墾闢耕種之時稷與大麥油麥春麥四種穀皆可藝植稷宜多種之春麥宜少種之遣往耕田之人田既耕種畢則酌留耘田之人其餘人遣還穀既熟則所留耘田之人可以收穫此農人所食之米於古北口所貯米石中計口而授之西拉木倫之地其耕田悉照原議

遣盛京人役前往俟農畢秋成之後視豐收地方其治田人員該部議敘爾等其議以聞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諭內閣

達爾湖呼爾湖西拉木倫地方耕田所需之牛著停其捐助於每處遣戶部司官一員帶庫銀照數購買以給與之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諭兵部

武職官員任寄封疆關係甚重必得其人始有禆益朕所簡閱素悉之員俱已次第拔擢今宜選材以備任用爾部行文各將

軍總督提督巡撫及無提督省分總兵官於武職官員內副將以下千把總以上有灼見人材勇健諳練軍務整飭營伍愛惜士卒及行間効力曾經立功者不論本省別省見任候補限文到三日內各舉所知保奏不必彼此會同其在內八旗漢軍官員有人才素優嫻於約束堪任要地者亦著各都統副都統保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一目錄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
玉書學士王國昌滿丕圖納哈
王尹方王掞李柟

諭修明史諸臣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
玉書學士德珠溫保王國昌王
尹方王掞李柟
諭兵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德
珠溫保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
學士傅繼祖溫保王國昌王尹

方王掞李柟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
學士傅繼祖溫保王國昌王尹
方王掞李柟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
尚書馬奇侍郎凱音布學士傅

繼祖温保王國昌王尹方王掞李柟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傅繼祖温保王國昌王尹方王掞李柟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繼祖達瑚温保王國昌戴通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侍郎朱都納學士傅繼祖達瑚温保戴通王國昌
諭尚書庫勒納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繼祖戴通王國昌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繼祖席喇達瑚戴通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達瑚戴通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傅繼祖達瑚德珠戴通
諭戶部
諭刑部
諭吏部都察院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

喇傳繼祖德珠戴通安布祿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席喇傳繼
祖德珠温保戴通安布祿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席喇傳繼
祖德珠温保戴通安布祿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一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去歲陝西西安等處年穀不收罔有積貯以致閭閻困苦至極已遣使賑濟之矣直隸所轄地方素有儲蓄或州縣稍有不登卽以所儲米穀從均贍給是以民生獲濟良多今年豐歉尚未可知陝西省府州縣現存米穀之數應行察明先時預備至各省府州縣皆令積貯米穀數千石則裨益黎庶者大矣可下各該督撫等令各府州縣積貯米穀其所積穀數當逐一繕冊詳

報戶部著九卿詹事科道等會議以聞康
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
書學士王國昌滿丕圖納哈王尹
方王掞李柟
前者纂修明史諸臣所撰本紀列傳曾以

數卷進呈朕詳晰披閱并命熊賜履校讐
熊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永樂本紀訾議
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
德乃守成賢辟雖運會不同事蹟攸殊然
皆勵精顯於一時謨烈垂諸奕世為君事
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

朝夕罔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郅隆
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間隙議論其是非
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實無此意
也朕自反厥躬於古之聖君既不能逮何
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武宣德
著為論贊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儻

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為也至開創時佐
運文武諸臣各著勳績列傳之中若撰文
臣事迹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為信史
纂修史書雖史臣職也適際朕時撰成明
史苟稍有未協咎歸於朕矣明代實錄及
紀載事蹟諸書皆當蒐羅藏弆異日明史

告成之後新史與舊書俾得竝觀以備天下後世之公論焉前曾以此指面諭徐元文尒等當知之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修明史諸臣

朕自沖齡卽在宮中披覽經史明實錄曾

閱數過見其間立言過當紀載失實者甚多纂修明史宜加詳酌如弘治中太后思念崇王欲令入朝此亦情理之至常且所封之地初不甚遠而一時大臣及科道官員交章爭執以爲不可至云人民騷擾國勢動搖時已有旨名崇王矣竟因人言而止夫書言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若藩王就封必不可召見則自古帝王所云睦族之道謂何又正德實錄載午朝罷後於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百官皆跪於丹墀時仆而暴死者數人暍而病者尤衆夫夏月雖天時炎熱何至人多暴卒且行

間將士每披堅執銳戮力於烈日之中未聞因暑而致死豈朝堂之上病暍若斯之甚耶所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矣至於宦官爲害歷代有之明如王振劉瑾魏忠賢輩負罪尤甚崇禎時誅鋤閹黨極爲善政但謂明之亡亡於太監則朕殊不以

爲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罔封疆社稷於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爲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祚之顛覆盡諉罪於太監謂由中官用事之故烏得爲篤論耶朕宮中所用太監止令供灑掃奔走之役一嚬一笑從不假借所以數十年以來太監

皆極貧乏有不能自給者爾諸臣想亦悉知朕非信用太監之主惟朕可爲此言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爲一偏之論今特與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

諭戶部

朕勤求治理念切民依凡有往來人等必以年歲之豐歉雨澤之有無一切閭閻情形備悉諮訪前聞陝西西安鳳翔各屬饑荒已經特頒諭旨蠲免錢糧竝發帑金專遣大臣賑濟仍撥給別省錢糧刻期運送務使均霑實惠人獲更生近又聞須賑之

前尚有貧民散入四方流離失業勢不能復還鄉井儻不曲加撫綏必致轉於溝壑深爲可憫凡流民所至地方應令該省督撫董率有司區畫賑濟令各得所其賑濟過人口數目著具冊題報有能酌量資給俾回原籍者一併造冊具奏至於湖廣襄

陽等處距潼關相近且道路平坦易於轉輸襄陽等處所有積貯米穀應令該督撫運至潼關陝西督撫接受轉運庶於散給兵餉賑濟饑民均有裨益應作何輓運尓部作速詳議具奏特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陝西省西安鳳翔兩府所屬地方去歲遇災雖曾自京師頒發帑金遣官賑濟然百姓仍有流移者此皆無積貯預備之故也今靳輔已簡任河道總督矣靳輔於河道情形熟練曉暢可截今年漕米二十萬石交與靳輔作何酌量僱船由黄河輓運抵山西蒲州等處預爲積貯即偶遇災傷旣有所備於軍儲民生咸獲裨益矣至由黄河逆流轉運勢屬艱險若有米船損壞之事免其議罪則靳輔亦得殫心盡力黽勉報稱可降旨九卿會議尓等亦同靳輔議之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諭内閣

江北漕米速行截留二十萬石至蒲州等處積貯預備誠爲有益但自砥柱至蒲州一帶地方可否輓運若遣部中司官往視或勘閱草率借端推諉稱爲不可若交與

地方官則退縮畏事託辭勞民或以彼地豐收無處需米指稱不必輓運或因循遲緩以致氷凍指稱不可輸輓如此則特命運米亦屬徒然矣凡事身任其責殫心奉公竭蹷圖之無有不奏效者前黑龍江置戍轉運軍儲衆皆謂地屬初闢其事爲難

朕惟斷自一己見諸施行今屯兵列障運道開通絕塞遐邊丕振功效此卽已著之實驗也可下九卿議之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學士德珠溫保王國昌王尹方王掞李柟

總河靳輔年邁而有疾河務所關至要當豫遣材幹之人用副靳輔俾習練河務則異日可以接續綜理其下九卿議奏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諭兵部

國家簡用武臣委任封疆重寄專期軍民輯睦邊境乂安其實有宣力累年茂樹偉伐者則旌庸之典必加渥焉甘肅提督孫思克久歷邊地熟諳機宜當秦省用兵之時素著勞績自任提督以來益殫謀猷實心幹濟惠愛洽於士卒威望讋乎外彝特

沛殊恩用昭寵獎著加太子少保給一拜他喇布勒哈番以示朕展勳酬勞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德珠温保王國昌

近觀科道等官竟無條奏者夫設立科道特欲其有所建白也當言之時應不時具奏可以此意傳與科道官知之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傅繼祖温保王國昌王尹方王掞李柟

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向未入覲京師初次來朝者仍依原賞喀爾喀之例給之若曾經入覲一次已蒙錫予而復來者皆準四十九旗例以頒賚焉其下理藩院註冊著爲定例遵行可耳康熙三十一

年四月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傅繼祖温保王國昌王尹方王掞李柟

遣往察看黃河之前鋒統領碩鼐等差回奏稱察看黃河自寧夏至潼關皆可舟運

但龍王站一處水勢陡絶湍激不可行船其間由陸路起剝十里過水陡之處卽由船運便可直至潼關西安矣既如此應差工部賢能司官一員會同巡撫葉穆濟於船窩裏地方造可載一百石之船二百隻逆流至龍王站下停泊預爲備用又聞歸

化城北翁魁等山產有材木令遣八旗鐵匠木匠歸化城派出夫役伐木踞板運至湖灘河朔津口造裝載一百石之船二百隻此造船所需鐵與油麻等物自該部發往船工既畢之後將大同米石出沙虎口轉運至湖灘河朔津渡泊船之處俟彼時

再議造船之暇自大同至湖灘河朔工所其轉運之路應察看詳明預加料理尒等會同戶工二部確議以聞康熙三十一年

五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尚書馬奇侍郎凱音布學士傅繼祖

温保王國昌王尹方王掞李柟

聞山西平陽府等處雨水協時牟麥豐收其直必賤可遣賢能官員往彼購買預爲積貯不惟有益於民異日儻有需用亦得所資矣可令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
士傅繼祖温保王國昌王尹方王
掞李柟
積穀者至要之務也誠有所積貯雖遇災
傷斷不致於饑饉但小民不知儲蓄每值
豐收之年恣意糜費及逢儉歲遂底困窮

今時屆麥秋可勅各該地方官勸諭百姓
比戶量力共相樂輸委積儲峙州縣官將
捐助者姓名與米數註冊秋成之後亦倣
此行焉其春時乏食者貸與之至秋照數
收入以為積蓄夫每年於麥穀告登之候
勸勉捐輸則數歲之間倉廩充裕即罹災
祲民食自可不虞匱乏矣爾等會同九卿
詹事科道議奏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二
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今年陝西西安地方三春雨水愆期秋收
豐歉未可預計襄陽者附近西安形勝之

地也可將截留江寧荊州糧各十萬石交
與該督撫以官船運至襄陽先時儲蓄其
下九卿詹事科道即行會議以聞康熙三
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繼
祖達瑚温保王國昌戴通

西安巡撫布哈琉稱雨水未足人民患病者頗多夫雨水不足則秋收難望若何拯濟其疾病若何救治可下九卿科道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侍郎朱都納學士傅繼祖達瑚温保戴通王

國昌

朕思此時正當簡閱軍旅以備調遣每佐領撥鳥鎗護軍各一人撥前鋒親軍護軍各十人漢軍火器營兵撥二千人如無須調遣朕巡歷塞外時親率以往此兵各給整理器械銀十兩使令冬竟不徵發則所給銀兩可於軍餉之內寬緩其期零星除扣之其下旨議政大臣各都統將所派禁旅器械軍裝皆令全具無缺以備一有調遣立可啓行大臣官弁併擬出焉此師不過預備而已可將是意諭軍士知之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諭尚書庫勒納等

審事畢尔等親齎來奏知府副將在邊疆啓隙生事以未叛指爲已叛擅興師旅詭報擊敗者事關軍機卽行加戮何必遲疑尔等會同總督審明卽於彼地正法示衆否則遐邊遠域啓隙謊報者安所懲戒耶

至於土司尒等如再三招徠安輯彼仍抗
拒不出會同總督撲剿之可將此旨繕寫
呈覽交大學士等特諭康熙三十一年七
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繼
祖戴通王國昌

將軍薩布蘇奏請達呼里西白之五百兵
令其學習鳥鎗夫以邊兵訓練火器所言
雖是但達呼里西白之衆遷徙甫至未獲
寧居盡其族類槩令學習似爲未當或俟
之數年安土樂業始令操練鳥鎗或應作
何籌度另爲訓練其密咨薩布蘇具議以

覆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繼
祖席喇達瑚戴通

聞西安所屬驛站凋敝可交該督撫整頓
之彼土民生近日情形比前如何田禾收
穫豐歉如何秋麥已播種乎抑猶未也可
令詳明踏看來奏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十

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
達瑚戴通

今所備禁旅之內每佐領撥護軍七名其
前鋒軍則簡四百名火器營兵則分其半

於十月杪遣赴大同飼養馬匹預備徵調應遣大臣令兵部奏請曾隨朕之每佐領護軍一人可除出之至京師簡軍預備其事宜亦令具議以聞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傅繼祖達瑚德珠戴通

筆帖式季慶鶴力保盜賊情殊可惡其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可改簽批發前者工部筆帖式愛新阿監造新滿洲房屋曾有梁木摧折致新滿洲被壓而斃聞其爲人不孝不義至於已極公旗之衆無弗知者乃工部堂官不行題叅褫革反委爲司員令監工作夫筆帖式者漸次陞擢可爲司員可爲大臣者也如此不孝不義之人豈可爲大臣與司員哉其嚴飭各部院有似此孝義不修行止謬亂好生事端代寫詞狀者察出革其筆帖式儻被革者異日挾

仇訐告朕決不聽理也可咸傳諭之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初二日

諭戶部

陝西西安等處地方連歲凶荒繼以疾疫因而閭閻失業洊致流移朕軫恤民艱焦勞宵旰自去歲冬月以來頒發帑金蠲免

正賦輓輸積穀轉運漕糧屢次特遣大臣察勘多方賑濟念國家所重惟在養民目今秦省雖薄有秋收但民間匱乏已極儻非格外加恩無以使積困盡甦轉徙盡復陝西巡撫所屬府州縣衛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著通行免徵從前所有積欠

未完錢糧亦著通行蠲豁務俾比屋同霑實惠小民咸慶更生用稱朕子愛元元撫育安全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諭刑部

朕保乂黎元崇尚寬大每於刑獄之事輒屢矜恤之懷秦省西安等處地方比歲薦饑閭閻困苦業巳多方賑卹屢諭蠲租尤宜大沛仁恩特加赦宥凡陝西巡撫所屬今年秋審情眞緩決人犯內除十惡及軍機獲罪官員犯罪不赦外其餘自諭旨到日通省免死照例減等發落有見在審擬

未經結案者亦如之嗣後務令革心嚮善副朕法外生全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

諭吏部都察院

國家設立言官職司耳目一切吏治民生得失利弊皆宜殫思畢慮據實直陳近見

滿漢科道官員建白甚少殊非朕責望言路之意嗣後應各矢公忠研求時務凡可以裨益國家之事悉據所見奏聞以俟採擇但不得懷挾私情紛更定例剿襲陳言浮泛塞責其有眞知灼見應糾劾者即行叅奏亦不得暗受囑託代人報復苛責細

事希圖傾陷爾部即傳諭遵行特諭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傳繼祖德珠戴通安布祿

將軍薩布蘇佟寶等奏請驛站缺丁依數項補無妻室者給以婦人驛遞再為增置

壯丁馬畜錢糧俱行添設則驛站可不致困敝朕思驛站困敝者皆該將軍等不省徭役不簡事件絕非要務槩令馳驛勒索之所致也雖添置驛丁增給錢糧事若不務簡省究復何益且所需婦人為數多矣取給一時將焉可得伊等在彼其可得緣

由或有成算耶可勅該將軍薩布蘇佟寶等如何減省徭役不致凋敝驛遞所缺男婦從何充補會同盛京將軍確議報部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席喇傳繼祖德珠温保戴通安布祿

大同右衛屯駐大兵有事則大同總兵官必協同征行其鎮標兵及沙虎口協標兵皆當改爲騎卒可下兵部議奏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席喇傳繼祖德珠温保戴通安布祿

聞西安米價尚復翔貴流民還籍者少朕爲陜西地方民生時存諸懷必如何措施然後於民有濟葢孳孳不置也先是聞自湖廣之襄陽抵陜西商州水路可達已遣郎中蘇赫納閱視今問之内大臣索額圖乃亦乘船自商州行至襄陽夫西安米價如尚翔貴則流民不能復歸本籍自商州至襄陽既有水路可將現運至襄陽之米二十萬石即自襄陽水路轉輸至商州更自商州轉輸至西安俾相販糴則陜民之饑者流者均得蘇息矣可特遣京師賢能大臣一員會同總督丁思孔總兵官王化

行等率道員劉晪將轉運米石及招還流民之事委之專理其自襄陽運至西安之米以湖廣價直止加算所運脚費與之貿易則米價必賤於民生大有裨益而流移之衆亦獲速還故土所得米直齎至湖廣復買米糧亦依此法轉輸平糶當俟陜西

流民悉還本籍米價既賤之後方行停止爾等會同速議以聞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一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二目錄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傳繼祖温保戴通安布祿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顧八代索諾和圖納薩木哈班第都御史沙海侍郎温達滿

丕學士席喇傳繼祖安布祿

諭内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
玉書李天馥學士席喇傳繼祖
温保戴通安布祿王尹方李柟
李應鷹

諭領侍衛内大臣郎談等

諭内閣

諭内閣

諭内閣

諭領侍衛内大臣伯費揚古

諭内閣

諭内閣

諭戶部

諭内閣

諭内閣

諭内閣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傅
繼祖温保德珠戴通沈圖常書

諭兵部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二

勑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席喇傅繼祖温保戴通安布祿

聞厄魯特噶爾丹無所得食困迫已極仰食於其所屬番人而有來哈密之信哈密

於我邊塞相去最近可發寧夏駐防滿兵令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為之預備孫思克所轄官兵亦當令其整頓豫備此外本省附近地方官兵有宜調發預備者令孫思克一面調發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汗巴爾之弟班第自瑚瑚腦兒來時由西喇塔喇於邊內行來遇伊拉固克三胡圖克圖亦由邊內行往如此潛行來往邊塞官員何以不復稽察耶此亦當檄孫思克邊塞官員令其嚴加戒飭汝等會同兵部密議以聞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諭內閣

日者盛京招民有議敘之例今西安等處流民尚有未歸本業者茲西安等處流民招復幾戶復歸本業助給牛種等物令之耕種收穫一季者其宜議敘吏戸二部察例以聞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諭內閣

西安米價尚爾翔貴戶部可招募身家殷
實各省富商給以正項錢糧並照驗文據
聽其於各省地方購買糧米運至西安發
糶所得利息聽商人自取之如此往來運
販待西安米價得平之時但收所給原銀
大有裨益也其具議以聞康熙三十二年

二月初一日

諭內閣

騎射乃我國家振興要務朕深悉其由於
三旗內府佐領中幼稚特命官教之皆各
嫺習騎射由是以觀騎射之優劣繫於教
與不教耳凡茲稚子不自幼時教習則騎
射之事漸至衰替今於八旗官學生及佐
領中閒散稚子亦當專官教習之汝等會
同八旗都統議以聞康熙三十二年二月
初五日

諭內閣

廣東省鹽丁鹽課自康熙二十二年於原

額外加銀一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兩此所
加銀今歲可免其半康熙三十二年二月
初八日

諭內閣

宗族之始皆一祖所生當極致親睦共相
愛卹扶持以為生也今見諸王以下互相

讒害樂禍幸災略無親睦之誼凡若此者朕知而不言誰復言者吾宗室中如此於我人民得無愧乎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書有之矣且或者同為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孫者有之今吾宗室之中不定為親睦以相愛卹扶持之道長此安窮無

所底止朕意此後入八分公以上諸吉凶事會集之禮依向所定者行之如未入八分公以下至於閒散宗室其吉凶之事亦宜定會集儀式此皆令八旗會集則不勝其繁矣其令本翼會集焉喪事則一旗之中為之服別旗惟去其纓又閒散宗室中

有極貧者一有吉凶之事則稱貸而為之致有窘迫者凡若此類諸王以下閒散宗室以上各以其意出助銀一兩或數星出者既不以為難而得之者良有所益庶不至若於債負矣其會集自其身之品級以下者而會集之閒散宗室無品級者則視

其父之品級會集凡會集不至者有司者察參如此則皆相識而親不惟是也有為不善者遇之亦可教以正若貧宗室亦不困於為生此欲我宗室和協優游以安處之意也又宗室中今名有犯者宗人府悉察改焉自茲以往歲所送名亦即詳察其

有犯者駁之令改焉朕此旨汝等同滿洲尚書侍郎宣示諸王及閒散宗室令其會同定議以聞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顧八代索諾和圖納薩穆哈班第都御史沙海侍郎温達滿丕學士

席喇傳繼祖安布祿

聞噶爾丹艱於食窮困已極來就食於哈密哈密近在塞下若不豫爲設備乘隙事生其時不及防矣今雖於甘肅令滿洲綠旗兵預備而兵力尚單可自京師每佐領出兵二人由邊外往寧夏就提督孫思克處預備陝西總督標下火器營兵出二千人馬兵出千人亦遣往孫思克處令其預備汝等可同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郎談副都統阿南達議以聞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諭内閣

往年山東旱遣故尚書蘇赫禱於泰山今歲陝西郡縣雨澤雖布而往者數罹旱災矣夫華山關中名山也宜遣大臣祀之卿等同禮部諸臣議以聞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

書李天馥學士席喇傅繼祖温保
戴通安布祿王尹方李柟李應廌

衛既齊本降級調用一州判耳以其素有虛名特復其原官以檢討又超擢爲布政使未幾內陞府尹累加遷擢至副都御史遂又授爲貴州巡撫受國家恩可謂至矣

爲府尹時其條奏疏中自詡比之召伯君陳假若其所行者一二符其所言猶有可恕者乃初至貴州遂私動兵革妄生邊事殺無罪苗民詐報軍功種種欺誑凡此惡行雖常人所不爲而彼以古人自況反不知忌憚而爲之蓋於彼所言者略不相顧而大負國家之恩矣彼平昔但務虛名妄稱道學委之以事毫無實濟若此欺罔世人沽取虛名之輩不得不重加懲創爲欺世盜名者之戒汝等同九卿於午門外召既齊問之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郎談等

近聞厄魯特噶爾丹得食甚艱有來哈密地方覓食之信哈密逼近甘肅邊界若不預爲之防恐彼乘隙生事一時不及設備致失機宜故遣發禁旅特命尔領侍衛內大臣郎談爲昭武將軍前往尔統領大軍赴孫思克處駐劄防備一切事務尔同西

安將軍博濟振武將軍提督孫思克商酌而行簡閱兵馬餵養肥壯整搠器械務嚴束官兵不得騷擾百姓其一應錢糧聽有司各官應付地方事情不得干預至於官兵俱有部頒紀律如有違犯尒等會同商酌照依定例處分不得姑息以致紀律懈

弛尒等須會商不時遣人遠探消息儻噶爾丹有犯邊情形尒等有出口應行機宜一面奏聞一面施行毋失事機尒等其慎之故諭康熙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內閣

山陵掌節郎中古塞邁圖桑額員外郎阿布喇彼皆効力於

山陵年且久矣竟不得遷良可憫也可兼

太常寺卿銜視其兼銜給之俸汝等議以

聞康熙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內閣

見各省解送物料其中亦有無用者亦有

此間購買價輕而可得者其下戶部詳議其當解不當解者具以聞將以紓吾民焉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內閣

聞自黃河逆流而上船運粟至朱仙鎮自朱仙鎮陸輓數里達於黃河以小船載運

可抵潼關若此輓運可歟否歟又不涉黃流而他河有可輸運者歟抑果無歟其勅于成龍令擇才敏者往審視之悉以達內閣卿等以聞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

茲以歸化城乃邊外各部落扎薩克總要

之地凡西北蒙古地方有事皆可預為防禦現在雖有土墨忒兩旗官員兵丁但隊伍紀律素不嚴整今又增蒙古兵甚多不可不特設將軍管理總率兩旗都統副都統訓練新舊官兵整理器械法制初定關係甚重茲命爾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前往管理安北將軍事務俟一年更換爾駐劄歸化城統轄兩旗官兵及新增兵丁務須申明紀律謹練士卒整飭隊伍修備器械革除積弊勸課耕種廣儲糧糗不時偵探各處消息一切事宜與兩旗都統副都統計議而行凡有軍機事務即時奏請

俟旨施行爾受茲委任須殫心竭力宣布德威操練官兵一如禁旅斯克稱委任爾其慎之故諭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諭內閣

聞陝西雨水最多山東雨水亦多此兩省雨多則黃河之水必大惟此之故朕時縈

於懷殷殷慮之可遣戶部員外郎伊巴里再擇司官一人往見于成龍詳問水勢及堤岸情形來奏康熙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諭內閣

朕於各省往來者及請安而至者必問其

地方情形雨澤應時與否頃自江南浙江來者問之云江浙間今年甚旱戶部其擇司官二員一遣往江南一遣往浙江詳詢江南總督浙江巡撫雨水情形來奏康熙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諭戶部

朕撫御寰宇夙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俾登康阜為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瘠民生艱苦與腹內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卹廣西省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

省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二省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省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念育民之道無如寬賦矧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

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霑實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

諭內閣

江浙二省今年夏旱雖不成災秋收量必有限若漕糧照常徵收起運恐民食將至匱乏朕為此常切軫念除浙江漕糧已經改於今年蠲免外其江南漕糧今年或三分免一或免一半俟至該省應蠲年分將今年所免米石照數補徵起運於漕糧既無鈌少官民大有裨益著滿漢大學士等會同戶部堂官倉塲侍郎等作速確議具奏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諭內閣

前尚書科爾坤諳練事務在戶部時著有

勤勞被叅之事殊不明晰以其年邁不復任用可復其尚書銜又米漢雯被叅之事亦不明晰供奉內庭勤勞有年可復其原官特諭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諭內閣

聞山東今年田收之後九月中蝗蝻叢生

必已遺種於田矣而今歲雨水連綿來春少旱蝗則復生未可知也先事豫圖可不爲之計歟乘時竭力盡耕其田庶幾蝗種瘞於土而糜爛不復更生矣若遺種卽有未盡來歲復萌地方官卽各於疆理區畫逐捕不使滋蔓其亦大有益也命戶部速

牒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等示所領郡縣咸令悉知田則必於今歲來春皆勉力耕耨蝗蝻之災務令消滅若郡縣有不能盡耕耨其田者蝗或更生則必力爲捕滅毋使蝗災爲吾民患康熙三十二年

十月初十日

諭戶部

陝西西安鳳翔二府地方連被災傷朕多方賑救轉粟蠲租又招集流移散給牛種然後四方仳離之民漸次復還鄉井今歲雖雨澤霑足百穀阜成而人民甫脫饑寒未饒生計若明歲應徵錢糧卽令輸納誠

恐閭閻儲蓄終難充裕西鳳二府屬被災州縣衛所康熙三十三年糧米照舊徵收外其地丁銀兩著通與蠲免爾部卽行文該督撫嚴勅各屬徧加曉諭務俾均霑實惠以稱朕愛養休息至意如有不肖有司蒙混私征者該督撫指名劾奏從重治罪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諭戶部

朕念切民生時廑宵旰或在宮禁之中或經巡省之地務以編氓疾苦備悉諮詢其從各省來京陛見官員及往來奉使人等亦無不以該省雨澤曾否應時田畝有無

收穫並閭閻資生情形一一體訪比年以來因國家經費尚充遂將各省地丁額賦及舊欠錢糧節次蠲免即從前未經停征之漕糧亦逐年免徵總欲使海隅蒼生培固元氣庶臻於家給人足之風今歲畿輔地方雖禾稼未獲稔收初意小民糊口之

需猶足資給未必生計遂致艱難頃者展
謁
山陵沿途察訪民隱見今歲雨水過溢田畝被淹沒者甚多穀粍不登米價翔貴又聞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所屬皆然目前米價既貴將來春夏之際時值益昂小

民必艱粒食此朕目所親覩若來歲錢糧仍然徵收朕心實有未忍順天河間保定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三年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所有歷年舊欠悉與豁除行文該撫曉諭各屬務令人霑實惠以副朕子育黎元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傳繼

祖温保德珠戴通沈圖常書

行間被創及殘廢者雖已給身價之半而不食錢糧則貧者無以為生此人皆奮力兵陣至於殘廢良可憫惻茲後若此殘廢

中尚可支持者充南苑門甲倉庫諸地老人缺給以錢糧前為護軍校驍騎校而有可支持者諸館之首領及其副缺用之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諭兵部

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銳驍勇遇寇必克所向無敵前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剿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每念及時恚於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嫺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

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勵所致朕心深為嘉悅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閒散官員照護軍給一月錢糧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掌官員悉賞給内庫緞疋其賞賜緞疋户部會同總

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恤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爲勞苦步軍亦各賞給一月錢糧管步軍官員亦各賞給緞疋奬勤恤勞用稱朕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二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三目錄

勅諭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索諾和

諭戶部

諭內閣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溫保戴通沈圖宋柱陶岱侍郎席喇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學士溫保戴通沈圖宋柱李柟顧藻陸棻徐嘉炎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三

勅諭

諭內閣

黑龍江墨爾根波爾得之地官員兵丁與索倫達虎里之人助其耕種亦有年矣若仍前相助力作其官員兵丁及索倫達虎里之人皆致勞苦此數年來所種之穀儻足以備用則集衆力以耕作可以停止著將軍薩布蘇詳議具奏遣兵部筆帖式一人往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三十日

諭內閣

據戶部所察霸州等十州縣存貯米五萬

七千五百餘石穀八百石天津衛存貯米一萬石穀四萬四千一百餘石此米穀現在倉與否足以賑給與否若足用則以餘米平價糶與百姓可行與否山東漕糧截留數萬石平價糶賣則穀價不騰於民大有裨益今輓至何州縣平價以糶應截留

米若干萬石即遣戶部司官一員至巡撫郭世隆處令其逐一迅速詳議付彼齎奏

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直隸所屬被災之霸州永清等州縣其發粟賑濟及以倉米平價糶賣彼地小民得沾實惠與否可遣官察視之尒等與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

諭內閣

進士選取庶吉士教習讀書所以造育人材備他日之用司教習者理宜嚴加督課

使之勤勉嚮學此番考試庶吉士觀其所學甚劣較曩時庶吉士迥然不及此皆傅繼祖等教習怠弛不專心致志之所致也傳繼祖等下吏部嚴察具奏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諭戶部

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地方前因蝗旱災傷民生困苦已經蠲免額賦竝加賑濟而被荒失業之衆猶未盡覩幹寧其康熙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若仍令帶征刻期完納誠恐閭閻力絀益致艱難著將所逋欠錢糧五十八

萬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通行蠲豁用紓民力尒部行文該撫嚴飭該府州縣官悉心奉行務俾人霑實惠儻有已完在官捏稱民欠及已奉蠲免仍復重徵官吏作奸侵漁中飽一有發覺定以軍法從事遇赦不宥尒部卽遵諭

行特諭康熙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今值春暮草生之時噶爾丹與策旺阿拉布灘互相攻戰以至近吾邊境未可知也簡選西安滿洲兵一千五百人將軍博濟親帥之此勅書到時速往將軍孫思克處

預備若有邊警與孫思克商酌以行將軍郎談等所帥之兵仍駐寧夏孫思克等若有所征行待其傳檄卽時趨赴共相商酌以行康熙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內閣

朕處深宮之中日以閭閻生計爲念每巡

歷郊甸必循視農桑周諮耕耨田間事宜知之最悉誠能豫籌穡事廣備災祲庶幾大有裨益昨歲因雨水過溢卽慮入春微旱則蝗蟲遺種必致爲害隨命傳諭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地方官令曉示百姓卽將田畝亟行耕耨使覆土盡壓蝗種以除後患今時已入夏恐蝗有遺種在地日漸蕃生已播之穀難免損蝕或有草野愚民云蝗蟲不可傷害宜聽其自去者此等無知之言切宜禁絶捕蝗弭災全在人事應差戸部司官一員前往直隸山東巡撫令申飭各州縣官親履隴畝如某處有蝗卽率

小民設法耨土覆壓勿致成災其河南山西陝西等省亦行文該撫一體曉諭欽依尒等將此事交與戸部遵行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諭內閣

盛京輓運原有船百艘乃實有用之具也存留預備凡遇緩急爲益良多盛京工部無故奏而廢棄之今年從山東天津所運之米因乏轉運之船遂致遲悞盛京工部堂司官著該部嚴訊議罪具奏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三日

諭內閣

保護中河堤岸之子堤總河于成龍前奏稱最為緊要請急行修築今又奏言水勢盛長難以興工俟水涸之時始行修治朕思河務所係甚重必待水涸始修儻夏秋水澤泛漲保無有沖決隄岸之事乎可速勅于成龍再加詳悉酌定具奏康熙三十

三年閏五月初十日

諭内閣

問往湖灘河朔送船官員言今年黃河之水較每年甚大上流之地水勢既盛至江南地方則黃河隄岸可危皆未可知也遣員外郎綽奇靳治豫馳驛往于成龍處令年水勢何如有無沖決詳悉詢問還奏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索諾和

尚書班第奏稱和托郭特之根敦代青遣二十人往偵探噶爾丹信息行十日遇厄

魯特二人殺其一擒其一回詰根敦代青所五日而至根敦代青以所擒厄魯特之人皇上或有所詢問故奏聞遣來班第等遇之詢問具奏問所擒厄魯特色楞供云噶爾丹於去年春冬間二次遣人窺根敦代青所居處今年正月來於科革朔東杭

幾爾查克地方居住等語根敦代青聞噶爾丹移營近彼前進遂亦向內移營於土喇之西卜顏哈灘巴圖魯處觀噶爾丹之前進情形當是圖根敦代青而來不遇則隨其蹤跡而求之來至土喇一帶地方搶掠邊境之喀爾喀亦未可定今時會既佳

馬復肥壯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黑魯倫河於土喇等處往尋西卜顏哈灘巴圖魯探彼情形消息若果噶爾丹來近土喇擾害喀爾喀我軍有可乘之機將軍等相度而行儻我師未至之先彼已過而前進則從後襲之趙良棟諳習軍務郎談前往時可與之偕行令趙良棟率寧夏火器營兵二百人寧夏兵卽攜寧夏之米歸化城與右衛之兵卽攜湖灘河朔之米此時機會甚便斷不可失尒等與領侍衛大臣議政大臣會議奏聞擒來之厄魯特亦詳問之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

諭戶部

盛京等處去歲禾稼不登粒食艱窘聞今年收穫亦未豐稔米穀仍貴儻價值日漸翔涌則兵民生計恐致匱乏盛京等處地方關係緊要朕心時切軫念宜豫加籌畫作何恩給俾各資生著遣部院堂上官一

員前往自甲兵以及匠役當差人等有力不能餬口者將人戶數目察明造冊具奏尒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諭内閣

今歲雨水通州以南新築之堤完固無恙

惟東北舊堤沖決數處此皆有關於民田迅速堅固修築爲切要也侍郎常書向曾遣閲視今仍令常書往詳看奏聞侍衛亦令一二人偕往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諭戶部

朕惟黎元率育全恃農桑每遇歲時豐穰比屋皆能自贍儻一經旱潦粒食無資即有俯仰不給之虞非相時緩急而先事圖維則補助之恩難以徧沛頃巡歷邊外道經密雲等處地方見田畝歉收米穀價貴閭閻匱乏衣食不充目前既巳艱難來歲

何所倚賴宜豫爲籌畫用俾資生著遣部院堂上官二員會同直隸巡撫親詣年歲不登之各州縣詳察明白應作何區處賙濟確議具奏其八旗披甲當差及孤寡無依年老有疾中傷退閒人等有實係貧窶窘於謀生者著各該都統詳察姓名報部

應作何恩恤尓部議奏著即遵諭行特諭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學士温保戴通沈
圖宋柱陶岱侍郎席喇

朕觀四十九旗札克薩所設哨兵甚屬疎
虞頃者厄魯特來使數百人至而哨兵全

未知之是但有蒙古巡哨之名而無其實
矣斥堠所關至重今天下承平無事八旗
大臣無可勉効馳驅惟噶爾丹茍延旦夕
之命或各旗大臣或部院大臣酌量遣往
每旗派護軍十人人各給官馬二匹兩人
共給駱駝一隻由歸化城攜米偕四十九

旗設立哨兵大臣等來往巡察凡有動靜
可以速達無悮良有裨益且大臣等得以
諳悉邊塞情形不亦善乎此安設巡哨之
大臣及護軍以幾月一次更代尓等及八
旗都統副都統滿九卿官員會同議奏康
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諭内閣

朕聞奉旨遣往各省大臣官員沿途文官
朝服以迎之武官介冑以迎之此皆未當
於理應行禁止尓等與九卿會議具奏康
熙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諭内閣

天下武舉會試者或其人材可用騎射亦優而以不合式之故遺而不錄者有之朕意殊爲憫惜令兵部宣示有願効力與再試者具呈候該部請旨再行考試遴選隨火器營令其服習戎事於會試時照常考校既晰知其人亦便於拔取有超卓者即

與錄用如此則人材不致遺棄於考試良有裨益矣尔等會同九卿詳議奏聞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去歲發通州倉米每月以萬石平價糶賣大有濟於百姓今歲通州附近之地穀米稔收仍照去年每月以萬石令倉場侍郎親自閱視平價糶賣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密雲順義附近地方今年米穀未收出常平倉所貯米穀平價照常糶賣外朕所命

轉運積貯之米每月發千石平價糶之此事遣戶部賢能殷實司官各一員監視糶賣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諭內閣

去歲於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南諸省下詔捕蝗諸郡國盡皆捕滅蝗不爲災

農田大獲惟鳳陽一郡未能盡捕去歲雨水連緜今歲春時若或稍旱蝗所遺種至復發生遂成災沴以困吾民未可知也凡事必豫防而備之斯克有濟其下戶部速勅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江南諸巡撫準前制亟宜耕耨田畝令土壅蝗種毋致

成患若或田畝有不能盡耕者蝗始發生即力為撲滅毋使滋蔓為災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内閣

通州道路曾禁行車令於兩傍行今兩傍圯壞來往維艱可弛其禁令於道中行車又京師大街之中亦令車行毋禁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諭内閣

朕昨幸五龍亭因往視火延燒處守巡官員兵丁盡皆曠誤凡諸守視之地以有關繫始設官員兵丁若此怠忽將來流弊其

何底止可勅八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等此後各於本旗官員兵丁守視處身往不時巡察有曠誤者當叅奏則叅奏當笞責者則笞責之步軍統領等巡察該管官員步兵之便其馬兵守視處竝令巡察至於米倉所繫重要尤宜敬慎儻有疎

虞守視官員兵丁必戮無赦其下八旗都統副都統等遵行毋怠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學士溫保戴通沈圖宋柱李柟顧藻陸棻徐嘉炎

翰林官專委以文章之事撰擬文字外更無他務自是以後凡碑文祭文其撰擬之姓名併奉有俞允之旨及申飭之旨者皆書於冊三奉俞允之旨三奉申飭之旨者具以聞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三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四目錄

勅諭

諭戸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侍郎朱都納學士宋柱戸部郎中鄂奇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内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戴通勒德額赫里齊穡顧藻徐嘉炎陸棻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戴通勒德額赫里齊穡顧藻徐嘉炎陸棻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

學士戴通勒德額赫里齊穡顧藻徐嘉炎陸棻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士戴通阿爾稗顧藻徐嘉炎張榕端

諭内閣

諭吏兵二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戴
通宋柱陶岱齊穡博濟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
玉書學士戴通宋柱陶岱齊穡
博濟韓菼顧藻徐嘉炎張榕端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戴
通宋柱陶岱齊穡博濟

諭戶部

諭大學士阿蘭泰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
玉書學士戴通齊穡博濟傅繼
祖韓菼顧藻徐嘉炎張榕端

諭議政大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侍讀學
士伊道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庫

勒納佛倫薩穆哈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四

勅諭

諭戶部

頃緣山西巡撫噶爾圖同太原總兵周復興奏報平陽府地震房屋倒塌人民損傷隨經特遣司官星馳前往察勘情形比復傳問往來經過及本籍人員具述屋宇盡皆傾毀人口多被傷斃受災甚重朕心深切軫恤應作何恩䘏著速詳議具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尒等傳諭八旗滿洲蒙古都統官員子弟及諸有房舍者與家僕披甲者勿察若實無房舍之前鋒護軍披甲兵都統身自確察於此月初十日保奏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覽八旗都統所察無房舍者七千有餘人未為甚多京師内城之地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輒兼數十貧人之產是以地漸狹隘若復歛取房舍以給無者所謂剜肉補瘡其何益之有貧乏兵丁僦屋以居損所食錢糧以償房租度日必至艱難於城之外按各旗方位河濵城下每旗各造屋二千間以給無屋兵丁每名給以二間於生計良有所益屋之外築以周牆沿河之牆各留礟眼如此既可美觀且足永固此屋令毋得擅鬻兵丁亡退者則收之官大略計之約費三十餘萬金譬之國家建一

大宮室耳勑下欽天監相視汝等及八旗都統身往驗看城下宜建造之處奏聞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平陽府城垣樓堞衙署倉庫頃因地震悉皆傾圮異日所必修者今西安所貯銀兩

多可發二十萬兩速令修葺及時營造城堞既可即完災黎餬口亦資其益其下工部具議以聞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侍郎朱都納學士宋柱戶部郎中鄂奇

副都統齊蘭布等自盛京還奏言今歲盛京亢旱麥禾不成米價翔貴雖市有鬻粟而窮兵力不能糴遂致重困夫盛京者根本之地令朱都納宋柱鄂奇等馳驛迅往會同盛京將軍副都統諸臣詳察果窮乏者於去歲海運米二萬石中動支一萬石計會散給令可食至秋成此一萬石散給而有餘者平價糶之若此則兵民均有利益又諸地有告糧乏者遣城守尉部員之賢能者併散給以賑之如一萬石不足散給發糶速具聞請旨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城垣之下而外各旗空隙之地有可營建房屋者察看奏聞八旗都統可速看本旗之地再會同驗看其令工部遍傳八旗悉此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右衛將軍職任最為緊要須慎簡其人可
蹔命歸化城將軍費揚古兼攝之待右衛
將軍既得其人則可勿攝其下兵部速行
之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諭內閣

時值久雨連緜乍止復雨將不利於田稼
朕甚憫焉亟宜祈晴其傳諭禮部速議以
聞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
士戴通勒德額赫里齊稽顧藻徐
嘉炎陸棻

江北糧艘狹小而所載糧數與他處之船

相同船之所載既重不惟不能載貨而儻
有令兼載他物其重困矣增置一二船可
不勞而致也與永朝所條上十事亦曾言
及於此爾等議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六月
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
士戴通勒德額赫里齊稽顧藻徐
嘉炎陸棻

近要兒渡決口及天津以南此二處其相
視河之故道可開河或達之海或達之大
河者其識之於十月間奏聞當遣人往視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十五白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
士戴通勒德額赫里齊穡顧藻徐
嘉炎陸棻
沙河鞏化城盧溝橋拱極城灞上諸地馬
坊城垣勅工部察看於某地有可營建兵
房若干間者同前造房事併議以聞康熙

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學
士戴通阿爾稗顧藻徐嘉炎張榕
端
茲後世職若以罪革斥其子勿准承襲令
同父昆弟襲之無同父昆弟者則宜削其
職其下吏部定例具聞康熙三十四年六
月三十日
諭內閣
由天津再運米於盛京皆迅速而達大克
濟夫厥事在事官員人等悉議敘具奏來
歲亦宜運米併議以聞康熙三十四年七

月十七日
諭吏兵二部
各省督撫提鎮官員間令來京陛見原欲
以地方情形及兵民生計面加諮詢具有
深意近見來京各官輒以進川馬等物爲
辭多所置辦雖經却還但恐其在任購買

致貽地方官員兵民之累朕本欲詢兵民生計名令前來若反致累兵民殊失朕之初意且川馬如果需用朕自頒特旨令出產地方辦解何須進獻著通行嚴飭嗣後一切禁止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馬之所係甚重宜於四十九旗諸地購買歸化城可千匹俄爾多斯可二千匹科爾沁可二千匹其餘諸旗定額購買爾等議以聞此買馬事遣部院中曾出差有生計者副以八旗蒙古護軍參領及參領侍衛各一人會同該王台吉等使傳諭朕旨購買之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戴通宋柱陶岱齊穡博濟

領侍衛內大臣皆令與會議都統席特庫杜斯喀爾阿什坦胡巴齊什噶爾馬蘇弩

亦令與會議侍郎舊不與可已之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學士戴通宋柱陶岱齊穡博濟韓菼顧藻徐嘉炎張榕端

于成龍向以每事好勝倡議捐納革職今

在河工殫極勤勞居官素優總督原銜其復還之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戴通宋柱陶岱齊穡博濟

陝西永固城副將員缺令提督孫思克李林隆選擇奏聞其選擇之員向經引見者則弗令其陛見若未經引見者併人員咨送令其陛見如無可選擇者速牒該部以應授之人奏聞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諭戸部

盛京地方比歲荒歉粒食艱難朕心深切軫念原欲躬親巡省詢問疾苦情形徧數恩澤今雖停止東行而所在貧窶兵丁尚冀朕之臨幸是宜仍加賑卹用俾資生應作何加恩爾部議奏又盛京兵丁錢糧兩季支領兵丁於未支領之際每致有稱貸逋負嗣後著按月支給至今歲秋禾聞亦不甚豐茂恐生計漸艱困乏滋甚自今冬以至來秋應作何賑給不致失所共計需糧若干著盛京將軍副都統會同盛京戸部侍郎查明詳加籌畫具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

朕巡幸後蒙古事情尒須看過馳奏事皆共知之始克有濟雖諸奏章亦必開看然後奏聞其當聞於皇太子者尒即啓知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諭戶部

直隸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四府所屬地方今歲水潦傷稼三農歉收朕巡幸所至徧加諮訪聞高阜之產尚有秋成而卑下之田被潦者多計所收穫不能相敵雖經勘災須賑不致仳離失所而須辦錢糧若仍行徵取則民力匱乏難以輸將朕心深切不忍著將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銀米

全與蠲免用示寬恤其霸州雄縣香河寶坻四處皆有水道可以轉輸每處著發米一萬石各差司官一員齎往照彼地時價減值發糶以資民食著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均霑實惠副朕軫念災黎至意尒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學士戴通齊穡博濟傅繼祖韓菼顧藻徐嘉炎張榕端

各省操守清廉愛養百姓練達吏事之官不可謂無其人其勅各省督撫以守廉愛

民有幹濟之官自知縣以上擇其可者各以一二人咨送到日奏聞引見康熙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諭議政大臣

伊拉固克三之徒衆有名目者諭令來京行後其屬役及牲騎令兵丁陸續押赴徙

於盛京令得飼養牲畜從容以行其有流移者勿徙其家私付之該管札薩克喇嘛又傳諭善木巴王墨爾根濟農王値雨雪時噶爾丹侵掠其疆界亦未可定宜簡發其兵併附近喀爾喀諸台吉之兵於諸處防守遠置塘哨偵探消息儻有噶爾丹之儆來侵者敵勢寡弱量力可擊則以其兵擊之若敵勢衆多則設殿後之兵向歸化城內地移營雖退入內地亦不譴責也凡有動靜一面速報歸化城將軍一面奏聞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八旗兵丁外大臣庶官及俊秀閑散人等現在京飼養之馬若干肥健者若干羸瘦者若干令各旗都統於各佐領內府佐領悉爲察驗奏聞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各省向者欺隱之地畝曾限三年清出今
限已將滿可再展限二年令其一一清出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朕見各部院官冗事少其筆帖式有應裁
者尔等會同各部院堂官稱事備員酌議

裁減奏聞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八旗兵士以從軍被創而致殘疾者有能
書寫及年力尚壯堪以筆帖式用者察奏
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侍讀學士

伊道
車陳汗納木渣爾王等以兵追逐罕兜公
此舉殊可嘉茲後遇事須殫力展効朕自
厚與矜恤其傳諭朕意車陳汗等勿以厄
魯特爲懼京師大兵及各路兵馬整備已
就若噶爾丹今冬蠢動定當咸劉無遺若

噶爾丹過此冬月苟延至於來春其殄滅
可引領而待也可宣諭使悉知之又喀爾
喀巴爾瑚數百爲羣肆行刦掠伊道至日
其以此信移檄科爾沁圖謝圖王達爾哈
王等善爲防備車陳汗納木渣爾王車布
登貝勒阿南達濟濃此四旗之兵已經追

遂罕兜公内大臣明珠等有用兵之處此四旗其免調發又明珠等所往之地與尒等所往之地相去非遥可互爲通信其巴林之郡木達克王台吉阿拉布潭吴爾衮額駙等今在烏朱木親之地諭令毋擅移居再探都統杜思哈爾及滿洲前鋒兵信

息馳報伊道此行宜善自防護惟以偵探信息奏聞爲要若遣多人往探徒爾勞疲人馬聞雪甚大雪所届遠近及某地可行某地不可行蒙古必知可問之蒙古遣人往至哨瞭之所探取信息又尒於途次儻别得信亦即報聞又喇席行止之地亦當互以音息相通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張家口沿途驛遞俱已疲敝其遣兵部賢能司官前往經理竝察其廢壞之由奏聞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庫勒納佛倫薩穆哈

軍行以馬爲重今諸佐領所養官馬既皆給以錢糧飼牧該管人員當不時嚴督務令肥澤若馬羸瘦無濟軍需佐領驍騎校護軍校撥什庫及養馬人員一併以軍法

從事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
諭内閣
各部院滿漢大臣庶官以下筆帖式以上
所養馬匹皆務肥澤儻令助馬以濟軍需
則各以所助數目雖筆帖式亦身自上奏
蓋爲國家公事助以已馬即與其身赴行

間効力者無異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十
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朕見官兵戰箭皆以舊式製造短而且重
皆與其所執之弓不稱弓之勁軟各異引
弓之深淺不同科此後箭之長短重輕皆
令度其弓力務製造合宜康熙三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
諭内閣
南路捕盜同知趙弘燮居官旣優其父趙
良棟向在行間著有勞勣趙弘燮其超擢
爲天津道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四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集282-192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五目錄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奇侍郎思格則阿爾稗學士宋
柱齊穡傳繼祖綬色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奇傳臘塔索諾和圖納侍郎朱
都納馬爾漢學士宋柱齊穡傳
繼祖綬色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宋
柱陶岱齊穡綬色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兵部尚
書索諾和侍郎朱都納馬爾漢
諭大學士王熙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
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奇佛倫索諾和侍郎安布祿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奇佛倫索諾和侍郎安布祿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奇佛倫索諾和侍郎安布祿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
奇索諾和侍郎安布祿學士綏
色等
諭大學士阿蘭泰王熙張玉書李
天馥學士三寶楊舒朱都納哈

山韓菼徐嘉炎張榕端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三
寶楊舒朱都納哈山哈雅爾圖
倭倫
諭內閣
諭內閣

諭戶部
諭戶部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明珠大
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戶部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三
寶羅察席爾登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
侍郎思格則阿爾稗學士宋柱齊
稽傅繼祖綏色

前遣喇西察巴林翁牛特克什克屯阿魯科爾沁六旗貧乏者賑給米糧喇西未曾遍察近聞巴林等六旗貧乏者不能聊生可速勅喇西令率司官筆帖式察明六旗貧乏口數報之內大臣明珠明珠今事畢將返矣可令以文書迎之於途明珠可留坡賴村監視散給汝等同戶部理藩院會

議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
傅臘塔索諾和圖納侍郎朱都納
馬爾漢學士宋柱齊稽傅繼祖綏
色

革職及候缺官又進士舉人秀才監生俊秀無品級筆帖式筦庫之士有願自備馬匹牲口往軍前効力者凱旋之日革職者以原職用候缺官及進士諸色人以應陞之職先用若或被傷及陣亡者革職者以原品恩䘏議敘進士以下亦照職官一體恩䘏議敘廢官中或年老有疾不能身赴

願以子弟代者亦照身赴例視其原官給賞議敘復其原官勅兵部傳諭八旗及內府佐領察前往効力人數具聞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西路師行後預備出征之王貝勒貝子公

等酌量發往歸化城屯守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宋柱

陶岱齊穡綏色

雅克薩諸地夙產佳貂比年羅捕殆已至稀乏若以貂不及格之故遂復治罪則官員徒爾受過佳貂實無可得自茲以往額數既足以不及格之故免其處分其令戶部理藩院內務府會同移文黑龍江將軍薩布蘇仍令其定議具奏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兵部尚書

索諾和侍郎朱都納馬爾漢

古北口總兵官李世達奏言身病不能前來今當軍興之際可陞石峽副將馬進良為古北口總兵官石峽副將以劉虎為之索額圖曾奏總兵官許盛年老有疾其令解任此鈌陞通州副將白斌皆令於年內

速赴新任白斌既到任可選其標下兵卒前赴軍中總兵官李世達令養病來京病痊起用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王熙等

朕自臨御以來日以愛養兵民為念未嘗輕於用兵遠事征討方今宇内固已無事

惟厄魯特噶爾丹違背約誓恣行狂逞侵略我歸服之喀爾喀恐漸致邊民不得休息故特遣發各路大兵分道並進務期剿蕩以為塞外民生除患向年烏瀾布通之役朕以策誘噶爾丹入距京師僅七百里許大兵已經擊敗乃竟中賊計致噶爾丹遁走彼時朕躬偶爾違和未得親至其地失此機會至今猶憾噶爾丹竄伏巴顏烏喇地方相距未甚遼遠以是不憚勤勞親涖邊外相機行事此賊既滅則中外寧謐可無他虞假使及今不除日後設防兵民益多擾累所奏已知之康熙三十五年正

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江南浙江山東江西四省所製緜甲一有造竣者即接續解京此額數之外再支正帑量其工力竭蹷製造於三月初旬内可速送至特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

日

諭內閣

通州至大通橋向無民船往來其有禁例乎今若令小舟汎載似於民生殊有利濟可令戶工二部會同倉塲侍郎具議以聞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初四日

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

喀爾喀王善木巴曾奏噶爾丹不可使久據克魯倫地方應速征剿而此次用師渠盡所有馬匹供我軍騎乘甚著勞績殊可嘉獎貝子盆蘇克聞韓都逃遁即遣人追捕此次用兵凡擒活口偵賊信亦懋著勤勞應將伊等敘功以示激勸議政諸臣會議具奏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諭內大臣國舅佟國維等

朕沿途觀閱邊內禾苗至佳邊外田莊聞五月內經霜乃是重加播植者于成龍所運之糧供給兩路大兵餘者甚多曾諭于

成龍云察罕腦兒等處前經種地造倉以貯米穀可即現有之倉運入收貯今應將此糧儲詳議其預籌之可令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

佛倫索諾和侍郎安布祿

朕茲出師見察哈爾之軍人皆壯健効力爲最其護軍每月應加餉銀一兩至四十九旗士卒連年出征巡哨往返勞苦每兵一名歲以六兩爲率給與三年其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

佛倫索諾和侍郎安布祿

將軍費揚古等疏稱右衛寧夏之兵皆自納喇忒地方遣回矣朕思西路之糧不知運至何處軍士或致乏食未可料也今選擇賢能司官二員如鍾神保者前往歸化城令喇嘛及官員富戶等量出駱駝車輛運湖灘河朔之米往迎而接濟之其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

佛倫索諾和侍郎安布祿

軍士所乘出征馬匹到時監收仍給錢糧照常飼養缺者毋令接補每佐領駱駝二

隻馬或二十匹或三十匹定數飼養凡有軍事可供需用爲益良多至内廄發與騎乘之馬到時亦俱交送内廄隱匿不交者亦或有之著各都統嚴察令其盡數送入其會議以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

索諾和侍郎安布祿學士綏色等聞西路之西安兵綠旗兵蒙古兵已遣回交與副都統席爾哈達留住翁金地方今此兵曽否回汛及米糧曽否接濟竝無奏報可令兵部理藩院選司官一員遣其迅往寧夏歸化城確探兵至何地軍食接濟與否速行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王熙張玉書李天馥學士三寶楊舒朱都納哈山韓菼徐嘉炎張榕端

此次軍興宣化府大同府飼馬修路百姓勞苦至矣尔等識之俟十月間啓奏以蠲來歲田租康熙三十五年七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三寶楊舒朱都納哈山哈雅爾圖倭倫

此次尾隨大兵所設驛站人員供應軍務竝無貽誤今天氣漸寒而事已畢皆令撤回其中驛馬未經倒斃而全存者及有倒斃而賠補者皆議敘具奏倒斃而未補者幷所斃馬數詳察奏聞其傳示兵部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諭内閣

令應移文諭知將軍薩布蘇伊軍士之糧

已給至十月初止若軍士率赴京師將馬匹飼養後遣則往返紆遠將軍薩布蘇所統軍士可委賢能之人自塞外遣還薩布蘇減省騎從親自來京若馬匹疲瘦軍士回汛維艱薩布蘇可併率至京飼養然後遣往薩布蘇不必再為請旨一面啓行一

面奏聞可也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諭內閣

大將軍伯費揚古既駐師喀倫則安郡王可率軍士從容牧馬而還員外郎色楞留於安郡王屯駐之地偵探邊警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諭戶部

宣化府錢糧前已屢經蠲免但比年以來所屬各州縣牧養軍前需用馬匹又大兵絡繹往來各有支給經費而供億甚繁殊勞民力朕巡幸經臨深切軫念著將康熙

三十六年宣化府屬地丁銀米全與蠲豁仍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民間均霑實惠以副朕寬恤黎元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戶部

朕惟治天下之要惟以乂安民生為急顧

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師旅
方今寰宇承平人咸樂業獨厄魯特噶爾
丹狂逆邊塞荼毒生靈朕思為邊境人民
永絕後患故特遣發貔貅分道進勦朕躬
不憚勤勞以今歲春月親統中路大兵深
入無水草之地直抵拖諾比噶爾丹聞朕

親臨盡棄輜重倉皇宵遁適與西路大兵
相遇大敗潰散俘獲其人口其寨桑等來
歸甚衆而噶爾丹收殘賊千餘人仍竄伏
於枯倫百爾齊爾等處地方朕因於冬月
復統軍出邊相機勦撫行抵鄂爾多斯於
是厄魯特人民來歸者絡繹相屬噶爾丹

力窮勢蹙亦遣格壘沽英具奏乞降隨經
頒示勅諭許其歸順惟是噶爾丹乃狡詐
叵測之人其果否來降未可深信應仍厲
兵秣馬待來歲出師撲勦務絕根株比年
以來軍前需用馬匹在大同府屬牧養者
甚多措辦草料等項雖俱支用正項錢糧

而供應浩繁殊勞民力但必此賊盡滅然
後邊外蒙古賴以輯寧而在內生民亦獲
休息師旅之興大非得已該郡官民尚各
勉力急公勿以煩苦為慮朕茲從邊外返
蹕雲中深軫民力之艱用沛特恩以示寬
恤康熙三十六年大同府屬州縣衛所應

徵地丁銀米著全與蠲免俟噶爾丹殄滅之後朕自誕布德音渙敷休澤爾部即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咸悉朕惠愛黎元至意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朕此次出師察獲回子汗阿卜都里徐特之子孫及阿爾虎林白克等之妻子令即速遣還之可馳諭川陝總督令回子汗阿卜都里徐特暫止還國俟此所獲伊等眷屬到時令其完聚偕往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諭戶部

朕惟治安天下惟期民生得所而欲民生得所必以敷恩寬賦為要朕於一切事務少有動用民力之處即廑懷殷切刻不能忘比年以來因厄魯特噶爾丹狂逞逆命遣發大兵分道進勦軍興供億不得已而

煩民力甘肅所屬各州縣衛所及榆林等處沿邊各州縣衛所適當師行要道其餵養軍前需用馬匹至大兵往來經過各項措辦雖俱支給正項錢糧而供應繁多閭閻勞苦朕心深用軫念著將康熙三十六年甘肅巡撫所屬州縣衛所陝西巡撫所

屬榆林等沿邊州縣衛所地丁銀米盡行蠲免行文各該撫徧加曉諭務俾小民均霑實惠稱朕體恤黎元至意甘肅所屬銀米既經全免需用錢糧著於鄰近省分作速撥給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諭內閣

黑龍江幾林烏喇地方頻歲不登可移文盛京將軍令整繕船隻依前噶爾圖所運之例將盛京倉儲米穀以彼地人力運五千石至莫爾渾伊屯之地積貯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諭內閣

今年自天津海運至盛京之米已給散科爾沁貧乏之衆來歲仍當自天津運米至盛京其轉運船隻不必用福建浙江二省者止用天津船隻輓輸一次足矣可諭侍郎陶岱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三寶羅察席爾登

去歲霸州等處州縣曾運通州之米與被災百姓減價平糶閭閻甚為得濟今年水災更甚應如去歲運米於各州縣平糶可勅直隸巡撫沈朝聘何州何縣當運米若

干與民懋遷之其作速詳察卽繕滿字摺
子具奏毋緩俟開印時也康熙三十五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五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六目錄

勅諭

諭勇略將軍趙良棟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吏部都察院
諭吏部等衙門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三
寶楊舒羅察席爾登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提督江南學政學士張榕端提
督浙江學政侍講張希良
諭明史館監修大學士伊桑阿張

玉書李天馥吏部尚書熊賜履
總裁戶部尚書陳廷敬禮部尚
書張英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
諭內閣
諭宗人府禮部
諭兵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戶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方略館總裁大學士伊桑阿阿
蘭泰王熙張玉書李天馥吏部

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張英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六

勅諭

諭勇略將軍趙良棟

頃尚書馬齊自寧夏回奏卿臥病不能動履用是深軫朕懷念卿師旅舊勞諳悉邊務耆年里居正可時與諮訪乃抱痾日久

頤養爲要特賜以人參鹿尾馳示存問尚其善加調攝俾夙疾頓痊副朕眷注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揚州淮安徐州等處被災錢糧該總督巡撫奏請蠲免疏至即與全蠲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諭吏部都察院

國家設立都御史及科道官員以建白爲專責所以達下情而袪壅蔽職任至重使言官果能奉法秉公實心盡職則閭閻疾苦咸得上聞官吏貪邪皆可釐剔故廣開

言路爲圖治第一要務近時言官條奏參劾章疏寥寥雖間有入告而深切時政從實直奏者甚少此豈委任言路之初指乎自今以後凡事關國計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確見即應指陳其所言可行與否裁酌自在朝廷雖言有不當言官亦不坐罪

自皇子諸王及內外大臣官員有所爲貪虐不法竝交相比附傾軋黨援理應糾舉之事務必大破情面據實指叅勿得畏怯責要瞻狥容隱卽朕躬有失亦宜進言朕決不加責其有懷挾偏私借端傾陷者朕因言察情隱微自能洞悉凡屬言官尙各

精白乃心力矢忠讜以無負朕殷切責望至意爾部院卽傳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

諭吏部等衙門

朕頃以狡寇噶爾丹未滅調度軍務親蒞塞外因念民依巡歷邊境所至咨訪目擊山西陝西緣邊一路地皆砂磧難事耕耘人多穴處類鮮恒業其土壤磽瘠固已生計維艱而地方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吏不能子愛小民更恣横索遂使閭井日漸虛耗比年用兵以來一應軍需芻糗俱動支正項錢糧儲偫供應從不取辦閭

閻乃各府州縣官員借端私徵重收火耗督撫布政使等官又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汙禁革加派反多瞻狥曲庇又或督撫庸懦懈弛因而筆帖式及衙門人役無所忌憚擅作奸弊以致民生滋蹙朕心深切軫惻今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乂

地方拊循百姓爲急務山陝兩省關係緊要應作何撫恤休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三寶楊舒羅察席爾登

爾等可傳諭兵部選擇少壯而善馳騁者或司官或筆帖式一員馳驛速往山西巡撫倭倫處問伊招撫之事已經若何并沿途田禾及天時雨水協和與否詳閱以還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爾等傳諭工部或司官或筆帖式選善馳騁者一員馳驛前往閱視黃河今年水勢若何河上工程若何興工者何處明白閱視并諮詢河道總督而歸歸時沿途田禾及雨水情形悉閱看以聞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諭提督江南學政學士張榕端提督浙江學政侍講張希良

自古帝王治天下率以興賢育才爲首務稽察前制各省學政皆用詞臣董率之任至重也近來士習未變文事未彰良由督學各官不能仰體朕意兹特命爾前往江

南浙江等處提督各府州縣學政尒尚端
軌儀崇經術勤勸課嚴坊刻振維新之典
革積衰之獘毋炫華而遺實毋避怨以市
恩俾士有眞材國收實用南士人文所萃
尤宜加意作新多方鼓舞以稱朝廷培植
人材至意所屬司道府州縣及提調等官

凡關係學政者聽尒據實考核及禮部題
准申飭事宜俱當著實舉行向有傳諭嚴
禁考試情獘尒當恪奉遵依至於本處督
撫各有攸司不得互相干預如遇公事交
接暨文移往來俱照平行其布按都三司
接見禮儀往來文書有干係學政者俱照
巡撫衙門例行尒受兹委任務嚴絕情面
一秉虛公振拔孤寒澄汰汙賤教士有程
取文有法俾士風丕變時惟尒功如或蹈
常襲故違命曠職亦惟尒罰尒其愼之故
勅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諭明史館監修大學士伊桑阿張玉

書李天馥吏部尚書熊賜履總裁
戸部尚書陳廷敬禮部尚書張英
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

朕惟百禩之成模備於載籍而前代之信
史定於興朝故事具存允關鉅典粤若有
明受曆二百七十餘年其間創守之規盛

衰之勢人物之臧否制度之損益與夫天官地輿兵刑食貨諸大政莫不散在簡冊歷歷可稽顧歲月寖久聞見異辭附會既多錯迕益甚使非折衷至當何以垂示來茲朕萬幾餘暇於有明實錄諸書屢屢披覽當洪永開國之際創業垂統綱舉目張

立政建官法良意美傳諸累葉雖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又十六朝之內宮禁毖嚴而女主不聞預政乾綱獨御而權奸不敢上侵統論一代規模漢迄唐宋皆不及也惟是晚近諸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不能接對羣臣巡省風俗以致民隱壅於上聞軍務日益弛廢迨末季朋黨滋繁一時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國是淆亂盜賊恣猖役重賦煩邊腹交困而明祚馴至衰危矣直道在人公論難泯史書至重傳信為宜朕數名儒臣面加訓諭自開局纂修以來歲久未

告竣事欲期速蕆宜專責成茲特命爾為監修總裁官爾其董率分纂諸臣旁採舊聞時勤討論事當核實議必持平毋膠己見而意涉偏私毋狃積習而語鄰矯激務使褒貶適中是非有準綱立而條不紊言簡而事不遺用成一代信史以副朕委任

至意尔其勉之欽哉康熙三十六年八月
十四日

諭内閣

陜西山西兩省文官缺出可令吏部奏聞
朕親選賢能者調補之康熙三十六年九
月二十日

諭宗人府禮部

國家樂育人材振興文教將使海内英儁
之士莫不蒸蒸蔚起矧宗室子弟繫託天
潢豈無卓越之姿足稱令器允宜甄陶奬
勵俾克有成考諸前史以公族應制舉入
仕者代不乏人今屬籍所載日益繁衍除
已授爵秩人員外閒散子姓素無職業誠
恐進取之途未闢嚮學之意漸隳嗣後八
旗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奮志科目應
令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編號取中如此
則賦質穎異者咸服習於詩書而學業成
就者不阻抑於仕進凡屬宗支人人得以

自効而於朕興賢睦族之至意亦用是以
允愜焉爾等衙門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
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諭兵部

軍政大典五年一舉所以黜陟將弁砥礪
官方使賢者知勸而不肖者知儆關係甚

重每見督撫提鎮不能實心奉行輒向所屬需索部費恣意誅求因而將弁以下節次朘削重爲兵害至於所舉所劾或瞻徇情面或曲庇私交扣尅額餉虛冒兵糧濫受餽遺虐取規利眞正貪酷及衰懦闒冗不能騎射之員不行糾劾止將微員細事草率塞責以致貪酷庸劣之輩無所戒懲而守法奉公宣勞盡職者遏抑不彰無所激勸殊負朝廷旌別淑慝之至意爾部可即通行各省督撫提鎮這次舉行軍政務矢公愼力破積弊俾舉一人衆皆以爲賢劾一人衆皆以爲不肖庶激揚咸當而國家允收得人之效儻因循陋習不加悛改後有發覺定將上官一併從重治罪特諭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去歲中路大兵遣車克楚祁薩穆往探噶爾丹營盤伊等身抵其地偵視而歸因此曾將車克楚祁薩穆俱授拖沙喇哈番之職與伊等同去之蒙古亦俱授以官職矣但彼時未曾示諭該部今勅兵部議之幷令移會吏部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諭内閣

下河地方久罹水患朕心時切軫念前命

挑濬白駒岡門等口原欲使水盡通流田皆涸出今見興化泰州等州縣積水尚多田仍淹没民生甚屬苦累著行文總漕總河親往會勘將下河積水何故壅塞不能迅流應作何盡令歸海涸出民田之處一一詳閱議奏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諭戸部

比年出師討寇總爲中外生民永圖休息故不憚軍興征繕之煩遠歷邊塞其一切飛芻輓粟皆動支正供額賦不使累及閭閻獨是大兵牧養馬匹及三次師行出入皆經山西地方緣邊各州縣衛所固屬勉力急公其餘諸郡雖非師旅所經亦有協辦轉輸行賫居送之事又該省歲屢不登穀價翔貴民間生計甚屬艱難朕乘輿頻臨目所親覩軫念殷切未嘗一日釋懷昨歲曾有諭旨俟噶爾丹殄滅之後誕布德音渙敷麻澤今寇氛盡滌邊境輯寧是宜

格外加恩用綏黎庶康熙三十七年山西通省地丁銀米著一槩蠲免尔部移文該撫令遍飭所屬實心奉行家喻戸曉務俾深山窮谷均霑朝廷德惠儻或借端征派澤不下究事覺定行從重治罪尔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右衛屯駐禁軍原因噶爾丹之事預爲之備也今噶爾丹之事已畢此兵仍令全駐則供給芻秣轉運維艱可留滿洲驍騎一千其蒙古分編佐領駐防之兵全行留駐此外護軍及驍騎火器營兵俱應調回四

十九旗之貧乏蒙古有令沿邊居住者俱察出遣至右衛歸隸蒙古佐領下作爲甲士此駐防禁軍應卽撤回抑候時氣和暖後撤爾等與議政大臣會議以聞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諭方略館總裁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李天馥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尚書張英

朕惟自古帝王御宇欲億兆永底於時雍必遐荒無間於聲教故攘外乃以安內盪寇斯可寧人理則相因事非得已我國家肇造區夏混一車書功業懋昭聲靈遐暢

朕纘承丕基孜孜圖治惟期海宇嚮化使世登熙皥時慶諴和乃厄魯特噶爾丹者恃其險遠輒肆跳梁籍喀爾喀搆怨爲名擾我邊陲侵我內地屢經懲創而頑黠不悛疊布恩施而負固自若朕思邊徼一日弗寧則民生一日不靖與其每歲遠防曷

若一勞永逸爰親總六師三臨絕塞踰越
險阻衝冒炎寒深入不毛之域直窮大漠
之鄉仰賴
天
地
祖宗之靈

社稷之福克殄巨憝掃清蟻聚寰海自此
昇平人民得以休息是用益切勵精勤求
化理而諸臣咸謂進剿機宜悉出朕躬指
授一時稟命密議罕傳諸路行師勞心最
久若非宣付史館無以垂信將來再四懇
陳免從所請於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二十
二日開局纂修特命卿為總裁官卿其督
率在館諸臣次第詮訂資衆手之編摩蕆
三征之令典豈曰鋪揚簡冊用張撻伐之
威庶幾昭示來茲不忘艱難之自卿其勉
之欽哉故諭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六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七目錄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席爾達侍郎馬爾漢覺羅三寶學士羅察布泰噶禮辛保温達
諭建威將軍宗室費揚古
諭清修禪師多綱喇嘛丹巴格隆
諭內閣

諭內閣
諭灌頂普慧弘善大國師扎薩克達喇嘛默爾根綽爾濟
諭內閣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馥吳琠學士布泰噶禮辛保温達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予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馥吳琠學士布泰噶禮辛保温達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予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
天馥吳琠學士布泰噶禮溫達
錢齊保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
予
諭內閣
諭內閣

諭內閣
諭戶部
諭吏戶兵工四部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七

勅諭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厄魯特親王扎實巴圖爾等遣還時此處給與馬駝遣司官送往總督吳赫速赴寧夏量撥馬駝俟伊等至寧夏時即應付而

遣之其自京師乘往寧夏之馬駝交與送往之官於草生時在察罕拖海地方牧養數日從塞外遊牧而來若草未生則暫於彼處飼之俟草生加意牧養帶回特諭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諭內閣

運往朝鮮國米石勅侍郎陶岱共運致三萬石以一萬石賞賚朝鮮國以二萬石平糶特諭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内閣

遣戶部曾經保舉司官二員於被水災沿河之保定霸州固安文安大城永清開州

新安等州縣截留山東河南漕糧每處運致一萬石以備積貯米價騰貴時平值糶賣勅戶部速議具奏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諭内閣

霸州新安等處此數年來水發時渾河之水與保定府南之河水常有泛漲旗下及民人莊田皆被淹沒詳詢其故蓋因保定府南之河水與渾河之水匯流於一處勢不能容以致汎濫此二河道著左都御史于成龍往保定府南河著原任總督王新命往作何修治令其水自分流詳看繪圖

議奏今值農事方興不可用百姓之力遣旗下丁壯備器械給以銀米令其修築伊等往時部院衙門司官筆帖式酌量奏請帶往於十日之内即令啓行康熙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席爾

達侍郎馬爾漢覺羅三寶學士羅
察布泰噶禮辛保温達
今承平無事八旗佐領所飼馬匹每佐領或留六騎或留七騎其餘以四月發往牧地於九月初旬仍復來京每歲如此則錢糧既可節省而羸馬亦得以蘇息矣其更

代牧視每旗副都統一員叅領二員量領官員兵丁於水草佳處遊牧尓大學士等會同戸兵二部議奏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諭建威將軍宗室費揚古

北邊地方甚屬緊要茲命尓管領滿洲蒙古漢軍官兵駐劄右衛兼管歸化城地方尓須甄別將領賢否申明紀律操練士卒整飭器械一應錢糧草料等項會同巡撫及該道商確支給尤須加意嚴飭官兵不許倚勢横行强奪市物操練新設蒙古兵丁使遵法紀不許將打草放馬爲名侵擾民田務俾兵民和輯不得苦累地方歸化

城乃邊外各部落扎薩克總要之地見在雖有土墨忒兩旗官員兵丁但隊伍紀律素不嚴整今又增蒙古兵甚多尓總率兩旗都統副都統不時訓練革除積獘勸課耕種廣儲糧糗如遇内外邊境有賊寇消

息卽與副都統並歸化城都統副都統等計議一面奏聞一面率領官兵奮勇勦除毋致滋蔓其有需用綠旗官兵之處大同宣府綠旗官兵聽爾酌量調遣凡勅中開載未盡事宜俱與副都統歸化城都統副都統等同心計議相機施行勿致失悞不

得執拗虛憍有妨事務凡錢穀詞訟民間一應事情俱屬地方官管理不得干預爾受茲重任須殫竭忠悃宣布德威弭盜安民方稱委任如或貪黷乖張縱兵擾民貽悞重地責有所歸爾其愼之故諭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諭清修禪師都綱喇嘛丹巴格隆

朕惟佛氏之教以空寂為宗以慈悲為用上翊皇度下濟民生其徒有能闡揚其教者朝廷必嘉與之爾丹巴格隆夙承梵教恪守清規領衆虔修以祝麻祉深可嘉尚茲授爾為清修禪師仍提督喇嘛僧衆朝

夕讚宣菩薩頂眞容院乃五臺山名勝之地清淨之所凡一應軍民人等毋令騷擾爾尚益勉進修用弘慈化丕振宗風以副朕褒獎之意欽哉故諭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諭内閣

覽科道衙門月終註銷案件但奏稱無違限之事而事務若干件於幾日完結竝未開載此後應將事件數目竝完結日期於疏內詳列具奏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諭內閣

烏喇寧古塔幾林烏喇黑龍江等處新滿洲內曾授官職以老病解任者照其原官品級給俸祿以養贍之矣此等解任之官令其子弟承替則供職得人而俸祿亦不致虛糜其勅兵部逐一詳察具奏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諭灌頂普慧弘善大國師扎薩克達喇嘛默爾根綽爾濟

朕惟佛氏之道清淨慈悲西土之人崇信已久其徒有能敷揚遺教者國家亦因而嘉與之尒默爾根綽爾濟始居邊刹來住都城精持戒律爲國祝釐歷有年所玆授

尒爲灌頂普慧弘善大國師尒尚率在京弘仁寺比丘虔修淨業仍攝西寧弘善寺徒衆恪稟清規庶無負朕褒奬之意欽哉故諭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初四日

諭內閣

朕巡省盛京車駕旣發之後副都統吴達

禪到日令其馳赴行在已有諭旨矣其餘
大臣庶官奉差回時不必前來又各處赴
京陛見臣工如有應俟啓奏之事令其暫
候如無事待奏其各回本任康熙三十七
年七月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令叛逆噶爾丹骸骨已經搜獲不日解至
而遺孽就俘亦拘繫在此應如何處置爾
等會同議政大臣滿漢九卿詰朝集議以
聞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
馥吳琠學士布泰噶禮辛保溫達
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予
尒等移文奉差茶馬官所易之馬豫備三
千匹可遣理藩院戶兵二部賢能司官各
一員前往於來年四月間青草甫長之時
取道塞外解送京師康熙三十七年十一
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

馥吳琠學士布泰噶禮辛保溫達
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予

開濬下河民生攸繫朕爲閭閻疾苦深切
軫念曾命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
等專司開濬伊等俱奏工程告竣民生大

家利益載在冊籍存部可考人亦具在可以質詢也由今觀之止是虛糜國帑水勢竝未消減田畝竝未涸出所謂有益民生者果何在耶今桑格又奏當行開濬而九卿竝不詳詰從前開濬諸人亦不稽考冊籍遽議准行如果此次開濬巨浸全消疆

理盡復民業得濟朕於錢糧絕無吝惜卽動發帑金令其興工而已至捐助事例竝不宜允行卽令山陝所捐銀米其事尚未明晰也若下河果如其所請疏鑿開濬而桑格等能必水卽消田卽出有裨於民以身家保奏則卽令開濬之御史吳甫生亦以此事條奏所言甚是可將其疏幷發九卿詳詢前次督濬者復稽考諸冊籍然後確議以聞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朕觀部院官員自論俸補授以來久未察劾以致年齒衰邁才力不及者甚多可令

各部院衙門察其年老才劣幷行止乖亂者叅奏將所叅之人引見焉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馥吳琠學士布泰噶禮溫達錢齊保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予

令時際隆冬正當水涸而董安國乃奏水長朕觀其所奏諸事皆於河道水性罔協其宜殊不稱職著革任于成龍原任河道總督令河上工程皆其未完之事其下効力之人亦衆此缺著將于成龍補授速名來京陛見詳議河務令其馳驛赴任董安

國未完各項錢糧及修築工程皆逐一交明于成龍可傳諭九卿知之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諭內閣

河務緊要董安國修築工程繁多恐致與于成龍等彼此推諉可遣部院堂官一員幷率賢能司官前往會同漕督桑格將已完未完之工幷所用錢糧數目逐一詳明察丈細造清冊齎來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諭內閣

緣事婦人拘喚至部院衙門對簿鞫問於

理未協朕因此故曾屢次頒發諭旨令見因事牽連之婦人仍有拘至公庭質訊者嗣後除婦人親身犯罪外無論官員民人之妻有事屬牽連應行質訊之處可遣司官筆帖式往其家問取口詞其拘至公庭永行停止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

諭內閣

今觀部院司官竝未親筆撰稿皆委筆帖式爲之堂官亦不加看閲卽行啓奏是以兵部補授叅將之疏中有舛錯良由此故嗣後朕不時傳部院司官令其撰作看語親加試閲若不能撰者不止將司官議罪卽堂官亦竝加處分所以預爲曉諭也可遍傳部院衙門知之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諭戶部

淮安揚州鳳陽等處比年水患頻仍浸漫隄岸田多淹沒耕穫無從百姓艱於粒食經朕時加軫恤屢賑屢蠲被災地方賴以安堵但念久歉之餘恐致資生匱乏朕廑憫殷切未嘗稍釋於懷前此雖頻數麻澤至再至三用裨羣黎生計猶恐開春東作農事艱難若不大沛恩施安能令小民各得其所著將海州山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壽州泗州亳州鳳陽臨淮懷遠五河虹縣蒙城盱眙靈璧等州縣幷被災各衞所康熙三十八年一切地丁銀米等項及漕糧盡行蠲免務使民間均霑實惠以副朕體恤元元生息愛養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

諭吏戶兵工四部

朕撫馭寰區乂安中外孜孜圖治宵旰勤民期於天下咸遂生成物無不得其所令邊烽永靖四方無事獨是黃淮爲患衝決時聞下河地方田廬漂沒朕軫念民艱曩

曾屢遣大臣往令督理不惜數百萬帑金務期早綏黎庶乃歷年已久迄無成功今水勢仍復橫溢浸漫城閭沉沒隴畝以致民多失業董其役者未有上策可以宜民時廑朕懷未嘗少釋在內諸臣咸請朕親臨指示以爲一勞永逸之圖方今春時雨

水減少正宜講求疏濬以遂安瀾爰諏吉南巡親加勘閱更以吳地乃東南奧壤襟帶江湖勵俗省耕兼行臨視凡一切往返供億已皆俾辦於京師即途次日用所須亦令各衙門照本地時值採買總於民間一無所累仍恐沿途官吏藉名科派致累

閭閻故特頒諭嚴行申飭如有悖旨假託派索者察實即以軍法從事該地方大小文武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藉稱親舊擅相餽遺違者與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護從大小官員隨行僕從人等如有橫行生事者一併從重治罪凡經過地方百姓

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廛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惶遽引避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槩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例嚴加治罪尒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併行各該督撫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遍張告

示備行曉諭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七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八目錄

敕諭
諭戶部
諭總督于成龍
諭刑部
諭戶部
諭吏部
諭吏戶兵三部
諭戶部
諭刑部
諭吏部
諭戶部

諭戶禮二部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
諭戶部
諭戶部
諭吏部
諭戶部
諭戶部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八

勅諭

諭戸部

朕君臨天下期於黎民樂業各獲其所凡興利除害之事靡不舉行蠲免賑濟之恩靡不下逮比年以來因淮揚所屬地方疊

罹水患業已歲蠲額賦賑恤頻施又動支數百萬帑金責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築之處酌量修理務使氾濫之水匯歸入海被淹之廬舍田畝盡皆涸出用底幹寧乃錢糧竟爾虛費卒不能使積淹有歸田廬未涸民生未遂朕聞之惻然軫懷值茲四

方無事之時欲將一切修舉事宜詳閱指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勢咨訪地方父老比至歸仁堤高家堰量度地形高下應挑應築一一明示河臣惟是被淹地方米價騰涌生計維艱朕目擊民依深用廑念著將漕糧截留十萬石於高郵

寶應興化泰州鹽城山陽江都受災七州縣各留一萬石悉較時價減值發糶餘米三萬石著於邳州留八千石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各留五千五百石亦較時價減糶此各州縣發糶之米著就道交與漕運總督河道總督邳州著遣司官一員前

往監視再截留米十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石這應留漕糧不論何處米石著就近截留爾部即遵諭行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

諭總督于成龍

初六日在清水潭九里地方試水平測量河水高湖水二尺三寸九分此一帶攔湖

之石堤甚爲緊要理應速行修造朕在此親自步行看驗修理河工官員不見一人理應行查即叅至高郵州地方看得河水向湖內流河水似高一尺有餘趂黃河之水未深之時此等堤岸即一丈之地不可不緊急修理爲此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

諭刑部

朕愛養民生慎重刑獄凡有奏讞時示矜全茲鑾輿南巡見沿途老稚男婦環跪歡迎心甚嘉悅念此編氓皆吾赤子原期生

聚教訓共底善良其或陷於刑章致困囹圄改過無路惻然傷之所經過山東江南兩省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眞正死罪及詔欵不赦等罪竝官吏犯贜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著寬釋此

朝廷巡幸所至欲使竝生之至意可通行曉諭令咸悉朕懷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諭戶部

東南爲財賦重地朕時加軫念頻歲以來雖在邊塞用兵之際未嘗不早夜殷殷睠

懷寛恤茲以中外昇平特事巡省竝閱河工比至江南親察民間饒瘠之狀見淮南北地方疊罹水患深用惻然已經屢蠲屢賑仍命截留漕糧減價平糶其餘各州縣固市肆安輯耕鑿恬熙而額賦浩繁民生拮据歷年逋負積算日增合行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所屬舊欠帶徵錢糧計及百萬念小民方供新稅復急舊逋物力維艱勢難兼辦里井既多催科之擾官吏復滋參罰之煩應沛特恩槩行蠲豁除康熙三十三年恩詔內已經赦免外其三十四五六年奏銷未完民欠一應地丁錢糧米豆麥

雜稅爾部行文該督撫察明俱著免徵務飭有司悉心奉行俾使窮簷蔀屋均霑實惠如有已徵在官詭稱民欠希圖侵蝕肥已者一經發覺定從重治罪朕身處宮禁與巡歷方隅無非孶孶民事但使閭閻豐足則國家裨益良多以此不惜蠲除頻數

德澤凡厥官吏軍民宜咸知朕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諭吏部

朕以勤求民隱閱視河工特舉鑾輿巡省一切供御之費皆自内庭儲偫不下煩於有司而經過山東江南地方各官備辦夫

船等項効力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公詿誤罰俸住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著察明悉從寬免爾部卽遵諭行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諭吏戶兵三部

朕睠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為患親閱河工比巡歷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隨南涉江表徧察民依頃至蘇州府駐蹕有浙江文武官吏及在籍官員迎謁於行在言浙民望幸之心至殷且切合詞請懇不啻再三朕勉徇輿情揚旌前發以三月十

九日啓行自出京師以來一切供御之需皆出儲備其沿途日用令該衙門照各地方時價採辦一無所累於民如有官吏借名科派致擾閭閻者察實以軍法從事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從官員借稱親舊私相餽遺與受之人及扈從大小官員隨

從人等有橫行生事者一竝軍法從事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皆如常時務令廛無廢市隴不輟耕毋得遑遽引避方今正届農時所過田畝勿令踐踏其軍民人等懷挾私怨受人指使擅於駐蹕處所輒行告訐者一槩嚴禁不准仍照衝突儀仗

例嚴加治罪尔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併行該督撫于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徧張告示悉行曉諭務令億兆通知以副
朕體恤恵愛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諭戶部

朕因淮揚地方數被水患躬臨巡省目擊田廬渰没之苦深加軫恤既截留漕糧以濟民生仍蠲除積欠以紓民困其昨歲淮揚兩屬被災錢糧曾經該督撫具題部議照例減免三分今念百姓餬口維艱安能辦賦應破常格用沛特恩淮揚府屬海州

山陽安東鹽城揚州府屬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九州縣竝淮安大河二衛康熙三十七年未完地丁漕項等銀一十九萬有奇米麥十一萬石有奇著全與蠲免尔部行文該督撫即飭各州縣張示曉諭務體朕憫恻羣黎之至意俾窮鄉僻壤均霑

實惠如有不肖官吏私徵侵蝕者察出定治重罪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諭刑部

朕巡視東南行次浙省因官吏軍民依戀誠懇特留蹕數日以慰喁喁奏請之情獨

念獲罪人犯身淹刑獄一干法網無由自新玆乘輿經臨惻然矜憫用沛好生之澤聿示格外之仁該省各屬地方有罪犯現在監禁者除十惡等眞正死罪及詔欵不赦等罪與官吏犯贓不宥外其餘自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死罪以下已結未結悉著寬釋夫省刑宥罪者朝廷之殊恩守身奉法者小民之常分必使黎庶嚮風咸知寡過期稱朕孳孳教育羣生至意可行文該督撫徧傳所屬張示曉諭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吏部

朕頃自江南巡歷浙省沿途供御悉經儲備不以纖毫取辦閭閻而地方官料理夫船等項一無缺悞殊屬勤勞此等官員有因公詿誤罰俸住俸降俸降級革職留任者著察明悉從寬免爾部卽遵諭行特諭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戶部

朕以省方問俗巡歷三吳比至浙省見緣路農桑固徧隴畝而地有肥磽時有豐歉歷年正供錢糧因輸納維艱致多逋負雖已准分年帶徵而新舊之賦取給於一時

恐力作之民終難於兼辦應通行蠲豁以弘厥澤除康熙三十三年以前恩詔赦免外其三十四五六年奏銷未完民欠地丁錢糧米豆麥雜稅著一槩免徵爾部行文該督撫責令有司悉心奉行務俾均霑實惠如有官吏以完作欠詭詞侵蝕者察出

定從重治罪夫朝廷頻賜田租所以優恤民力誠使閭里之間人敦本業家有餘儲則藏富在民朕深嘉賴可傳示官吏軍民人等令咸知悉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戶禮二部

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以施德澤厚民生為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南要地朕時切軫念比歲以來蠲豁田賦賑濟凶荒有請必行無災不卹雖漕項錢糧向未蠲免者亦曾特旨蠲免愛養之道備極周詳庶幾民生日益康阜用是乘輿時邁於

視河事竣巡歷江浙咨訪民間情形見淮揚一路既困潦災而他所過州縣察其耕穫之盈虛市廛之贏絀視十年以前實爲不及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實惠及民所以小民雖懷愛戴之誠而朝廷恩澤卒未下究朕目擊廑懷亟思拯卹

截留漕糧寬免積欠另有諭旨惟各鹽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於正額外令在差官員以所私得贏餘交納充用令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勢必仍行苛取商賈民困均坐此弊著將加增銀兩一槩停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康熙三十六年曾加增四十萬兩令恐商人辦課維艱有漸致匱乏者著減去二十萬兩此外有應行應革事宜朕還都以後仍加商確次第舉行該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亦著悉心體訪凡有可爲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嚴革雜派禁止刁訟然後胥吏不能作奸

良民得以安業儻官吏有悖旨妄行者許商民首告該督撫察出即行參奏朕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獲其所茲値海寓昇平兵革不事正當與民休息之時故特渙沛德音減徵寬稅以爲閭閻留有餘之力萬一嗣後別有急需或不得已而稍議加增

想在小民亦能共諒朕懷輸將之恐後也至於江南浙江人文稱盛入學名數前已酌定增額今著於府學大學中學小學各增五名舉行一次以示獎勵人才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諭戸部

朕巡幸江南遍察地方疾苦深知民間生計艱難故將通省積欠錢糧盡行蠲免所過州縣有被災甚重者俱經拯濟務俾得所茲聞鳳陽府屬去歲潦災甚重是用破格加恩以示優恤康熙三十七年該府屬壽州泗州亳州鳳陽臨淮懷遠五河虹縣蒙城盱眙靈璧十一州縣並泗州一衛未完地丁漕項等銀米著一槩免徵爾部行文該督撫卽飭該地方有司張示曉諭令窮鄉僻壤咸悉朝廷曲軫災黎之至意如有不肖官吏悖旨私徵使百姓不沾實惠者察出定治重罪爾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諭戸部

朕巡省民生風俗南至於江浙茲以返蹕行經山東緣途延見父老諮詢農事幸今歲雨暘時若二麥繼登小民可以無憂粒

食但前年被災泰安等二十七州縣生計尚未豐盈宜更加恩休養所有康熙三十六年未完地丁銀米俱著免徵其三十七年應徵錢糧原因災傷令於三十八年完納今念一歲之内竝輸二歲之租恐物力艱難未能兼辦著分作三年帶徵以示寛

恤尒部移文該撫轉飭有司明白張示務使窮鄉僻壤均沾實惠以無負朝廷曲軫民依至意儻有不肖官吏私徵侵蝕致上澤不下及者察出定治重罪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諭内閣九卿詹事科道

朕南巡至浙江見百姓生計大不如前歷年來屢將舊欠錢糧盡行豁免其被災地方槩行賑濟恩澤屢加在百姓應比往年豐足今反不及從前富庶皆因府州縣官剝削人民多派侵取餽送上司或有沽名不受餽送而因事借端索取更甚凡有徵

小易結應審之事牽連多人遲延索詐者甚多此等情由在京官員亦有所聞而九卿科道無有不知其督撫不將此等情弊釐剔察叅反將行賄官員薦舉廉正官員糾劾以致民生失所殊失朕愛養元元之至意且畿輔近地因朕不時巡察直隷地

方竟無私派侵取情弊故人不知有私派
之若其各省督撫若體朕愛民至意實力
奉行或有不肖劣員若科道不畏人不徇
情察訪糾參則有司何敢復行私派侵取
令作何令吏治澄清萬民樂業共享太平
熙皡之治尔部會同確議具奏特諭康熙

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諭戸部

朕思小民生計惟農畝是賴必年穀收成
斯衣食無缺淮揚所屬海州等州縣衛接
年河流浸漫田廬編氓艱於粒食朕心深
切軫念已將康熙三十八年錢糧俱行蠲
免今春南巡目覩民間疾苦恐致失所復
將康熙三十七年未完錢糧盡與豁除諭
令所司將沿河堤岸堅固修築乃修防未
竣夏秋又致冲決田廬盡没水中特命該
撫往駐被災地方動支積貯米穀並將漕
糧截畱親行賑給今念清口河流未通民

田仍遭淹没耕穫無從百姓饘粥尚且艱
難來年租賦安能輸辦著將這被災海州
山陽安東鹽城大河衛高郵泰州江都興
化寶應等州縣衛康熙三十九年地丁銀
米等項及漕糧漕項銀兩盡行蠲免尔部
速令該督撫通行曉諭務俾均霑實惠以

副朕拯䘏災黎至意如有不肖官役朦混侵冒仍行私徵者該督撫嚴察指叅從重治罪尔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諭戸部

朕君臨天下撫馭兆人無日不以休養生

息爲念嘉與元元共圖豐樂蠲租賜復時切於懷故從前於直隷各省權其緩急先後頻渙恩施今海宇昇平四方無事欲使普天率土咸登阜饒惟湖南地方素稱魚米之鄉比年雖年穀順成而民間猶未盡充裕是用格外加恩以綏黎庶所有康熙三十九年湖南通省地丁雜税等項錢糧著一槩蠲免尔部移文該督撫令徧飭所屬實心奉行家諭戸曉務俾深山窮谷均霑朝廷德惠以副朕愛民如子至意儻或借端徵派澤不下究事覺定行從重治罪尔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十一

月初八日

諭吏部

凡奉差遣官員理宜恪慎潔己辦理公務事竣卽遄旋復命庶不負委任之意嗣後如巡鹽榷税審事察荒及一應差遣併部委各項官員儻有沿途騷擾需索繞道妄

行或公務已畢仍逗留地方借端生事恣意亂行或將所帶筆帖式撥什庫人等私自遣往他處督撫係簡任封疆大臣著即指名叅奏以憑究治如督撫瞻狥容隱不行糾叅事情發覺將督撫一併議處尒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

諭戸部

淮揚等處百姓頻年罹於水災未寧幹止朕心時切軫念比歲以來多方優恤蠲免賑給靡不舉行去年春朕親履河干目擊小民田廬皆被渰沒災黎艱於粒食益爲憫惻於懷爰命地方官按戸賑濟又將截畱漕糧發賑平糶俾得贍養上下兩隄岸前雖屢發帑金修築迄無禆益去年二月面諭河工諸臣速行修治至今尚無成效復遴選廷臣同往經理無非軫懷民瘼欲令黃運兩河隄岸速成斯民早安生業耳念水患一日不除則百姓一日不得耕種用是深以爲慮著將今年漕糧截畱二十萬石存貯淮揚地方備用尒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初二日

諭戸部

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朕宵旰圖治念

切民生惟期年穀順成積貯饒裕於以休
養黎元咸登樂利今聞直隸各省雨澤以
時秋成大熟當此豐收之時正當以饑饉
爲念誠恐歲稔穀賤小民罔知愛惜粒米
狼戾以致家無儲蓄一遇歲歉遂至仳離
著該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勸諭民間撙節

煩費加意積貯務使蓋藏有餘閭閻充裕
以副朕重農敦本愛養元元至意爾部卽
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
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八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營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九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十三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九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躬甚安於此月初十日至獨石口十一日出邊前往隨朕兵馬皆整齊精鋭後隊各營雖未見亦聞其善但朕軍中隨行之馬除内廏千匹兵部千匹外别無餘馬伯費揚古軍中有餘馬七千駝三千朕欲豫備肥馬三千匹送至餘無他故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此番出師諸事咸合朕心甚爲嘉悦故身

體與面顏俱好且風土水泉皆佳行營事簡日多暇豫但願
上天眷顧默垂協應耳此書寫於十四日十五日早起行至中途忽起東南風大雨傾注雪霰繼作寒氣嚴冽其夜隨止十六日早察馬畜俱無恙幸豫備周密雨雪亦

未久也此惟皇太子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朕兹行遠出塞外經過蒙古地方所見與所聞迥異水草既佳爨燎咸裕馬矢雖經雨濕塞外各種野草及榆柳之條皆可爲薪喀倫以內水泉無庸疏鑿雖大兵於一處征行水草薪燎亦斷然無悞但所慮者天時無定倏忽雨雪風寒為可憂耳惟恒暘久晴斯大幸也出師以來數次雖遇雨雪無有妨礙青草既茁羊可飽食馬亦從此與枯荄並秣所禱者

上天眷佑不遇雨雪則朕之斯舉似可迅奏成功矣恭請
皇太后萬安朕躬甚安諸皇子諸王以至臣工軍士皆好皇太子佳否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躬甚安皇太子佳否諸皇子皆佳以至大臣官員軍士俱好雨雪雖不甚但連朝不霽朕懷稍覺焦勞此處居住蒙古却皆喜悅云我等斯地屢年亢旱草不萌生遂至於窮困已極皇上駕臨始有雨雪草皆茂盛觀此則征行之人與居住之人其情

大不相同矣京師雨澤何如此間之草羊可飽食馬於沙際雜枯荄而食猶未得飽耳草色大概漸佳水泉給用朕所經歷之地雖盡偕大兵於一處征行亦可無悞薪燎具足後此則尚未知也康熙三十五年

三月二十二日

諭皇太子

朕沿途至喀倫觀覽草漸茂盛從四月初一日以後馬可飽飼羊亦近肥水泉給足故三旗並行雖八旗駐於一處亦得無悞爨薪足用較之前所聞者大異矣三月內雨雪微多稍未適意緣此懷抱不暢今意

已寬舒因待出古北口之火器營漢軍兵遂爾多駐時日至彼處日期未可豫定前遣往噶爾丹二次使臣俱於初七日到噶爾丹今在土喇於三月十六日令伊等步回奏章大概與前相同皆好語也彼牲畜甚瘦人所食亦罕少我師頭隊哨兵已詳

悉指示遣往矣土喇地方距喀倫大約有十八宿之程京師二十日所送來馬三千匹皆肥健全至惟兵部之馬不及耳塞外所產草木諸物寄來觀看幷奏

皇太后請視之宮中咸令觀看朕躬甚安諸皇子諸王以至羣臣軍士俱好水草甚

佳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自出喀倫見水草甚佳地方形勢無平原曠野盡皆低山處處有沙岡凡喀倫內所常見之走獸飛禽皆無惟黃羊野騾大鳥白翎雀耳此地除牧養牲畜外竝無佳處我軍重車所經無有阻悞看來沙行視泥行爲易自獨石口至喀倫以繩量之有八百里較向日行人所量之數日見短少自京師至獨石口爲路甚近約計不過四百二十三里皇太子可試使廾人繩量之喀倫地方用儀器測驗北極高度比京師

高五度以此度之里數乃一千二百五十里朕所過蘇尼特阿巴哈阿巴哈納爾等旗各皆効力濬井泉修道路治橋梁除石礫視內地甚優敬謹至於已極誠可嘉悅漸北行漸寒喀倫外見舊氷雪尚微存晨行時或有鬚凍之日而槩無妨於草之生

長此亦一奇也然諸蒙古以今年為大熱
朕所統兵已近喀倫遣護軍叅領車克楚
前鋒侍衛奇薩穆岔楚克貝子侍衛穆渣
哈爾阿巴哈納爾布昭貝勒鄉導索訥木
察哈爾護軍撥什庫三人理藩院撥什庫
一人人給善馬各三匹往克魯倫河一帶

偵探蹤跡於四月十二日車克楚奇薩穆
來報初九日至伊渣爾戹爾幾納地方潛
入噶爾丹兩哨兵之間視其形跡併牲畜
計之共約有二千餘此外更復何有為山
所隔視之無所見噶爾丹哨兵見我蹤跡
正追尋間我等突出前來於初十日遇沙
津王所遣佐領俄七里等十五人口稱噶
爾丹於此月初自土喇移營向克魯倫河
下流第三日遣我等歸噶爾丹至達爾罕
敖喇矣汝等勿與我等同行噶爾丹人相
隨在後若問之難以應答汝等宜速出語
訖遣之使行以此觀之噶爾丹去我軍八

宿矣整肅軍旅訓備偵哨大約十日可與
敵會此乃緊要情事應書在前前數事隨
息意所及而書故將此書於後為此諭之

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諭皇太子

我軍將哨兵前進偵探消息以待後營齊

集噶爾丹仍在車克楚所探之地實爲我師之幸儻趨克魯倫河下流而往則迤東蒙古恐爲震驚故調奉天烏喇兵馬令會於索倫爾濟地方已經行文汝宜促之并不時探問報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諭皇太子

朕所統兵旅區畫齊備深入克魯倫克勒地方若無停留稽緩六七日內或可與敵相遇初聞此地僅可一二旗魚貫而行今水泉充給此數日來分派已定以前鋒營及八旗火器營兩綠旗營察哈爾兵居前爲一隊次則朕之大營及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凡四營爲一隊再次則以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凡五營爲一隊先行之前鋒與鑲藍旗後尾相去約百里四月十七日八旗綠旗及火器營俱已會集軍容整肅馬膘健壯擬至克魯倫河之前一日約

齊而進此際彼即望風奔逃亦必爲我軍所困若其順克魯倫河而下或稍需時日耳因便示知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所經過之處非大瀚海也西之瀚海較

此更闊然觀之亦非平衍之地山阜聯綿
砂石間雜自出喀倫未見寸土其砂亦堅
硬履之不陷瀚海中所產石塊與砂附去
觀看營中軍士鑿井甚易一人可鑿二三
十處因水泊中取水嫌遠咸於近帳房處
鑿之可掘之地亦易認識有謂之善達者

地窪而濕掘未二尺即可及泉有謂之賽
爾者山間溝徑掘僅尺餘即可及泉有謂
之布里杜者乃叢草積潦水雖有而佳者
少有謂之窺布爾者水流地中以手探之
泉即隨出故野騾以蹄抉之而飲風土景
況一無所取地盡碎石下馬偶竚立可射

之處亦少我軍士未曾騎射其地實未見
佳也草則叢生而土高所以縶絆馬足又
各種野鼠所穿之穴較興安一帶鼢鼠之
穴更深殊覺可厭草名頗多有郁爾呼草
牛羊駝馬食之最宜以此稱佳內地蒙古
皆不能識又有蘇離草生最高故將此二

種亦附去觀看此番行師日期皆因火器
營甚是耽閣即今猶等待而行必日期相
符乃善也恐噶爾丹順克魯倫河遠去遣
納木渣爾王長史庫即根一等侍衛博羅
輝三等侍衛額林辰理藩院撥什庫訥爾
布車木楚克納木渣爾旗分之鄉導七旺

阿巴哈納爾之鄉導索諾此六人各給馬三匹令其自克魯倫河之額古德哈爾哈偵探於四月十四日遣往二十一日早來覆奏云臣等自額古德地方渡克魯倫河沿流而上約行百里至塔爾吉而卽適遇一人意欲擒拏詢問因而追逐之忽從山後約有三十人迎來追臣等幾五十里時

已漸近狂飈頓作覿面不能相覩彼因止而不前臣等乘此渡河而回噶爾丹在克魯倫河地方是實等語朕之大營距噶爾丹所在不過五程噶爾丹似茫無知覺我軍駐處山勢高峻易設偵探故前移哨兵於古爾班圖爾漢巴爾泰哈地方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緩進之意特示汝知前將近敵情由屢有諭旨二十一日酉時將軍費揚古由橫設驛站奏稱五月初三日可抵土喇等語

伊前疏云於四月二十四日抵土喇朕擬度時日欲於四月二十五日間抵克魯倫河前進乃許久未經奏報忽而改期我軍難以指畫於是傳集八旗諸王及議政諸臣會議衆見不同有言卽宜進剿者有言原議兩路之兵約會前進所關重大應少

綏我師以觀局勢朕再四籌度未能適當其可姑少爲相機徐行前諭旨曾言進剿今復稍有濡遲若不傳示其故恐汝計日懸心因書以諭意噶爾丹情形萬不計及此路進兵猶自夢夢耳但所慮者相距匪遥噶爾丹聞知必爾逃遁機會可惜然彼

雖逃遁諒亦未得全脫也爲此特諭費揚古奏疏亦謄寫發往將此情由奏聞
皇太后并轉諭大學士尚書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統大兵駐蹕察罕布喇克之日費揚古遣來期約之商南多爾卽喇嘛於四月二十六日薄暮至彼於行路之間遇厄魯特二人擒來問之彼云噶爾丹向克魯倫河下流移營問費揚古何時可至云五月初六間可至巴顏烏蘭因是我師仍稍緩以待之從察罕布喇克至克魯倫河約略三百里未經量度難得其實此數日間未見

汝奏章并
皇太后萬安音問朕懷不勝惓切昨薩卜蘇奏事之便又未見汝請安奏章益增懸念朕躬甚安諸皇子俱佳皇太子佳否
皇太后前奏章一封付顧太監書一封皆

附之而往為此特諭小事俱經從前遣示外餘無他事故不具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諭皇太子

比來未得汝奏章朕懷懸念今汝奏至得

仰悉

皇太后萬安因待費揚古之兵駐蹕數日馬皆稍肥風土水草與前示汝者無異恐敵人知覺哨兵仍附近大營未令前移此時彼聞知與否無由能悉朕躬固安但早夜焦勞洵為至極諸皇子諸王并諸臣以及將士皆好皇太子佳否在京諸皇子俱

佳否此處別無他物惟有砂石耳四月三十日車林渣卜等七台吉至伊等與納木渣爾托音同在一處向被噶爾丹搶掠敗遁渡克魯倫河北在俄濃一帶地方因馬匹疲乏今始得向内地移營來言其故并遣送所獲厄魯特二人赴京與朕差往烏

爾輝地之人相遇因來傍大兵之後朕厚加賞賚諭以噶爾丹去此不遠尓等速入喀倫車林渣卜欲來請朕安願為効力止將伊眷口遣入喀倫身赴朕營喀爾喀之車陳汗亦來今尚未至養心殿所製上用藥封固四兩并薑四觔此諭一到即於奏

事之便附來自京師所齎奏章於五月初二日辰時至朕在此整齊軍旅於初四日進剿敵人情景尚未得聞相距二百三十里地已漸近規模略可見矣四月二十九日頭運糧車至八旗綠旗內府兵蒙古兵及職事人員酌量增給支放米糧時營外

堆積如山觀者擁塞內喀爾喀諸人云我等意料滿洲斷不能如此而來由今觀之凡聖主所經可將京師諸物盡載行營中也眞為可畏莫不撟舌驚駭將士志氣與在京同其勇奮情狀未能備述朕之心思則非如在京時矣事體重大期出萬全非可苟圖僥倖故旣殫心力復默禱彼蒼以行之耳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所統大兵以初四日前進會天雨於初五日進兵軍丁馬健在京所給馬有全存

者亦有存四匹三匹二匹者大概整肅此行也喀爾喀及內札薩克蒙古甚得其力凡偵探斥堠單行差遣之處皆用此屬一一書示不勝其煩旋師之日面言之朕所遣羅卜臧額爾得尼台吉來據奏俄濃下流塔布囊烏特引弓之人有千胡倫布爾

之土爾希木地方齊卜齊努特有數百家阿里牙札薩克之阿爾薩蘭衛寨桑等有全收伊等向喀倫前來之狀此等人若歸降則巴爾呼喀爾喀更無餘矣此亦大快事也今漸近克魯倫河我蒙古馬健故於初五日射獵野騾黃羊蒙古喀爾喀等陸續來會者二千有餘遣用有濟給以軍律署為官校編之部伍車陳汗來見其較前頗優茲已過瀚海山川形勢雖同而草漸蕃廡初六日次枯呼車爾湖此地即去年噶爾丹掠納木渣爾托音之處也去克魯倫百七十里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十九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十一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我師以初五日發拖陵前進初四日卽遣公主長史多禪中書阿必達齎勅諭與噶爾丹令阿拉布坦喀忒爾達等二百人與之偕往朕曾訓之曰汝等勿至克魯倫河觀地方情形古爾班圖爾漢巴爾泰哈等處敵人恒駐有哨兵汝等往克魯倫河乃紆曲之道彼必來截汝後惟從顏土庫烈圖地方卽將伊等遣發未遣發之前將我軍所獲厄魯特四人縱之使去令其傳信

我使臣相繼而往乃伊等於初五日徑抵克魯倫河以未見敵哨蹤跡意謂哨兵已去踪於防備厄魯特人從山巔見之於初六日黎明時厄魯特近千人將馬羣堵截驅逐馬羣中護軍及跟隨人役將厄魯特人射殺仍驅馬羣回營我兵整齊排列放

鎗殺厄魯特數人我兵雖有數人為厄魯特鳥鎗所中因綿甲皆未透惟一人微有傷痕時喀爾爾達令我兵且勿與戰勅諭事大務期必達為善令侍讀學士殷渣納與厄魯特人俄七爾偕往彼卽將丹卽拉之馬挽住云此乃聖主遣來使臣不可加以無禮於是俄七爾將彼蒙不殺之恩賞賚遣回及聖主親臨將軍費揚古從俄而渾土喇順下流而來告之丹卽拉失聲驚恐卽領受勅諭收兵急去喀爾爾達等亦收兵而回於初六日申時到初七日駐蹕於庫烈圖西巴爾台布喇克地方中書阿

必達從厄魯特營中來奏厄魯特人之言大聖主請稍緩師若卽來我等甚懼我主今在土喇地方往來必需數日求少待之初八日早一面向克魯倫河進兵一面仍遣阿必達盆蘇克格隆等往諭彼曰汝等勿懼惟議和好耳我師不駐克魯倫河則

水泉不給遣去後遂抵克魯倫河見兩岸皆山山大槩多險峻而少平坦河亦甚小較之南苑中河差大耳是日厄魯特處處哨兵皆見之不知其實在何處令我師相機而進彼宜於我師抵克魯倫未至迎而拒之不以河與我而戰爲是乃卽令河爲

我有其庸懦誠可見矣向後情事俟再報將士志氣皆奮勇精鋭恐汝等在京懸念急示知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大學士滿尚書咸令觀看

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九日

諭皇太子

因噶爾丹逃遁特示知之初九日早我軍中遣拏活口之新滿洲擒厄魯特一人至問之彼云因我馬疲乏衆人棄我而去比言汝等不拏我往我食已乏今將殺馬以食衆言汝勿殺馬但急隨我等蹤跡前來言畢而去等語朕於是賞賚之今同喇嘛

及中書阿必達偕往辰時從厄魯特逃來人云噶爾丹始不信皇上親統兵至昨見爭據克魯倫河分隊進兵彼處處哨兵俱被追逐星散逃奔皆言向克魯倫河兵三隊不知數萬已抵克魯倫聞語遂爾潰遁其衆私相議曰康熙皇帝性不嗜殺於陣

前擒獲之人皆賞以衣服而遣之我等從
噶爾丹何所底止因大相怨恨欲投誠而
來者甚衆觀此則噶爾丹逃遁是實費揚
古之兵當前堵截我師追逐於後荷
上天眷佑成功尖槩可期矣故報京師知
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亦令咸知正在軍中
繁劇之際未及詳寫書來爲此特諭康熙
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初九日薄暮分派兵隊前往追逐初十日
抵噶爾丹所住之地觀彼形跡亦不甚衆
馬雖有而不多牛跡甚少羊跡亦少有之
帳房釜鬵及稚子婦人所用之物鐵器鎗
柄網罟帳房椽桿以至釜中之羹盡皆棄
之而遁跟隨人役拾取者甚夥觀其生業
可謂窮困至極矣師行之際自厄魯特投
誠而來者相繼於道咸云噶爾丹住此地

阿喇卜坦住於巴顏烏闌噶爾丹初不信
皇帝親統兵至此於縱回厄魯特四人問
此無水之地何由可至答云我等隨行聞
其不待尋覓水泉但皇帝所指有水之地
羣往掘取掘未畢輒水泉涌出咸足給用
又我師進克魯倫河之日跟隨人於草間

遺火焚燎向古爾班圖爾漢之地厄魯特人見之云康熙皇帝將火與兵齊進誰能抵敵卽令其衆帳房輜重悉焚棄之身先逃遁衆厄魯特咸訕笑之曰始因何而來今因何而遁又有自阿喇卜坦處逃來者云阿喇卜坦在巴顏烏闌噶爾丹中夜來傳告以皇帝親至阿喇卜坦云汝乃無眷屬牲畜之國我乃有眷屬牲畜之國滿洲兵誰不稔知我斷然不與之戰遂棄之而回未至之前阿喇卜坦之衆半皆離畔尋又聞西路大兵砲聲厄魯特皆倉皇潰遁不知所措至於大亂今汝等追兵於來日

日中當可追及其後隊牛羊矣朕於是周詳謀畫期出萬全決不輕易朕所統之兵盡皆整齊驍勇馬悉肥壯觀厄魯特之馬如我軍下等馬者有之我軍未至克魯倫河之先旱甚草未萌茁聞此數日來草皆茂生未知果否我軍逼臨賊境每日歡躍凡大小臣工以至跟隨人役喜悅不可勝言喀爾喀等亦因以奮勇言我等從前視厄魯特人馬精壯今隨皇上大兵來視厄魯特之形貌舉動較我等奴僕之下更不及矣皆願効力哨探擒拏活口因闖入綱城泣告求往由此觀之人心惟在於鼓舞

節制洵不虛也凡在京之人焉能知如此喜悅故於少暇時將始末情事大槩檃括書遣示之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并宮中及滿大學士尚書內大臣侍衛等咸令知之伊桑阿想亦有信至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諭皇太子

自前旨諭汝之後於初十十一十二此三日前進窮追其潰竄狼狽之狀總不堪觀婦人稚子悉自殺戮棄之而去獲一老婦生口問之云其部落自相攻殺重被傷殘晝夜奔逃已前去四日由此觀之其去蓋已遠矣若費揚古兵得及堵剿此賊決不能脫若更逾期噶爾丹或得乘間遁去然此賊膽已喪落斷不能存永永敗絕矣我師欲悉往追逐八十日之糧已盡萬一為軍食所窘我如許全盛而至官員軍士已奏成功為何因此遄誅殘寇致重困我師

職此之故與諸臣僉謀公議前抵費揚古之師以追擊之不及則還酌量簡選士馬遣發前往此於伊桑阿所報之外特須諭
旨咸令聞知朕於十三日凱旋啓行朕躬安好恭請
皇太后慈安諸皇子諸王大小諸臣以致

軍士皆佳以我全師歡欣愷樂風聲所至
兇敵摧殘此皆
上天仁愛俯垂協應也幾務至多無暇詳
及此進
皇太后慈覽宮中並使聞知特諭康熙三
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中路兵糧朕每日焦勞在念多方措施
皆得無悞而西路之糧甚爲可慮非全力
催運不能有濟是故朕躬親率師衆迎糧
而還撙節已到之糧豫濟西師之用者正
此意耳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伯費揚古兵已過土喇將噶爾丹去路盡
皆堵截特示知之十四日朕所遣布庫殷
渣納新滿洲護軍奇雅楚鄉導波羅等至
奏云伯費揚古之兵於初三日已過土喇
將噶爾丹所必由之路嚴密堵截以待之

精銳驍勇之兵一萬四千人已到其地後
隊又相繼而至馬之肥壯雖不及朕所統
兵然亦甚健朕聞之拱手向
天再拜朕之微介於懷者惟此耳今可永
遠廓清矣但接續聽報噶爾丹消息賊之
情形已全在目中朕今惟舒懷喜悅經理

糧餉接濟朕躬何以致斯福佑克稱所懷此皆
祖宗默佑
天地眷顧之所致也朕在此不勝歡欣踴躍此二三日間即有成功捷報以此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以及滿洲大臣侍衛等咸令知之特諭朕班師移營已二日在拖陵布喇克駐蹕數日亦未可定此書寫於駐蹕他爾渾柴達木之地斯處水泉稀少朕躬自鑿井帷幄既設寫此書畢大雨傾注水遂足用朕復向
天拜手以謝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諭皇太子

伯費揚古兵已將噶爾丹戰敗特示知之十五日夜四更時將軍馬思哈奏章至稱臣等於十四日距巴顏烏蘭十五里追及前鋒兵探哨之喀瓦爾達將厄魯特人奔第來問之彼云噶爾丹於特勒爾即地方遇大將軍費揚古兵交戰噶爾丹敗北而退復列陣拒敵我師步戰衝突而入兩兵正交戰時見噶爾丹兵有潰散奔敗之狀我遂逃出投奔皇上等語并將奔第遣來問之奔第彼云噶爾丹不信皇上親統兵至乃復驚駭恐懼日禱於佛前雖欲慰輯

其衆而不能人心遂大動搖自見聖主兵威衆厄魯特私相謂曰康熙皇帝其速來攻取我等似此生活有何底止交戰處噶爾丹兵不及五千馬旣極疲瘦又聞聖主追逐已近諸凡器物盡皆委棄今雖逃出何以存活等語於是卽以所聞於五更時

寫書馳示可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及諸大臣咸令知之此後相繼報至卽時遣發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朕十六日駐蹕古土爾布拉克地方經理回京士馬午後將軍馬思哈奏報伯費揚古兵大破噶爾丹噶爾丹所倚任之丹巴哈什哈等率衆投降我師等因將此奏報抄謄發去今大事已完朕惟待大將軍費揚古奏章至拜
天以謝爲此特頒諭旨可奏聞

皇太后傳知宮中及衆朝臣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侍讀學士喇西引丹巴哈什哈於十七日到朕素識其面非下流無知識之人令喚入賜坐問之其應對語言眞實明爽云噶

爾丹素有謀為亦得人心每悔深入烏蘭布通輕易交戰近思於克魯倫土喇諸處將喀爾喀及內地蒙古用計煽惑令人首尾不能相顧彼時希圖大舉滿洲聞知必然出師師少則與之戰師眾則委地而退待滿兵既旋復躡襲其後如此不數年自

然財賦耗絕必至疲敝是以蓄謀而來也伊心志本侈今不意聖躬親統如許大兵度人所難行之瀚海俄頃而至厄魯特之衆窺見軍威莫不喪膽於初七日早即行潰遁晝夜奔馳棄其生計因追兵緊尾其後狼狽流離又於十四日在特勒爾即地

方突遇西路大兵時厄魯特兵五千有餘鳥鎗不及二千自克魯倫巴顏烏蘭以上極其亢旱埜草全無五晝夜倉皇敗走於無草之地沿途委頓隨去者少曾見西路之兵先據高阜我厄魯特據一小坡徒步拒敵天朝大兵亦徒步與戰火器齊發整

肅從容相逼而進其前有舉棍者有將紅圓之物遮蔽其身者漸戰漸近至十步內箭來如雨先從噶爾丹所領之隊敗遁次則丹即拉丹津溫布亦遁阿喇卜坦一隊尚相拒未動於是滿洲騎兵將厄魯特大營圍繞其婦人穉子及馬駝俘獲甚多牛

二萬頭羊四萬隻又見阿奴喀屯爲鳥鎗所中而死戴巴兔爾寨桑中砲連貫數人而死波羅特和卓中箭而死後復短兵相接更有一隊所持非鎗非刀衝突直入所向之處人皆披靡斃者無算思我主背其誓言獲罪聖主天實厭之至於此極我等素行殺戮離拆人之妻子今孽歸巳身輾轉思維愛惜性命故背我主而圖倖免殺戮存留皆出聖恩又以滿兵如何問之云我等會於烏闌布通時卽以畏懾今來此克魯倫土喇我厄魯特傾國之人皆豫知滅亡惟噶爾丹一人以爲不然猶妄言有

成此乃天之定數彼不自知其然而然矣昔從噶爾丹征討諸國時所向咸剋如滿洲兵者實無敵於天下我厄魯特如何抵當適自取覆亡也又問噶爾丹得脫乎可擒獲乎對云聞噶爾丹僅率四五十人而走擾亂中未經目覩然雖得脫無以資生殆困餓以死耳書此正欲遣發十八日日中副都統阿南達齎至平滅厄魯特奏章遂一併附往其陸續投誠之厄魯特二千有餘亦全獲其妻子牲畜剿滅厄魯特之事畢矣將此情節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咸令知之滿大學士

尚書及內廷侍衛大臣亦令知悉朕已率
衆望
天申謝諸王大臣亦行慶賀特諭康熙三
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諭皇太子

遣中使之後德木楚克台吉於二十一日

到云十八日曾見兩處將軍會合賊於伯
費揚古軍中投順者回子之阿卜都什汗
厄魯特之車林渣卜台吉巴兔爾台吉顧
魯默爾根台吉韓度台吉梅寨桑馬木顧
英寨桑厄林辰哈什哈顧英寨桑畢車七
大喇嘛畢西勒爾兔綽爾濟被大兵剿殺

之後來降之厄魯特云丹即拉於交兵時
未動師敗自刎阿喇卜坦兩處著傷未見
脫出曾見其所乘之馬殆亦死矣烏爾占
渣布死於陣前噶爾丹所率約十人奔僧
枯爾上流前往噶爾丹有言今已矣難以
存留惟前往不拘何地饑餓以死而已如

此怨咎而行此番被殺與投順者朕皆素
知爲噶爾丹信用之人今已殆盡但伊喇
固克三胡圖克圖丹津温布二人未知消
息投順於費揚古之人二千有餘投順馬
思哈之人五百有餘將軍等遣人四面覔
其蹤跡脫去無多擊賊之地我兵常隻身

獨行撿尋賊物有廓然蕩平景狀朕曾遣侍衛馬五往觀俟回日明白詢問再諭朕恐汝等懸念故屢示之將此情仍於
皇太后前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入喀倫見草長甚佳諸人之馬畱在喀倫者皆更肥壯衆蒙古云比數歲以來不曾見如此草長茂盛雨水調勻之年自今春牲畜肥壯四種牲畜之孳息竝無損傷此皆我聖主所賜福慶惠及我等者又內扎薩克喀爾喀翁嫗及婦人稱子迎於路

次喜而言曰以我聖主之威福不惟一噶爾丹卽十噶爾丹大兵一至亦立刻破滅矣今聖主建立大功奏凱而還我等來迎叩首從此共樂太平又有老婦等言我等初以為聖主不在富盛之地寶幄之中安居逸樂而當此寒苦之時何為來吾曹此

等地方我等聞遠過瀚海前往克魯倫河我等老朽之人不覺眼中流淚每日哭泣意中思念我主為何深入如此荒遠悍惡之敵地忽聞將噶爾丹剿滅奏凱而還方知我威武聖主之來誠大慶幸也若非如此我等今生何以生活皆歡欣忭喜謂胸

懷得以開暢稽顙至於破裂笑者哭者一時雜遝今正蒙古牲畜肥壯之時極爲殷阜較我師去時迴相懸絕比時未經遣聞今特諭知可進

皇太后慈覽竝使宮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十一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躬安好此行較前不同諸物豐盈天時頗佳每日愉快以行閒塞外今年暄煥問馬習言沿路水草俱佳野多兔山間有獸

殆可遣懷每年進獻

皇太后禮物汝於初三日親身詣送朕亦續遣太監賫進途中所有數種物也此書書畢適根敦代青貝勒書至來人云聞皇

上親統大兵剿滅噶爾丹我貝勒領兵前赴惟期擒獲噶爾丹以立功勞有精兵千餘但馬略少耳茲併以尚書班第書發往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移咨理藩院為知會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未時厄魯特之人阿玉西來投順云我自

阿濟爾布都諾隨丹卽拉回至翁金貯米地方於本月初六日早見翁金之兵起營我等在旁潛伏俟其絡繹前行丹卽拉率衆衝突欲搶馬駄行李其殿後大兵隨放礮鎗拒戰在行李之前兵馬亦回顧夾攻我厄魯特敗遁而西次日天晚下營我遂

逃奔前來等語其投順之阿玉西乘汝衙門筆帖式詹住回京之便將去此文并人於二十八日晚間到問阿玉西對云此番搶米非丹卽拉本意衆人言翁金現在有米與其餓死不如取而食之於是前往行及一程遇我哨兵擒喀爾喀三人遂隱伏

山坡待我兵迤邐前行從中衝截守米之兵不及甲冑鳴笳首尾夾攻礮擊四次隨卽敗遁彼一路見有厄魯特死者十餘人別無所見又問我兵曾失利乎彼云丹卽拉曾傳勿殺人止搶米之令今勿言殺人并厄魯特之馬反損失多矣丹卽拉脫身後甚是怨悔云惟思清水捕魚水雖已渾魚終不得將如之何氣忿至極其馬俱羸弱徒步者衆在我之後接踵而來者尚多先示大略俟有報至再傳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此番出行頗為欣愉無所掛懷地方亦較獨石一帶為優閒口外更佳野兔繁衍而沿邊多獸因選新滿洲前往捕獵汝可諭令敬謹飼養馬匹其衆人之馬朕分撥已於大同飼養根敦代青貝勒進五月前所捕得黑狐一貂鼠一猞狸猻一寄汝銀

鼠二百進

皇太后爲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於二十九日度察罕拖羅會嶺駐蹕於喀喇巴爾哈孫之地是日閱鑲黃旗牛羣

其數至一萬六千頭毛色甚佳三十日駐蹕於昂古里湖地是日閱右翼達卜孫腦爾之馬羣其數至一萬匹整齊肥壯不可言喻初一日駐蹕於俄羅特布拉克之地是日閱正黃旗牛羣其數一萬六千頭羊七萬隻蒙古王等以下喀爾喀厄魯特之人咸以爲奇云自我祖宗以至於今但有牛一二千頭遂稱極富從來未聞有至萬頭者今見馬匹無論大小盡皆肥壯光澤羊隻甚肥曩時亦曾聞朝廷之牧畜蕃多或以爲告者太過未之深信今目擊如此始知我皇上諸福駢集羣相驚異贊頌向

來聞張家口外甚寒自今觀之頗覺和暖河亦未凍或一處始有薄冰草雖黃而草根尚有青色夜間帳幕中不必裝火人服緜衣皮褂者甚多聞他年亦不如此較之哨鹿之地甚爲溫暖朕行蒙古地方多矣似此佳處未之見也此皆

聖祖太宗皇帝幸歸化城時所指之地遺於子孫牧圉日增孳息日盛也宜哉圍獵時觀之兔雖不甚多亦不稀少地極平坦可以此奏

皇太后知之阿爾薩蘭衞寨桑以其幼主阿里牙來今令赴京師亦與車林渣布一

體恩視學士拉西識其人可令彼通譯車卜登貝勒之母亦詣朕前令其赴京此人

皇太后亦知之可令進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初二日駐蹕於瑚瑚厄爾吉偶率牧羣蒙古射獵初三日

皇太后誕辰未啓行初四日駐蹕招哈初五日駐蹕和岳爾湖初六日駐蹕於巴喇特郭爾蒙古之男婦老幼日來迎者無數爭獻湯羊至數百隻幷酥酪醴酒之物俱

賜銀收納自軍士以至僕役食之不盡今

已行過牧所至正黃旗正紅旗察哈爾地方生計亦好蒙古王台吉等言牧地蒙古八旗察哈爾兵丁生計較之我等台吉爲優此時行路甚易牲畜旣肥水草亦便卽今天時猶暖潢潦之水夜則微凍風吹卽融有衣裘者亦有未衣裘者自招哈山巒

重疊樹木全無頑石磊磊朕之此行心甚和豫扈從者亦甚豐饒費揚古處咸朕兵卒誰日餉以牛羊朕殊爲軫念發銀五千兩送至費揚古軍前令購牛羊食之此等情事繕寫奏聞

皇太后幷令宮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

月初九日

諭皇太子

初七日駐蹕胡魯蘇泰河有兎初八日駐蹕莫海圖兎少初九日駐蹕喀喇烏蘇扈頗多初十日駐蹕於察罕布拉克岱哈廟在大道之南三十里過杜白忒嶺往觀之

廟漸傾圮岱哈水泊北岸有一湯泉水溫喀爾喀之塞楞阿海王駐牧其地言今年樹藝大獲生計較前甚裕乃觀其情狀仍然貧寒者因其人頗優故賜牲畜五百歸途過烏兒圖嶺至朕御營自此山多樹木間見林藪山佳而壑險十一日過折兒德

莫敦嶺駐蹕喀喇河朔野雉叢集山谷狹隘兩崖雄峻而難捕觀之類哨鹿之地亦有各種野畜然不多十二日未至歸化城四十里駐蹕於白塔之前兎少雉多狐亦有之地不足取且多鼠穴絕無平衍十三日抵歸化城城之老幼男婦數萬人衆持

香迎於郊郭稽額奏稱我兩土默特自
太宗皇帝至今五十九載其所貢賦者馬幾二百匹部員來時應馬二匹其撥什庫應馬一匹夏捉雉鹿掘石青秋則徵雛鷹冬則獵取野豕兼納狐皮因賦役甚重困苦已極聖主洞鑒一切賦役盡行豁免已

六年矣此恩此德如天地高厚每思如何得一叩天顏不意駕臨荒野之地永增輝光我等愚氓亦有得瞻天顏之日乎歡聲大震因朕不收其牛羊皆殺而去毛其雞鴨鵝豬則烹熟之各戴於首再四求受心極誠切來人目覩之欲將此物令其攜去恐稽時日茲因示至歸化城之期附獻
皇太后乳酥一匣肥雉十麅一製糜米一袋餘所進獻之物朕之太監與來人一同前往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朕在此不知雨雪風寒

今已至歸化城所行徐緩每日移營二三十里或四十里愛惜馬匹故一騎未曾損失且無跛蹶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十四日從托音胡圖克圖寺移於南關下營十五日駐宿整備大宴達賴喇嘛之使

達賴汗之使瑚瑚腦爾八台吉之使歸化
城喇嘛察哈爾之將士歸化城之將士俱
賜筵讌甚衆盛華整十六日駐宿遂於西
勒圖胡圖克圖寺觀看儺舞十七日至二
十日皆駐宿此數日自早至夜分無有暇
時從四方來之蒙古喇嘛及王與妃等以

至兵民婦女咸集進獻駝馬牛羊食物者
絡繹不絕或有至貧苦之人亦持馬絆絡
首絛革而來以獻其忱自軍中來喀爾喀
之善巴親王諾鼐親王毛明安之班第貝
勒渣薩克之台吉納爾布白孫之車陳卽
農吳爾占厄爾卽亨之滚占哈坦把圖爾

喀爾喀之默爾根訥顏之弟開木純等有
名目之人問噶爾丹信息答云我等在軍
前知之甚詳噶爾丹信息令已急迫噶爾
丹所居之地原係我等所居極其寒冽所
食者雖無猶可食人馬之肉至衣服無有
一夕遭遇極寒惟有凍斃而已更將何法

以禦之我等杭愛山之地亦將爲我困噶
爾丹矣朕在此日事利濟人之離散者令
其會合聞何處有彼婦女穉子卽以價贖
之令其完聚故投降者不絕因係善事而
送出者亦衆九月初一日費揚古伯所調
右衛之兵前已疲勞又無馬匹徒然調發

以致困苦今回師將至故令親近侍衛馬
武帶牛五十隻羊二百隻湯羊十隻往迎
及到近地朕親於黃河岸迓而宴之乘便
於鄂爾多斯之地圍獵觀其形勢軍士從
京師乘來之馬俱於大同府餧養聞其甚
肥壯現今隨朕前來之人皆乘牧羣之馬

駒而來其略瘦者卽換新得肥馬乘騎尚
有餘剩駝馬之價甚賤駱駝佳者不過三
十金肥馬不過二十金此際未得噶爾丹
確信堵截剿滅皆周詳謀畫以行可將此
繕寫奏聞
皇太后并交與顧太監宮中咸令聞之朕
在此雖無暇而意趣甚佳但得一二小物
亦必恭進
皇太后羊膾乃朕親視用灼石炙熟去骨
包裹送來朕在此食之甚有味但已熟者
及至京師未知何若不可再烹蒸食之良
佳又歸化城耆老製爲歌詞歌之語雖粗

鄙亦有是處
皇太后及妃等閱之一笑故幷寄去康熙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諭皇太子

二十一日早從噶爾丹處厄魯特二人來
降日中時又有厄魯特二人來降朕於此

輩俱加賞賚中有一人其妻為我軍所獲彼一至即命完聚兩人相抱痛哭蒙古王等以下無有不下淚者皆喜悅稱為善事詳問之答云丹即拉回於十九日至枯倫白爾七爾地方見噶爾丹告之曰大兵各處堵截我詐稱投降用計而出噶爾丹甚

嗟歎言我等專望於尒今將何以存活且兵又堵截此地不可留可往哈密取糧而食故於二十一日前往我等隨行一二日復向此而來途中賊盜甚多互相殺奪等語若果往哈密乃其絕地噶爾丹必為我所擒矣彼一帶地方堵截俱已完密更無

可慮今後投降者當益衆陸續聞之二十一二十二日駐宿二十三日向黃河岸啓行我軍之馬皆肥壯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好汝佳否此地尚爾溫和河亦未

凍著綿衣者甚多貿易擔荷之人猶不衣裸袒而行其土著年老之人皆甚以為奇言自我等祖父以來此時河水無冰風霜雨雪皆無如此暄暖嚮所未聞朕觀之亦與京師無異朕但御薄羊裘綿套騎射時尚覺汗出也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

日

諭皇太子

朕二十二日仍駐歸化城其北山下有二寺往視之二十三日觀射及角觝二十四日始自歸化城行三十三里駐蹕於河津郵之南歸化城老幼依戀繾綣揮淚道左

二十五日駐宿是日右衛官兵二千五百人至朕躬出勞多備牛羊飯食親饗之闔營軍士歡聲動地朕駐蹕歸化城時各處多獻伎者皆給銀收納有各種工藝及彈箏唱歌者內一老人善謳其名雅克西年六十五歲胡曲最精善言說尤長滑稽初

見朕時賞以衣帽賜食并茶酒彼稽顙畢乃點首攘袂瞪視良久以手指朕曰所謂大丈夫者是耶膽氣如此勇略如此以敵國之臣而臣之以敵國之歌者而使歌之如此國富兵強乃不事驕侈但利濟羣生完聚離散惟務積德茲復何言天下諸國

實無與敵俱為臣僕理所必然耳於是叩首而坐方其以手指朕初發言時左右訶以為醉及聞其語莫不以其人雖鄙而言亦有合於理云有一搊箏者名齊倫其技亦精二十日駐蹕於達爾漢拜星自離歸化城向西南行地皆寬坦新設御屯於此

所闢田畝耕之不盡所產柴薪用之有餘
塞外諸地未有如歸化城之一望平曠也
且草茂水佳朕隨從諸人未聞有病者阿
米達桑格周卜世明珠等雖年老而色豐
腴可知其風土之佳矣凡此皆隨手書之
雖屬細末然朕在外之襟懷欲令聞知故

以示汝可繕寫奏聞
皇太后幷令宮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
月二十七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

巡撫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十三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二十七日駐蹕於里蘇郚二十八日駐蹕湖灘河朔漢人稱此爲脫脫城此卽黃河之岸向彼岸仰射之朕躬及皇長子新滿洲與善射者射過甚易波流亦緩不可與南方黃河相比若較天津入海之河甚狹者尤狹二十九日駐宿是日早鄂爾多斯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渡河來見朕詣河干將河測量其闊五十三丈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舟朕與新滿洲逆流舉

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惟船之器具不佳不便用力衆蒙古等皆驚訝以為此黃河逆流行舟自我祖宗累世以來嚮所未聞往來過渡試之斷不致飄往下流現流冰澌衆人難以全渡惟冀其早凍耳自古以來過十月下旬未有不凍者京師水泊冰結之日可記之報聞自歸化城至黃河岸一百七十里自黃河岸至沙虎口一百七十里亦未經丈量到黃河之日初覺寒冷與京師凍河之日相似在此衣灰鼠羊裘狐腋其年老之人衣略加厚厄魯特赤馬十匹遣送皇太子馬甚佳足健而善走又

甚調良以豆飼肥更不知若何又此處喀爾喀所產羊或係水土之故食之味甚厚朕故親視用水烹熟因候凍河閒暇無事親手執刀去其骨置匣中遣送可恭進
皇太后前三十日初一日駐宿初二日早蒙古等來報稱距此地五十里西爾哈地方今夜凍冰二段每段有十里餘我等官長皆以為奇先遣我來彼衆人行走試看若可渡則即來奏聞於是差嚮導官特庫斯等往看又念此時若送盛京所進之物驛遞勞苦朕此處各種食物皆有之但鹿尾鹿舌各五十鱖魚鯽魚豬魯魚到時少

許送至其他大魚鰉魚朕所不食野雉亦勿送來此地多而且肥橘子柑子等物雖到亦勿送來果麪諸物此俱自寧夏取來食之麪甚佳雖御用好麪製為餅餌以之相比猶覺稍黑而硬寧夏之麪白而柔細雖多食之亦易消化葡萄亦佳其名公領

孫大葡萄之蔕環繞有小瑣子葡萄纍時常食瑣子葡萄而未見其如此結實亦覺奇異壓梨亦佳初三日早遣人渡河將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台吉等所獻稱為馴良之馬百二十二匹內四十匹朕獻馬三百匹內二百六十匹令驅赴黃河彼岸馬鞍

從船渡過渡時見冰凌貼於兩岸河水比朕初到日不同水波不興與渡暢春園之河相似截流徑渡兩岸蒙古等俱合掌稽首相與約誓云此乃我等累世所居之地此河尚且如此效靈更有何人於我皇上之前敢萌異志於是乘其馬歷二時布小

圍三次向來言鄂爾多斯之地洵不虛也伊等圍獵嫺熟雉兔復多此地雖有沙岡然皆平阜草多蓊生馳騁并無可慮朕自幼聞鄂爾多斯之兔今親見之圍獵畢申時照前渡河至駐蹕處日暮時特庫斯等來奏從西爾哈地方河之上流皆凍伊等

往來渡試不致阻誤朕初四日駐宿初五日向西爾哈渡處移營觀之輜重可渡則渡若稍可虞則駐宿一二日此等事俱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咸令聞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初四日晚降來之厄魯特布達里奏稱於十月初四日起程噶爾丹兵餘數百食用既乏天時寒冽潰散逃亡者甚多亦有死者伊之領事寨桑土謝圖諾爾布率衆來歸尚未至等語噶爾丹雖云前往哈密今諳訪知彼地勢之人及喀爾喀皆言齊七克孔俄羅阿即爾漢等處與枯倫白爾七爾相距三日程不過仍遶舊地而行度其情事難奔他所既無向往之處事更易圖又詳詢之烏鎗鉛子火藥已盡鎗亦全無投順之人成羣而來所言甚悉今遣布達

里赴京其妻在鄂欣家可令完聚皇太子并與諸臣細問之此一大暢快事也土謝圖諾爾布係厄魯特大臣此人若來則噶爾丹之行藏即可決定俟來時再諭爾知之此語奏聞

皇太后兼恭請

皇太后萬安初四日駐宿初五日移營前向河之上流冰堅可渡處康熙三十五年

十一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前諭曾云初五日移營行五十里在西爾哈渡口冰凍處渡河後於初五日溯黃河

上流行十八里至喀賴因托海地方觀看黃河已凍即於其地駐營將冰鑿看厚盈尺甚堅將三旗分為三路路皆墊土初六日輜重亦全渡此上流六里以外下流三里以外亦皆未凍衆蒙古驚訝咸云從來黃河之凍皆自北首寒處凍起如此和暖

河皆不凍而獨於中一段結成厚冰不止嚮未曾見亦未曾聞渡河後晚至駐蹕之所王貝勒貝子公等之母妻俱至朕親至鄂爾多斯之地始知此地蒙古居處皆有體貌觀其風俗規模舊時蒙古道理未嘗少失六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俱相和睦

視同一體不分彼此盜賊皆無駝馬牛羊不須防守或馬匹驚失至二三年他人得之亦不隱匿送與渣克薩處令其原主識認王與貝勒之母皆非其生母伊等敬事之甚於生母殊有禮數可觀其他蒙古見此亦當愧死鄂爾多斯之生計皆佳牲畜

蕃盛良馬復多雖微不及察哈爾之生計較之他蒙古其殷富遠甚其騎射之式雖不佳亦覺嫺熟多中今朕得黃河所產石花魚甚多有自口內賫送者亦有自蒙古賫送者甚鮮而肥膩味佳因

皇太后不食大魚故未遣送朕駐蹕多日

習見其水土佳甚食物柴薪俱饒人皆相宜且不甚寒列朕在克魯倫河四月間所服之衣此時尚可不用京師寒時每覺陰冷自內寒噤斯獨不然此亦一佳地也自茲以後則未知若何耳是日駐蹕於東斯海驛初七日駐宿料理鄂爾多斯所進獻

馬駝諸物初八日駐宿初九日移營十四里駐蹕於察罕布拉克此數日揀擇鄂爾多斯所進之馬皆極佳而性復馴良鄂爾多斯捉馬時不用套桿但趨往隨手執之即住未見踶跪之馬幼年皇子可騎者亦有之初十日移營行十九里駐蹕於胡蘇

台十一日駐宿朕此來原欲相機而行今閒暇駐此天時復不苦寒惟就水草移營以俟噶爾丹困斃消息收納來降之人汝所遣來奏章於十一日早天未明時到本俱閱過發去之物料理畢即遣回朕所得肥雉三十乳酥一匣進獻

皇太后餘俱照書付之此地肥㸲甚多恐
需驛馬故不多遣此等處亦照前咸令知
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一日發報未久來降之厄魯特烏善台
至細詢之彼於十月初六日來者所言與

朕前遣往京之人無異但云噶爾丹欲使
察罕沽英寨桑來奏正聚集其牲畜事若
果真今已將到問話之頃噶爾丹之大寨
桑土謝圖諾爾布至乃彼緊要之人知彼
情事極為明晰詳盡噶爾丹困蹙是實事
於月內必有端緒其餘大槩皆如前人所
言欲往哈密其意已決聞副都統阿南達
率兵堵截或未必前去似有駐扎於薩克
薩圖胡魯克地方情狀土謝圖諾爾布其
人頗優亦壯健攜來之人八十口噶爾丹
若遣使來朕亦酌量遣使朕駐師於此可
致噶爾丹困斃又聞噶爾丹既無生計時

已嚴寒步行者衆其將何往譬猶穽內之
獸必自斃耳為欲早使聞知迅速遣諭可
奏聞
皇太后并傳知宮中諸大臣皆令聞之康
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二日駐蹕於奇托羅會十三日駐宿是日上駟院侍衛瓦色阿薩納送馬至薄暮閱馬俱肥壯與朕帶來閒日更替騎乘之馬相似我軍之馬皆未甚瘦亦尚有極肥者觀此時甚與駝馬相宜十四日駐宿將

鄂爾多斯所獻之馬揀擇始舉發御馬羣七十一匹大馬羣六百十一匹駱駝一百四十三隻十五日駐宿是日閒暇無事將我軍中歌者鄂爾多斯之歌者及厄魯特之歌唱彈箏者二人令之歌其厄魯特之歌者雅克西云我年六十五歲厄魯特四部落之主皆曾見之今見聖主德皆全備

仁慈無所不周恩惠無人不洽諸凡蒙古咸加撫卹不棄貧賤我舊主則不然一切人皆不令見惟自為尊大而已由此觀之興主眞天縱之人也十六日駐蹕於卽格蘇台十七日駐宿是日報至卽遣回朕今

循河岸而行歇息馬力以俟音信可將此
奏聞
皇太后幷宮中咸令知之諸皇子亦令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來人於十六日早到諸事皆悉以奏聞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

盡凡事欲皆明晰之意正與朕心相同朕不勝喜悅且汝居京師辦理事務如泰山之固故朕在邊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數時優閒冀此豈易得乎朕之福澤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之汝之如此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肫切朕

亦願爾年齡遐遠子孫亦若爾之如此盡孝以敬事汝矣因洞悉汝諸事敬慎故書此以寄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十九日我師駐宿巳時費揚古伯急報奏章至閱知噶爾丹遣人乞降茲以費揚古所上章急令聞知故遣馳報可奏聞

皇太后恭請

慈安宮中並使聞知宣諭諸大臣茲事雖未明晰朕自有裁度汝等勿慮朕嘗謂噶爾丹破滅已盡以今觀之斯言殆適合也爲此諭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此地和暖問鄂爾多斯之地亦言暄和寧夏地方較京師更暖故皆種稻田此地殊不覺陰冷體中不甚熱亦不甚寒或係地方之水土佳故無病人也我軍全營未聞有一人身體不安者康熙三十五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九日遣報時親近侍衛阿南達奏章適
至噶爾丹遣往達賴喇嘛及瑚瑚腦兒處
之心腹喇嘛索諾木拉西等俱於朕所指
示堵截之地盡皆擒獲故將其原奏章謄

寫發往共人一百六十口馬八十餘匹駱
駝百餘匹駝馬俱瘦食物皆盡從噶爾丹
處行經一月於蘇爾河地方擒獲噶爾丹
遣往西域書十四封欲皆翻譯洞晰其情
然後報知故未即發十九二十兩日譯畢
觀彼將破敗困迫情狀俱行掩飾極其無
恥卑微至於不堪譬之掩耳盜鈴曾不知
達賴喇嘛瑚瑚腦兒聞之已久矣十四封
書雖無用亦俱謄寫發往可將此繕寫奏
聞
皇太后宮中皆令聞之滿洲大臣令其觀
看特諭二十日晚駐營時阿南達又遣俄

齊爾圖車陳汗之孫嘎爾丹多爾濟所使
阿由寨桑賫奏章前來亦謄寫發往皇太
子欲知始末情由問之阿爾尼自悉矣又
諭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二十二日宴饗鄂爾多斯按等級賞賜二

十三日回師駐蹕於胡蘇台二十四日駐
宿擬至湖灘河朔時駐數日湖灘河朔距
此地八十里將軍薩布蘇有疾以朕處所
有西洋藥露盡賜之前自京遣來副都統
巴林病係勞症欲以賜之此露已盡不可
不備此諭一到貯於數小玻瓈鉼內寄來

巴林病篤未必能還再有此等遠來者不
必遣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此地冬至前後乃大寒
冷不能過京城嚴寒之日見蒙古之於寒
冷甚爲畏怯大不及吾滿洲漢人朕躬自

朝至暮操弓而行蒙古偶射尚亦不能朕
所衣狐肷裘銀鼠掛所戴小暖帽蒙古衣
大皮裘以禦寒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

諭皇太子

二十五日之晨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杜

拉爾寨桑至較朕昔年見時藍縷顛頓宛
如老乞丐詳問其情狀噶爾丹之欲降蓋
是實也其地之寨桑頭目人等附書者亦
甚衆具言此事丹卽拉慫慂倡說又以事
關重要特爲詰問噶爾丹之意見言詞生
計困蹙等情事其說冗長不備書惟以噶

爾丹之來降實情大槩書寄可照前奏聞
傳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恐格壘等知朕旋師因宣言初三日移營向邁達里進發彼既行而遂乃旋師矣初八日至右衛師旋御遇大寒我師背寒南

行尚屢苦凍北往之人征行實難軍中之人稍强自支持者皆致於凍新滿洲索倫喀爾喀厄魯特亦有凍者渠等亦皆謂大寒朕躬幸不致凍於强自支持之中猶覺有光矣如此嚴寒朕未嘗見每晚慮商旅人民及跟役之輩或致凍斃多方善護卒獲無恙衝冒寒冽畢竟滿洲爲最皇太子毋以朕既入關遠來迎接朕自有旨家中寒冷未審如何此等情事照前
奏聞傳知此諭書於右衛將軍之署欲更詳悉書之事既長冗而紙幅亦已盡矣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目錄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十三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駐蹕岔道之日初八日早遣往誥巴處員外郎保柱奏章至故謄寫與車克楚所報之書一併發往傳示議政大臣因發報之便恭請

皇太后萬安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

諭皇太子

初九日遣往根敦代青貝勒處理藩院主事訥爾布以筆帖式効力倭里來稱伊等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彼根敦代青於伊

等未到之前十一月初三日病故宣頒諭吉畢於十二月三十日言旋以二月初九日還至言彼之力量不克征行初十日大將軍費揚古送到厄魯特來降之阿玉西於十二月初九日自彼來投言噶爾丹在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所存者僅三百餘人此諭與諸大臣閱之其大槩及詳悉所問之處再書以示之自噶爾丹處來降於大將軍者厄魯特男三人婦二人之中有前所驛送之阿玉西問彼噶爾丹今在何處汝自何處來以何日出離本處阿玉西云我與塞卜屯巴爾住爾虧得和少齊同

在褚胡爾瀚海之裏界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塞卜屯巴爾住爾虧得和少齊過瀚海往巴爾庫爾地方捕獸我來向薩克薩圖胡魯克於十二月初九日投奔聖主而來噶爾丹之處現在吴爾占札卜車凌奔塞冷阿巴阿拉爾拜訥顏格隆有名目者六人再壯弱男人共計不滿三百察罕沽英察罕石保塔爾達爾扎巴罕滿濟等共三百餘人向畢齊巴牙而去袞臻之子多爾濟塞布屯等幾四百人亦齊向畢齊巴牙而去杜爾白特車凌等約百有餘人向額隆古河而去拉思輪等幾六十人向科

卜度而去濟木巴車爾貝令徒行矣又問
噶爾丹居此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乎馬
匹牲畜幾何生計若何阿玉西云噶爾丹
等侯格壘沽英及遣往哈密之哈爾海達
顏其有二馬之人少有一馬之人多而無
馬之人亦甚多所居帳房所用食物皆無

火藥鉛子已盡盜賊甚衆困蹙至於已極
遣往阿喇卜坦之車凌奔旣還其所言云
何我未聞知大槩不與噶爾丹來會又問
曾言噶爾丹至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於
春時收輯離散之人曾收輯否耶阿玉西
云離散之人何處尋覔假令得之以何養
贍自此以往潰散殆盡耳又問春時彼地
馬得肥乎今馬臕何若阿玉西云馬甚瘦
畏盜賊而晝夜牽絏之其何能肥康熙三
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朕於十二日之晨自宣化府啓行日中時

駐蹕左衛視事旣畢正封題遣發適阿南
達奏章至復啓封將阿南達奏章謄寫發
往照前令看嗣後凡有令看之諭裕親王
亦示之朕此處賞賚需用貂皮現今四執
事樹内有百四十張照此等貂皮四百張
較此略佳者百張共五百張御用緞匹蟒

緞粧緞倭緞共百端又黃河氷解須用簟繩可將長百丈餘甚粗新簟繩三副長百丈餘細新簟繩二副共載一車定於二十日送至右衞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諭皇太子

朕此處會議寧夏之地各處征調皆便朕

親至寧夏相機而行定議如此因與大將軍伯費揚古商之大將軍伯費揚古亦以爲宜往遂公同定議發衆兵馬由邊外前往朕減省隨從之人由尚書馬齊所立驛站之路行十九日從大同起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大同起程覽民生情狀不甚貧困糧草充裕與前所聞不同後來之駝騾可以不致阻滯矣自火水口至三岔百姓生業皆平常自三岔駐蹕李家溝之日地乏水泉前行嚮導豫貯

水三百甕以備扈從人騎之需正行之頃天忽大雪又百姓自李家溝來者言嵜嵐州小尊乾河水來已三日地方恐御路泥濘築堤壅之三岔乾河之水旱間亦流至韓家樓亦築堤壅之言之不已朕至韓家樓觀看其水甚大小尊乾河之水築堤處

深六七尺於是決開二堤申時水至李家溝下營處其深可没馬腹明日自李家溝至鄗堰郜五十三里水亦稀少仍貯水如前且山嶺險峻跋涉維艱前一日之雪因風凝聚如堆積之狀驅車人衆食此不致困乏而至因無地可以安營遂駐蹕山巓

山之南約一里許覓得一河前所行之人未見此河也百姓亦隱而不告此路馬齊所經過者詢之便可明晰朕初不欲書示但扈從人員與地方百姓共知之事汝若聞知恐以未書諭爲懷故特諭之此亦偶遇之事非關奇異二十八日至保德州黄河水勢平緩較湖灘河朔水勢更平而不甚深以篙探之可至於底此等情事奏聞
皇太后傳示諸臣自哈密擒送噶爾丹之子塞卜屯巴爾住爾解送京師路由大同宣府附近塞垣朕深以爲慮此子豈易得之者耶至保德州時當令送往太原由太

原至京較大同之路所遠不過三百里耳
皇太子可與諸臣議遣部院大臣及司官往視同至京城大約於三月初五六間方可至朕所俟到京作何處置另發諭旨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諭皇太子

朕於二十八日巳時至保德州卽傳示各以次渡黃河二十九日晨因書給賜諸臣扁額遂爾稍遲於是日巳時往看已濟者尚爾寥寥於是朕躬御小舟以粗簟繩徑河橫牽則往來過渡甚爲便捷滿漢諸人無不稱奇洵大有益也皇太子所送簟繩

甚佳堅固而不致斷折初一日俱渡訖於初二日啓行可謂甚奇大有裨益因寄信與皇太子亦令喜悅又俄木克圖哈西哈已到塞卜屯巴爾住爾亦接踵而至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渡黃河入陝西界山河地境形勢大異朕所經地方可比似者絕無城堡多在山巔不見一郵舍巖崖之下穴居而處平地少山之上無不耕之土民質近於忠厚兵卒健利野多獸跬步難行山雖平而澗壑最險水土佳人鮮病疾去神木縣四里卽邊

口鄂爾多斯蒙古多入邊來迎董魯卜王之母及其妃皆來請安是日初四薄暮噶爾丹子塞卜屯巴爾住爾來至見其身甚短小人亦庸下初五日卽遣送京師至京緩其處分俟其父噶爾丹之信其至京日如何集衆令視之皇太子與滿漢大臣同

為詳議具聞然後遵旨行為此諭知上候
皇太后萬安以此奏知宮中亦傳知康熙
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自神木縣往榆林之路皆沙磧崇岡甚為險惡非行兵之地觀此則知古人拓地興師修築長城竭天

下脂膏於西北者未可謂非必非今人之所能也特仁者所不為耳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不過四百人且不勝煩勞數萬軍旅何以率之而行乎磵壑甚多而砂礫又深故從榆林出邊於鄂爾多斯之地徑往寧夏陝西巡撫按察使來迎觀其人年老而衰頹殊不及山西巡撫倭倫將軍馬思哈奏報趙良棟於三月初四日病故其子天津道當速令聞之并令速回宣化府知府范時崇居官稱善而行已不苟可補授天津道宣化府亦係要地捕盜同知祖永泰為霸州知州時居官稱善而

行事不苟可補授之俱著迅速赴任朕行道遠而奏報間隔嗣後從行在遣發之書即於次日內遣回其間若有諭旨則每事覆答亦於次日內遣回從各省來京之人可詢今春風景何如雨水何如即寄信至

朕躬雖在軍中而慮周天下晷刻亦不能忘此心此意何時可釋此奏章於初七日午後到即時將進獻

皇太后等物親視包裹本俱覽畢即將報批發至上燈時寫完即遣回嗣後報到之日時俱於本内寫明奏聞朕巡察山西陜西等處惟萬民觀瞻是重行事恐有未愜而兩省兵民因朕撫愛年久皆相感戴聚集輻輳亦不令警蹕朕躬自念薄德稍有不當何以副兆人之觀聽乎皇太子勿以爲懷若類明武宗之所爲誓不言旋也康

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諭皇太子

遣送塞卜屯巴爾住爾三等侍衛克西圖先是於宣化府馳驛迎至中衛攜來今仍令其解送大將軍伯費揚古處送來歸降之噶爾丹所屬厄魯特一人阿喇卜坦所屬厄魯特一人馳驛送至詢問伊等之言一併謄寫寄往十三日自副都統阿南達處令送來之博羅特寨桑和朔齊來至此人口供亦書之寄往自出榆林邊口其地頗佳而路近此路若非朕詳問而來前赴寧夏亦甚跋涉艱難矣初四日自神木縣

地方因噶爾丹之子塞卜屯巴爾住爾之故行文前往至十六日未到不知因何遲誤是日未時始至又十五日早京師所送魚網到朕料理軍務但思維如何可得噶爾丹使後日邊塞永清無事何暇捕魚耶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恭請

皇太后安十七日入安邊塞垣駐蹕前馬奇查看境路曾言安邊僅有四井百姓聞

朕之來舉首城内外隱瞞之井二十有餘進塞垣處有二水泊營南又一水泊水甚足用是早天降時雨至十八日夜半極其霑足駐宿一日馬奇查看定邊堡亦云止有四井今泉涌沸而出水成澗流邊外相近處又出三水泊花馬池之地馬奇言有九井今有三十餘井邊外五里有大水泊安定堡舊井新井三十三處以此凡所經

過水皆充足十九日阿爾畢特瑚攜尼麻唐胡圖克圖至詳奏其事本日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自厄魯特降來二喇嘛情由人尚未至事局似佳故謄寫示之俟人到詳加詢問再爲諭示朕於三月初四日見塞卜屯巴爾住爾時即寫諭發往令諸臣

會議此諭若應於四日內到則初七日可至京師速行議畢即於初八日馳送十一日可達朕所朕於是日批發十六日至京則塞卜屯巴爾住爾到日正值其時乃俟後發之報至始於十一日齎復十六日方到雖本日發回計期二十一日前後方能

至都塞卜屯巴爾住爾到京已多時矣報發於十六日其間若有隔斷恐
皇太后以為何故稽延故於二十一日之早寫發此諭兼令諸臣觀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二十一日駐蹕於安定堡二十二日駐蹕於興武營水皆足用朕自經榆林以來行路之頃每率綠旗汛兵圍獵以觀其技勇沿邊綠旗兵卒人材壯健自不待言且其隊伍整齊騎射嫻熟與素日所聞不爽二十三日駐蹕清水

堡有河二十四日駐蹕橫城堡二十五日駐宿於黃河岸朕親視渡河日未暮渡畢二十六日抵寧夏風土尚佳貨食饒裕兵士精強馬皆肥壯馬思哈等所統之兵馬膘亦肥朕親乘之馬一無所損而至膘尚有八分者軍衆馬駝僅能至此蓋由途間

乏草塵土更多山岡與平曠之處無非砂礫故跋涉頗艱自古兵行未有經兹路者尚書馬奇奏言自京師至寧夏道路里數二千七百二十里嚮導布達等奏言自京師至榆林自榆林由邊外入安邊口以至寧夏道路里數二千六百里學士楊舒以

繩量道路里數自京師至榆林自榆林由邊外進安邊口以至寧夏二千一百五十里除各處駐宿之六日凡四十四日而至自寧夏丈量由歸化城至京師斷不過一千八百里路甚捷近而易行水草俱佳頃朕所經之路反迂曲而稍遠矣即遣中使

往京去訖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皇太子

三月二十九日晚大將軍伯費揚古報聞朕所遣員外郎博席希等還至及奏所詢問情由但其人尚未至朕所俟其至日問明再諭在京諸臣時望亟聞朕軍中消息

故即謄寫所奏之書以聞三月初一日辰時發行遣往策汪拉布灘司務英固還至其言與主事常明同當此發報之時恭請皇太后萬安此事令在京議政諸臣會同抒其所見具議以聞又京師日食幾分如何光景明白書寄爲此諭知康熙三十六

年閏三月初一日

諭皇太子

朕至寧夏幾及十日每日籌畫儲備兵馬錢糧無晷刻之閒其在路也晨則蒙霧露晝則冒塵沙口疲於誠誨手胼於鞭轡行數千里之外以至於斯者亦祗以此子遺之噶爾丹之故也朕於此時若在京師晨則可以周覽雜花晝則可以布席樹陰鳥鳴之聲可以悠然而聽熱則靜以息而涼則動以興非不知安怡之為可尚也亦惟是此心欲了畢丈夫之志意耳皇太子至孝人也抑或見花開之色聞鳥鳴之音觀

在沼之游鱗觀上林之馴獸念及朕在斥鹵砂礫絕塞之地勞瘁艱難其痛於心而慕戀之耶然毋以朕縈慮也惟日夜於國家之事必盡其心有暇則披誦經史覽前世得失之跡以自適其心為此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四目錄

北征勑諭

諭皇太子十五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四

北征勑諭

諭皇太子

三月十九日尼麻唐胡圖克圖卓爾莫隆喀木布到前已遣報其中情事因彼甚爲秘密故未詳悉書寫今此事俱已明顯殊覺怪異於是不以爲煩將始末詳悉書寫遣發令皇太子知之可細閱焉尼麻唐胡圖克圖到後朕念達賴喇嘛夙昔和順因體伊等秘密之意將尼麻唐胡圖克圖卓爾莫隆喀木布令近至御前朕左右惟有一等侍衛關保海青三等侍衛喇西餘無

他人伊等奏云老達賴喇嘛戌年已故小達賴喇嘛巳生今年十五歲我等地方伕達賴喇嘛以存達賴喇嘛身故之時即欲奏聞竊恐生變又因喇嘛遺言及白賴奔奈冲（奈冲者與巫覡相同降神推測之喇嘛）之言必令待至相合年歲始聞知天朝皇帝及衆施主故

於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始出禪定令衆叅拜此事諦巴於差遣我等時令於佛前立誓必親見皇上密奏其他處俱以達賴喇嘛出禪遣告而未明悉其故奏訖朕將伊奏章幷所獻達賴喇嘛之像於原封之外面同伊等加封押以鈐記乃諭之云朕數年來久知達賴喇嘛已故若達賴喇嘛尚存則叅木巴桒木布胡圖克圖噶爾丹西勒圖七七克塔賴喀木布濟隆胡圖克圖等斷不如此妄行喀爾喀厄魯特亦不致破壞故朕降以嚴旨令諦巴輸誠吐實密以奏朕朕亦密藏之俟十月初旬啓封宣

示內外四十九旗喀爾喀衆渣克薩令爲已故達賴喇嘛誦經致賵爲小達賴喇嘛遣使稱賀旣降諭旨於是命寫勅書其辭曰諭掌瓦赤喇呾喇達賴喇嘛敎弘宣佛法王布忒達阿布迪朕臨御天下統理萬邦溥播仁恩懲創亂逆其抒誠恭順者則

必嘉獎眷愛焉尒布忒達阿布迪先與噶爾丹同謀凡事惟左袒厄魯特而行將債事之濟隆胡圖克圖堅留不遣其時朕以爲達賴喇嘛若在斷然不致如此故特降嚴旨於尒覽尒奏奉聖主嚴綸訓誨心甚憂懼今惟謹遵皇上諭旨竭力黽勉自知

過愆引罪陳奏朕與達賴喇嘛道法協一多歷年所有不垂念之理乎且尒土白特國朕若不撫愛垂顧得以安生樂業乎濟隆胡圖克圖乃達賴喇嘛特遣以和合喀爾喀厄魯特之人彼不和解喀爾喀厄魯特反導引厄魯特入喀倫之內與我師相

戰情罪殊爲可惡務必送至朕依尒所奏請從寬宥其身命全其戒律班禪胡圖克圖應於何年月日前來尒從容定期具奏噶爾丹與我抗拒爲我師所大敗兇逆之寇情罪重大瑚瑚腦爾決不可存留其女尒必令送至若不遣送則咎在汝矣噶爾

丹若伏罪投順其時另降勅旨令尼麻唐胡圖克圖至以尒奏請之語俱密奏於朕前朕亦密降諭旨朕之素志惟欲普天率土咸躋雍和同臻安樂以此惓惓於懷若摘發隱事以傾人國斷不爲也嗣後尒益加恭順不違朕旨以行朕亦棄尒前非嘉

惠如初如此則尒土之民得沾利益而尒亦常享顯榮不替矣爲此特遣正使理藩院主事保住副使主事薩哈連頒此諭旨并賜緞六端二十八日引見二十九日之晨遣行是日晚遣往策汪拉布灘處司務英固至奏云臣從波羅塔拉回因部中遣

往策汪拉布灘咨文到卽持此咨文返至策汪拉布灘處策汪拉布灘甚喜卽遵旨領兵搜剿噶爾丹而來距薩克薩圖胡魯克二十日之程有達賴喇嘛之使達爾罕厄木七到彼言達賴喇嘛已故十六年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矣今尒等各安居本

土不必起兵遂按兵而退臣知其不能有濟亦還達賴喇嘛之事西北諸人皆已聞之等語是日阿南達奏稱嘎爾丹多爾濟遣人來云瑚瑚腦爾之渣木巴稜喀木布致書有令我整備器械來與瑚瑚腦爾會盟之語我今屬聖主之人向來從未與瑚

瑚腦爾之盟故我未前赴煩將此情事奏聞因其如此朕欲爲達賴喇嘛秘密其事亦屬徒然且應詢問之事復多遂將尼麻唐胡圖克圖召回於初二日復至令諸臣傳旨諭之曰尒等秘密之事朕垂念達賴喇嘛深秘密之槩不以告人今尒之使達

爾罕厄木七等皆已傳布盡人皆聞朕獨秘密之何益尒等可與喇嘛等公同啓封將奏章翻譯并觀達賴喇嘛之像因令此地喇嘛與尼麻唐親將封啓視泥塑達賴喇嘛之像其頭項處斷落在旁其時喇嘛等及諸臣凡所閱之人皆相驚訝云此事

若於伊等去後開視或於十月開視以致如此我等殊覺索然天心與聖主每相符合正當尼麻唐猶未遠去而英固等適至乃伊等親身明晰此事本末皇上之誠信優待達賴喇嘛之處亦昭著矣十六年以來種種假託達賴喇嘛之言俱已顯然達

賴喇嘛果有知亦應感戴聖主而不能不致憾於諦巴由此觀之諦巴於土白特國所爲不善不言可知矣因無不贊頌而尼麻唐等甚爲惶悚頓尒仆地口不能言惟自嗟怨此乃我等惡兆而已諦巴奏章云總統天下率土威福文殊菩薩至聖皇帝

蓮花清淨座下謹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喇嘛於壬戌年身故自

太宗皇帝道法合一癸巳年至京師道法合一以來此地佛門最大者達賴喇嘛世間最大者壽與天同明竝日月大護法主人一應事情意雖切欲陳奏奉掌管占卜

護持經典白賴奔桼冲之旨但召親近侍
奉之人達賴汗達賴巴圖爾告知之此外
雖各親屬是年以前皆勿告語欲將此故
陳奏心殊懇切但達賴喇嘛之旨及護持
經典桼冲語甚嚴切故未能陳奏惟聖明
鑒之第六世轉生淨體因有避忌尚未豫

拜侯至其年月日時奏知壽與天同至聖
天朝皇帝大護法主始令衆聞知至所指
定避忌之時至聖皇帝之外餘皆勿使聞
之將護持經典桼冲所戒情由遣尼麻唐
胡圖克圖卓爾莫隆喀木布等密奏惟明
鑒之訓誨諭旨垂愛不絕其出舍利焚葬

等事推算未及於此故爾完唘今因賫奏
章爲利益生靈於壽與天同護法主人前
獻便於供養達賴喇嘛之像乃臨終牀簀
之鹽拌和塑成此喇嘛像若欲一心虔供
陳設香燭意謂當獲福慶謹將喇嘛像并
上等珍寶數珠氆氇等物於七月初旬吉

日謹奏又經典一部載寫達賴喇嘛之始
末及生死遺言因其繁多翻譯甚需時日
在此喇嘛不能翻譯事務亦不甚緊要待
章住胡圖克圖到日譯完再遣觀此等情
事十六年間朕所差往喇嘛等欺誑於朕
至於已極無可憑信惟順諦巴之意總非

實語此中丹木巴塞爾卽堅稱親見達賴喇嘛尤屬可惡皇太子率理藩院大臣官員將默爾根綽爾卽以下喇嘛等俱傳集於栴檀寺將此情由說知卽將丹木巴塞爾卽拏問併其徒俱拘於理藩院彼二處所有房舍俱令封守今年正月初一日朕

躬及皇太子問默爾根綽爾卽倡言達賴喇嘛尚在今何以實蹟顯露由此觀之飼犬尚能吠面生之人猶爲有益豢養尒等喇嘛全然無益以此言譴責羞辱之將此十六年來遣往西域喇嘛等俱令清查各取口供啓奏喇嘛等今作何狀亦寄信來此情事令大臣看閱幷於

皇太后前口奏大略以

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朕至此以儀器測驗北極較京師低一度二十分東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今安

多以法推算言日食九分四十六杪日食之日晴明測驗之食九分三十幾杪並未至昏暗見星自寧夏視之京師在正東而微北初三日雨此並令知之兼示諸臣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自定邊至寧夏沿路皆沙磧無草鹹蒿鹹剌沙蒿度笈草之外皆斥鹵地也寧夏附近皆稻田引黃河之水以布種無事栽插地方水土不甚佳於人不甚相宜想皇太子欲聞之故爾示知黃河沿岸及邊外草極佳軍中之馬悉驅而牧之草青馬可飽

也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初七日遣往噶爾丹員外郎博席希來降之格壘沽英杜拉爾之子吳巴什俱至丹卽拉之使察漢代曾遣還今復來至格壘沽英杜拉爾滿濟噶爾丹之使拉麻察卜

丹卽拉之使老卜臧等尚未至謄寫詢問伊等之言及噶爾丹之奏疏稍等待之於初十日早滿濟老卜臧來至申時遣往阿喇卜坦丹津汪布筆帖式赫塞策汪札卜王之長史馬尼圖等至喀倫奏報之事大將軍伯費揚古報聞之事俱至初十日晚

格壘沽英杜拉爾拉麻察卜等來至詢問伊等之言謄寫一併寄去觀噶爾丹情狀與丹卽拉實不相協今阿喇卜坦丹津汪布又遵朕命心向我國誠哉彼人心離散困於饑饉也今移向額黒阿拉爾者以有魚之故耳豈其有從往之人歟頃來歸之

人接踵而至彼之消息絡繹而聞朕心決定事機而後行斷不輕忽亦無急遽也今轉輸餉糧皆已籌畫完備征行師旅皆已調度周詳惟待其消息故時日未定耳糧饟草豆隨營之米粟駱駝騾馬糗糒之屬皆大有餘並未苦累官員兵民也書至此

朕所遣前鋒侍衛奇薩穆等擒厄魯特夫婦兩人至奇薩穆等奏言我等謹遵諭旨指授於三月十九日自寧夏起程閏三月初一日至古爾班賽漢之地得此厄魯特來還等語厄魯特人札木蘇口供書於別幅為此諭知可示之諸臣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二月間朕躬親赴寧夏欲招徠瑚瑚腦爾等西陲厄魯特故將情事宣示遣台吉阿拉布潭得木楚克都統杜斯噶爾商南多爾即等曾周詳訓諭令之前往其先未知

事之成否且恐或至用兵亦未可知故未遣報今觀阿拉布潭等奏章言瑚瑚腦爾台吉等俱已歸順將欲趨赴行在矣兵革未嘗一試而西陲之厄魯特盡皆收服大喜慶之事故速報之策汪拉布灘已屬於我阿喇卜坦丹津汪布已遣使至亦屬於

我朕在此喜悅烜赫不待言矣惟旦夕之間將噶爾丹或戮而送至或擒而送至朕坐以待之耳為此降諭令議政諸臣看閱於

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咸令知之阿拉布灘等奏章及詢問厄魯特阿喇卜坦來人之

言謄寫並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經理軍務完備於十五日向白塔啓行所經理諸務俱詳悉謄寫發往白塔乃黃河灣曲之地鄂爾多斯杜稜公之哨口此

書到後奏報不必由邊內遣發令出沙虎口於邊外遣來可近千里而路亦易行邊內之地險惡不可勝言當雨水溽暑之時人中熱而馬倒斃者必多寧夏之地為瀚海之中年老及體弱之人不甚相宜雖無病人而腹中不調顏貌瘦損者往往有之

在我衆則全不覺也寧夏距賀蘭山之邊百餘里水草之佳不必言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之馬及御廄之馬駝牛羊俱於察罕拖會地方牧放此二十日內俱略覺肥壯未嘗於地方取一束草一勺豆以為飼養之用故米豆芻茭存剩甚多諸

路運送俱著停止卽於所至之地各處存
貯朕此番遠行專為籌畫糧餉酌定軍旅
進止機宜而來其可為勞苦百姓煩擾地
方之事乎今事務完備故詳悉書寫特示
可以此與議政諸臣看之康熙三十六年
閏三月十五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沿黃河而行見
其地甚佳草亦甚茂薪穮足用渣克木樫
柳杞柳阿爾塔哈爾哈納蒙奎哈爾哈納
等物皆有之黃河之曲其林藪處則有大
鹿野豕平曠處則有黃羊之類雉兔有而
不多因行兵不事圍獵於洲渚間乘舟以
往略張步圍耳米穀俱以船載至白塔從
白塔地方朕親視陸運使人人皆如朕奮
勉事當可成矣俟至白塔後遣內使於
皇太后前請安此報於二十三日四更時
至卽於是日酉時遣回康熙三十六年閏
三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白塔行二十
五里駐蹕於二十九日親閱前鋒軍士及
黑龍江兵啓行初一日親閱鳥鎗兵綠旗
兵啓行糧餉悉由水路於黃河順流運載

除前沿路所食之糧不計自初一日始計足四閲月之糧給之前往馬駝肥健軍容嚴整朕駐蹕之地以繩度之去兩狼山一百二十里沿路無水漢人名兩狼山蒙古呼爲哈爾哈納於是集軍中駱駝於于成龍未至之前運送糧餉過此無水之地待

此運載駱駝還至之後朕卽旋師前伏暑而還自京師乘來馬及前所遣馬皆肥駱駝亦佳有言由水路行八九日可至湖灘河朔其負載馬駝不能前赴由陸行可得二十日待起行之時再爲報之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所籌畫軍務皆已完備運送糧米於狼居胥山駱駝皆無恙載到於初五日還初六日駐宿一日令馬駝渡河擬定軍衆由陸路遣發朕於水路路行櫻桃進到朕以果實縈懷如此朔

漠窮荒何事三度親臨耶自後毋送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於初七日已由水路行黃河多曲岸則泥濘居人稀少應官之馬不可得凡奏疏俱令前赴木納河朔以待其師衆仍由陸

路而往留內大臣索額圖於白塔地方付以鳥鎗兵二百名各旗馬一千四百餘匹朕軍中所攜餘米八百石如去年留尚書班第以備接濟回旋兵丁人役商旅也委任明白朕始啓行初謂四日可至木納不意日來多風波濤甚大程期稽緩十四之夜朕前經過時所見之額爾得尼班第達胡圖克圖遣人來告云今日薄暮有一小船言欲奏聞噶爾丹已死丹卽拉俱歸降之事極爲緊要情形甚是急速是以我之胡圖克圖以此喜音令我馳騎而來奏知

皇帝朕因連夜令人覓馬由黃河兩岸前

迎又以小舟逆流迓之十五日辰時散秩大臣布克韜至奏云上以小舟留於內大臣索額圖處曾諭以朕往木納之際若有緊要事情馬難驟至則令乘此小舟速赴行在今緊要喜慶之大事無有過於此者故著臣等星夜趲程臣等兩日夜至此賫有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等語令將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謄寫遣發外其噶爾丹首級令速致之一到迅送京師朕三次遠臨絕塞者以此賊不可一日姑容之故也所見若不明決豈肯貽笑後人而爲此舉乎茲賴

天
地
宗社之福諸厄魯特皆已收服蒙古諸國靡有一不來臣者俟噶爾丹首級解至京師時可傳集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大臣官員明告此故令會議覆奏送來朕心不勝喜悅持筆不能成文匆匆發諭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汝皇父薄德何意如此福慶凡所至之地指畫之事無不脗合此皆

天
地
祖
宗之眷祐也今此普天率土寇敵之言再不聞於耳矣朕懷抱已愜讐忿盡洩皇太子踴躍歡忭更當何如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諭皇太子

朕順黃河之流行十日尚未至木納水甚險而舟行可畏不可輕忽視之前曾詢問言四日可抵木納故令凡所奏報俱於木納等候今以舟行遲緩故遣司官從木納

迎來於十六日至行在其遲緩之故以此又沿河一帶捕牲之處甚多洲渚間鹿豕與雉皆有之河内魚雖不多而亦不致缺乏雁鴻甚多河套之内乃鄂爾多斯之地河之北乃喀爾喀之地再偏東則烏拉特之地烏拉特生計甚饒牛羊充裕兩岸老幼男女擁塞稽首以此亦略擔遲因慶賀殄滅噶爾丹進獻駝馬牛羊者無數舟行時皆未收納惟以我軍所捕之物令彼飽餐而遣之蒙古等懷德畏威至於已極朕今惟致噶爾丹首級振旅京師長享太平為急務耳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十八日過木納七起爾寨桑來問彼之詞抄錄寄去外朕面加細問噶爾丹之死飲藥自殺信然矣或衆謀而毒以藥抑自飲藥俟車木卜臧卜來時從容問明可耳朕大事已畢意殊寬適日與諸臣每一語及輒一為欣忭噶爾丹之屍聞已焚之矣然雖復完具亦不過一枯朽頭顱耳先是吳三桂屍亦焚致其骨糜爛之於刑人之市而棄之其往例甚昭然也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諭皇太子

朕過湖灘河朔於三十日經沙虎口往張家口從邊內往則天氣暑熱而又當禾苗盛長之時邊外近而且涼今歲水草甚佳我軍之馬駝雖征行四閱月正值青草茂生無論貧富咸皆整飭一無所損失朕多方區畫必令全致之約略五月中旬可至

京師京師之馬一無所需用此諭到後一切奏報皆從張家口遣奏御用茶湯冰水俱出張家口從驛遞來迎時當乳酥饒足蒙古等來迎者充塞於道食物亦多不必攜來迎接此等事俱奏聞

皇太后并宮中咸令知之康熙三十六年

四月三十日

諭皇太子

朕以去歲赴歸化城之路稍為紆曲故於鑲藍鑲紅正紅三旗察哈爾地方之中取路而歸蒙古生計殷實且時候正佳殊覺饒裕因滅噶爾丹爭來稱賀擁塞道路兩

旁之山有麅間有別獸今以麅一隻乳酥諸物二函黃花菜一筐進

皇太后其宮中亦如此發往又與皇太子麅一隻邊內暑熱至京佳否不可知因朕遠行日久聊見繫念不在物耳朕於十五日前必至京師為此特諭康熙三十六年

五月初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四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illegible]錄

翰林院編修臣蔣[illegible]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五目錄

北征勅諭

諭領侍衛内大臣國舅佟國維内大臣福善蘇爾達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宋柱陶岱齊穡綏色三寶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宋柱陶岱齊穡綏色三寶

諭内閣

諭勇略將軍趙良棟

諭領侍衛内大臣伯費揚古

諭太子少保振武將軍左都督孫思克
諭揚威將軍覺羅恕書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兵部督捕右侍郎李鈵通政使司左通政喀拜

諭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國昌大理寺卿喻成龍光祿寺卿辛保內閣侍讀學士范承烈
諭總統督理中路運務左都御史于成龍等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禮兵二部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五

北征勅諭

諭領侍衛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內大
臣福善蘇爾達大學士伊桑阿阿
蘭泰

我國家自用兵以來所向無敵野戰則盡

殲攻城則必克惟以弓矢戈矛摧堅破強
無有不勝後三逆反叛南方稻田中盜賊
皆挾火器抵迎所遇之敵罔有不敗此朕
所深知者後有特設火器修整火礮鳥鎗
給散八旗從此我朝聲名威武震懾四方
更可知矣今噶爾丹出沒無常寇掠喀爾
喀疆界務期一舉殄滅用是儲備諸路糧
餉整頓六軍器械殫慮籌畫相厥機宜夫
此一軍興也非他役之可比尓官弁兵丁
以下厮養卒以上其各竭力奮勉不遇敵
則已若與敵遇功成凱旋當錫以殊恩用
旌勞勩其陣亡者照常給以身價外若護

軍與一子七品職若甲兵與八品職食俸
若無子者其所食錢糧即給寡婦養之終
身所借官庫銀兩亦當予以寬卹倘違軍
法勿冀縱宥必遵

太祖

太宗

世祖皇帝舊制治罪其徧行宣諭使明知之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宋柱陶岱齊穡綏色三寶

届師出時宣化府古北口綠旗兵卒其加恩賚焉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學士宋柱陶岱齊穡綏色三寶

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行車兵卒到日訓練之令與運糧官員相習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諭內閣

朕思察哈爾之兵若不善飼馬匹恐不能同大軍前進今宜簡察哈爾兵之健者左四旗可八百人右四旗可八百人左四旗察哈爾八百人令屬之中路每人馬三匹統計馬二千四百匹可屯宣化府以飼養官馬草料分飼之右四旗察哈爾八百人

令屬之西路每人馬三匹統計馬二千四百匹可屯大同府亦分給草料飼之如此則六師進發不致逗留大學士等會同兵部理藩院議以聞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諭勇略將軍趙良棟

比年以來噶爾丹怙惡跳梁侵凌喀爾喀諸部落朕視遠邇中外爲一體不忍聽其擾害藩服也今聞其竄伏於巴顏烏蘭地方去京師二千里去四十八固山邊境七百餘里自秋徂冬馬畜疲瘦形迹狼狽正宜及此時翦滅之以永弭邊患尒久著績

行間性秉忠義練達機宜故茲馳諭與尒商略尒體中稍可勉力支持即趨赴闕廷以共悉心籌畫尒宜深體朕意并賜長白山上用人參以資頤養特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

今厄魯特噶爾丹毀蔑盟誓傷我使者搶掠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胡圖克圖之來陰蓄狡謀違旨妄行剿滅不容少緩用是遣發各路大兵聲罪致討特命尒爲撫遠大將軍統領西路大兵一切事宜尒與都統伊勒慎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古護軍

統領瓦爾達副都統碩代理藩院侍郎滿丕等公同討議而行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強而輕視逆寇嚴偵遠探罔或踈虞其統領蒙古兵丁前來之王貝勒扎薩克台吉與綠旗總兵官等共相商確酌量行事尒仍總統

調遣有能擒斬噶爾丹來歸者分別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務加意撫恤副朕勘亂靖逆之懷官兵或臨陣退縮貽誤軍機尓會同商議官員以下卽以軍法從事示衆官兵犯小過者會同商酌徑行處治勿泯沒官兵功績勿寛縱違犯法紀之人賞罰之

際務極嚴明如有用運米綠旗官兵與情願効力人員之處尓卽酌量調遣尓等將厄魯特殲剿廓清安靖邊圉斯稱委任尓等宜殫竭心力早奏膚功欽哉故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諭太子少保振武將軍左都督孫思克

今厄魯特噶爾丹毀蔑盟誓傷我使者搶掠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胡圖克圖之來陰蓄狡謀違旨妄行剿滅不容少緩用是遣發各路大兵聲罪致討特命尓統領綠旗官兵一切事宜尓與將軍博濟一等

侍衛副都統阿南達副都統西爾哈達巴麟祖良弼馬自德等公同計議而行揚威將軍覺羅恕書亦統領滿洲官兵同尓前進尓二人皆國家大臣膺朕委用重任之人凡關軍機重情俱宜體朕委用之意同心竭力協謀舉行勿分尓我各執己見互

爭優劣以致因私害公負朕倚任至意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強而輕視逆寇嚴偵遠探罔或疎虞與綠旗總兵官等共相商確酌量行事尒仍總統調遣有能擒斬噶爾丹來歸者分別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務加意撫恤副朕戡亂靖逆之懷官兵或臨陣退縮貽誤軍機尒會同商議官員以下卽以軍法從事示衆官兵犯小過者會同商酌徑行處治勿泯沒官兵功績勿寬縱違犯法紀之人賞罰之際務極嚴明尒等將厄魯特殲剿廓清安靖邊圉斯稱委任尒等宜殫竭心力早奏膚功欽哉故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諭揚威將軍覺羅恕書

今厄魯特噶爾丹毀蔑盟誓傷我使者搶掠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胡圖克圖之來陰蓄狡謀違旨妄行剿滅不容少緩用是遣發各路大兵聲罪致討特命尒統領滿洲大兵一切事宜尒與將軍博濟一等侍衛副都統阿南達副都統西爾哈達巴䴵祖良弼馬自德等公同計議而行振武將軍孫思克亦統領綠旗官兵同尒前進尒二人皆國家大臣膺朕委用重任之人

凡關軍機重情俱宜體朕委用之意同心竭力協謀舉行勿分尔我各執已見互爭優劣以致因私害公負朕倚任至意勿謂自知而不納衆論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強而輕視逆寇嚴偵遠探罔或踈虞與緑旗總兵官等共相商確酌量行事

尔仍總統調遣有能擒斬噶爾丹來歸者分別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務加意撫恤副朕戡亂靖逆之懷官兵或臨陣退縮貽誤軍機尔會同商議官員以下即以軍法從事示衆官兵犯小過者會同商酌徑行處治勿泯沒官兵功績勿寛縱違犯法紀之人賞罰之際務極嚴明尔等將厄魯特殲勦廓清安靖邊圉斯稱委任尔等宜殫竭心力早奏膚功欽哉故諭康熙三十五年

正月二十五日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兵部督捕右侍郎李鈵通政使司左通政

喀拜

今厄魯特噶爾丹毀蔑盟誓傷我使者搶掠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胡圖克圖之來陰蓄狡謀違旨妄行用是遣發各路大兵聲罪致討進勦大兵所需糧米浩繁督運職任重大必須專委大臣統理今特命

尒于成龍李鈵喀拜總理運送中路大兵軍米事務尒等督運之米務隨大兵運到勿得遲延有誤軍需駐劄之處必安營壘令兵丁加意尋防所派副都統總兵官部院官員以及尒等題帶文武各官俱酌量派定分委押運其情願効力人員亦量行

分派隨押車輛俟到邊外如有用蒙古兵處卽將尒等經過相近地方所有蒙古兵丁酌量調用有貽誤修路搭橋者卽行指名題叅凡關運米事情各部院不得掣肘尒等總理運務亦須熟計征戰事宜將官兵不時操練務使賞罰嚴明其勅中開載

未盡事宜尒等卽會同商酌而行倘遇有征戰之處與副都統盧崇耀總兵官岳昇龍劉國興等商計而行有於運米事情勤勞供職者卽彙題奬勸如有怠玩厥職不効力勤勞者卽行叅奏懲治或官員或趕車兵役偷盜米糧馬匹及妄作非爲者卽

以軍法從事示衆尒等膺茲重寄務須殫竭心志黽勉効力將米運至軍前以濟軍需斯克副朕委任之職如或因循怠忽措置乖方致誤職任責有攸歸尒等愼之故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國昌大理寺

卿喻成龍光祿寺卿辛保内閣侍
讀學士范承烈
今厄魯特噶爾丹毀蔑盟誓傷我使者搶
掠喀爾喀人等又阻尼班禪胡圖克圖之
來陰蓄狡謀違旨妄行用是遣發各路大
兵聲罪致討進剿大兵所需糧米浩繁督

運責任重大必須耑委大臣統理今特命
爾王國昌喻成龍辛保范承烈總理運送
西路大兵軍米事務爾等督運之米務隨
大兵運到勿得遲延有誤軍需駐劄之處
必安營壘令兵丁加意巡防所派總兵官
部院官員以及爾等題帶文武各官俱酌

量派定分委押運其情願効力人員亦量
行分派隨押車輛俟到邊外如有用蒙古
兵之處即將爾等經過相近地方所有蒙
古兵丁酌量調用爾等總理運務亦須熟
計征戰事宜將官兵不時操練務使賞罰
嚴明其勅中開載未盡事宜爾等即會同

商酌而行倘遇有征戰之處與總兵官毛
來鳳許靖國等商計而行仍聽撫遠大將
軍節制有於運米事情勤勞供職者即彙
題奬勸如有怠玩厥職不効力勤勞者即
行叅奏懲治或官員或趕車兵役偷盗米
糧馬匹及妄作非為者即同大將軍會議

以軍法從事爾等膺茲重寄務須殫竭心志黽勉効力將米運至軍前以濟軍需斯克副朕委任之職如或因循怠忽措置乖方致誤職任責有攸歸爾等慎之故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諭總統督理中路運務左都御史于成龍等

大師討寇全資兵力內外滿洲漢軍綠旗諸路從征兵丁俱已各加恩賚其外省調集步兵輓運軍糧載塗況瘁尤可軫念所有每月應支銀米本營照常支給俾贍養家口仍各給與行糧以為道路之資所運

米石如悉依期輓至克濟軍需不致虧損遲誤俟大兵凱旋准補入馬兵營伍用彰獎勸有効力勤敏才堪拔擢者爾等可記名彙奏以俟酌用兵丁勞苦饑寒凡督運大臣官員宜時加拊循慰勉庶人爭自効踴躍赴功西路輓運兵丁亦照此例行爾等可移文各該巡撫通行傳諭示朕體恤軍士至意特諭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大兵進勦朕與議政大臣所議者已遣書諭汝外今聞根敦代青貝勒進至洪俄賴

之内七斯希布地方汝等二路兵恐將喀爾喀誤以爲厄魯特此事至要宜向阿南達切實曉諭之又汝等過翁金後將好鄉導給與商南多爾卽從何地相通約定日期遣至朕軍前爲善此二事雖無大關係思慮所及因文與阿第令諭知之康熙三

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諭禮兵二部

朕統御中外念切撫綏惟務休養民生未嘗遠事征討比年以來海宇昇平閭閻樂業四方固已無事獨厄魯特噶爾丹荒裔狡寇肆逞凶頑自烏瀾布通敗遁之後不自悔禍仍行狂逞悖

天虐衆違蔑誓言侵掠我臣服之喀爾喀潛入巴顏烏喇之地詭謀叵測逆狀已彰乘其竄伏近邊自應及時撲剿儻目今不行翦滅恐致異日沿邊防戍益累兵民聲罪迅討事不容已用是遣發各路大兵分

道並進朕特躬蒞邊外相機行事以衆擊寡以正誅逆天意人謀無不允協此寇一殄則邊塵蕩滌疆圉輯寧內安外攘實在茲舉告祭

天

地

宗廟
社稷竝一切應行事宜著察例詳議具奏
尒二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二
月十八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覽總兵官康調元所奏有山西巡撫所助
騾匹米石俱未到等語朕觀此或因大兵
起程日期改近稍有措辦未及亦未可定
糧餉牲畜所關最重前後之間將軍宜審
額萬全汝等所由道遠運送糧餉較中路
其難數倍萬一糧餉不能陸續運至汝等
兩路之兵恐致匱乏此事朕心深切憂慮

特手諭急速馳示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
十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諸皇子雖精嫻騎射然於戎事未曾閱歷
卽諸王之中未經身親軍務者亦多也部
院大臣皆屬供職年久諳練政務故朕特
加選擇調旗分置於諸皇子及王等軍中
凡嚴肅營伍禁戢士卒諸務皆令其與諸
皇子王等商畫從事戰陣之時亦相隨佐
理諸皇子及王等如有過失卽爲面諍毋
得瞻狥言若不聽則奏聞於朕儻不仰體
朕委任之意凡壁壘不整軍旅無紀皇子

及王等或有過失瞻徇顧畏罔克匡正於朕前又不行舉奏則朕必按軍法治罪決不寬宥可傳諭諸臣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副都統阿玉璽等到於大兵駐劄南口之

日聞其鑿井易成不勝喜悅汝等領兵至喀倫報聞之時將汝至翁金之日約略定期奏聞又將到土喇日期詢問喀爾喀好鄉導以地名與日期約略議定奏聞朕所統之兵行走駐劄皆因西路兵之故量寬時日為此特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汝至喀倫算至翁金土喇日期奏疏於駐蹕揆宿三月十九日早到汝等奏稱至土喇在四月二十四日朕所統之兵因雨雪稍阻兼以趲候重車雖急速前行於二十

四日之先斷不能至土喇汝所領兵於三月十六日之雨或有遲阻將日期另行開除具奏若無所遲阻至翁金奏聞之時亦另行明白具奏汝軍中馬匹何如運米車輛已至何處得寧夏兵消息否此等情形每具疏時必行奏聞正月二十八日奔來

喀爾喀之逃人言噶爾丹在土喇河上流

爲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朕所統之兵近喀倫地方曾遣叅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於克魯倫一帶地方踹尋蹤跡偵探消息四月十二日車克楚

等至奏云臣等初九日至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觀看見其形迹自彼處回行於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俄七爾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丹於是月初從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將我等遣回噶爾丹在達爾罕敖喇山等語由是觀之噶爾丹與朕所

統之兵相近矣此賊乃狡詐叵測之人潰遁時未必回奔土喇必渡克魯倫河或自俄濃巴爾卽奔塞稜格地方或繞巴顏烏蘭之後詭遁汝兩路之兵知其順克魯倫而下若隨之而往落空亦未可定朕爲此深切憂慮特耑遣人汝大將軍費揚古將

彼處地方凡賊可以脫逃之路周詳詢問加意堵截勿以其順下流而來遂輕視之

爲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汝初七日奏疏以二十一日酉時到覽奏五月初三日可至土喇等語汝等原奏稱

二十三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闌朕所統之兵水草皆得無誤故擬定二十五日至克魯倫河今遣發前鋒已覩其形迹得其活口噶爾丹有向克魯倫下流情狀距朕五日之程此其間汝宜累次遣人來奏則朕易於相待因汝等久未奏聞不

知已至何處恐等待日期遲誤急速前進遂甚在汝等之先今等待與前進兩端皆屬機要事關重大汝等作何行走宜速報聞兩路之兵有先到數日者必相待而行原有成約朕兹相待而行儻不得已師期所關至大則相機而行爲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五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六目錄

北征勑諭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等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扈從官員兵丁
諭戶部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內大臣等
諭尚書馬奇
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奇
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奇

諭兵部
諭議政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尚書馬奇
諭大學士阿蘭泰
諭議政諸臣

諭大學士阿蘭泰
諭大學士阿蘭泰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兵部
諭尚書馬奇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
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

諭領侍衛內大臣班第等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尚書馬奇
諭尚書馬奇
諭領侍衛內大臣班第等
諭議政大臣
諭大學士阿蘭泰
諭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等

北征勅諭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近日以噶爾丹處來奔之人所言觀之其饑寒困蹙至於已極此大機會也上天佑助有以賊畀我之象矣斯時更不可失汝等宜切切注意曩者朕躬親至克魯倫時汝等大兵若前行三日至巴顏烏蘭相近之地噶爾丹從何得脫商南多爾即來後若將所至地方一經奏聞朕所遣殷渣納顏林秦等於十三日之前若到朕何故旋師以汝等之兵斷然難至皆困於

饑餒故以朕營米糧為轉移之計經理而還然至於賊衆多致免脫來降者又復逃回朕實不意其如此今思此等情事追悔不可勝言汝等兩大將軍會合時中路之兵馬皆肥壯理應挑選軍士通融馬匹即行追逐其潰散之衆俱行收集而來彼時雖至潰散因無收納者零星會合以致衆多此理之必然者今汝等作何商議噶爾丹何所底止朕因相距遼遠切欲聞之特書手勅以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汝遣本錫貴奏九月十二日至已洞悉情

事茲丹即拉雖云投降而噶爾丹之言於今未至然彼雖不投降破敗已極果其來降大將軍可善言慰導令至歸化城其時相與籌度措置特易易耳彼所遣使若送至朕所朕措處良難不得不諭令歸降彼若遵旨來降將不復更有所議矣今自丹

即拉以下凡所遣人至奏聞送至朕所噶爾丹若遣使來汝即以言覆之我乃大將軍凡事皆我耑任我主亦不拂我言今尓等馳奏而返時愈寒冽汝之來人致盡凍斃汝可即歸令噶爾丹來降其時我為汝奏懇於是賞其來使慰以善言遣之即還

此等情事一面奏聞一面更加周防其周防事宜馬最為要朕在軍中見我軍之勇健無可訾議而於防護馬匹最覺踈虞萬一詐稱投降夤夜乘我不備驅馬以出所繫匪輕汝諳練行間事多閱歷聊以朕意念所及書以諭焉聞噶爾丹信息以在京

豫養之馬軍士騎乘朕躬以九月十九日起程前往歸化城此際常須奏聞情勢為佳朕心喜欲亟聞彼中實音為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等

汝所奏翁金守護米石副都統祖良弼之

事此本於九月十九日早至朕所前五月十三日我兵擊賊以後爲西路善後事宜降有諭旨及該部文移俱在檔案朕何庸再言經數月而未行掣回者何故朕遣將軍舒恕侍郎滿丕者又何故汝之此行更爲何事朕殊不解朕在京師事惟獨斷西

路之事未全善慮未周詳卽逐件言之衆意亦未必以爲然今悉如朕所言矣噶爾丹困蹙已極旦夕之間將寒凍以死其頭目遣人來以爲此大機會故爾喜悦今相戰則來降之人將懼而中止又得帳房釜鬵此事朕以未得掣回之故深以爲憾又奏章內將翁金所有兵丁若干官員爲誰器械何如戰時久暫若何何以退却此撥什庫兵丁何以奔來俱未詳載朕相距遙遠不勝憤懣嗣後凡奏事必將始末詳具爲善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大同宣化府積貯草豆甚多騎官馬之新滿洲護軍三百名內令二百十名騎達卜孫腦兒馬羣之馬隨往前去其九十名將伊等所騎官馬九百匹赴大同府餧養大臣侍衛官員不騎官馬者亦照職掌定額令留馬於大同府三旗各派大臣一員及

侍衛三員經理飼秣其前行兩起大兵亦令赴大同府餧養馬匹如此則於程途無阻於軍事有益矣俟下營後議奏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諭扈從官員兵丁

朕行甚緩無急迫處各騎士皆善加調適以行下至僕役俱以此通行嚴飭曉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諭户部

宣化府錢糧前已屢經蠲免但比年以來所屬各州縣牧養軍前需用馬匹又大兵絡繹往來雖各有支給經費而供億甚繁

殊勞民力朕巡幸經臨深切軫念著將康熙三十六年宣化府屬地丁銀米全與蠲豁仍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民間均霑實惠以副朕寛恤黎元至意尒部卽遵諭行特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凡肥壯馬匹則拴至天曉若五六分膘之馬則拴至三更時可將此通諭衆人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朕見餧馬之草皆被踐踏馬宜於夜間拴至當餧之時少少添草餧之為何徒然令

其作踐可傳諭諸臣竝曉示衆人知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汝報副都統祖良弼擊敗厄魯特奏書二十四日之晨至於沙城朕覽之不勝欣喜勿謂我師擊敗賊衆彼卽全軍得脫噶爾

丹但無所掠獲則彼奔潰離散之外更有何計將軍惟事招徠切爲要圖務使潰散以盡其餘所下敎諭及招降事宜已令本錫等傳旨兹不再及惟以善言慰導致彼來歸再爲籌度爲此特諭朕躬甚安佳怡悅在途汝安善否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騎乘官馬侍衛三旗護軍内府執事人員各所乘馬若記得旗分佐領將原旗分佐領原騎乘人名書於木牌繫之馬項若記不得旗分佐領各書其人之名繫之著通

行傳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朕日出後始行亦不甚早當於未啓行之前先撤帳房朕行時卽隨後同行則途中旣便而於馬畜有益觀此番軍中帳房不於未行之前豫撤朕遣人催促而後撤付

馱載者甚多朕行時始結束追趕而前晝日既短在後之人何時可到馬畜亦甚至勞苦今每日行不過三四十里又非暑熱之時僕役可以照常步行如此則於馬匹大有裨益可傳諭諸臣幷曉示衆人知之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今已出邊外騎來馬匹肥者拴至五鼓始可牧放臕歉者少歇息之汗乾卽可牧放

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諭內大臣等

來降之厄魯特云噶爾丹於波羅吴納罕

空金渣巴罕等處過冬令丹卽拉來波羅吴納罕之地相尋波羅吴納罕者向來渣薩克圖汗所居之地問其地之所在則距喀倫有四十餘日之程今大將軍伯費揚古進兵右衛兵每人乘馬一匹騾驢負載前往亦且瘦弱朕度其斷不能至噶爾丹

所居之地必於翁金一帶地方以馬瘦而返至翁金而返則兵力徒勞而無益於事朕令於大同牧養馬匹者專爲探實噶爾丹所在現令可進則黑龍江之兵六百人前鋒二百人新滿洲四百人察哈爾渣薩克之兵挑選千人整齊砲火鳥鎗全給以

肥壯馬駝多帶糧餉令之進剿乘其窮困可以一鼓而殲滅之矣頃噶爾丹破壞已極我等為何不深籌殄滅之計而空勞士馬之力乎今速行文大將軍伯費揚古令其停止進兵若果有機會易於擒獲則勿停止噶爾丹困憊無可往之地儻今冬雖

未可行來歲草生之時令馬匹肥壯整備駱駝噶爾丹任其所之必捜尋其地而剿滅之此際將降來厄魯特之人接踵差遣招降厄魯特最為要務惟事招降足令彼勢全潰爾等會議即於今晚具奏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尚書馬奇

大將軍費揚古所領兵士甚為勞苦食用必至缺少欲將朕所用牲口發去道路遼遠牲既瘠瘦且須時日可遣人到尚書班第取沙虎口大同等處現存銀五千兩遣官一員送至大將軍費揚古酌量買皮襖

牛羊等物給與軍士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奇

今歲歸化城一帶年穀豐收而價值亦賤至歸化城時隨行之人所給十日口糧可折價與之令彼各自市買其歸化城之米

所以備軍需也此地米穀餘剩則右衛之兵儻有徵發取路甚便以之給散大有裨益尔等議奏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奇

黑龍江之兵出師日久據將軍奏稱所食口糧可至十一月初五日朕至歸化城時

應將察哈爾兵五百名新滿洲一百名給足口糧馬匹遣往更代著議奏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諭兵部

朕至歸化城之日自張家口至歸化城所有常設驛站外中途添設之驛俱撤回至沙虎口一路以兵部隨行之馬添設驛站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諭議政大臣

士卒十日猶可不支口糧儻駐扎日久豈可不行支給且歸化城附近地方牧草維艱應將多餘人役瘦弱馬匹酌量遣往大

同右衛等處飼養等候或遣黑龍江兵一百名或留此兵於新滿洲兵內遣往著會議具奏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歸化城貿易人多僕役諸人恐有妄行搶奪著副都統阿第將土墨特蒙古亦宜嚴

行禁止諸臣侍衛執事人員及軍士馬畜毋得偷竊可諭衆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諭尚書馬奇

朕見歸化城馬駝多而價亦平官員侍衛兵丁人等有欲借銀兩通融購買馬駝者

奏聞給與銀兩先是騎官馬新滿洲不准借給銀兩今如有借者亦准給與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

右衛官員兵丁自駐防右衛以來屢經出兵甚爲勞苦朕心殊切軫念著尔前去將官員兵丁所借官庫銀兩扣除俸祿錢糧俱暫行停止其有陣亡官員兵丁人役俱著詳察即給與身價現今給賞則於官兵生計大有裨益可同學士一人酌帶司官馳驛前往將諭旨通行曉示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諭議政諸臣

頃將軍費揚古奏稱黑龍江官兵所給五十日口糧於九月初五日期滿故將喀倫所有米石算至十一月初五日給與兩月之糧除截留一千石外餘米俱賞給蒙古所留米千石俱給與官兵喀倫現在無米

等語原令將喀倫所有米石給與兵丁儘其足用其所餘者始給與七旗蒙古今遽爾給散爲時太早而非策矣可行文將軍費揚古又派察哈爾兵五百人令內大臣吴巴什領之給以二月餱糧前赴大將軍費揚古處此兵到時將黑龍江兵內視其人材壯健而馬匹肥者選百人留之官員亦酌量兵數存留於解送銀五千兩內酌量支取於所留兵百人亦照察哈爾兵兩月餱糧之數給與餘兵俱著發回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

右衛官員兵丁甚爲勞苦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兵丁所借官庫銀兩俱著豁免漢軍扣還之例向來不同自奉諭旨以後漢軍所借銀兩照常扣還陣亡者已給身價外其有在軍前病故官員兵丁人役及受傷官員兵丁人役等按所察名數照例給賞此係已經查明之事大學士不必前往學士倭倫往彼一一給散倭倫到右衛時集衆宣示諭旨將詳查賞賚之事傳知議政大臣及諸臣并詳悉移咨亦令大將軍知之矣右衛出征兵丁到時大學士阿蘭泰傳集亦行曉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

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

右衛官兵已經頒賞大同府綠旗官兵亦經屢次隨征勞苦其陣亡及軍前病故與被創之人俱應加恩賞賚著學士倭倫前往大同府詳察一一照例恩恤其無子嗣

承受銀兩者向有致祭之例亦察例致祭學士倭倫賞恤事畢隨即前來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應留大臣一人於歸化城收養來降之厄魯特完聚其夫妻給以衣服餱糧等務皆令其料理可令内大臣宗室永吉并乾清門侍衛韓楚哈員外郎董殿邦副都統阿第公同商酌而行支緞皮襖二百領皮襖一百領銀三百兩付之有給食物需用之處將此銀三百兩應用註冊於歸化城之土墨特蒙古勿行徵取厄魯特來降之人

其素有名目者以緞皮襖給之其微賤者以皮襖給之永吉韓楚哈隨朕至湖灘河朔仍還於歸化城留住安親王到歸化城時王與副都統雅圖留住於歸化城出師日久其隨從之人俱著回京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兵部
將軍薩普蘇病未痊愈不必隨朕前往將伊所帶官員兵丁一百十人率往大同府養馬以待自大將軍伯費揚古處有兵五百人到時亦令往大同府養馬若大將軍處有急務卽率伊兵丁六百人前赴大將軍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尚書馬奇
朕念右衛兵丁勞苦遣侍衛馬武以牛羊犒賚之馬武回朕詢知兵丁中步行者甚多食用亦匱乏可每人賞銀三兩卽速詳查兵丁名數具奏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右衛官兵明日可到我軍自出師以來皆談笑優游每日飽食二次來朝止早餐一次其晚時一次不必再食俱持以饗右衛勞苦之兵御膳房兩次飯食及諸皇子兩次飯食亦俱持以饗右衛之兵可將此通行曉諭諸臣執事人員幷合營知悉俱各持往其所飲茶亦令茶房預備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適遇停駐之日自王以下衆人所乘來馬

匹皆令查點有多至數百者亦有少者俱著詳察具奏朕不過欲知其數而已御廄馬亦并查點又衆人所乘馬中有膘力不能行十日者另令查出曾給與衆人所乘官馬及御廄馬并查之我軍路程甚遠此馬焉能行到今右衛無馬之兵令其乘之而往於馬上各繫其主之姓名伊等現有官支草豆卽令飼養肥壯若有調發乘此前往回時各給還原主有損亡者朕力可以賠償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

此皆係官馬朕所乘內廄之馬亦有之因

右衛軍士無馬以致步行者故令乘之可將此馬與無馬之人通融乘騎馱載前至右衛到右衛後軍士等現有草豆令其飼養肥壯遇有調發則乘之而往若無調發則俟其肥時送往京師此皆官馬一匹亦不可損失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

右衛兵丁所借支官庫銀俱已豁免今此兵一到右衛其管轄之人令兵丁急速整備馬匹必致借支官銀措辦如此則兵丁生計又致困苦矣其兵丁備辦馬匹蹔停從容購買目前若有調發現有朕行在之

兵其給兵丁所騎之馬或送大同飼養或留右衛飼養俱聽從其便兵部卽速移文右衛護軍統領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聞右衛軍士回卽遣侍衛馬武驅牛羊往

迎二十四日朕躬親至渾津郋迓之二十五日賜宴湊三日之糧賞給行糧銀各三兩觀軍士甚疲苦見其步行狼狽情狀朕心深爲憫惻躬親閱視凡軍士咸以茶飯餅餌酒肉飲食之自諸臣以至軍士歡聲動地前聞調右衛兵朕稔知此兵決難前進雖徒步竭蹶而往亦不能至所指之地故朕以現在飼養馬駝酌量足以制噶爾丹之數率之前來途中聞丹卽拉巴回朕又將帶來察哈爾兵五百人給以百日餱糧遣往更換黑龍江之兵朕駐蹕歸化城十日歸化城米穀一勺未曾支用凡來降

之人再四詳問皆言噶爾丹向哈密去若果往哈密則朕意以爲擒獲益易矣哈密距嘉峪關十二日之程行走亦易故朕意將所領兵竟赴寧夏朕由寧夏前往有調遣之處就近可以相機行事必將噶爾丹擒獲誅戮始愜朕志但朕啓行後噶爾丹

及丹卽拉等若稱投降而來尒等兵力單薄而右衛之兵無馬朕慮及於此故遣使與汝商酌汝等會議具本速行奏聞朕在湖灘河朔待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朕日行惟二三十里耳牧羣之馬何故早來此正當飼草之時嗣後稍遲送至幷通諭衆人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尚書班第

黃河水深飲馬時勿絆其足若有傾跌難於拯救可以此通諭衆人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班第等

今年春出征之山陝綠旗兵因軍糧匱乏絡繹遺留在後仍結隊夥明顯回汛此等較之逃回者不同糧米旣乏而離將軍又遠遂各尋營汛而還若行議罪情爲可憫應將此等從寬免其察議現拏繫獄者俱行釋放著通行曉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汝二十九日覆朕諭旨所奏章疏於初二

日晚到閱知欲調太原駐防兵及巡撫標兵一千名沙虎口前未出征騎兵五百名朕思太原兵旣未諳戎行且前至歸化城已及千里之遥綠旗兵人惟一馬當此天時嚴寒雖得遠至力已疲竭緊急之頃責其用命實至僨事今以朕營火器護軍千

人砲火兵二百四十人前鋒兵二百六十人共足汝所調一千五百之數爲汝備之營馬旣肥衣裝亦厚此兵士隨朕出入諳練爲優朝有消息夕可征行朕駐蹕於此噶爾丹確信亟欲聞知其人若有來降付與最善馳騁者迅赴行在若噶爾丹有來

降音息喀倫外所居喀爾喀不急急移入内地而遽信其來歸坐誤大事則所繫非淺鮮也頃丹卽拉稱降遣使而反侵我糧情狀昭然可覩矣今不可再誤當益切周防更爲遠慮爲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草甚叢密營内之火各宜謹愼嚴行禁諭恐於迎風處失火朕御營有何可慮惟衆人之故耳可以此通行嚴加曉示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諭尚書馬奇

與貝勒松拉布同往遣前鋒參領阿祿一等侍衛巴爾楚喀爲首領伊等餱糧雖貝勒松拉布給與恐不足食用亦未可定可將銀百兩付阿祿於不足時湊用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尚書馬奇

厄魯特之嘎爾丹多爾濟聞其窘乏從此地賜給銀兩則道遠馱載維艱主事華善至甘州肅州等處向地方官取銀一千兩賜與嘎爾丹多爾濟卽付來使阿岳持去其阿岳賞銀三十兩同來二人賞銀二十兩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班第等

噶爾丹餘孽欲盡殄滅之西路豫備最爲緊要西安調遣滿洲兵二千人之馬綠旗兵之馬及李學生所送五千茶馬之外後有繼得之馬遣司員會同巡撫俱於甘肅地方飼養則於軍務實有裨益著會議具

奏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諭議政大臣

大將軍伯費揚古可減省隨從之人馳驛疾速前來商酌軍機將軍事務暫著舒恕代理可速移文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阿蘭泰

右衛大同府官員兵丁毋得勞頓馬匹遠道來迎各於所駐城郭之外就近迎接可行文諭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等

此際甚無事朕與將軍費揚古商議噶爾丹若於今冬來降將軍費揚古處現有察

哈爾兵五百人黑龍江兵一百人又將右衛鳥鎗兵二百人副將黃元鳥鎗兵一百人令右衛護軍統領將馬上可載之砲酌量以數位給之大同府飼養馬匹鳥鎗前鋒四百人共兵七百人著前鋒統領碩鼐率之前赴右衛豫備停妥聽大將軍調遣碩鼐即率之而進此兵七百人將軍費揚古處所有兵六百人又調集扎薩克蒙古之兵千人共有二千餘人兵力不可勝用矣如此則大同所有鳥鎗護軍一千人火器兵二百四十人前鋒四百人黑龍江兵

五百人現今所留護軍二百人槩不調遣令其駐扎養馬於來歲進勦之時始行調用著伊等會議具奏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六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七目錄

北征勅諭

諭議政大臣等及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議政大臣班第等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領侍衛内大臣公福善等

諭領侍衛内大臣

諭理藩院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副都御史努赫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
伊桑阿
諭戶部
諭理藩院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
伊桑阿

諭右衛將軍偏俄山西巡撫倭倫
諭侍郎安布祿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諭山西巡撫倭倫陝西巡撫黨愛
甘肅巡撫郭洪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
諭領侍衛內大臣及嚮導官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山西巡撫倭倫
諭兵部
諭侍郎安布祿
諭員外郎薩哈連

諭議政諸臣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兵部
諭議政諸臣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護軍統領托倫等
諭領侍衛内大臣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七

北征勅諭

諭議政大臣等及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今噶爾丹之勢窮蹙已極若天與不取是坐失機會矣又格壘沽英杜拉爾寨桑巴

限以八十日遣去先所遣吳爾占扎卜之毋齊巴哈戚其信亦將可至今不整繕甲兵預爲之備必致有誤兹者出師亦分兩路而進每一路兵三千二路之兵不必互相期約視其所遇以爲進取此次軍旅緣旗之兵多調亦屬無濟惟少發士卒而多

攜馬匹其馬匹量給士卒則可與禁軍一同征行矣今茲用兵所需糧米仍如常隨運附近邊疆購買牛羊尚爲易得可支用正帑每一路買備牛羊二萬攜去大有裨益至輓運軍儲駱駝最要駝與馬俱應廣備此購買駝馬驢騾牛羊等畜當遣賢能

官往肅州寧夏二處採買其具議以聞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三千軍士伊等盔甲器械釜帳等物所重斤數若干百日米石之數及所重斤數若干馱載需用牲畜若干至牛羊二萬可供軍食者幾何時也部院大臣其會同詳議以聞此次軍士行裝可較去歲春間者酌量稍輕省之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初六日

諭議政大臣班第等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行兵者以道路爲至要朕已召嚮導萬舒

克博洛等來若輩到時遣嚮導親近一等侍衛僧圖等同現駐大同之護軍參領車克楚前往寧夏選西安官兵內勇健者百人率領直至古爾班賽漢地方閱視道路計自寧夏而往去來約需四十日伊等於途間或遇噶爾丹之人則生擒之力儻相

敵即殺之若與伊拉固克三胡圖克圖相遇亦并擒之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

寧夏地方採買駝馬驢騾牛羊著交西安副都統阿蘭泰肅州採買著現駐宣化府之侍郎席米圖去皆支正帑以時直購辦

毋得減少其價著選部院賢能司官遣至阿蘭泰席米圖處會同督撫及地方官監買伊等其勸諭地方官量所有駝馬驢騾共佐軍興尒大學士等會同部院大臣將司官中之素有材能而曾奉差遣又家道不匱乏者選擇引見毋得狥情又大將軍伯費揚古今若有征行仍率前鋒統領碩鼐等預備之兵前進若無征行而大同養馬之兵或有遣發則碩鼐率所部先鋒會師而進又黑龍江之兵既以器械不足來奏難以遠發應遣往右衛屯駐豫備其再議以聞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駐扎肅州副都統阿南達報稱噶爾丹之子塞卜屯巴爾住爾於哈密地方擒獲正月十六日之夕正觀燈視煙火於暢春園西門諸蒙古及降來厄魯特男婦聚觀其時奏章適至衆皆歡忭汝坐鎮邊荒離朕

左右欲汝聞知令騰阿南達奏章遣往當在新年燈節之時舉國老幼共皆歡娛相聚適興優游汝在絶塞苦寒荒涼寂寞之地甚切眷懷爰賜胙肉鹿尾遼魚包瓜諸物問汝安好爲書以喻意朕躬甚安於汝昔見時無異也汝安好否至噶爾丹當如何殄滅不失機會朕與議政諸臣議定再降諭旨爲此特諭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十八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公福善等

頃當春時馬不可卽令飲水略拴少時先飼以草然後飲之諸臣及侍衛執事人員部院衙門通行曉諭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輜裝行時約束最爲緊要若照常專令大臣管理視爲故事嗣後著大臣二員每旗侍衛十員護軍校三人管束大臣職名每日開列具奏朕親閲派遣侍衛不論新舊輪班派出管轄輜裝馱載或偏卽扶助之一遇險阻之地照看管束朕躬時或在輜裝之前或在輜裝之後巡視查問若違誤必行治罪決不寬恕派出大臣等所管轄日期每日記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七

日

諭理藩院

差往達賴喇嘛之主事保住及往尼麻唐胡圖克圖之員外阿爾必特呼所差往事情及所聞信音皆詳悉書寫交與驛站筆帖式星夜迅速馳奏保住在後速來康熙

三十六年二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今遣一能言大臣帶領瑚瑚腦兒之渣西把圖爾台吉之使臣温布波碩克圖卽農之羅壘厄木七波碩克圖卽農之姪厄爾德尼台吉所屬納木喀拉木扎木巴等前往瑚瑚腦兒之地說瑚瑚腦兒台吉與之偕來令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朕以二月六日出京於十一日前至宣府觀此時情勢噶爾丹窮困已極雖欲歸降

自彼至此亦豈易易寧夏地方與噶爾丹所在薩克薩圖胡魯克格隔特哈郎古特相近已令叅領車克楚親近侍衛僧圖等領西安寧夏兵一百人前至伊克敖拉偵探伊等報稱於二月初三日起程矣欲令知此故爾遣諭朕意欲令將軍孫思克博

濟領兵三千人為一路出嘉峪關或取道哈密或取道巴爾庫爾前進車克楚等還時所偵路可行則以三千兵為一路出寧夏進所新偵路設不可行以兩路併為一路定所向前進事宜可濟朕令往寧夏親視大兵糧餉地方情形汝意更復云何特

為商略故諭遣往諦巴主事保住所奏報付去令知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諭副都御史努赫

汝親身日率科道官各一員留行於輜重之後沿途跟役人等妄行之徒若有掠奪民物相攘鬬者汝等察拏指名叅奏如汝等不行察拏有在朕前叩閽者於汝等必不姑容每晚無事則具揭送大學士所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修治道路若委地方官員則必致太過遣嚮導官法保布達照朕往哨鹿可行一車

之路修治之其山西省道路著按察使巴錫道員王輔前往董領夫役閱視修治令侍郎常綬前往於每宿處預備草豆柴薪其後尚書庫勒納等帶來騾駝所需草豆柴薪亦令伊等預備渡黃河後陝西道路甚寬無庸大修或有宜略修處亦未可定

常綏法保布達等閱看應修之處指示地
方官修治尚書馬齊所擬宿處太近法保
布達照現今我軍移營於五六十里擬定
宿處若道路過爲修治以致累民與地方
官無涉皆係法保布達之事著明白曉諭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自古帝王巡行凡所過地方前代帝王陵
寢先賢墳墓及名山大川皆行致祭此甚
盛典也朕今巡行沿途所經其有古帝王
陵寢先賢墳墓名山大川皆詳察具奏應
致祭者祭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
桑阿

大同養馬新滿洲護軍二百人自京隨來
新滿洲護軍一百人其中有馬匹倒斃人
材庸劣者留一百人於大同其餘護軍一
百人由邊内隨行一百人令自邊外前往

留於大同護軍百人之馬有肥壯者各取
二匹給與隨行護軍二百人人各一匹黑
龍江將軍所領兵旣經遣行其大將軍伯
費揚古所需兵不得不預備令撥右衛兵
七百名以備調遣右衛兵馬匹缺少侍郎
多奇所飼之馬又甚羸瘦前所撥兵二百

名其馬六百匹已預為飼養今增撥五百
人以上駟院馬一千二百五十匹右衛兵
在大同飼養之馬二百五十匹共馬一千
五百匹令飼養以備後撥五百兵之用共
計兵七百預備馬二千一百匹大同養馬
委布喀為首領有馬少不能前隨之司官

留二員以副之黑龍江將軍薩普蘇所奏
請充跟役之兵五十名照兵丁支給兩月
錢糧一同支給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七
日

諭戶部

沿途既有米糧計行至寧夏日程照大同
時價折給銀兩聽其自便糴買較駝載而
往甚為利益其會同議政內大臣大學士
等具議以聞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諭理藩院

著傳旨諭貝勒松拉卜噶爾丹已將擒獲
其子塞卜屯巴爾住爾已為阿南達俘獲

解送旦夕將到今聞噶爾丹在薩克薩圖
胡魯克之南格隔特哈郎古特之地賊黨
僅餘四五百人又瑚瑚腦兒台吉等俱已
投降現令請安之使已至朕躬親往寧夏
右翼三旗貝勒公台吉等共派兵二千人
預備爾等蒙古於馱載牧放之事素為練

習可預備以待朕躬至寧夏向何處進兵著候旨行侍衛綽克拖前往傳旨諭左翼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尒等聞朕往寧夏其由徑路請安俱著停止尒等有願効馳驅者俱赴松拉卜貝勒處等待聽候指示以行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等

侍郎多奇於去年九月飼馬其後始遣侍郎阿爾稗飼馬多奇所飼之馬既多數月較之阿爾稗所飼之馬羸瘦著交與領侍衛大臣大學士嚴加議處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

觀衆所乘之馬腹皆不飽買草弗得亦未可定邊内行走官員侍衛護軍執事諸人所乘馬匹察明數目沿途有草則給草束無草則給銀兩具議以聞康熙三十六年

二月十七日

諭右衛將軍偏俄山西巡撫倭倫

頃給發右衛官員兵丁米豆草價值較時價減少以致窮兵苦累亦未可定又詢察大同府所屬州縣衛所之民運送右衛官兵馬匹所用草束苦累可將兵丁之馬各

留一匹於右衛餘馬發附近州縣衛所酌
派官員兵丁看守飼養小民可免運送之
苦此後每草一束應作何給價傳諭議政
大臣大學士及在事官員尔等亦同會議
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諭侍郎安布祿

朕自邊內往寧夏可令尔衙門司官一員
往沙虎口有來請安貢獻者向伊等言皇
上起程去遠矣尔等雖往亦無益俱令之
回朕行至寧夏令此司官由邊外來赴寧
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諭大將軍伯費揚古

汝二月十四日所奏事於十六日晚至朕
於十七日抵大同兵馬俱分派明晰朕躬
於十九日啓行從邊內往寧夏黑龍江兵
丁俱率之而行派右衛兵七百人各給以
御馬羣等處現餧馬匹令其預備俱明白
交與右衛將軍偏俄令噶爾丹困蹙情狀

如此斷然不致用兵萬一噶爾丹有前來
消息速致信來朕由寧夏進兵以襲其後
令或噶爾丹所屬之人來降或遣使來皆
詢問詳明即速奏聞少其人數陸續遣來
又汝軍前所有察哈爾兵及黑龍江兵之
米若盡于成龍等所運米且勿支動將歸

化城米儘其足用取來給與此米若移取太艱則於一千五百石內以五百石撙節給用其千石不可輕動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諭山西巡撫倭倫陝西巡撫黨愛甘肅巡撫郭洪

朕比年出師剿寇總期乂安邊徼永輯民生茲厄魯特噶爾丹業已勢蹙力窮畏死悔罪遣使具奏乞降朕特親統六師再臨邊塞相機剿撫因欲乘便循覽邊境形勢並察視軍民生理遂遣發禁旅取道邊外朕自大同從內地前赴寧夏一路地方見緣邊州縣地土瘠薄軍民生計艱難朕心深切軫念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內廷措辦不以煩民扈從人員俱極簡少市易之物悉依時值誠恐有強取抑價等事已令都察院及科道官逐日稽察糾劾其經過城堡衛市輒多結綵亦殊覺擾累嗣後著通

行停止乘輿巡幸本為安民豈可反勞民力爾等務嚴飭有司不得借端妄行科派仍張示曉諭俾窮簷編戶咸悉朕曲體民依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

頃因雨雪或在邊內或在邊外馬騾拴住

皆用氊蓋不可怠忽可通諭衆人知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及嚮導官

來日駐蹕於李家溝其地但有一小泉一井已駐水三百甕豫備作何料理分給著議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今年雨雪凡駱駝及馬騾之鞍皆勿卸善爲遮蔽可以此通諭衆知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諭山西巡撫倭倫

朕撫御區宇念切民依故不憚勤勞親歷邊境惟孳孳以靖寇安民爲急茲簡約扈從人員從大同一路緣邊地方進指寧夏因徧察閭閻生聚及土壤肥瘠收穫豐歉之狀見邊氓生計維艱朕心深用軫惻雖一切供御之物纖毫不以累民而乘輿巡幸經臨宜特敷麻澤以示恩恤除大同府

額賦已有諭旨豁免外其經過岢嵐州河曲縣保德州所屬地方竝各衛所康熙三十六年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與蠲免尔即行令該管官員張示遍諭務俾窮鄉僻壤均霑實惠以稱朕子育黎元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諭兵部

朕觀綠旗營馬皆肥壯伊等現無調遣俟至神木將隨行瘦馬易營馬一百匹至榆林時易營馬二百匹果係瘦者方令更易每馬貼銀五兩令各馬主增給則隨行馬之瘦者可乘肥馬綠旗兵又皆得銀交爲

有益易馬之人並旗分佐領其所易何營之馬與綠旗兵姓名馬之數目明白開寫奏聞著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會同兵部詳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諭侍郎安布祿

選尔衙門賢能司官一員令出神木邊由邊外至榆林道路幾程水草若何可詳悉問明俄爾多斯蒙古仍至神木候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諭員外郎薩哈連

汝卽前往出榆林邊詢問蒙古自榆林由邊外至寧夏道路來至榆林候旨康熙三

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諭議政諸臣

將軍孫思克博濟之兵進剿則噶爾丹勢迫逃奔而東亦未可定今派寧夏所有西安兵八百名綠旗兵一千名京城前鋒兵二百名令攜帶百日口糧遣往郭多里巴

爾哈孫駐扎偵探堵禦其所運送之米自寧夏載之舟中由黃河順流而下至河干分路時然後以駝騾負載隨營運送駝騾自寧夏閒散趕赴其隨營運米之處著將軍馬思哈會同于成龍等議奏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五日

諭議政諸臣

朕至寧夏始調遣甘肅之兵恐致遲誤正當噶爾丹困迫之時西安滿洲兵二千名綠旗兵一千名備於甘肅日久馬已肥壯機會斷不可失宜速令進兵於薩克薩圖胡魯克一帶搜剿各攜百日口糧薩克薩圖胡魯克距嘉峪關不遠米糧不必隨運噶爾丹若遠行逃遁則進剿之兵計米而旋凡進剿滿洲綠旗官兵皆令賞銀十兩儻另有可行事宜及奏請之處孫思克博濟阿南達等商酌議奏自哈密擒送俄木克圖哈西哈遣赴將軍孫思克軍前有可

進兵機宜即宜進兵剿滅則俄木克圖哈西哈不必差往若噶爾丹逃遁已遠則遣俄木克圖哈西哈往噶爾丹處令言我軍非事征戰實來撫汝汝宜來降其寧夏之兵駐於郭多里巴爾哈孫令其堵禦之處亦應行文知會孫思克等著會議具奏康

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州縣巳各論其地方大小積貯米穀兵丁所駐沿邊衛堡亦屬緊要其榆林等處衛堡亦照州縣大小中積貯之例將捐納米穀積聚預備著交與該巡撫康熙三十六

年三月十一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今日驛程甚遠致馬疲苦其間增設一驛明日所宿中途亦增設一驛每驛設馬二十匹他若較此為近或四十五十里者則不必增設驛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一

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安邊磚井鹽城舖莫布拉等九處水泉不多應豫遣人增添掘井尔與兵部會議遣嚮導一人前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

日

諭兵部

前鋒侍衛奇薩穆長史庫印根著委為首領併侍衛進木巴護衛穆渣哈兒嚮導護衛阿那達老卜臧席拉布西喇卜及寧夏所有新滿洲三人奇薩穆挑選帶往伊克敖拉巴漢敖拉觀看地形此十人各隨人

役一名各乘肥馬三匹所需之馬不必動
用官養馬匹令總督吴赫等將伊等肥馬
與之乘騎無弓矢撒帶腰刀鳥鎗者俱料
理全備令其前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
四日

諭議政諸臣

寧夏之兵於三月十九日起程暫令停止
馬匹膘力如何米糧作何料理竝未明白
奏陳著行文詢問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
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可行文寧夏諸臣毋得勞頓馬匹遠道來
迎大臣等惟本身於黃河彼岸迎接官員
兵丁俟朕到寧夏之日於近城地方步行
迎接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諭護軍統領托倫等

今日天雨且寒駱駝馬騾但得草飼秫或
在營中或在城内各從其便其在野牧放

之駱駝馬騾善加遮蔽可以此諭衆及内
府佐領咸令知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
九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今日駐蹕之地井泉稀少其有力者不必
言其貧微者不獲飲馬亦未可定原派四

人一夥明日各親看飲馬管轄之官亦加
詳察若違朕旨不行飲馬朕若知之決不
輕恕以此通行曉諭執事人員咸令知悉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趙良棟乃為國宣力建功之人今已身故

不必以其躁急性褊為意來朝經過其門
欲遣皇長子及部院諸臣往視致祭一次
陳福曾為國効力適至此地亦應致祭一
次可與議政大臣滿漢大學士部院諸臣
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躬親至此地寧夏陣亡官員兵丁宜察
明加恩陣亡官員有遣官奠酒之例如有
陣亡官員應遣官致奠康熙三十六年三
月二十六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七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八目錄

北征勅諭
諭陝西四川總督吳赫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兵部
諭議政大臣等

諭議政大臣
諭兵部
諭議政大臣
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將軍馬思哈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等

諭議政諸臣
諭陝西總督提督巡撫總兵等官
諭理藩院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總兵官王化行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兵部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戶部
諭議政大臣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大學士伊桑阿
諭領侍衛內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議政大臣

諭太僕寺
諭侍郎安布祿
諭吏部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八

北征勅諭

諭陝西四川總督吳赫

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歷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惟朔方資

大河之灌注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茲春氣甫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辭供億擾累小民旣東作之有妨將西成之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經儲偫足以資用至扈從人員槩從簡約所有馬匹悉

牧放水草善地並不須以供辦草豆勤煩民力尒可傳飭有司禁勿借端妄行科派違者事覺定行處分仍徧諭地方百姓務各安本業廛無廢市隴無輟耕庶不負朕親歷邊圉軫恤民依之至意特諭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躬親至此地寧夏之官員兵丁去年於昭木多翁金地方拒戰陣亡者察明具奏其議敘之處該部照常議敘外官員遣侍衛慰問兵丁身銀卽於此地給發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兵部

寧夏之兵約至郭多里巴爾哈孫應移文大將軍伯費揚古統兵前來會合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議政大臣等

隨往之大臣侍衛護軍執事人部院官員

名數詳悉察明其所需口糧詳悉計算又大臣侍衛執事人員有馬匹羸瘦者其馬匹數目及人名數亦詳悉察明其部院司官馬瘦者令住於蒙古驛站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議政大臣

朕差往噶爾丹之使員外郎博席希筆帖式長壽回來已至喀倫地方格壘沽英攜其妻子已來投降噶爾丹亦遣使前來先行報聞人猶未至俟來到時噶爾丹或來投降或往何處詢問明白然後可以進兵現今孫思克博濟兵速行文停其進勦待

明晰情由行文知會之時然後進兵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諭兵部

黑龍江之兵効力心切故薩卜蘇奏稱其馬臕肥壯耳朕今日閱城見黑龍江官兵馬匹臕力甚歉乘此難以遠歸伊等遇有

調遣朕給與馬匹令彼騎乘伊等之馬一千七百匹令於察罕托海之地牧放遣人送至歸化城征剿事竣伊等仍各乘其馬回至本省甚易如此則草豆既省馬亦有益會同薩卜蘇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二日

諭議政大臣

大兵起程少緩則米糧應先運至白塔尔等會同運米左都御史于成龍將現有船隻量留渡船餘船皆令載米運至白塔所有水手不甚諳練其黑龍江之兵用船最熟此番運米著領本地水手乘此時運送兩次大兵所攜四箇月米糧今自白塔攜帶甚有裨益著會同于成龍等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二日

諭寧夏文武官員兵民人等

朕體天育物日以治安為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恒周四海頃因指畫軍務不憚勤勞

遠莅寧夏無非為蕩滌寇氛綏乂生靈計也緣邊千餘里土壤磽瘠惟寧夏洪流灌輸諸渠環匝巡覽所至甚愜朕懷夫農桑者衣食之本積儲者殷阜之原尔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蓋藏縱使歲偶不登亦可無憂

匱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爲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尒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戎行尚各勵精銳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良軌孝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敎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

勿以習尚氣力而不澤於詩書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睠念塞垣如在几席尒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日益淳則疆圉實有攸禆朕心亦用深慰愼勿視爲具文辜朝廷惓惓牖導之意欽哉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二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今寧夏綠旗兵已撥五百人以備征勦如兵不遣行則已若行每名亦賞銀十兩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甘州肅州涼州等處兵士去年與厄魯特拒戰時陣亡被創官員兵丁遣兵部司官一員馳驛前往會同該管官察明原冊給與身銀傷銀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巡省方域至於寧夏寧夏之官員兵丁去年於昭木多翁金拒戰陣亡官員兵丁給與身銀外其被創官員兵丁亦察明原冊給與傷銀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三日

諭將軍馬思哈

今噶爾丹勢極困蹙我兵衆多遣用不盡而行路亦覺煩擾鳥鎗護軍六百人前鋒五百人黑龍江兵四百人緑旗兵五百人此二千儘可足用所派前鋒及黑龍江之兵需用駝馬俱經奏明其鳥鎗護軍及砲火兵丁現各有馬四匹之外其各增馬一匹著取所留四百兵之馬添為五匹除有駱駝之人其無駱駝者兩人共給駱駝一隻所需駝馬併帶回四月口糧數目察明奏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前往緑旗兵五百人人賞銀十兩其即給與隨朕前來兵士行糧給至某月察明具奏庫勒納等帶來駝騾與兵部會看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進剿兵給六月行糧隨朕前來兵給三月

行糧其所需錢糧數目察明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議政大臣

隨朕前往大臣官員及殷實之人各攜帶本身口糧外有願帶官米或幾石或幾斗量其所能攜往白塔者令各攜至俟攜至

白塔時給散兵丁其宣示於衆攜帶之人所攜之數開具以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議政大臣等

孫思克博濟所將兵前曾撥三千人念兵馬衆多征行煩苦今選發滿洲緑旗兵二

千人并其所留兵丁馬匹增給前往之兵攜帶四月口糧遣赴阿南達處阿南達李林隆即統領此兵前往搜剿孫思克博濟率所留之兵蹔駐甘州於事理爲宜其于成龍運米停駐之所亦應遣兵防護可令西安副都統阿蘭泰領西安兵三百人前往

駐扎再留駐寧夏之京城前鋒每旗二十人及鳥鎗護軍砲火兵丁量行撥出隨朕前行餘仍令蹔駐寧夏命大臣一人統轄大將軍伯費揚古知會附近旗分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有願自備四月餱糧効力行間者即令前來効力又費揚古軍

前黑龍江兵一百人竝令帶往酌照四月口糧選察哈爾兵攜四月糧會合於郭多里巴爾哈孫之地咸令統轄其費揚古駐扎之地著舒恕料理侍郎滿丕仍駐扎原處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九日

諭議政諸臣

輓運糧餉及隨營設站之事朕與鄂爾多斯松拉卜貝勒言之彼奏稱青草生時我兵三千能運米設站今應自白塔以外運米設站俱委鄂爾多斯松拉卜貝勒令會同于成龍商酌而行白塔以內安設驛站之事交與總督吳赫西安副都統阿蘭泰

兵三百名亦交與于成龍其馬思哈等所統之兵若止攜帶一月口糧其三月口糧及隨營之米載於船內一次不能全完必須再運則大兵豈可無故守候應令馬思哈等之兵攜帶兩月口糧其餘米用船輸運所剩之米衆力攜帶儻再有餘剩令于

成龍等酌量運至白塔大兵到白塔其間計十二日口糧將衆力馱載之米補給松拉卜貝勒于成龍等隨營遞運之米應抵於何地應停於何地著大將軍伯費揚古叅謀大臣會同于成龍商酌定議尒等與于成龍詳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

初十日

諭陝西總督提督巡撫總兵等官

朕宵旰勤民慮周遐邇緣向來巡幸未經親歷邊境頃特濟河而西循秦省沿邊地方延覽風俗咨詢疾苦見所在兵民築土室以為居耕沙磧以為業生聚之計甚屬

艱難朕惻然於衷軫念勿釋因思兵民倚賴全在將吏而將吏之表率惟督撫提鎮是視誠使督撫提鎮實能正己澄源則所屬守職奉公祿足自贍必無朘削兵民之事倘或積習相仍濫受屬員私餽因而所屬官弁節次求索取償於下文官則加徵無藝武弁則侵剋月餉勢不至於厲民剝兵不止如此而欲冀疾苦日蘇生聚日盛烏可得乎夫秦地俗尚素稱簡樸邊方士卒允屬精強總恃撫馭得人斯於兵民胥益朕茲駐蹕寧夏特召該省總督總兵以下官員凡在鎮城者俱賜宴內庭面加諄

諭無非期望文武大吏董率屬員以仰副朝廷愛民恤兵至意自今以往尔等其益體朕懷交相砥礪文職皆習知民事豈身作官吏不恤百姓之依武職多起自行伍豈甫為將領遽忘軍士之苦上官克謹廉隅屬員各遵法紀馴至比屋殷阜列戍飽

騰則兵民皆得所而尔等亦與有休寵以覩厲民剝兵身名俱隕者孰得孰失尔等其敬念之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十日

諭理藩院

護軍統領鄂克濟哈旣駐寧夏其現在厄魯特男婦幼稚共三十八名交與鄂克濟哈其所食之物照常給與此後由此路來降之厄魯特俱令鄂克濟哈於寧夏收養來降及各處送來之厄魯特令鄂克濟哈將人名男婦幼稚明白開具報聞有新自噶爾丹處來人及緊要人將本人及所送到數明白開具送至行在有指名調取者則照名送來鄂克濟哈所養之厄魯特將來送至何處著候旨行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議政大臣

移會大將軍伯費揚古自寧夏前往大兵閏三月十七日起程費揚古可率所領兵以四月初十外十五內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議政大臣

寧夏蘭州兵丁駐防事屬無益此所占營房原皆民居給價撥用者今取原價還官

其房仍歸原主議政諸臣會同總督議奏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總兵官王化行

尓去歲進剿噶爾丹効力行間人材壯健隊伍整齊勞績懋著大將軍伯費揚古陛見亦曾以効力奏聞綠旗總兵官無預會

議之例特命尓於今次出師預會議事賜戴孔雀翎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

本月二十三日以前自京送來與自此發往之事仍馳舊驛二十三日之後自京來之事則出沙虎口由新設驛站行自此發

往之事則由新設驛站進沙虎口遞送二十三日以後內地舊設驛站外新添馬匹令總督吴赫撤回其西路驛站著總督整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五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昨日聞處處多有喧雜之聲此皆八旗官

兵來會於此雖覺喧雜朕含容之此後須嚴禁喧雜又見輜裝行路皆無序次此後皆須整肅隊伍毋得妄行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六日

諭議政大臣

羊為軍中所需食物馬思哈等將此羊八

千九百十二隻應特委能員於兵未起程乘早寒凉時尋好水草驅送前行乃不特委專官牧養前赴以致羊三千疲乏且將疲乏之羊不委道員等大官而委之把總如此驅送其所存五千九百餘羊一二日之間又將報疲乏矣其送羊隻撥兵多少

所委何官亦應察詢尒等以馬思哈等同爲大臣故狥情面若朕有何瞻顧耶著再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九日

諭議政大臣

孫思克所將兵丁衆多自足遣用其固原兵二千又遣往孫思克所則兵丁殊覺煩苦著會議具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二日

諭議政大臣

據多羅額駙阿拉卜潭台吉得木楚克奏稱瑚瑚腦爾台吉渣西把圖爾等來朝若於原野之間候其來至大禮亦未相符況

四月起程而來邊内途間炎熱若令秋時來朝似爲有當議政大臣會同阿拉卜潭得木楚克議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五日

諭兵部

原任侍郎趙山交與將軍馬思哈與原任

侍郎思格則同趕送牛羊前途或有差遣
招降噶爾丹及可効力之處遣伊等行康
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七日

諭議政大臣

宮米每駱駝令載倉斛一石運至兩狼山
大臣侍衛官員執事及殷實之人本身既

不進剿著察其肥壯駱駝載米轉送不必
更令乘馬即附駱駝以前駝數著察明具
奏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諭議政大臣

朕自寧夏至此見有死者骸骨皆因去歲
運米措處失宜人遭饑餒以致喪亡舊歲

中路進兵各驛站儲偫糧米旋師之時兵
卒商旅量行給與未致饑餓死亡今次進
兵所關緊要凡事不得不籌畫周詳朕遣
往寧夏取米五百石到時留駐於此湖灘
河朔向有積貯米粟其大臣侍衛官員執
事人護軍等寧夏所支兩月之米食至此

地者令開除之從此至湖灘河朔所食之
米令計數攜去其所餘者俱令留此隨來
之兵亦著量留命一大臣駐此管轄其駐
此之大臣將所留米陸續緩運酌留於各
驛站俟回旋兵卒商旅有絶糧者即煑粥
食之庶我軍有所接濟矣上駟院閒馬一

千四百匹亦留此於好草之地牧放肥壯其回旋之兵有馬匹艱難者給與騎乘而我軍在後疲弱之馬亦可至矣鄂克濟哈仍駐寧夏凡由驛站遞傳之事俱由邊外新設驛站馳送程途既近又無阻滯其總督吳赫所設船站驛站仍照常安設其船

站以外令設蒙古驛站議政諸臣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諭議政大臣

載米駱駝明早起程令內大臣明珠都統噶爾馬王永譽率領中途一宿次日到彼明珠即還噶爾馬王永譽留彼護守明珠還時將駱駝加意帶回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諭議政大臣

自寧夏起程往擒伊拉固克三胡圖克圖之大臣官員兵丁回時西安之兵仍赴寧夏其由西路往擒伊拉固克三胡圖克圖

之西安綠旗官兵俱令赴甘州京城之大臣官員兵丁回時或駐於此或赴京城著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諭戶部

隨來之大臣侍衛官員兵丁執事人等扣回二十五日糧米共計多少此米給與所

留二百護軍及官員四月之口糧更餘米多少明悉詳察具聞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諭議政大臣

頃諸事俱畢惟噶爾丹孑身僅存大兵搜勦深入不久旋師路必由此今令每站貯

米凡師回乏糧者卽行支給其商人則責粥食之投降之厄魯特以及瑚瑚腦兒來降之台吉等俱經此路米石馬匹咸留於此此間料理事務最爲扼要朕欲躬親駐此思天下幾政所關甚鉅朕故回師至領侍衛内大臣原屬禁衛扈從要職數日以來再三籌度此任最重故以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留駐玆地都統阿錫坦噶爾馬王永譽護軍統領蘇赫副都統巴塞亦留此其應料理事宜所留駐大臣與隨朕大臣會同詳晰議奏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五日

諭領侍衛内大臣

舟行時諸臣俱各約束令魚貫而行視前船停泊後船卽住自不致喧譁爭競而行時亦不擾亂嗣後大臣各各嚴行管轄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八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據山西巡撫倭倫以去歲山西數州縣歉收今米價甚貴奏聞頃噶爾丹殲滅天下悉已無事惟愛養兵民是為要務山西米價騰貴民生困苦朕聞之中懷軫惻亟從前來大臣侍衛官員執事人自船站坐來船隻現有水手至湖灘河朔時此船隻若

逆流牽挽回至寧夏甚難曾諭總督吳赫就此船隻將湖灘河朔積貯米或三千石或再加多量行裝載遣賢能官順流而下運至保德州比時價減少糶賣於民大有裨益此事尒等議之待至湖灘河朔奏聞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伊桑阿

朕今日有報遣往京城或內來之報及一切事件俱令由張家口遣發已有諭旨尒等亦於驛站官員明悉行文令皆由張家口遞送選理藩院司官或筆帖式一人遣往大同收接凡西路賫送事宜俱令由邊

外赴送俟朕進張家口時仍由內地驛站馳送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諭領侍衛內大臣

今日駐扎之地與蒙古相間雜而處著曉諭我軍以至僕役恐有盜竊蒙古馬匹之人若有盜馬者一經發覺即照蒙古盜我

軍之馬一例正法以此交各該管之人通行曉諭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諭議政大臣

大將軍伯費揚古處有因罪發往軍前効力者令進剿之路伊喇固克三胡圖克圖之人及厄魯特潰散之人處處多有之差

往丹卽拉處應用發往軍前効力之人令散秩大臣丹巴前往失於輕忽著會議具奏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諭議政大臣

遣往丹卽拉處應差因罪發往軍前効力之趙山思格則等伊等皆素行乖亂善於營求故諸臣瞻徇情面不行差遣致遺散秩大臣丹巴丹巴此行遇兇惡之徒亦未可定今將伊等派一人於丹津汪布處一人於阿拉布攤處各用自備馬匹偕蒙古司官筆帖式前往告以噶爾丹旣死卽使伊等招降務令阿拉布攤丹津汪布投順

與之同來儻事不成或未至其地半塗而回大將軍卽於彼處正法示衆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諭太僕寺

厄魯特之台吉等馬各百匹散秩大臣等馬各八十匹一等侍衛等馬各五十匹二

等侍衛以下閑散人以上馬各三十匹將尒衙門馬羣之馬頒賜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五日

諭侍郎安布祿

昨日諸王貝勒等隨朕閱視馬羣今特加賜賚阿巴海之多羅卓里克圖郡王達馬

林扎卜多羅郡王吳爾占噶拉卜蘇尼特之多羅杜稜郡王達里扎卜蒿齊特之多羅郡王燕木品爾等馬各五十匹阿巴哈納爾之多羅貝勒卜兆阿巴海之固山達爾漢貝子車嶺敦魯卜阿巴哈納爾之固山貝子額林陳達西等馬各三十匹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六日

諭吏部

温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於已極前乃自奏其居官甚善萬民贊美欲為樹碑由今觀之沿途衆庶無有不願食其肉而怨讟之者且温保非比他人彼曾為學士朕愛養百姓之心豈不知之甘度居官亦最

庸劣今蒲州民變入山若輩如能素勤撫卹百姓豈遂抗匿至此倭倫往彼招撫儻不順從欲將温保甘度拏赴彼處正法然後用兵今思其服官汚濁朘削小民殊為可恨此等貪官不加誅戮衆不知儆著議

政大臣部院堂官會同議奏康熙三十六
年五月十二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八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廷錫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目錄

表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
奏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奏
皇太后書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

表

上

太皇太后萬壽表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

伏以

壼教垂仁得一綏永寧之慶

母儀示範含元彰至順之符

徽音播於三朝弘開岳籙

聖澤敷於萬國備斂箕疇宮禁胥歡臣民

咸喜恭惟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

莊康和仁宣太皇太后陛下道優貞吉德

協化光懿則承天文母啓興王之業嘉禎

誕

聖堯門弘裕後之模慈惠聿著含飴聲揚

彤管恭儉嘗先服練美備瑤闈徽稱冠今

古之尊仁壽迓升恒之祉玆値夾鍾應律

正蓂開八葉之辰更逢奎宿迎陽恰桃結

蟠枝之實指蓬萊而獻瑞環長樂以稱觴

臣 幼荷

深恩長賚明訓孝養難酬罔極尊崇聊展

承歡伏願景命彌新純禧益茂叶八千歲

以爲春

東朝永藉錫億萬年而成算西母常來臣

踴躍懽忭之至

奏書

奏

皇太后書

謹奏

聖母皇太后 臣 違

慈顔日久所以未敢專使請

安者軍中來往人頻則語言淆雜於事機

無益且 臣 意若仰荷

天佑迅成大功將同捷音竝奏以此蘊結

於懷恒於夢寐之中屢候

聖母興居不勝瞻仰玆故再拜恭請

萬安伏祈
聖母手諭示知之此間水泉清而地氣寒
臣體中甚佳諸皇子諸王皆各安善大小
諸臣以至軍士俱好臣所統兵無有滯誤
咸整肅以至糧車亦接續而來但以待伯
費揚古之兵遂多需時日耳噶爾丹所在

距我師甚近彼聞臣親帥兵來必爾竄逃
今但臣一路進兵則恐其途徑既多彼將
從他處奔突總之此行
天心眷顧似有可憑伏望
聖慈寛舒以待之五月初旬若得事竣我
軍之馬得草已壯及六月初十日可以還

京爲此特具奏章自瀚海内察罕布喇克
地方馳
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

聞行軍班師始末仰請
慈安事臣自出京畿軍行在道日惟訓習
軍士愛惜戰馬周防哨瞭申明賞罰計程
行四十日可抵其處因待伯費揚古期會
之兵沿途駐師殆及一月以此遂致遲緩
至於

上天仁愛事事默垂眷佑水泉乏絕之地倏爾清流沸湧克魯倫地旱甚噶爾丹馬畜瘦斃自正月以至於今求雨不雨草枯如冬我兵甫至而雨草遂茂生且來降之厄魯特問我軍云此地三日前青草曾無一莖今何以忽焉而生汝師中誠有善於

求雨者乎又見我師於河中捕魚彼云汝師捕之輒爾多獲我等捕之一無所得於此見我等口祿絕矣我軍追逐厄魯特凡五日見其所遺佛經帳房所自殺婦人稚子及疾病之人釜鬵釀具網罟甲冑鞍轡衣服食用木器竝在釜之爨在草之酪盡

其所有貧窮度日之物率皆委棄其垂首鼠竄之狀殊不堪觀矣比問蒙古及喀爾喀等曰如此捐棄逃竄汝等視之以為何如皆云此不但棄其重器物雖輕物亦棄之度日之資咸盡矣惟倉皇求生並其所屬之人皆不暇顧又喀爾喀之言曰此卽

我等當日情形我等叨蒙聖主恩養得以有生否則盡委溝壑矣今噶爾丹誰復豢養必窮困盡絕而已其言如此以臣觀之果然噶爾丹雖經逃遁料其斷不能復來因灼見其情形蹤跡如此遂酌遣將士窮追往迎伯費揚古之軍蓋此行也臣統大

兵深入賊望風遁逃全師凱旋者誠大慶也誠大幸也且蒙古之性情地方之水草兵法之宜守宜戰宜招徠宜遣使宜焚燎及斷其道路防禦堵截難易機宜目所洞悉身所經歷咸已知之自兹以後亦甚易易矣臣於六月初十内可至京師臣此行

乃國家福祉

上天眷佑爲此不勝欣喜惓切具

奏以

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爲報

聞大軍所指一切機宜咸奏膚功

上天協應至於已極仰請

萬安事臣君臨萬邦撫御天下於兹三十餘年數經擾亂俱已削平惟此厄魯特噶爾丹自烏闌布通遁逃以來悖棄誓言希

圖報復搖動外藩桀驁已甚凡此皆臣所灼知此賊一日不滅我國家一日不寧是以前後周悉思維不憚一身勞苦大漠沙磧多方跋涉自古迄今軍旅未行之路冒遠徂征出其不意以此強寇肝膽爲之破裂不戰而逃臣窮追五日見其沿途將所

用器物盡皆委棄已經遠去更欲前追以
今年克魯倫地方草未發生頃始萌茁軍
糧漸至短少再四籌度徒勞師衆故度量
敵人蹤跡遣兵進追於所遣兵補給二十
日口糧班師而還業經馳奏以
聞荷蒙

上天垂眷俯協人心伯費揚古之兵適至
戰於特勒爾郎地方剿殺噶爾丹賊衆子
女駝馬牛羊盡皆俘獲厄魯特今已殄滅
矣 臣 不獲定省
慈安奉侍左右者凡八十日盡剿賊衆奏
凱而旋於六月初十内可以抵京此皆
上天默佑凡在師中人等罔不踴躍歡忭
臣之福慶駢集所向有成 臣 誠不自知也
不勝懇切屏營謹
奏以
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報
聞 臣 進邊口日期恭請
聖安事 臣 違
聖母定省日久惓切之忱靡間時刻遠塞
徂征荷

天篤祜誕奏成功凱旋已於初五日進邊口於沿途見蒙古生計阿巴哈蘇尼特等旗駱駝皆健馬匹較少牛羊饒裕察哈爾八旗御牧地方較前頗覺殷富我上都馬羣因途次經過臣咸覩之甚充盛孳息今年塞草蕃廡四種牲畜咸皆肥碩家家皆有湩酒乳酪充牣其中隨臣從軍中來者彼皆挽持其轡勸飲勸食且途中進獻駝馬牛羊不可勝用從軍之馬皆壯故大半遺留於口外馬羣每日來迎於道旁者男婦幼稚約略一二千人臣旋鑣甚速其追隨不及者且將隨至京師途間趨迎拜舞

者無算甚覺烜赫有光口內禾苗暢茂爲此謹具

奏

聞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五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爲遥祝

慈壽事臣自離紫闥數隔晨昏瞻企

彤闈日依

左右頃當小春應律

令誕欣逢臣身歷關山未獲捧觴介壽祌

馳

禁籞聊思作頌呼萬謹遥拜行禮所有年

例進祝儀品交皇太子胤礽呈上仰希

俯鑒茲偶得野物附使申獻一味旨甘用

達微誠於鴈塞

千秋有慶正昭景福於鸞階伏願

聖母壽曆靡涯與歲華之竝永嘉禧茂集

比山岳以增崇臣不勝懽忭翹切之至康

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爲謝

恩事十月二十七日頒示

慈旨賚到裘服外衣不勝歡欣但此間河

尚未凍帳房中不須置火天無風雲時而

暖燠間或一日思就清凉之處與

皇太后違離遥遠意者念如前此之征行

過爲縈慮也茲時此衣且不服俟再加嚴

寒即歡忭而服之二十八日至黄河此即

鄂爾多斯部落之境雖免充盈徧於原野

鄂爾多斯之衆預爲儲備而迎謁者甚爲

恭肅至彼當再奏鄂爾多斯去歸化城約

百餘里以繩度之未竟其事在此行圍遣

懷

皇太后可寬思念之心也康熙三十五年

十月二十七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為奏

聞噶爾丹必來降順確實情形事自今夏以來 臣 脇知噶爾丹必窮困投降故乘茲

時會躬出邊外欲收服噶爾丹所屬之人翦其羽翼窮其所往而招降之再為區處以此而來自出塞垣卽遣師於哈密布隆吉爾地方堵截又於喀倫一帶各處堵截俘獲中有願回者皆重加賞賚屢次遣往招降一切行事皆與意相孚合自啓行以

至歸化城來投降人口三百有餘阿南達等所俘獲之人并計五百有餘噶爾丹力窮計盡稱欲投降遣其格壘沽英杜拉爾寨桑至此人先曾計議來投沙克肫土謝圖諾爾布等亦知之是以外則仍佯為使臣而私密問之則皆以實情告與來降之

人無異言自土謝圖諾爾布來後噶爾丹自知破壞已極集丹卽拉衆寨桑同議衆人言今日前窮蹙已至知必破壞我等為首之寨桑等屢往投順所屬之人逃亡者無日不有今若不往投聖主其將何往若有可往之地及能養贍我等之人指示一

處則我等隨之而往若無則我等不能相從居住矣噶爾丹更無計策不得已遣我來來時噶爾丹丹卽拉呼我近前避人而面告之曰我向來所行乖戾以致如此汝至看彼處大臣情狀若有留我之意我卽投奔等語我因請問屢次爲使臣前往對

答言詞當稍剛直乎抑謙遜乎噶爾丹丹卽拉云我等今無所往惟乞活命言詞稍有違拂可乎諭旨如何卽當遵旨不可有違拂之言旣出丹卽拉私向我言汝之此行我等所餘厄魯特數人生死之命皆係於汝當黽勉敬愼又阿巴寨桑車凌奔寨

桑執我之手而告之曰汝速往速回我等候汝消息卽往投聖主汝妻子我等照看之問彼處何所食答云薩克薩圖胡曾克地方野獸多我等無多人得野獸則食野獸不得野獸則殺馬以食今鳥鎗藥盡設弩機以捕之地甚寒冷凍死者往往恒有

我來時九月十二日今且凍死者益多矣我等厄魯特應受罪孽故遲死以至今日因嗟歎淚下又噶爾丹向衆言曰天下之人各不相同仁聖太平皇帝洵爲奇異其愛養人民敵國皆被其澤故我國之人盡皆歸往矣因歎息不已以此觀之投降眞

實臣荷
天心眷佑意謂此事可以觀厥成矣爲此
恭聞之
皇太后亦同喜悅幷請
萬安特
奏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奏
皇太后書
謹奏爲恭謝
慈恩仰請
萬安事本月十六日駐營鄂爾多斯之境
同噶拉克水泊

皇太后慈旨以臣生日賜金銀茶壺二執
賚到臣懽忭拜受仰惟
母后於二千里之外常爲思念寄以如許
之物臣非不知縈懷之切也去年自春中
之月至夏之中自秋杪之月至冬之末今
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

左右而問安者亦祇爲此一噶爾丹耳今
賊子就擒其下離散乘此之時不可不盡
去其根株此蓋斷不容已之勢臣至寧夏
相機會而行爲此謹具謝
恩以奏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九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目錄

論

博約一貫論

王道近民論

業廣惟勤論

廉靜論

論兵

論息兵安民

說

太極圖說

小學課士說

樂府說

捕蝗說
製硯說
解
四維解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

論

博約一貫論

嘗廣稽載籍研極指歸見夫聖人之道散之彌綸於兩間斂之退藏於至密始於民物象數之繁終於窮神達化之極無非學也無非道也但見其所爲散者而不知所以斂則窮大而失其居若夫寂滅之學既已遺棄一切矣則所斂者復何物哉二者之失均也昔仲尼過周問禮老聃晚而返魯刪述六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禮樂法度當世賢人君子百家之書衆藝之

事列國之内九州之外弘纖微著靡不殫記洽聞洞悉其故其時及門弟子多莫識其所由然者故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是猶但知夫子之道之大學之博而不知夫子之一以貫之也博約之論始於顏氏而闡於子輿氏顏

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氏言博學反約言守約施博而其說之最明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惟萬物皆備則非窮極天地之化育人物之蕃變不足以全我之量惟反身求誠則一失容者禮之所以廢也一失言者禮之所以悖也博而至於天下歸仁約而原於視聽言動則夫所謂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又豈在反身之外哉洪範敘五行八政五紀皆治天下之大法而其要考祥於視聽言動之間恭從明聰遂以致雨暘寒燠之應由是言之雅頌經曲易象春秋極其博矣約而

求之豈有殊旨哉或以涉獵強記爲能非博也或以虛無寂滅爲尚非約也大學言明新始於格物齊治歸於修身此則聖賢所爲若合符節者皆此義也

王道近民論

嘗讀史至魯伯禽報政之事而深歎古聖

人致治無他道也惟在因民之心而已矣周公之言曰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旨矣哉非聖人何能語此夫民雖至愚且弱莫不各懷所欲順之則易與爲治拂之則日趨於非此必至之勢也聖王知其然故因民之欲遂其生也予

之以田里樹畜之資導之以農桑衣食之術公旬有限而勿奪其時補助頻行而常惜其力然又念民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於是因其父子兄弟之愛發其孝友婣睦之良習之於黨塾申之於庠序俾愚者安其身於襏襫而婦饁夫耘晝茅宵索終歲勤

動而不以爲勞其秀者則釋耒耜而敦詩書被服儒雅日莘莘於俎豆鐘鼓之間而不覺或有不率者設爲法制以整齊之立爲刑辟以董戒之要皆示之以不得不然而非專恃此以爲遷善去惡之具也唐虞之世敬敷五敎而外服就流宅之刑大率

有其名而不用者爾故臯陶之稱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夫民至不犯其治蔑以加矣而實感格於好生之主德斯豈非用簡與寬之效哉降自三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咸遵斯道故一時幾於刑措其

他英察者或流爲束濕綜核者或入於煩苛法令滋章馴致衰亂此皆未明於易簡近民之道者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而大學之言絜矩本之以所好所惡孟子之原得民心亦歸之於與聚勿施合聖賢諸說推之總不

外因民之心以爲準然則易簡者近民之實而近民者王道之旨歟

業廣惟勤論

蓋聞天運於上則四時不忒而歲功成故自開闢以來陽變陰合屈伸往來無一息之或停而後氣化周流亭毒萬物高下散殊俾之各得其所行健故也代天工以理萬物者亦若是而已矣周官之戒卿士曰業廣惟勤卽虞帝之廷賡歌交贊亦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書又曰弗謀胡獲弗爲胡成聖賢之言固先後同揆也國家稽古建官雖職有繁簡秩有崇卑而設一官則

必有一官之事規條待其整理吏胥式其言動百姓視其董率要未有不以黽勉奮迅而成惰窳偷安而敗者也古之官箴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豈不在於能勤哉惟勤則能豫豫則臨事有寬裕之體而不

困於煩劇惟勤則能審審則事機有坐照之明而不至於闇汶惟勤則志氣日新而可以振闒冗之習惟勤則心思日用而可以生智勇之才以之治事則官無廢事以之臨民則民無失職業之廣也斷在乎是此固庶司百職所同然而況卿士為振綱

挈領之人尤所當自勵者哉推而廣之凡士農工賈皆各有當勤之業士而不勤則學殖落而日即於荒陋矣農而不勤則耕穫失其時八口不能飽矣工賈而不勤則居肆之業荒懋遷之功弛無以牽車牛而致洗腆矣尚何以望其業之成哉朕嘗覽古人之言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又曰不寶尺璧而寶寸陰實惟勤之一言通貴賤上下而一之者也故因而論列之

廉靜論

嘗讀漢詔有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又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

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善哉廉靜之言立身行己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為學者皆宜然也況人臣之策名委質任職臨民者乎蓋禮義廉恥管子所謂國之四維夫廉者四維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禮守義知恥而不廉者也自為吏者有貪私

之實而後重廉潔之名故尤以廉爲貴何則廉則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則有所不爲凡無禮無義無恥者皆所不爲者也吏苟廉矣則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敗官以殘民民安而吏稱其職矣吏稱其職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爲

貴也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靜惟廉故靜未有不廉而能靜者也旣能廉而靜矣則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舉凡利於民者行之必力病於民者除之亦必力事治而民安無非靜也夫豈優游自私保利祿而不恤民事之謂靜乎故凡

博安靜之名不可謂之眞能安靜猶之博廉平之名者不可謂之眞能廉平者也昔人有言曰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令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忠於君爲身修名者私於已臣之事君與君之待臣貴其忠於君乎貴其私於已乎故願天下爲眞

廉吏斯能爲眞安靜之吏蓋久矣廑於懷也因讀漢詔故遂論之如此

論兵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也孫子曰知已知彼則百戰百勝夫知已難知彼益難矧當塞外荒邈之區偵探之所不及何以知其道

里之遠近人衆之多寡山川之阸塞乎漢世開邊史稱最遠但盡數十年之兵力得地無幾究未能滅其族類而中國之財賦亦絀何則窮兵黷武之故也我國家闢基廣大諸蒙古莫不臣屬風土疆域可按籍而稽也頃噶爾丹掠擾邊陲興師討罪其

道里之遠近人衆之多寡山川之阸塞予固知之熟矣去年春將親統六師而出召勇略將軍趙良棟問以方略良棟曰老臣無他能平日用師惟精神貫注於事先耳予三臨沙漠事無巨細躬親籌畫往往以一己之精神包括乎萬事動合機先克滅

渠寇每思良棟之言之當也頃者滅噶爾丹之道有三國家當隆盛之際宇內熙恬外藩傾服獨一噶爾丹妄逞兇頑豈非自取覆亡是我之得天時也朔幕地雖遼闊川原險要可以何地進兵何地犄角瞭然指掌是我之得地利也師行雷動之頃甲

仗須自禁中糧餉出之公府未嘗輕勞民力而禁旅養之有素踴躍思奮是我之得人和也以知己知彼而上合天時中獲地利下遂人和又焉往而不克哉昔人有云兵所以戢亂戢暴也今暴亂既除兵甲偃息默坐行幄追維已往姑敘述其事以示

安不忘危之心然勵精萃神豈獨用兵之道如是歟

論息兵安民

一勞而天下永逸一勤而兵革永寧者非大有志與斷不能也凡人狃於常習卒然臨之以事必苟且圖目前之安不爲長治

久安之策雖暫取逸於一時終因循蔓延而不可收拾往往悔諸事後誠何益哉予自臨御以來留心機務每遇大政則謀之以深沈斷之以果決其始未嘗不愼重三思而其要則惟以安民爲念自昔平定三逆之後培滋元氣欲措斯民於衽席未嘗

輕言兵事比者厄魯特噶爾丹妄逞兇頑背棄誓約侵陵我藩封潛入我北漠開諭再三罔知悛改不得不加之以兵議者咸曰蠻夷荒服治以不治古惟有驅逐之而已防守之而已遠勞師旅未必遂能滅除也予思我朝規模與往代異我朝蒙古四

十九部列居塞下久奉臣貢若任其蹂躪而不加庇覆不特失外藩之心將恐事成養癰滋蔓邊境不若早爲圖之爰整戎衣躬臨絕幕旣大破之冬復再蒞遐荒相機剿撫噶爾丹困蹙餘生遣人乞命其意欲緩我兵爲兔脫計予心知之而未忍逆詐

姑與之定期以待之來方春予復親涉關
塞遠出朔方旣俘其孽子彼尚依栖榛莽
未悔厥心知其不可以化誨也乃命禁旅
分道追捜噶爾丹勢窮自盡其下悉平漠
北萬里咸歸疆域從此海宇乂安兵革不
用可以布化施澤與民休養矣方噶爾丹

之盤踞土剌河也諸蒙古爲之心動非毅
然親統六師直窮巢穴迫而與之一戰必
不能喪其魄而殲其衆及其敗遁也非嚴
冬再出久駐塞外絶其所往或奔匿他所
更費經營春和之期非跋履山川分道進
討示予不憚寒暑勤勞必欲滅此而後已

則彼尚或支吾歲月妄希茍延三舉一有
不決則機左師老必致疲我蒼赤然予何
敢自以爲志之斷也仰荷
宗
社之靈成此一勞永逸一勤永寧之事弢
戢干戈安靜教育使天下之民士農工賈

各業其業樂其樂豈不大爲愉快哉故予
之用兵實所以安民今兵息而民安將益
講求其安之之法使後人知予息兵安民
之意云

說

太極圖說

易道陰陽中庸言性道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兼備矣易之理具於一畫之前中庸之理原於天命之始若周子太極圖可謂精於易而通於中庸者矣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旣立之後生生無窮太極未判以

前此理具在則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洵善言太極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必皆中節而後謂之和則或中或不中者可知矣蓋天下之中節者常少而不中節者常多也不中節則不和矣不和則失其所以爲中而非太極本然之體矣若夫未發則無不中也人能常存未發之中則無論未發者謂之中卽已發猶然中也猶然太極之本體也若是則中庸所謂未發之中豈非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乎夫未發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究而言之中庸大指不過欲

人克全天命之性而已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猶之周子所言兩儀立而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生而不窮也而其本則原於無極而太極猶之中庸言位育而其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也是故易之理得中庸發之而益明中庸與易之理得周子發之而益

著故曰太極圖可謂精於易而通於中庸者矣至其爲說之切實悉符合於聖賢性道之指其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孔子之所謂性相近孟子之所謂性善也其曰五性感動而善惡生則孔子之所謂習相遠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也而天

命之性氣質之性已別白言之矣其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則大學止善定靜之義也其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則書所謂惠迪吉從逆凶之義也自世之言性者紛紛曰性惡曰性有善有不善曰善惡混而性命之理不大白於

天下得周子之說而正之以見夫道之原於天而修於人者如此其昭然可指而確然可循也則眞可謂有功於斯道者哉

小學課士說

古者有大學小學尚書大傳謂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班氏謂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朱子作大學序取班氏之說書大傳之作先儒以爲出於漢儒之附會理或然也今以童稚之年遽責以大學之事其於古人爲學之方立敎之序亦大不侔矣夫古者敎學敎耕之異其人左右春秋之異其地灑埽應對進退之詳其節禮樂射

御書數之詳其文雖其制猶可考或有行於古難行於今者亦貴得其意而已故小學之法求其叅酌至當者莫如朱子所輯一書蓋取古昔聖賢教人爲學之言而叅之以曲禮少儀内則之文與前言往行合以成編其内篇則所以培其根也其外篇

則所以達其支也而其大義之所存則主於教敬蓋敬者爲學之要領所以該本末貫精粗徹上徹下之道也朕自沖齡卽已披覽服習嘗以爲學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則誠下學上達之功實與大學相爲表裏不僅爲初學佔畢課讀之書而已近代以來有司不以之校士士子不以之誦習簡帙雖存束之高閣朕每切於懷於是特頒諭旨著爲令甲俾天下士子於經書制舉業之外兼習是書有司臨試兼以命題課藝庶幾天下學者誦其言習其行敦其事於日用居處極其理於修己治人近之

盡乎人倫精之通乎性命靜以淑其身動以措之世人才盛而風俗淳端在是矣

樂府說

樂府之名昉於漢武帝然不自漢始也蓋古者樂卽詩也虞書命后夔典樂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春官宗

伯教六詩曰風雅頌曰賦比興而以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音班固謂周詩旣備而其器用張陳具在周官故國子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八音之和皆是物也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著以爲經而記謂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是觀之詩三百篇孔子皆嘗弦而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古者樂卽詩也漢高帝過沛賦三侯之章其時唐山夫人又作安世房中之歌樂府已權輿於此逮乎武帝崇尚文學於是作爲十九章設協律都尉之官而樂府之名始立魏晉以來歷代踵之

綜其大凡漢郊祀已下皆頌之類也漢鐃歌已下皆雅之類也漢橫吹以及六朝清商楚調諸曲皆十五國風之類也其詞雖古今不同正變不一要皆有三經三緯之遺意焉他如京洛行出塞曲鴈門太守行飮馬長城窟之類其名甚夥或因事以屬詞或比託以寄意主於古雅頓挫深婉動人漢魏而後六朝以及唐人多仿其音節而爲之至白居易則自製數十篇爲新樂府以諷諭當時韓愈製琴操十章杜甫亦以時事爲樂府體此則其源流之大槩也後之人由流以遡源師漢魏淳古簡澹之

義以求合乎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庶於古義有當歟作樂府說

捕蝗說

嘗讀詩至大田之什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知古人之惡害苗也甚矣註曰食心曰螟食

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昔人又云此四蟲皆蝗也而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且蝗之種類最易蕃衍故其爲災在旬日之間夫水旱固所以害稼或遇其年禾稼被隴可冀有秋乃蝗且出而爲災飛則蔽天散則徧野所至食禾黍苗盡復移箕箕小民何以堪此古人欲弭其災爰有捕蝗之法朕軫念民食宵旰不忘每於歲冬即布令民間令於隴畝之際先掘蝗種蓋是物也除之於遺種之時則易除之於生息之後則難除之於稺弱之時則易除之於長壯之後則難除之於跳躍之時則易除之於

飛颺之後則難當冬而預掘蝗種所謂去惡務絕其本也至不能盡除而出土其初未能遠飛厥名曰蝻是當掘坑舉火以聚而驅之殲之昔姚崇遣使捕蝗以詩人秉畀炎火之說爲証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祖詩人遺意也又晨興日未出

時露氣沾濡翅濕而不能飛掘坑以驅之尤易爲力漢平帝時詔捕蝗者詣吏以斗石受錢朕區畫於衷務弭其害每歲命地方官吏督率農夫於冬則掘蝗蝻之種毋俾遺育於土中或時而爲災則參用古法多方以撲滅之計其所捕多寡給錢以示

勸賞古人有言曰螟蝗農夫得而殺之爲其害稼也以是觀之捕蝗之事由來舊矣但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惟視力行何如耳苟奉行不力雖小災亦大爲民患朕故詳指其義爲說以示之

製硯說

盛京之東砥石山麓有石礧礧質堅而溫色綠而瑩文理燦然握之則潤液欲滴有取作礪具者朕見之以爲此良硯材也命工度其小大方圓悉準古式製硯若干方磨礲試之遠勝絲端卽舊坑諸名產亦弗能出其右爰裝以錦匣臚之棐几俾日

親文墨寒山磊石洵厚幸矣顧天地之生材甚夥未必盡見收於世若此石終埋沒於荒煙蔓草而不一遇豈不大可惜哉朕御極以來恒念山林藪澤必有隱伏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錄用期野無遺佚庶愜愛育人材之意於製硯成而適有會

也故濡筆爲之說

解

四維解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申言之曰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柳宗元著四維論以

爲彼所謂廉者不蔽惡也世之所謂廉者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不從枉也世之所謂恥者羞爲非也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至於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而

爲維嘗求其說而爲之解曰論其統體人苟能以禮義自守未有不能以廉恥自防者則是廉恥卽在禮義之中也而論其節目人若視廉恥爲小節則已踰禮義之大閑是言禮義不得不竝擧廉恥也今有人爲責人曰是無禮義者則其人之賢者不

能不以動其心而不肖者亦或不以介其意矣動其心者則將勉而益進於善不以介其意者則將以爲固然而安於不肖之爲又或責人曰是無廉恥者則其人之強者必拂然怒於其色而弱者亦必懮然懼於其中矣怒於色與懼於中者皆動其心

而勉爲善者之機也是何也廉恥之名視禮義之名爲尤切無廉恥之名視無禮義之名爲尤不可居也故言禮義而竝言廉恥可以警動天下而興起其爲善去惡之心是管子之意也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溥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目錄

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日講春秋解義序
日講禮記解義序
孝經衍義序

經筵講章序
日講通鑑解義序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

序

日講詩經解義序

昔者虞廷命后夔爲典樂之官以教胄子首諮之曰詩言志則詩之爲教所從來遠矣蓋人性情之發不能無所寄託而詩則兼備六藝諷誦吟咏之間足以觀感而興起者莫善於此故曰温柔敦厚詩教也自夫子删定而後三百篇之旨粲然其採之里巷者則爲風陳之朝廷者則爲雅薦之郊廟者則爲頌觀其美刺而善惡之鑒昭矣觀其正變而隆替之治判矣觀其升歌

於廟朱絃象管之所唱歎而祖功宗德之具在矣千載而下猶得見江漢之遺風豳岐之故俗關雎麟趾之化曚瞍七月之箴天保鹿鳴堂陛賡颺之盛清廟閟宮歌雍舞勺之章皆賴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優渥於其間哉朕嘗思古人立訓之意旣有政教典禮紀綱法度以維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間鼓舞於隱微之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知優游順適而自得則必賴乎詩如天之生萬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肅之而又必宣暢八風以疏通而條達之然後萬類咸遂其

生養而無促迫矯强之弊故教至於詩而微矣治至於詩而極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詩教爰命儒臣輯成詩經講義日進於坐隅朝夕觀覽凡立說一準於考亭而旁蒐義蘊兼及註疏博綜名物亦參爾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稱引誦

說惟詩最多如大學中庸孝經篇末必引詩以詠歎之亦以見古人之斯須不離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謹思貞度以揚風扢雅之學偕進於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頒之此則朕之所深望也夫

日講春秋解義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

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閒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騎駮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

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

聖人手定其袞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

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強之也率乎其理之

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

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敘彝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

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蓋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三家而戴德戴聖爲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卽所謂禮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

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孰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全部弁以敘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

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孝經衍義序

朕緬維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思維則明乎爲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

古而不易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爲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覲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孝之言散見於冊籍而統

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辭約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爲備自顏芝藏本出於漢初考註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擴義蘊達之於萬事萬

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懋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由生

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行至德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行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行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刑政之屬備矣

行五孝而皆以愛敬爲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卽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板頒行竝製敘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龐之治斯則朕繼述

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經筵講章序

朕嘗讀尚書說命之篇其勸高宗以好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又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人君爲學必稽古考憲人臣勸學於其君必援古昔稱先王凡以百家紛紜

折衷於聖衆言淆亂是正於經其所孜孜汲汲者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也豈佔畢口耳之爲勤徒資聽說而娛覩聽乎今夫師儒訓詁授受之學託諸空言以明其道而猶必守其一先生之說而況人主爲學將精其義以致用於天下者哉朕自沖

齡性絶嬉玩顧獨喜書自經史之餘苟其不謬於聖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嘗不博求而縱覽焉至於經筵進講則專主於四子五經蓋書契既興載籍浩繁雖開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經爲歸極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

帝三王以來所經營措施於政敎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臨御迄今日講靡輟經書解義節次彙刊其遇春秋二仲則涓日經筵未嘗有間閱時既久篇帙漸多因命儒臣彙爲一集付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則拜武

王訪道丹書是陳至如昔聖前賢之所詁誡廣廈細旃之所敷論其可忽諸且令頒之四方俾臣僚士庶誦其辭而服習其義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豈僅謂小補者與

日講通鑑解義序

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褒貶之意寓於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鑑宗之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

作通鑑綱目綱倣春秋目倣丘明羅十七代紀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之餘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蹟故通鑑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於作者之意而未能

折衷於中而斷於一乃命儒臣倣胡安國之體法春秋之義譔次爲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朕惟東周以前無史而有史蓋古史之精意巳大備於尚書故春秋紀十二公之事猶然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威烈以下無春秋而有春秋蓋綱

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汙於是乎在夫危微治忽之介判於毫芒而相懸遂至於遼絕當時或未及見而後之觀者瞭然此不可不審其幾而深究其所以然也是以論古人之行事旣

貴其所見之至明尤貴其居心之至公蓋善論古者如水然人毋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無成形於中故妍蚩畢見於外無成形者何公而已矣水之無成形猶人之無成心也無成心者何公而已矣夫公者三代大道之行而萬世法戒之權衡也朕讀史嘗著緒論一編實本至公之意期於至當之歸而於日講一書又以此諄諄申命儒臣既卒業將以刊於祕府頒之羣工大經大法或勸或懲燦然畢具其有裨於經世豈淺鮮也與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二目錄

序

通鑑綱目序
幸魯盛典序
南巡詩序
南巡詩序
皇輿表序
懋勤殿法帖序
耕織圖序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二

序

通鑑綱目序

朕惟自古帝王御世大經大法莫備於史唐虞三代之史尚書所載典謨訓誥皆是也自仲尼因魯史作春秋始編年繫月紀載之中褒貶寓焉大要歸於扶植綱常闡揚道法後之言史者必宗之宋司馬光奉詔纂修資治通鑑論者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朱熹本之爲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義例森嚴首尾條貫足以示勸懲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總會而治道

之權衡也前編則上溯羲黃徵引經傳足備稽考續編則下逮宋遼金元其中敘事雖間得其實然而議論偏私紀載乖舛往往有之視朱熹所撰綱目迥乎其不侔矣朕撫御寓內夙夜兢業每思說命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朕於萬幾之暇潛心六

經大義微言孜孜殫究以講求古帝王治天下之大道於綱目一書朝夕起居之時循環披覽手未釋卷以是考前代君臣得失之故世運升降之由紀綱法度之所以立人心風俗之所由純事有關乎典常言有裨乎治體者靡不竟委窮源詳加論斷

如是者有年矣爰於內廷設立書局命翻譯呈覽朕躬親裁定爲之疏解務期曉暢無遺歸於至當而後止立有程課自元旦以至歲除未嘗有一日之間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隨迄今三年有餘全集告竣將鋟梓頒行儒臣請序其端朕念是編

所記述皆有關於治天下國家之務非等於尋常紀載之書法戒昭然永爲金鑑凡我臣工其各殫心觀摩以體朕黽勉法古之意且垂之奕世使子孫臣僚莫不奉爲典型酌乎治理斯作君之道出其中而作師之道亦出其中矣是又朕惓惓此書之

意也夫

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閫奧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

禋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恒慮涼薄未克祗承用是夙夜單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参陰陽模

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踰泰岱涉泗沂遂詣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爲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辭手寫

以勒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兹夫緬懷曩哲繼躅前賢猶思覩其物采接其居處况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寤寐羹墻僾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圖之間山川儼然檜楷如故彛鼎金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已也

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

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卽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南巡詩序

朕念切民依咨詢幽隱於二十八年春再舉南巡爰自畿甸東臨齊魯沿泝江淮達於吳越曩者甲子之歲輿衛所經瞻顧閭閻觀省謠俗惘懷澤國軫恤羣黎未嘗一日忘於朕心已嘗形諸篇詠載前集中今茲重歷郡邑見民物漸殷生業就理遠勝曩時中心慰悅又不禁吟咏及之途中停

警撤蹕欲以洞悉輿情數千里間百姓歡躍載路星攢雲集瞻依愛戴發於至誠朕自惟化理何以克洽民情益用是欲然也迺於巡歷所至沛膏澤飭官方戒民俗修典禮經武備覽河防施諸事矣又發諸言或御帳殿或撫船牕吟咏所及性情在焉

古人云詩言志凡朕篇章所寓時以民生風化惓惓爲念卽閒於眺覽之際抒寫景物指顧河山要其寄託則自有在也因裒而集之爲南巡詩一卷云

南巡詩序

朕三度南巡咸因視河親爲籌畫遂至江浙察吏安民所歷之地隨其時宜廣沛膏

澤拯疾苦焉兹行兼奉

皇太后鑾輿而南旣可無闕定省之儀且

欲見

先帝開基富有四海而朕守成教育率土

清寧無慚付託以博

慈顏之懌悅然往返遄迅絕無滯留百司章奏三日一送行在卽與剖決舟行多暇仍覽書史日操觚翰偶寄吟篇莫非記採風俗時存懷保兢業之意後之人讀朕前後南巡諸詩知朕心之有在云爾

皇輿表序

粵稽古皇統一海寓畫疆經野建立萬國

以作民極故周禮土地之圖掌於司徒隷於小宰而左傳稱左史倚相能誦八索九丘孔安國曰九丘者九州之志也史記載蕭何入關收秦圖籍高帝以故具知天下阸塞是可見有國家者封域之廣狹郡邑

之興廢固不可不務遠稽而近考也朕嘗
博觀羣史上溯源流高辛創立九州虞帝
分爲十二周初職方以統九服保章以辨
分星胙土列爵天下井如秦兼幷六國罷
封建置郡縣先王之制至秦而一變矣自
是一統之盛漢隋唐宋元明制度遞有更

革漢曰十三部唐曰十五道宋曰十五路
隋則改州爲郡元則以路隸省明則革省
置司其都邑變遷紛紜轇轕或地存而名
亡或名同而地異或地析而民散莫可紀
極他若三國六朝五代幅幀旣隘升改寄
置尤爲煩冗矣朕因是簡命儒臣倣史家

年表法以本朝府州縣之名爲經弁於其
首自唐虞以迄有明之地輿郡國州縣爲
緯分列其下朕復親加裁訂以詳以核古
今輿制粲若星辰之羅於天歷歷可數也
爰命曰皇輿表若夫土宇之廣北越沙漠
南踰滄溟開闢以來未列版圖者咸歸籍

內附以古無其名故斯表亦不能悉載焉
雖然是寧獨討論之助云爾哉傳曰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詩曰聖敬日躋昭格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則撫斯表
也朕敢不益博大厥德以膺茲孔厚之版
章與是爲序

懋勤殿法帖序

朕惟書契既興歷代相傳自篆籀變而爲
隸楷行草古人往往積歲月殫學力結體
運思以務臻其妙所由來遠矣嘗於機政
之暇游心翰藻觀晉人所書體尚圓潤結
構天然風采流奕斂鋒藏鍔而自能雄勁

故歷代重之逮唐以後或格法謹嚴或筆
勢軒翥類皆神明於昔人之矩矱而變化
出之以自成一家之書亦代不乏人在昔
右文之君得一名蹟每使當世之能書者
排類摹倣鐫諸文石以廣其流傳爲策府
藝林之所共寶如聖教蘭亭以及淳化淳
熙諸墨刻皆其最著者也朕念古帖歲久
漸湮近時轉相摹刻者多失其眞因取内
府所藏舊搨與名人墨蹟遠自上古以迄
本朝編次橅刻題曰懋勤殿法帖凡二十
有八卷帝王法書自漢以後咸在簡牘有
明諸帝之善書者亦搜輯其遺楮以列於

後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聰明天亶深心典學時灑宸
翰雄奇高古體格渾成神彩炳煥洵足卓
越前代謹以登諸琬琰昭示子孫臣民垂
諸不朽朕自幼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間
歷年以來手書勅諭詩文跋語以及臨摹

昔人名蹟屢盈笥篋每思字學淵微雖精研日久正欲然未敢自信緣諸臣歎懇再四勉從其請用識嗜古之夙志云爾皇太子皇子亦晨夕侍朕習學因并附焉以策勵其意夫書列六藝之中兼八體之妙唐太宗論筆法謂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

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微妙昔人評右軍書樂毅論有忠臣烈士之象曹娥碑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有抱素拔俗之象畫像贊有矜莊嚴肅之象由是觀之學書之道亦非僅操觚染翰之為其通於學問性情有如是哉後之覧者考源鏡流由今溯古臨池之學具在斯帙矣故於刻石既成而序之

耕織圖序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為天嘗讀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桑纖悉具備昔人以此被之管絃列於典

誥有天下國家者洵不可不留連三復於其際也西漢詔令最為近古其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又曰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欲臻斯理者舍本務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風謠樂觀農事於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種之宜節候早

晚之殊蝗蝻捕治之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鍾隴畔樹桑傍列蠶舍浴繭繅絲恍然如茆簷蔀屋因構知稼軒秋雲亭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

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詠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板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

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庶於斯圖有所感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內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朕嘉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二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三目錄

記

恭侍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創興盛京海運記

海運賑濟朝鮮記

暢春園記

萼輝園記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三

記

恭侍

皇太后駕臨金山記

朕臨馭以來緬維

祖宗付託之重孜孜圖治宵旰不遑茲幸

中外清平無事則裕民肅吏以登上理端在斯時顧朕身居九重慮周蔀屋閭閻疾苦容或壅於上聞又淮黃濬築務繁非親行相度亦無由底績於是載舉南巡之典以諮求民瘼然上念

皇太后春秋亦高矣誠恐違離日久定省

有缺於心歉然用是敦請同行謹擇於今
年二月之吉朕率諸子捧
鑾輿登仙鵠發自潞河一路問安視膳無
間
宮闈朕心少慊惟
皇太后天性仁慈軫念民隱尤切每見田

家作苦則指謂諸子曰稼穡艱難如此汝
輩生長深宮可勿念乎諸子悉受教惟謹
即朕日祗聆
懿訓所至布德施惠惟恐一夫不獲
聖慈每聞之必爲色喜顧謂諸子曰汝父
皇愛民如是太平可永保矣老身爲加一

飯蓋盛德之下逮如此河工既閱畢朕將
南由吳會歷武林取道建業以歸乃復奉
慈駕南臨於四月之望自瓜步渡江江中
有峰聳峙曰金山亦名勝也山椒庭院清
幽齋堂閎邃爰掖
慈帷於斯駐蹕焉而是日天氣晴和江光

如鏡帆檣上下煙樹氤氲
皇太后隨意矚眺
天懷舒暢朕率諸子進蔬茗獻筍芋即山
櫻沼芡盆荷
親嘗曰田間味何可棄也蓋
皇太后秉躬謙抑雖瞿曇蘭若亦施恩禮

又

聖澤所加首先乹獨諸凡郵媼田婦罔不攜持童穉環繞翟車仰瞻宮扇一時懿綸溫慰賞賚駢蕃而臣僚命婦之嫺於禮者亦皆環珮霞帔伏迎道左親炙鑾輿遠近傳爲盛事山陬海澨婦孺旄倪

稱兕觥而祝慈壽者且數千里趾相接也猗與休哉朕觀從古陰教如省繅觀穫載在禮經即前代宣宗亦嘗親奉母幃巡覽畿甸賦詩紀事侈爲美談朕茲幸際昇平大和豫順合億兆之歡心以隆尊養亦庶幾以孝治光

海宇之意而

皇太后之徽音懿行可臚彤管爲萬世母儀法者尤亘古罕覯也朕謹薰沐拜紀勒諸貞珉以垂奕禩云

創興盛京海運記

傳曰補乏薦饑道也朕孜孜圖治冀臻上

理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是以平時謹財用廣委積一遇凶荒則蠲租已責之外開廩發賑設糜平糶靡政弗舉惟是東北地勢曠莽陸輓維艱遼左暨朔漠諸部尤屬險遠計惟航海轉粟事簡功倍規畫於中者非一日矣癸酉冬盛京穀不登民艱於食

乃發山東濱海郡縣常平倉米二萬石由登州運至三坌河海運之役自茲始明年二月親幸天津訪海道自大沽口達三坌較便三月命部員董厥事截留山東漕米二萬石用商船三十連檣出津門海若效順三晝夜即抵三坌因建倉遼陽開化城諸處儲峙之又分舟運至盛京米價頓減饑困以蘇朕念盛京根本重地積貯多則民食永足乃於丙子春復截留山東漕米五萬石運至三坌河如故其秋諭截留次年漕米六萬石遣部臣偕督撫造新船二十加運二萬石既又諭增造船十來歲可

運至十二萬石猶慮運船少也明年春諭福建將軍督撫勸導商船泛海貿易至則給以運直所齎貨物止徵正稅一時商賈靡不踴躍趨事海船大集於是截留河南山東漕米共二十萬石用天津浙閩船前後轉運以達盛京者共數十萬有奇適烏喇告饑遂以所運粟分輸易屯河士卒數萬咸賴生全而是時大兵方進剿逆寇噶爾丹需糧孔亟用以頒給軍儲不匱其年冬盛京
陵寢各屬兵民及科爾沁諸屬國窮戶人等咸以疾苦聞復發盛京存貯米賑之其

所濟之遠如此因命來歲仍自大沽故道用天津船運山東河南漕米六萬石以備軍民之需而商舶至是亦弗用矣是役也輓數十萬之粟經數千里之遙帆檣一集倉庾俱滿無踰關度嶺之勞絕車載牛牽之苦波委水輸禾囷自轉賑陪京而人民胥樂給軍糈而庚癸不呼內以撫綏藩部外以摧滅强寇皆由肇舉海運一法斷自朕衷屢試而效故自侯甸以至要荒均受其賜夫舉一事而有濟於一方者古人尚不敢忘況若兹之費省利大功神惠博使不載其始末垂示簡冊將良法美意久而

漸失後何所考用是援筆而紀其實云

海運賑濟朝鮮記

朕聞救災拯患王政所亟是以夙夜求莫雖在遐荒絕域猶若恫瘝乃身矧屬在藩維茍有疾苦何忍一日置也康熙三十六年冬朝鮮國王李焞奏比歲薦饑廪庾告匱公私困窮八路流殍相續於道籲懇中江開市貿穀以甦溝瘠俾無殄國祀朕深為惻然立允其請遂於明年二月命部臣往天津截留河南漕米用商船出大沽海口至山東登州更用鷄頭船撥運引路又頒發帑金廣給運直緩徵鹽課以鼓勵商

人將盛京所存海運米平價貿易共水陸運米四萬石加賚者一萬石朝鮮舉國臣庶方藜藿不飽獲此太倉玉粒如坻如京人賜之食莫不忭舞忻悅凋瘵盡起該王具表陳謝感激殊恩備言民命續於旣絶邦祚延於垂亡蓋轉運之速賑貸之周亦

古所未有也朕念朝鮮自
皇祖撫定以來奠其社稷綏其疆宇俾世守東藩奉職修貢恩至渥矣茲者告饑不憚轉輸數千里之勞不惜糜費數萬石之粟環國土而戶給之非獨救災拯患遠邁春秋汎舟之義實所以普澤藩封而光昭
先德也是烏可以無記

暢春園記

都城西直門外十二里曰海淀淀有南有北自萬泉莊平地湧泉奔流瀰瀰匯於丹陵沜沜之大以百頃沃野平疇澄波遠岫綺合繡錯蓋神臯之勝區也朕臨御以來

日夕萬幾罔自暇逸久積辛劬漸以滋疾偶緣暇時於茲游憩酌泉水而甘顧而賞焉清風徐引煩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偉因茲形勝構爲别墅當時韋曲之壯麗歷歷可考圮廢之餘遺址周環十里雖歲遠零落故蹟堪尋瞰飛樓之鬱律

循水檻之逶迤古樹蒼藤往往而在爰詔內司少加規度依高爲阜卽卑成池相體勢之自然取石甓夫固有計庸畀直不役一夫宮館苑籞足爲寧神怡性之所永惟儉德捐泰去雕視昔亭臺丘壑林木泉石之勝絜其廣袤十僅存夫六七惟彌望漣

漪水勢加勝耳當夫重巒極浦朝煙夕霏芳萼發於四序珍禽喧於百族禾稼豐稔滿野鋪芬寓景無方會心斯遠其或穲稏未實暘雨非時臨陌以閱胼胝開軒而察溝澮占離畢則殷然望詠雲漢則悄然憂宛若禹甸周原在我戶牖也每以春秋佳

日天宇澄鮮之時或盛夏鬱蒸炎景爍金之候機務少暇則祗奉頤養游息於兹足以迓清和而滌煩暑寄遠矚而康

慈顏扶輿後先承歡愛日有天倫之樂焉其軒墀爽塏以聽政事曲房邃宇以貯簡編茅屋塗茨略無藻飾於焉架以橋梁濟

以舟楫間以籬落周以繚垣如是焉而已矣既成而以暢春爲名非必其特宜於春日也夫三統之迭建以子爲天之春丑爲地之春寅爲人之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衆各得其所跂

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皞皞焉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爲暢春者也若乃秦有阿房漢有上林唐有繡嶺宋有艮嶽金釭璧帶之飾包山跨谷之廣朕固不能爲亦意所弗取朕匪敢希蹤古人媲美曩軌安土階之陋

惜露臺之費亦惟是順時宣滯承顏致養期萬類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浹一民一物念茲在茲朕之心豈有已哉於是爲之記而系以詩詩曰

昔在夏姒克儉卑宮亦越姬文勿亟庶攻
若稽古訓是欽是崇箴銘戶牖夙夜朕躬
棟宇之興因基前代巖宿丹霞檐棲翠靄
營之度之以治蕪廢有沸泉源汪濊斯在
駕言西郊聊駐綵斿甘彼挹酌工築斯謀
瑩澈明鏡縈帶芳流川上徘徊以泳以游
因山成峻就谷斯卑咨彼將作毋曰改爲
松軒茅殿實惟予宜亦有樸斲予尚念茲

揆辰經始不日落成豈曰游豫燕喜是營
展事
慈闈邪居高明遐矚俯瞰聊用娛情
粤有圖史藏之延閣惟此大廡會彼朱襮
鬱鬱溝塍依然耕鑿無假人工渺瀰雲壑
有鷁其舟有虹其梁可帆可涉於焉徜徉

文武之道一弛一張退省庶政其罔弗臧嘗聞君德莫大於仁體元出治於時爲春願言物阜還使俗醇暢春之義以告臣鄰

蕚輝園記

京師西北隅地曠而幽西山疊巘近可指矚清泉交流渟泓於其間林木茂密禾黍

芊綿有古鄠杜之風焉朕既築暢春園時往以省耕觀稼炎暑蒸鬱亦將以憩息於此也東北御果園舊地以賜裕親王其地有清泉喬木因而葺治循乎自然林樾丘壑具蕭遠之致王既爲斯園請朕名之夫詩以棠華比兄弟朕每讀詩未嘗不三復

留連思古人友愛之誼天倫之樂邕邕怡怡被於絃誦竊欣慕焉因以蕚輝名茲園蓋有取於詩人之旨也王秉性寬和入則集議巖廊翼贊機政退居之暇澄懷簡澹不涉外務時當風日佳美眺覽郊坰輒至斯地蔭嘉樹鏡清流問農閱圃古人有言

爲善之暇想足怡神王之遊息於茲園也其猶此意也歟唐開元中營興慶宮賜諸王第於宮側建爲花蕚相輝之樓史冊傳之朕所嘉尚於是既命其名而并記其事云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三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四目錄

碑文

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開國佐運勳臣武勳王揚古里直義公費英東弘毅公額宜都碑

賜一等公内大臣都統國舅謚忠勇佟國綱碑

賜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碑

天津海神廟碑

金山江天寺碑

射虎川臺麓寺碑

菩薩頂大文殊院碑
萬壽寺戒壇碑
弘慈廣濟寺碑
五臺殊像寺碑
五臺碧山寺碑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四

碑文

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啓中天之聖禹湯文武紹危微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衆理於一貫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往歲甲子朕巡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祗將祀事覩其車服禮器金石

絃歌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顧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漸圮用是愀然於心特發内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範古今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

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思以遠紹前緒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隆禮竭誠以將景行仰止至意而況廟庭之地尤為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既堅釆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胤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宮牆倍增嚴翼尚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不休與因勒貞石系以辭曰

麟書啓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聲範圍百代陶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

立型垂訓師道昭宣象懸七曜海納百川曩巡東魯臨河登岱峩峩尼山美牆斯在虔恭展謁至德是欽宗風溥博敎澤閎深洙泗之陽殿寢翼翼上棟下宇神靈安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規大啓肅奉明禋聖人之居永以觀德千載傳心四方式則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惟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阼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皡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

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

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絶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迺蠲釋眚災潔事禋望爲

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兹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兹武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

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閒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

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旨爲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爲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羹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

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涌其甘如醴設爲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自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爲民困

愼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
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玆窮寇昏惑不悔
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其居爰復其賦
藩落老稚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
春風飄翩揚我旆旓我今于邁如涉我郊
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閲彼彈丸

天降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
旣腊梟獍旣殲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殳
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
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
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
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
師在安民出非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斯旨
緬維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愼必克
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開國佐運勳臣武勳王揚古里直義公費英東弘毅公額宜都碑

朕惟我國家創建丕基開無疆之景運旣
篤生神聖英武之君以翦除亂逆啓闢疆

宇戡定諸邦一統之烈肇於東土其時則
有一德一心之佐殫忠戮力經營四方以
翊鴻猷而成大業蓋天實挺生異才鍾山
嶽之靈挾風霆之氣貞誠不二毅勇無倫
名高百戰之勳位趨五等之爵垂聲竹帛

配食
廟廷以與國家共承休祉子孫世行其澤
是豈偶然者哉當我
列祖之龍興也一時人材蔚起猛士如雲
戰將如雨以藝勇稱以功名顯者不可勝
數而功冠諸臣爲一代元勳則有開國佐

運忠勇王揚古里直義公費英東弘毅公
額宜都尤爲傑出焉朕嘗恭覽
列聖實錄考三臣行事折衝行間則戰必
勝攻必克平居則矢忠直贊謀畫豐功偉
績至今焜燿簡編未嘗不緬想英風興懷
往蹟昔人創造艱難枕戈擐甲櫛風沐雨
之勞恆留連往復不能去於懷也歲在戊
寅朕巡行舊京展祀
陵寢追維
祖宗功德隆盛竝及當時佐命之臣丘壠
所在皆遣官致祭而於三臣之墓特親至
奠酹以示優崇仍復專官祭享蓋功在社

稷以死勤事古人爰有明禋之典朕篤念
勳庸用申異數并爲文勒諸貞石以昭示
於無極焉

賜一等公内大臣都統國舅諡忠勇
佟國綱碑

朕惟自昔勳舊之臣乃心王室平居恪勤

職事左右宣勞一旦奉揚威命忠不辭難勇不避險鴻名駿烈焜耀無窮史冊所書良足嘉歎尒佟國綱賦性貞純秉心淵塞親居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虔共宿衛出則筦領禁軍偉量夙重於巖廊令聞允孚於寮寀迺者小醜

搆爭近逼邊圉三軍聲討簡佐元戎尒乃慷慨厲兵赴桓敵愾屬賊鋒之既挫將棄壘以潛奔尒猶擐甲直前提戈獨進鋭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虹霓誓埽陸梁永清朔漠豈期上將遽殞師中夫尒以肺腑之親心膂之寄秩崇望峻勞久勳高假令偕衆旋軍亦可從容奏凱而義存憤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奚足殄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惟忠生勇尒實兼之循行易名斯無愧矣嗚呼典禮加隆榮哀悉備英風震於邊徼勁節炳若丹青九原有知應無遺憾惟朕睠思懿

戚篤念老成身後追褒久而益痛特命所司勒文墓石昭朕無已之懷亦俾後人知所激勸焉

賜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碑

朕惟國家所以資封疆之大吏者固在乎操履潔清正己率物又必優幹濟之才具

通明之識斯足以振肅下僚綜理繁劇綏靖兵民以無負乎簡任之重古人所謂有猷有爲有守兼之者實難其人也尔傅臘塔秉性貞誠賦材敏達朕屢經拔擢出典屏藩入爲卿貳稔知其品行端廉謨猷恢裕念兩江幅幀遼闊事務殷繁彈壓保釐

亟需偉略爰畀尔總制之任俾展其經理之才尔能精白一心坊表庶職風清弊絶輿論翕然更能寬嚴互用咸綱舉而目張教養兼修亦害除而利溥軍民輯睦里井乂安斯其才守兼優豈非國家之楨幹臣工之模楷者與倚任方殷遽爾徂逝吏民謳思至於流涕且籲請尸祝觀愛戴之弗諼知德施之未泯朕用是深軫於懷馳賜奠醊卹典加渥謚曰清端製文以褒美之嗚呼人臣能奉宣德意以嘉惠一方生膺顯秩歿有榮名勒之貞珉傳於奕世寧不休與

天津海神廟碑

朕昔巡歷天津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數百里舟航泛涉實利轉輸迺者奉錦兩郡歲穀不登兵民乏食深厪朕懷而陸運之程踰山越谷曠日爲勞厥惟創興海運斯足拯濟民生爰命學士陶岱往涖其事酌

撥倉粟運以巨艘出直沽之口東指遼海篙師權卒并力一心波濤不興天日清皎祥飈遄送帆槳如馳甫三日卽達盛京賑給所暨周徧窮檐俾此京輔之邦咸與遂生樂業則惟尒海神有靈克相朕以寧茲兆庶也朕惟望秩之典國有常祀而非常

之功尤宜報享天津東舊有海神廟今特命工庀材重加營建朱甍碧瓦規制崇宏庶幾鑒茲悃忱益加祐助豈惟予一人惠鮮之意藉以有成將盛京世世軍民皆得邀神貺於勿替也是用揭諸穹碑表神之功德以垂示永久焉

金山江天寺碑

大江之中有山岌峩巀嶪湧波濤而傑出者無如金山山之上高閣飛棟軒然四列凡夫日月之蔽虧風煙之噴薄帆檣樓堞鼂魚之出沒隱見於其中者舉可俯而有也夫岷山之源其始濫觴及乎建瓴而下

近縈巴蜀遠跨荆揚數千里而歸墟於大壑滔滔南紀昔人目之天塹當六代時偏安建業江之左右遂爲重鎭是山以卷石屹乎中流引淮泗苞吳會可不謂天下之雄觀形勢之極勝者哉今四海一家書同軌合纖塵不揚斥堠無警舟車則萬國霧

會筵籧則九域星馳是山也信足以爲登臨之美蓋異夫昔之憑藉江山以爲險者矣朕南巡過此停憩山寺撫長江之安流見水天之相接曠焉興懷書江天一覽四字留之寺中爰命葺而新之不以勞吾民事竣請額其瑰壯巨麗當益足以增江山之奇矣因憶舊觀浩淼澄泓空闊無際猶可心會遂名之曰江天寺云

射虎川臺麓寺碑

五臺峙京邑之西綿亘晉代數州地是爲天下靈區輿境以壯固神京癸亥春二月朕巡省民俗言陟茲山而觀覽焉去臺懷數十里適有虎隱現叢薄間朕偶御弧矢一發殪之里人皆歡呼曰是爲民害久矣今鑾輿臨幸而此獸用殛殆天之所以除民災也因號其地曰射虎川且相率爲浮屠之宮以表厥異旣成襟帶山澤面勢爽塏重櫨巨棟鳥革翬飛與臺上諸名剎相暎帶稱勝槩焉邦人重其事請朕制文勒碑以垂永久夫事雖微而苟有利於民則皆可紀以示後嘗觀周禮特命官掌設弧矢以攻猛獸蓋虎豹鷙戾能戕人害物者必殄絕之仁民故也朕乘輿所歷偶接於耳目之前爰發一矢斃一獸事則適然而

羣心咸悅流傳以爲嘉美其有合於先王服猛之義也夫故俯順其請因勒斯文用志巡歷之歲時云爾

菩薩頂大文殊院碑

夫坤輿九壤厥有名區方志所標莫之勝紀若其巒隴綿邈巖岡崇阻縈紆窈窕悠

然遠望列峰競秀壁立霞駮不可殫覶則惟清涼山之五臺爲最勝五臺竝高數十里如覆盂如懸棧閣如鶻摩天如鼇脊出海飛崿穹岫飄渺超忽而風高氣寒土脈深隱遠近如一至夫鬱盤迴薄斥爲廣衍之地蘊眞萃異信爲靈跡之所棲託者惟

臺懷爲最勝臺懷居五臺之中左襟右帶前頫後仰若在懷抱其地陽陸平林舊多梵刹有菩薩頂文殊院者相傳文殊示現於此其殿廡尤莊嚴弘邃殆福地之精藍神坰之奥蹟也我朝建鼎以來歲有賜給爲國祝釐蓋其境域過清不可以業四民

故於禪棲爲宜雖寥迴深岨介於無何有之鄉巾瓶施乞遠莫能致然象教所感伊蒲之供率集於四方居其地者亦類能謹教律嚴心行致其潔虔以一歸於慈氏之訓庶克稱國家優厚之意焉朕西巡駐蹕茲地因剏詞於石列之院中以垂示無極

云

萬壽寺戒壇碑

西山地接神京嶺岫綿亘林壑深美中多精藍古刹考其歷年久遠建置自唐以來者則萬壽寺戒壇爲最古寺在唐曰慧聚明正統時始易今名其地渡渾河而西山

徑盤亙紆回而入中復豁焉宏暢壇殿軒翼猶見古遺製深山長谷烏可少此清嚴之宇以眺覽名勝哉朕以時巡偶至斯地輒爲駐輦顧近寺諸山爲產煤所居民規利日事疏斸念精舍之側鑿山採石良非所宜爰命釐定四止而禁之俾梵境常寧舊觀弗替於以葆靈毓秀山川當益增輝澤爾

弘慈廣濟寺碑

蓋聞堂開鹿苑誇祇樹之香林境闢鷲峰傳寶華之勝地若其清風盈丈室亦豈在於離羣皎月暎禪心初何嫌於近市正以

琳宮伊邇瞻龍象者知尊精舍非遙聽鼓鐘者易肅兹弘慈廣濟寺夙稱名剎舊住高僧梵宇莊嚴峙鳳城之兌位唄音宣朗接紫陌之西隅古木垂蔭於階除皓鶴聞經於戺戶境幽塵隔如在山林心遠地偏焉知闤闠蓮花幢內常明日月之燈柏子

香中深入栴檀之海六時禪誦鐸鈴響徹
丹霄四海緇流鉢錫雲依法界藏經閣敞
珠聯貝葉之文說戒壇高石點雨花之偈
是以駐蹕常臨於淨地揮毫特賁於禪扉
睠此幽恬賞其清曠僧湛祐心通釋典志
勵虔修葺陳構而維新率羣衲以遵禮住

持僧然叢克襄厥事庭宇秩然蓋其教以
利益羣生爲本其事以修持戒律爲歸朕
嘉其同善之心挹彼廣慈之義俯俞敦請
爰錫斯文振寶筏之宗風弘金繩之覺路
用垂貞石以示來玆

五臺殊像寺碑

蓋惟清涼福地拱紫塞以標靈臺頂名山
矗蒼穹而聳秀文殊飛錫之所夙號神皐
吉祥闡教之區舊多精刹況龕留古佛爲
法海之殊觀壤接中臺乃香林之勝境創
琳宮於自昔葺紺宇以維新茲殊像禪寺
開基臺畔結宇山阿谷邇鳳林環千巖之

紫翠堂臨鹿苑俯萬壑之煙霞峰曰梵仙
望層巒於天際泉稱般若落清澗於雲中
殿有金容因名殊像天人肅穆羣瞻龍象
之尊儀度莊嚴共禮狻猊之座青蓮妙相
琉璃光暎於林端碧樹幽棲鐘磬聲聞於
嶺外迺以歲年歷久陳跡都荒風雨所摧

僧寮非舊慨此丹楹畫壁無非蛛網塵封
朕為
慈闈祝釐故爾法駕庚止憫茲頹廢爰命
緇修梵宇再興唄筵如故祇園金地依然
多寶之場佛頂珠光重現牟尼之瑞招提
既肅緇衲咸歸室可賴以安禪用勵清修

之衆事有裨於勸俗聿弘覺善之門式勒
貞珉永垂奕禩

五臺碧山寺碑

原夫園成祇樹聿標鷲嶺之奇香滿栴檀
定據琳宮之勝況山雄雲代宇結清涼文
殊演教而開基天龍八部迦葉瞻容而頻

首螺髻千身緊朔塞之名區實梵王之法
界經馱白馬覩貝畫之常新地布黃金喜
詹林之重燦茲碧山寺棟構臺阿翬飛巖
畔牓傳普濟化城之玉碣猶存谷號華嚴
德水之青蓮時現銀龕珠洞暎三藏之神
光疊嶂層巒萃五方之靈秀浮煙罨翠迴

接蒼穹含譪流清旁分綠澗何羣峰之凝
碧繞丈室以增幽鴈塔崚嶒朱夏帶陰山
之雪鶴林高下白毫連紫極之雲茲因歲
月遷移川陵委寂禪枝忍草侵榛蔓以交
蕪寶鐸雕甍歷風霜而黯色朕親來佛地
藉祝

慈禧爰整金繩丕施珠網啓琉璃之淨國寶樹攢香燦瓔珞之紅樓曇花四照相輪自備巧傍新幡丹鳳飛來還棲舊剎苾芻競集弘綮不二之宗象力攸崇衆證無爲之果用鐫貞石永煥名山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四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五目錄

頌

祈穀壇頌有序

二典頌有序

禹陵頌有序

贊

王右軍洗硯池贊有序

石鼓贊有序

箴

河臣箴

漕臣箴

臺省箴

太常箴
提鎮箴
銘
淵鑒齋銘
佩文齋銘
知稼軒銘
察罕七羅勒石銘
拖諾山勒石銘
昭木多勒石銘
狼居胥山勒石銘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五

頌

祈穀壇頌 有序

嘗觀古之明王必嚴於敬天隆於尊祖誠於養人惟其敬天故饗帝尊祖故崇配養人故重農而上辛祈穀厥義備焉蓋陰陽順風雨調災沴不生五穀咸熟斯比戶可封然後寬刑簡賦導以禮樂躋之仁壽苟陰陽失序風雨不時則五穀傷矣五穀傷而民饑至矣修粢盛而奏馨聞將何藉焉予肅將禋祀每遇薦享大典備極誠敬期於孚格蒼穹爲羣

黎禔福幸海內穡事浹歲順成卽間遘
微祲而補助旋施有秋洊至豈非
上天粒我烝民而默佑予一人以無疆之
休哉仰戴
帝慈莫可名喻聊攄感忱作爲頌曰
皇矣

上帝仁覆萬國靡物弗懷鑒於有德古聖
聿修昭事建極元日殷薦冞祈粒食藐躬
受命精意以禋太圻體方郊丘象圜屋而
大享典禮均虔外至必主本祖本天巍巍
三聖陟降攸格盡志對越百神其懌曰潔
豆籩曰崇珪璧匪祝一身爲民請澤惟

天監觀愛我兆人宜夏而夏宜春而春和
風應節甘雨司辰灾蝗罔作瑞穗含醇豈
止郊畿式暨五服畇畇疆理何土不淑嶷
嶷黍稷何產不熟造化斯施伊誰能育啓
蟄而耕納稼而場于耜于趾我倉我箱詎
曰農夫實予之慶上下交裕藉此豐穰民
則不知予敢忘賜湛恩汪濊頌思奚匱歲

歲吉蠲竭誠肆類庶其眷之永錫樂利

二典頌有序

粤稽伏羲始畫卦象而未有文詞倉頡
造字而篆籀之傳亦多淹失上古文章
之見於六經者殆無有先於二典者矣

朕服習尚書景慕勳華之德業羹牆見焉竊以爲包羅千古之治術無有出其範圍者朝夕涵濡用自勵勗爰作頌曰

煌煌二典邃古所傳乾綱坤維嶽峙星躔如海負地如日麗天六經諸史肇開厥先欽明濬哲恭讓塞淵至德在躬光被八埏

寅餞授時法創璣璿後之儀象咸取則焉巡嶽考績疇咨簡賢後之命官率循罔愆文質而興事簡以全高明博厚治象巋然夏商而降踵武鴻編支分派别謨誥丕宣散爲萬象流爲百川仰瞻帝典若陟泰巔伊予夙夜誦習有年望洋測海弗憚精研遙遙統緒深愧仔肩永言祗頌躬自陶甄

禹陵頌有序

朕閱視河淮省方浙地會稽在望爰渡錢塘展拜大禹陵廟瞻眺久之勅有司歲加修葺春秋涖祼粢盛牲醴必豐必虔以志崇報之意時康熙二十八年二

月十五日也緬維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運昏墊既平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於後世不淺豈特當時利賴哉朕自御宇以來軫懷饑溺留意河防講求疏濬漸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徽爰作頌曰

下民其咨聖人乃生危微精一允執相承克勤克儉不伐不矜隨山刊木地平天成九州始辨萬世永寧六府三事政教修明會稽鉅鎮五嶽媲靈茲惟其藏陵谷式經百神守護松柏鬱貞仰止高山時切景行

贊

王右軍洗硯池贊 有序

沂州治西南池水一泓漣漪淸淺在斷垣荒草中朕甲子巳巳南巡兩經其地咨訪土人曰此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澤筆池也一名洗研池相傳卽其故宅傍有曬書臺歲久蕪沒今爲緇流所宅祠宇三楹面離背坎上設右軍像風神雋爽儼然晉代衣冠墀廡碣石鱗次中爲瑯琊十七帖餘皆後人憑弔詩文及紀載祠宇興廢始末舊有洗研池三大字斷闕不全嘗考晉書右軍雖系瑯琊自其父曠已南遷右軍未歷江北或者以

王氏舊居所在遂傅會之未足深辨朕萬幾餘暇日事臨池雅愛其筆法近復命新蘭亭故址以表彰之夫右軍懷經世大略遭時多故用違其才觀其與桓溫書其人品學問槩可想見使得行其志於以毗輔晉室振挽頹風豈僅以書

法見長哉乃爲之贊曰
右軍於書稟生知質仍不廢學功專且壹
臨池浣墨池水如漆艾山何高沂河有泌
山城古祠人傳遺蹟緬懷大夫士林之特
究厥生平乃心王室經濟可名奚止藝術
虎臥龍跳其人其筆

石鼓贊 有序

朕釋奠先師於國學觀石鼓於廟門之
兩廡緬懷周宣迄今二千餘年而中興
之烈岐陽之蒐俯仰如昨魯壁汲冢缺
有間矣此文此石獨煥然與日月爭光
是三代法物之僅存者也今列在太學
實斯文之盛嘗尋繹搨本推詳其遺義
有會於心焉乃爲贊曰

猗歟周宣纘緖文武一時從臣方叔召虎
蒐於岐陽陳列斯弩鐫功告成伐石作鼓
以歌以銘載規載矩豈備考擊致煩矇瞽
鼓鼙思將義蓋有取歷二千年鑠日蝕土

蝌蚪失傳剝落誰補車攻馬同麀鹿麌麌
晨星缺月完句可數天門詄蕩岐山翔舞
軒頡是班鍾王敢伍陳在泮宮設於廊廡
是切是磋匪擊匪拊橋門觀禮如對簠簋
庶幾文治再見三古

箴

河臣箴

自古水患惟河爲大治之有方民乃無害禹疏而九平成攸賴降及漢唐決復未艾漸徙而南宋元滋溢今河昔河議不可一昔止河防今兼漕法旣弭其患復資其力矧此一方耕鑿失職澤國波臣恫瘝已極

肩茲鉅任曷容息佚毋俾金隄潰於蟻穴毋使田廬淪爲蛟窟毋徒糜國帑而勢難終日毋虛勞畚築而功鮮覈實務圖先事盡利導策莫悔後時飾補苴術勿即私而背公勿辭勞而就逸惟潔清以自持兼集思而廣益則患無不除績可光冊示我河臣敬哉以勗

漕臣箴

國家定鼎會極幽冀歲漕東南積偫惟備舳艫銜尾數百萬計轉輸有程貴以時至專設重臣式董厥事我徒我旅亦云孔勩尚其寬恤厚彼糗粻尚其撫綏摩彼疴痒

毋借空名耗閭左藏毋踵陋習損經制常尒克持廉則吏罔弗臧吏克守法則軍罔弗康軍旣樂康競輓以將孰困而逋孰盜其糧官苟剝之用飽已囊下復效之鼠雀曷防濡滯河干如稻集蝗總計而論蝕我太倉國儲民食毋乃兩傷尒膺斯任莫忝

王章

臺省箴

臺省之設言責斯專寄以耳目寧取具員通明無滯公正無偏黨援宜化畛域宜捐洞達政體斯曰能賢古昔諍臣風規凜然訏謨讜論垂光簡編朕每覽繹如鑑在懸

居是官者表裏方直精白乃心充廣其識國計民生臧否黜陟凡所敷陳敬將悃愊風霜之任以懲奸慝搏擊之威以儆貪墨毋摭細務苟塞言職毋紛成憲妄逞胸臆書思入告當宁對揚沽名匪正營私孔傷或藏嫌怨謬爲雌黃受人指嗾尤爲不臧形諸奏牘有玷皁囊職司獻替亟宜審詳敬爾在公風紀巖廊箴詞用勗誕告聯常

太常箴

翼翼奉常是曰清卿班躋九列專職匪輕國之大事莫如祀典恪勤嫻習斯副厥選郊壇宗廟必潔必虔齋明祗肅誓誡維先

制備容臺用相百禮贊導法儀駿奔有體作樂殷薦八音克諧永言登歌律呂無乖舞辨文武應聲合節綴兆均調以象功德牲牷籩豆務殫乃心苾芬上達庶冀居歆吉蠲有違或乘尔瞶精禋有忒或形尔懈糾繩靡逭國典昭垂箴辭誕告其敬聽之

提鎮箴

武臣之職建威銷萌星羅棊布以壯干城韜鈐宜裕紀律宜明拊循宜至訓練宜精計安黎庶爰設五兵易言畜衆詩詠求寧閭閻桑伍勿擾吾氓山無伏莽海絕長鯨民恬耕鑿惟尒之能饋餉時給毋致呼庚

尒能廉潔衆以飽騰投醪飲河古史所稱惠逮卒伍忠愛乃生如捍頭目如衛父兄羣心從違視爾攸行文武輯睦毋相抗衡軍民調劑務持其平朕親簡閱黜陟有程下逮偏裨選授匪輕才勇必錄窳惰必懲矧尒大帥節鉞是膺宜體朕意勉竭股肱

銘

淵鑒齋銘

搆室藝苑匪求堂皇六籍斯列百家斯藏聿求治道攬茲舊章古人遜志歉若望洋取義於淵源深且長浩演渟泓蓄之有常既澄其體復蘊其光清暉朗暎無物不彰

於焉鑒之洞毫晰芒以茲發政如涉津梁以茲擇人如鑑否臧我懷前哲陟降在傍見道於衡覿聖於墻實惟簡編乃獲周行披覽之餘與義以詳擷其精英以備遺忘亦名淵鑒昭示無疆目擊道存文治永昌

佩文齋銘

堯紀文思舜稱文明文以經世天地精英
河洛啓祕圖書肇興典謨垂則雅頌繼聲
楷模百代統歸六經乾坤樞紐民物準繩
潤如河海炳若日星簡編具在黽勉服膺
如寒待衣繭絲呈能如饑待食菽粟惟馨
人倫日用匪此莫勝紉蘭爲佩楚辭可徵

佩弦佩韋柔剛互成亦有佩玉義取溫瑩
予所佩者古訓是程朝斯夕斯孔思周情
味道之腴體泰志寧縹緗炳蔚卷軸縱橫
研求探討澡祓性靈揭之座右恒視斯銘

知稼軒銘

史書大有惟國之瑞食爲民天邦本所繫
西苑有廬茅簷土砌風雨攸除桑柘蓊翳
農祥乘春南榮晨莅歲云秋矣流火西次
於焉占星以戒農事物養於蒙禾保於穉
驗其勾萌在晦明際雷雨甲坼剛柔竝試
灌漑爲仁芟薙爲義二者不廢穎粟可冀
歲之歉穰人力是視儻違其時饑寒或遺

閔茲農夫終歲勞瘁在昔有邰嘉種手藝
採入豳歈咏及纖細用銘斯軒庶幾此志

察罕七羅勒石銘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四月丙戌朔十
四日己亥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將六軍過

此

御筆勒銘

維天所覆皆吾赤子綏靖邊陲殄滅蛇豕
山澤效靈草蕃泉旨羽衛斯經貞石用紀

拖諾山勒石銘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
二日丁卯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駐蹕拖諾
山
御筆勒銘

瀚海蕩蕩臚朐泱泱親御六師我武維揚
震雷霆威讋日月光翦厥兇醜安定遐荒

昭木多勒石銘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
三日戊辰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大兵邀擊
於昭木多之地盡殲賊衆
御筆勒銘

天心洪佑翦逆摧兇困獸西竄膏我軍鋒
一鼓而殲漠庭遂空摩崖刻石丕振武功

狼居胥山勒石銘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四月朔日庚戌
大清皇帝討滅厄魯特噶爾丹駐蹕狼居
胥山

御筆勒銘

登狼居胥遡大河曲遐播德威以綏荒服

殄寇寧人義正仁育絶域來同敷天永福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五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illegible]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目錄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上

三十四年八月噶爾丹至克魯倫河搶掠納木渣爾托音之後竟於克魯倫土喇相近處居住自秋徂冬將朕三次使臣甚加

侮辱朕因是深知此人勢熾心侈慾不畏死窺伺中原決然不肯寧息難同衆人視爲不足介意若聽畏憚勞苦碌碌庸人之言恐後日竭各省之膏脂盡靡費於北邊又若前代矣故預爲遠圖曾令三品以上諸臣集議比時議當征討者舉朝不過三四人衆雖口稱小醜何足計議而意中仍有畏憚煩難之狀是以朕心深咎之風寒雨雪皆所不辭習於戰鬬之勁寇亦所不避必親往征討斯意堅定亦欲天下自兹以往永久寧謐非僅爲目前一時苟且之計也從此秣馬匹精器械教營伍練攻戰

激勵將士申明賞罰審度朕所豢養官兵所嚮之處斷能不辱國威確乎可信用是告祭於

天地宗社以二月三十日親統中路大兵往征西路大將軍伯費揚古領兵以二月十八日啓行兩路約略相期在四月下旬

會於土喇之地此其間若噶爾丹往克魯倫河之下流與中路兵相近而與西路兵相遠則中路兵必待西路之兵若噶爾丹在土喇地方與西路兵相近而與中路兵相遠則西路兵必待東路之兵計畫已定於未啓行之前二月十六日特旨諭大將

軍伯費揚古曰大兵進剿朕與議政大臣所議者已遣書諭汝外今聞根敦代青貝勒進至洪俄賴之内七斯希布地方汝等二路兵恐將喀爾喀誤以爲厄魯特此事至要宜向阿南達切實曉諭之又汝等過翁金後將好鄉導給與商南多爾卽從何

地相通約定日期遣至朕軍前爲善此二事雖無大關係思慮所及因交與阿迪令諭知之又於二月二十三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覽總兵官康調元所奏有山西巡撫所助騾匹米石俱未到等語朕觀此或因大兵起程日期改近稍有措辦

未及亦未可定糧餉牲畜所關最重前後之間將軍宜審顧萬全汝等所由道遠運送糧餉較中路其難數倍萬一糧餉不能陸續運至汝等兩路之兵恐致匱乏此事朕心深切憂慮特手諭急速馳示又於三月初一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副

都統阿玉璽等到於大兵駐劄南口之日聞其鑿井易成不勝喜悅汝等領兵至喀倫報聞之時將汝至翁金之日約略定期奏聞又將到土喇日期詢問喀爾喀好鄉導以地名與日期約略議定奏聞朕所統之兵行走駐劄皆因西路兵之故量寬時

日爲此特諭知之三月十九日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奏聞事臣等率領大兵於三月十三日至喀倫卽於十四日分派京師及右衛兵十五日臣費揚古率領京師大兵大同綠旗官兵由東路進揚威將軍覺羅舒恕率領右衛大兵由西路進詳詢鄉導等將駐宿之地約略分擬十八宿於四月初三日至翁金又二十一宿於是月二十四日至土喇又三宿於二十七日至巴顏烏蘭又據副都統馮國相報稱上所須發砲八位於三月初七

日至拖里胡地方等語臣等候之則遲遂留都統伊勒愼每旗派護軍叅領二員護軍百人防衛砲位急速趕來因令於喀倫待之至翁金後另行奏聞外爲此謹奏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題等因前來十九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尒至喀

倫算至翁金土喇日期奏疏於駐蹕撥宿三月十九日齎到汝等奏稱至土喇在四月二十四日朕所統之兵因雨雪稍阻兼以趲候重車雖急速前行於二十四日之先斷不能至土喇汝所領兵於三月十六日之雨或有遲阻將日期另行開除具奏

若無所遲阻至翁金奏聞之時亦另行明白具奏汝軍中馬匹何如運米車輛已至何處得寧夏兵消息否此等情形每具疏時必行奏聞正月二十八日奔來喀爾喀之逃人言噶爾丹在土喇河上流為此特諭四月十三日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喀爾喀盆楚克貝子之侍衛穆渣哈爾同鄉導二人蒙古二人共七人來奏云臣等遵旨夜行晝伏相機偵探於伊渣爾厄爾幾納地方見噶爾丹形跡有厄魯特是實臣等於回行第二日遇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往噶爾丹之俄七里

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丹入吾計中矣彼言現今領俄羅斯砲手鳥鎗兵六萬再俟六萬俄羅斯兵至即順克魯倫河而下直抵科爾沁汝之二王著即應合而行因將我等甚加敬禮遣回我等應與汝輩同行但現今我等之後有厄魯特哨兵相隨汝

等可慮此時卽相別速行奏聞我等亦接踵而往等語此信至卽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朕所統之兵近喀倫地方曾遣叅領車克楚前鋒侍衛奇薩穆於克魯倫一帶地方蹤尋踪跡偵探消息四月十二日車克楚等至奏云

臣等初九日至伊渣爾厄爾鍐納地方觀看見其形跡自彼處回行於初十日遇沙津王所遣俄七里等十五人伊等云噶爾丹於是月初從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將我等遣回噶爾丹在達爾罕敖喇山等語由是觀之噶爾丹於朕所統之兵相

近矣此賊乃狡詐叵測之人潰遁時未必回奔土喇必渡克魯倫河或自俄濃巴爾卽奔塞稜格地方或繞巴顏烏蘭之後詭遁汝兩路之兵知其順克魯倫而下若隨之而往落空亦未可定朕為此深切憂慮特專遣人亦大將軍費揚古將彼處地方

凡賊可以脫逃之路周詳詢問加意堵截勿以其順下流而來遂輕視之為此特諭寫勅遣侍衛殷渣納同鄉導波羅等十五人令其沿喀倫直尋翁金而往務期必達大將軍伯費揚古軍中之信自三月十九日到後至四月二十一日大將軍伯費揚

古奏疏始到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奏聞事皇上三月十九日所頒諭旨於本月二十八日駐劄阿爾哈林圖地方未時至三月十六日臣領兵所行之路無雨是月二十二日有雨薄暮復雪途中稍有泥濘兵行遲一

二日之程又砲車一日止行二三十里一時不能隨大兵故將神威大砲留於喀倫派綠旗官兵守護頃上所頒新製砲八位景山子母砲二十四位江南所進子母砲五十五位用大同所餧養隨行駱駝二百隻載之而行運米卿員喻成龍侍讀學士

范承烈於三月二十四日臣駐劄招哈察罕和朔地方時趕至臣處言運米車輛在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途中水草稀少且牲口皆從太原一直行來是以盡皆疲瘦請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以備大兵凱旋之用將十五日口糧運至翁金等地方

備用其二十日口糧用小車及挽車牲口中擇其可用者運至土喇以供應大兵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緊要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盡行運至土喇小車及所選挽車牲口不足則將載砲所餘隨行駱駝令其助運議定遣

喻成龍等往料理臣從歸化城起程時將寧夏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翁金曾遣人問之孫思克等回稱我等所領之兵以二月二十二日啓行三十八日可至翁金等語適諭旨至卽遣人往令將寧夏兵今至何處速行咨報臣於四月初六日在翁金

口之東席喇胡魯蘇台地方駐劄大兵因按鑿井處下營是以分爲二隊而行初七日駐師一日以俟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於初九日亦至烏闌厄爾幾臣等或一路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

卽赴御前時明白具奏儻或不至正月二十八日曾有奔來喀爾喀之逃人旣言噶爾丹在土喇上流臣等焉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起營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又鄉導等約略計算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十二宿於次月

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初七日題本月二十二日特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曰汝初七日奏疏以二十一日酉時到覽奏五月初三日可至土喇等語汝等原奏稱二十三日至土喇二十

七日至巴顏烏蘭朕所統之兵水草皆得無悞故擬定二十五日至克魯倫河今遣發前鋒已觀其形迹得其活口噶爾丹有向克魯倫下流情狀距朕五日之程此其間汝宜累次遣人來奏則朕易於相待因汝等久未奏聞不知已至何處恐等待日

期遲悞急速前進遂甚在汝等之先今等待與前進兩端皆屬機要事關重大汝等作何行走宜速報聞兩路之兵有先到數日者必相待而行原有成約朕茲相待而行儻不得已日期所關至大則相機而行爲此特諭遣侍衛額林辰鄉導渣卜等仍由捷徑速往務期必達一面傳集前後營諸王諸皇子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以上諸臣諭曰前者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稱四月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蘭故整齊中路大兵已近抵敵所今大將軍伯費揚古等途中阻

滯情由多日不行奏聞頃忽更改日期具奏現今朕所統之兵旣已近臨噶爾丹無庸等待伯費揚古之兵欲卽行前進鑲紅旗大營皇子胤祉公福善副都統孫渣七侍郎席爾達等議稱不必等待卽行前進餘諸王皇子大臣皆稱此番大兵非尋常

可比皇上親帥征討萬分之中微有未周所關非輕伯費揚古所展日期十餘日耳宜少待之不致甚遲朕採聽衆論嚴肅斥堠躬親巡察每日防禦萬一噶爾丹聞大兵至恐其遠遁皆預備之四月二十六日商南多爾卽賫大將軍伯費揚古所奏二

疏至其一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題明事前者卿員喻成龍等前赴臣所稱運米車輛在二十二三日可出喀倫牲口皆從太原一直行來是以盡皆疲瘦等語臣等會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令運至土喇計議已定遣喻成龍等往料理又寧夏之兵何時啓行何日可至翁金遣人往問孫思克等回稱已於二月二十二日啓行三十八日可至翁金等語臣於四月初六日駐劄席拉胡魯蘇台地方初七日駐兵一日以待後隊大兵初八日齊至

烏闌厄爾幾地方駐劄寧夏之兵若止烏闌厄爾幾或一路進兵或分路進兵公同商酌定議俟商南多爾卽前往時明白具奏儻仍不至臣等焉可遲緩等待則於初十日啓行前往土喇寧夏兵到日令其隨之而進自烏闌厄爾幾初十日起營經二

十二宿於次月初三日可至土喇河阿喇克山之西克勒和朔地方俱經奏聞在案初九日據運米侍郎王國昌等報稱我等欽遵上諭至山西太原府會同巡撫商議需用牲口甚多各州縣千里數百里不等遠處採買至太原府齊集裝載兵役口糧

青草未生之際牲口所需豆料及器械帳房鑼鍋板片等物於二月初八日陸續從太原府起程經鴈門關險峻之山行千餘里至湖灘河朔又將大兵正項口糧押車兵役口糧及駱駝鞍屜繩索等物攤載車輛雖重而牲口壯健視有水處下營行走

今水草稀少處處多有沙石牲口漸至疲瘦倒斃不意到喀倫海柳圖等處之車輛遇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兩夜大雨北風颷發牲口雖經遮蔽因寒冷而斃者甚多前後倒斃牲口數目將効力人等所捐牲口四百餘匹補用尚且不足又將我等本身

及官員隨來効力人等所騎馬騾幫助令挽車馬騾疲乏者甚多米雖不能全行運至但大兵口糧關係最為緊急又斷然不可遲悞是以將現今稍可用之牲口令其牽挽小車裝載大兵二十日口糧竭力運至大兵外又將十日口糧進送至郭多里

巴爾哈孫地方以備大兵凱旋之用請留二十日口糧於喀倫但小車之行甚緩趕至大兵日期不能豫必大兵接續米糧關係緊要大將軍若不相助照看貽悞亦未可定今不預行報明至臨時雖加我等重罪於事亦屬無益行在相隔道遠故將此等艱難之處報知大將軍求大將軍垂念將兵米二事措處萬全轉奏等語臣卽刻回文云大兵深入征討口糧所關甚爲緊要前給過八十日口糧食用已五十日矣至土喇時卽係散給口糧之期郭多里巴爾哈孫翁金距土喇不遠留於郭多里巴

爾哈孫翁金之米運至土喇亦不爲難今又將隨行駱駝遣往汝等處幫助汝等仍照前所奏將三十五日口糧急速趲來尾大兵而行不可遲延去訖臣率領大兵初十日從烏闌厄爾幾起行至察罕和朔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阿南達率領西安滿兵五百人輕騎而來於十一日趕至臣等於察罕和朔地方孫思克等云我所帶領綠旗兵七千部文一到隨卽起程倉猝間馬匹牲口難於齊備兼以途中於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遇大風雨馬匹牲口半致擔悞我所領之兵現今

在後距大兵有十日之程皆接續而行是以我選擇兵二千人親自率領趕至大兵同行博濟云我所帶領滿兵二千漢軍兵一千途中遇風雨馬匹稍有擔悞與大將軍所領大兵相距十日之程難以尅期趕至將此兵內選擇二千人親身率領急速

趕至大兵同行今既議運往翁金米石一半運至土喇請將馬匹缺少之兵千人即令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隨之而行如此則於兵米二者似乎皆有裨益等語於是臣等公同會議今大兵直趨噶爾丹所在之處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其西安寧夏之

滿兵二千人綠旗兵二千人俱應照將軍孫思克博濟等所言其餘滿兵一千人令防護按察使囊吉理等所運送之米此兵留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駐防協領等管轄其半留翁金之米著於將軍孫思克標下所留兵丁內撥派五百人令副

將張憲載管轄守護又陜西西安寧夏等處調來滿洲漢軍綠旗兵四千人與大兵相距有十日之程不便由兩路進此兵相應隨臣所進之路急速前來與臣等一路同行爲此謹具奏聞其一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奏爲

奏聞事准兵部咨稱據將軍孫思克疏請留寧夏兵丁回時所食一月之糧在後送至翁金地方應令孫思克等於翁金地方少留官兵此所運一月之糧及馱米牲口一幷收存交割之後其運米官兵著令即回等語臣等竊惟大兵進剿口糧關係甚

屬緊要米既運至翁金則去土喇路程不遠囊吉理等所運送一月口糧一半留於翁金將一半即用其脚力運至土喇似屬有益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及運米各官皆係伊本省大臣稱爲才優揀選舉出之人料此米可以運至土喇又行文按察

使囊吉理副將楊琳等爲口糧關係甚要事准兵部移咨振武將軍孫思克疏稱進剿之兵若隨身挈帶四月口糧則滿兵跟隨人少綠旗兵全無跟隨之人挈帶而行殊屬煩難臣等會議相應減去三千跟隨人役口糧令進剿之兵挈帶三月口糧一

月乾糧兵丁回時所食一月之糧暫留在後趲運至翁金此運米關係重大不得不遴選文武中賢能要員派出運送因將鞏昌按察使囊吉理漢中城守營副將楊琳洮岷道董紹孔等文武各官酌量擬派臣等於凡用兵事務料理皆畢今兵於二月二

十二日自寧夏起程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題三月初八日奉旨該部知道等因欽遵寄封到部查係報明料理出兵事宜官兵從寧夏起程情由應無庸議覆將此移咨知會撫遠大將軍等因前來照得大兵進剿口糧關係甚

要按察使囊吉理副將楊琳汝等俱係朝廷簡任要職宜仰副皇上任用之意殫竭心思黽勉效力今各路大兵將噶爾丹聲罪致討擣其巢穴而勦滅之口糧所關更爲緊要正爲臣子者所當圖效之際前者將軍孫思克等所議未可拘執汝等運送

萬人所需一月口糧之内一半仍照孫思克從前所奏留貯翁金交與孫思克等所留看守米石官兵令其加意守護其一半卽以尒等運至翁金之馬匹牲口脚力速行趲運至土喇軍前其防護運往土喇米石於西安副都統席爾哈達祖良璧處留

兵一千名令其護送此所指等處將米運至汝等勞績亦不小矣等因已經行文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題商南多爾卽口奏西邊之兵不便兩路行走故從一路來馬匹困乏徒步者多京師右衛西安及西邊綠旗兵共一萬四千

人前來餘皆遣回其大兵尾後所設驛站
亦且疲敝所運之米全然未至等語因此
言復令會議皆以西二路兵今歸一路此
兵甚爲勞苦若噶爾丹人衆馬健則深爲
可慮且科爾沁沙津王之俄七里曾有俄
羅斯兵六萬之語關係非輕因稍有瞻顧

朕諭之曰朕所統大兵不勞而至人得休
息馬皆肥壯不獨滿兵與綠旗兵丁雖跟
隨人役亦無一不至者如此精銳整齊人
人願効死力敵雖有十萬朕躬親帥領相
機戰剿一面遣使賊勢若衆則與我兵交
戰勢若不敵則潰遁但此賊若逃朕與尒

等恐尚有後悔之處乎議政諸臣云賊寇
潰遁則吾事濟矣相應遣使衆議僉同於
是派出使臣曉以利害差遣已定嗣是選
擇喀爾喀納木渣爾郡王之長史庫卽根
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等七人諭以尒等
前往克魯倫河之歐德哈爾哈地方潛藏

渡河伏於北山遡流儘力前往偵探曾聞
噶爾丹順河下流而行今或恐已過我兵
駐劄之處爲此遣往伊等回稱臣等遵旨
至歐德哈爾哈踹看踪跡知賊未過此處
我等渡河溯流而上行五十餘里至塔爾
吉而卽地方見一人我等將欲擒拏復旨

遂窮追之適遇厄魯特伏賊三十餘人欲圍我等飛騎奔來正當不能走脫之時忽風霾大作從後將我等環繞遮蔽彼此不能相見因順風而出出時觀看已至古爾班圖爾漢口卽此知我皇上洪福

上天眷佑遂向天叩頭而來厄魯特在塔

爾吉而卽地方是實又留遣親近一等侍衛喀瓦爾達一等侍衛巴當阿一等侍衛巴爾出喀等酌同前鋒等令至古爾班圖爾漢一帶地方潛探賊哨來報於二十四日駐蹕察罕布喇克時回到奏稱臣等遵

旨往日夜間行過巴爾泰哈之山黎明時適至西圖爾漢山上賊哨始至我等避過偵看賊哨駐於山上尋水北向克魯倫河瞭望見有煙起厄魯特在此是實恐其窺見我等遮蔽於山曲折而來等語觀此兩次情節益顯然洞悉矣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六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目錄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下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

雜著

親征漠北紀略下

中路大兵挈帶八十日口糧行裝太重故將二十日之米當於中途今因等候西路之兵將及六十日特遣內府管駱駝官員催至米石於五月初一日給與古北口宣府綠旗兵二十二日口糧兼賜所食牛羊其有當下米石不足八十日口糧之人皆補給之於拖陵地方整肅大兵所獲厄魯特四人賞賜衣服明示以出師之故令其偕使臣於五月初四日往中路大兵以五

月初五日前進是日駐蹕於阿敦七老之地行五十里初六日至枯呼車爾胡地方行六十九里是日早朕領親近侍衛行遇西哨科爾沁之巴克席胡爾貝勒喀爾喀車木楚克納木渣爾公阿玉西公朕諭之曰賊哨駐於古爾班圖爾漢地方當前所

見者此名阿思哈圖山汝等哨瞭必占此山駐劄明日賊哨不知汝等在此則必自阿思哈圖山之東來窺吾大營朕之前鋒見而追逐汝等可橫截擒拏諭而遣之初七日原擬駐蹕於顏土庫烈圖地方遂將大兵分排隊伍綠旗居中漢軍火器營排

列兩旁盔甲烜赫士卒奮勇旌旗輝耀掩映山川辰時來報朕所遣防哨一等侍衛喀丢往追竊窺我營之厄魯特七人至阿思哈圖山之東阿思哈圖所設巴克席胡爾貝勒等哨兵見之迎來接續追趕朕笑曰何必追逐聽其報伊噶爾丹更好是日

午間至顏土庫烈圖地方原有水窪皆已枯竭於是鄉導等惶恐四面奔馳尋水朕思此原係有水之地今乃無水意者

上天欲我兵直抵克魯倫河亦未可定但步兵已行五十餘里今又行四十餘里無水之地若遇賊將何以戰且後隊之兵必

至天晚遂傳喀爾沁和碩額駙噶爾臧諭曰爾今即前往令爾父杜稜王札西領伊兵千餘名駐顏土山高處防護大兵後隊盡過若有警則一面交戰一面來報無事則俟昏黑隨後抽兵而來斷然不可洩露密諭遣之時各處尚未報得水泉不勝憂

慮親近侍衛吳什回奏稱馳過一山坡即得一泉往下流六七里約足供大兵人馬一夜之用朕心深爲喜悅遂前往遍閱立營掘壕之處明白交付各旗時厄魯特人將朕差往中書阿必達遣回令其口奏云聞康熙皇帝親統兵前來自汝使臣到方

知確信我噶爾丹波朔克圖汗在土喇地方不在此處汝兵請緩之若竟衝突而來我則避去必欲窮迫之則我亦能動手等語空身而回復遣盆蘇克格隆喇嘛及中書阿必達理藩院撥什庫因才能克稱任使授以防禦職銜之訥爾布往厄魯特諭

之曰朕之此行爲蒙古諸部落不能咸遂安養之故非必欲剿戮汝等而來也今汝等請緩我師此地水泉稀少我師來日必至克魯倫河始可緩耳明白曉諭薄暮從哨地遣往是日賊之哨兵與我軍之哨兵相對而駐因駐劄稍遲後隊之兵安營未

畢掘濠未完朕躬親巡視見之甚以為可
慮將王及大臣旗纛朕親自指視令其防
衛至起更時始畢令皇長子胤禔領侍衛
内大臣索額圖徹夜巡視朕躬及諸臣侍
衛軍士皆未及支帷幄帳房俱身擐甲冑
直至天曉是日行七十六里因近庫烈圖

山其地名為庫烈圖西巴爾台布喇克初
八日天明時令軍士皆暇豫整齊隊伍巳
畢朕減省侍從登高阜處用遠鏡眺望俯
見河流未見有人形迹料賊必堅據此河
占此水以圖死戰因等候後隊之兵坐於
高處觀看東則有厄爾德尼拖羅海山西

則有從巴爾台哈直下臨河之山麓此地
因遮蔽觀看未晰於是傳集科爾沁土謝
圖親王沙津達爾罕親王班第喀爾喀車
陳汗納木渣爾王席地西里貝勒盆楚克
貝子等諭之曰賊必據河死戰尔等率汝
所屬蒙古兵二千人將西邊從巴爾台哈

直下山麓高處據之作大兵全向此往之
勢賊若來犯勿與之戰誘之使來賊以為
從此來而備之則大兵爭先占據其河指
示訖又命親近侍衛喀厇爾達赫哲爾根
令帶新滿洲侍衛於厄爾德尼拖羅海歐
德哈爾哈一帶有無賊寇確實偵探諭訖

正前行時見一人從克魯倫疾馳而來於是遣近隨侍衛往視之乃朕所遣理藩院撥什庫訥爾布回奏稱臣等於今早到克魯倫河遇厄魯特七人見我等卽往上流馳去於是喇嘛中書二人令我回將此情由啓奏伊等隨其蹤跡追去等語朕於是

卽至克魯倫河觀看已無賊蹤朕因是歎息顧謂左右曰噶爾丹習於戰鬬西攻回子取千餘城收四部落之厄魯特盡殺戮其兄弟破七旗之喀爾喀所向無敵乃不據克魯倫河而戰則其庸劣懦怯顯然可見矣所謂俄羅斯兵亦屬虛妄今我軍欲

戰不可得矣惟以窮追爲至要耳因等候後隊兵遂於河取魚暫坐軍士齊到後將此故告之安設營壘照前布置至日未落皆備是日行四十八里駐蹕克魯倫河之布隆地方念深入賊巢不知四面賊從何而來分布哨兵南則於巴爾台哈一帶地

方安設北則向塔爾吉而卽口僧枯爾口安設東則於厄爾德尼拖羅海及河之下流安設西則於克魯倫河之上流安設內又設八旗防衛薄暮時朕謂前鋒營行走親近侍衛喀爾達曰我軍明日擊賊哨兵擒一活口便得其眞消息矣正在商量

作何擒拏之計適有頭隊前鋒統領碩鼐哨地擒來厄魯特一人問之伊稱皇上所遣使到時我噶爾丹不信皇上親臨云康熙皇帝不在中國安居逸樂過此無水瀚海之地寧能飛渡乎嗣於所放回之厄魯特四人將黃幄布城網城及起居一一詢問始信今日伊親登北孟納爾山瞭望大兵見軍行隊伍規模云此兵不似烏闌布通時覺甚是精練難於脫身於是傳示其衆令皆棄帳房器械商量連夜逃遁等語於是亦賞以衣服仍令訥爾布趕送至前所遣二使臣之處初九日行十七里駐蹕

於克魯倫河之曲是日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若相拒交戰不應以河與我今觀其沿河上流狼狽而去其爲潰遁也眞矣若帶綠旗步兵追趕敵人皆係乘馬必致遠脫欲將步兵及粗重器械留下以便前往諸王大臣等甚難之後乃遵諭於是命內大臣阿彌達領綠旗步兵殿後令其行走時四面皆謹防之諄切委諭總兵官岳昇龍馬進良白斌等各領標下馬兵隨之而進初十日見沿途帳房釜鬵一切器物盡皆拋棄潰遁之狀不堪觀矣衆人之意始猶以爲引誘詐遁後漸察之甚爲眞確是

日從厄魯特逃來者接踵而至所言皆如前行五十五里於克魯倫河之渣各寨相對處駐蹕克魯倫河以上自正月無雨旱甚儼然隆冬地無一莖青草此數日天氣陰雲下營甫畢而雨草遂怒生自出京師至是馬臕猶壯因此地無草牲口微覺勞頓是日駐蹕克魯倫河之克勒和朔行六

十五里復諭議政諸臣曰此三日一路看來噶爾丹將老幼及日用器物盡皆棄之而遁其奔潰之狀甚爲倉惶今揀選我軍將大砲留下前往追逐每佐領護軍一名并火器營大砲留於此駐蹕之地十二日

追逐八十里駐蹕於拖諾山前綏爾哈圖地方議政諸臣等公議噶爾丹已極窘迫連奔五晝夜我師雖窮追五日軍中因待火器晝行早息計其間已相距三日之程中路之米應於八十日內運至土喇今尚不能望其運至克魯倫按察使劉暟牲口所載米五百石麵七千觔既報以五月初

九日至拖陵亦至十一日始到嗣後米無到期拖諾地方距拖陵約三百里劉暟之米非十日不能運到雖運到亦不足大兵二三日之需伯費揚古兵又無信息我師止餘七日之糧所關重大等語因衆別無

計策觀噶爾丹潰遁蹤跡幷酌量所獲賊人之言議將滿洲漢軍火器營兵全往親軍及前鋒兵全往察哈爾兵蒙古兵喀爾沁兵內挑選馬匹可用者二千人幷綠旗三總兵之馬兵全往著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爲大將軍酌派叅謀大臣將回行官兵之米湊爲二十日口糧給之諭曰尓等追逐五日前至土喇料亦決不能及如果可追及朕躬斷不肯旋師今噶爾丹破壞已盡朕所目擊想決不敢再至諭畢於是將大兵駐劄防哨護衛之處周詳指示又念西路大兵乏糧日久今應速回拖陵將

現到之米不必給與朕所統官兵令其逕過趲至土喇以濟西路大兵續到之米僅留支應數日餘皆陸續催趲運至彼軍十三日親視大將軍馬思哈等起營後朕亦統所留之兵於十三日旋師是日行六十五里駐蹕於克魯倫河之克勒河朔地方十四日午後朕於四月十三日所遣侍衛殷查納等齎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謹奏爲奏聞事臣等率領大兵於四月二十六日至杭愛山之喀喇托羅海駐劄時藍翎侍衛殷查納等齎到皇上手書諭

旨殷渣納又帶來行在兵部咨稱議政大臣欽奉上諭議得皇上所頒大將軍手勅已極詳備應行文大將軍費揚古預防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留陝西兵令其攔截伊仍親領大兵躡其尾後而來一切皆當遵上諭所指示行爲此具題奉旨依議

等因前來臣等公同議得上諭所指示極爲詳備除臣等率領大兵躡尾後而進外將軍孫思克等所帶陝西之兵應仰遵上諭指示留以預防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令其堵截但因陝西兵來時途遇風雨馬匹牲口皆有擔誤先經題明挑選滿兵

二千綠旗兵二千令趕隨大兵而行在案今若留此四千兵令堵截噶爾丹遁走塞稜格之路則兵力單薄臣等請照前所奏仍從一路進兵今聞噶爾丹順克魯倫河下流而往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近於皇上所統大兵之處臣所統官兵皆歡躍奮激

思卽刻躡賊尾而進憑仗聖主天威從後勦滅但臣等本係庸劣大兵行七十餘日牲口稍疲不能剋期速至仰祈睿鑒留臣等西路官兵一生面目乞皇上稍緩六軍爲此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又一疏稱臣費揚古謹密題爲奏聞

事先是運米卿員喻成龍等趕至軍前稱途中水草稀少牲口從太原一直行來皆致疲瘦臣等公同商議將十五日口糧留於喀倫其三十五日口糧將小車及挑選挽車牲口并載砲所餘隨行駱駝令其運到題明在案查右衛官兵所挈帶八十日

口糧扣至五月初四日應滿京師大兵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扣至五月十一日應滿因是曾移咨督運諸臣言汝等所運口糧須於所挈帶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作速運到據伊等回稱四百餘乘小車裝載米石於四月初九日從喀倫起程儘力催趲

而行看來地稍堅硬處一日僅可行三十餘里於沙磧坡嶺之地一日僅可行二十里大風起則為風所撼難以用力推挽隨所到處天晚即行駐宿官兵挈帶八十日口糧未完之前不能運至大兵處不得不預行報明等語大兵口糧所關甚要臣等

因遣駱駝七十餘隻往迎米石於四月二十五日在揆宿地方發回令於喀倫將十五日口糧攤留其三十五日口糧仍照前議趲赴軍前速抵土喇雖行文去後至今不能趲赴軍前看來路途遥遠牲口之力不足若再從土喇往前趲赴大兵其勢更

難但噶爾丹既在達爾罕敖喇地方臣等所領大兵不便候西路運送之米俟駱駝載米到後挈帶八十日口糧盡時卽酌量續給率領大兵赴皇上軍前到行在後仰請勅督運諸臣將中路大兵米糧分給臣路官兵爲此謹具疏密奏康熙三十五年

五月初二日題是日駐蹕他爾渾柴達木地方計七十四里十五日朕於四月二十四日所遣侍衛額林辰又齎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疏至疏稱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內大臣伯臣費揚古等謹密題爲奏聞事臣等率領大兵於五月初一日到厄布爾山

溝之阿達克地方駐劄二等侍衛台吉布庫額林辰等齎皇上手書諭旨至臣等欽遵上諭應卽領大兵星夜前赴但大兵所行路遠牲口稍疲且噶爾丹將布爾東克地方往前去十有餘程之草盡行燒燎故遣人於前途速往覓草臣等率領大兵仍

於初三日趲行至土喇躡噶爾丹尾後而進惟仰乞皇上稍緩六軍留臣等及官兵一生面目又藍翎侍衛殷渣納等於四月二十八日前往時臣等以陝西官兵不便分留從一路而進其西路所運口糧不能趲至大兵情由曾具二疏交與殷渣納奏

聞殷渣納與額林辰之至御前難定誰先故將前二疏另行繕寫一併謹具奏聞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題遂將此二疏事宜示議政諸臣諭曰伊等西路情形前此未經奏報將朕二次從捷徑遣往侍衛留住多日始令來奏西路糧絕乃求中路

之糧約定日期三次違悞此等情由朕已洞悉之皆豫為料理完備今此疏至尔等衆人皆見之矣果何如乎諸臣及侍從人員咸奏云皇上預先料定故雖兩路糧有擔悞兵役無一困乏者且移中路之糧經理西路委曲周詳臣等踴躍歡忭無既是

日駐蹕古土爾布拉克地方計八十二里十六日大將軍馬思哈將從厄魯特來投誠之丹巴哈什哈察罕西達爾哈什哈呼戶訥爾之波碩克兔濟農之羅雷厄木七等及二百家口遣來審問伊等稱噶爾丹見大兵形迹竟夜奔遁於拖諾山將欲拒

戰而不能遏止其部下之兵又於厄赫木布爾哈蘇台地方正欲於柳林內將駱駝臥列拒戰聞西路兵聲息噶爾丹乃云中路之兵勢甚可畏勿與爭鋒竟擊西路之兵搶掠而去傳示後即向土喇而行衆兵連奔五晝夜又因無草馬駝甚瘦戰兵五

千餘人鳥鎗以千計至此地已極狼狽及與西路兵交鋒卽已大敗我等見事勢已去先曾爲使臣三次到京皆受聖主深恩若念及此或將我豁養故來投誠等語又問噶爾丹情形彼稱於交戰時先衆遁走後被大兵所圍我等於未合圍之先奔出故此後情形不得而知是日駐蹕西拖陵計四十四里十八日駐蹕於去時所宿之中拖陵計二十六里是日正黃旗副都統阿南達齎剿滅噶爾丹捷報至此疏已經傳布中外茲無庸詳記庚午年將噶爾丹誘至烏闌布通之地距京師七百餘里耳

此時當使一人一騎不返朕用是積憾於懷者六年於茲矣今噶爾丹違蔑誓言包藏傷心潛竄土喇克魯倫地方煽惑人心侮辱信使稔惡貫盈至於已極念天下蒼生恐將受其擾累精誠之意上告穹蒼夙昔水泉乏絕之地而靈源出矣芻茭不產之地而茂草生矣樵蘇不給之地而薪櫵足矣噶爾丹者如荒野之禽獸去來無定古人所謂聚則比於烏合羣則同於鹿豕羅之匪易攫之實難正此之謂也朕統此每佐領護軍六人漢軍火器營二千人綠旗兵二千餘人蒙古兵二千餘人

直抵賊巢毫無瞻顧挺然而行者朕躬非素嫻於軍旅也非熟知地勢之險易也非習於觸冒寒暑也非預諳其水草也惟所憑者天理所恃者人心故不懷安逸不恃尊崇與軍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飲濁水甘受勞苦而爲此行

上天降鑒

祖宗默佑將已經脫逃之賊寇恰濟西師之困乏將斷難俘獲之牲畜適飽西路之饑疲此果人力乎抑由

天眷乎由是觀之我國家無疆之景福於茲可見矣往返九十九日之内凱旋京師途經五千里一人一騎未嘗困憊留皇長子胤禔殿後亦不出二旬咸振旅而歸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七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目錄

雜著

閱史緒論四十一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

雜著

閱史緒論

三皇五帝紀

上古之世荒遠無徵其所紀載不可信者甚多如十日竝出射去其九尤爲誕妄大凡天下之事皆宜斷之以理庶不爲其所惑讀古人之書亦當自有定見也

周桓王紀

春秋之時綱常不振瀆亂彝倫甚於後世卽節義著聞簡策所艷稱者亦多涉於偏激好名非大中至正之道皆由教化不明

人心陂僻不可徒諉之氣運也

楚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

滅鄭國而執其世子以歸戮之已爲不仁乃以爲犧牲而用之於岡山其殘忍刻毒無以復加矣

韓昭侯藏敝袴以待有功

韓昭侯此事從來以爲美談不知國家之待有功自當鄭重其事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可也敝袴之微毋乃近於鄙陋乎徑以不僭賞目之似非確論

漢高祖封蕭何爲酇侯因設譬以曉諸功臣

人主立言自有大體漢高祖論蕭何與諸臣之功乃譬之以獵謂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走免者狗也比擬之詞未免過甚

漢文帝時齊楚地震山崩

漢文帝卽位之初善政纍纍顧有地震山崩之異殆所謂天心仁愛而示以時保之

義耶

虎圈嗇夫代上林尉對

嗇夫利口足動一時之聽張釋之恐天下聞風而靡咸以口給希進深識治體之言漢廷諸臣皆所未及

晁錯貴粟疏

天生蒸民厥有恒性其卽於匪彛不從敎令者多爲饑寒所迫非盡出於性惡也晁錯云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其子入情入理不可以人廢言

漢景帝詔讞疑獄

漢景帝詔讞疑獄可謂得欽恤之心矣蓋

聽獄之際未必盡得其情及爰書旣成雖若一無可議其中尚多隱伏況有幾微疑竇何多置之不問乎

漢武帝遣方士求神仙

漢武帝信李少君之說遂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化丹砂諸藥以冀成金惑已甚矣至少君旣死猶以爲化去何其迷而不悟耶

趙充國屯田諸奏

趙充國所上諸書洞晰機宜矢竭忠悃不恤利害卒致萬全古大臣之悉心謀國罕有出其右者不祗以將略勝人

漢元帝時蕭望之自殺以石顯爲中書令

宦寺之爲害最烈皆人主不能愼之於始以爲微而易制及寵之以爵祿授之以事權遂至驕恣橫肆如弘恭石顯擅作威福敢於戕害大臣而毫無忌憚之心易曰童

牛之牯犢豕之牙當防之於未然也

漢成帝悉封諸舅爲列侯

自古外戚之禍莫甚於漢由王氏相繼秉政根深蒂固加以莽賊承襲諸父之勢包藏禍心卒成篡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履霜堅氷成哀之世昧此義矣

賈讓治河三策

治河之難其來已久觀賈讓所畫在當時亦惟中策可行爾況今借黃流以濟運艘其間疏鑿兼施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王匡等攻洛陽共誅莽

自古奸雄竝稱操莽然觀莽之生平初雖謙恭下士譎詐欺人及篡逆之後張皇滅裂洛陽垂陷醜態畢露不過一庸碌陋劣之人又不可與曹操同日語矣

漢和帝詔勿受遠國珍羞

人主撫有天下玉食萬方若窮極異味何求而不得第軫念下民供億之繁誠有所

不忍爾如宋仁宗計蛤蜊之費一下筯二十八千吾不堪焉又中夜偶思燒羊復戒左右勿令宣索恐膳夫奉行沿爲成例徒縻有用之物以備不時之需皆此意也況養生之道尤以節飲食爲要義朕自御極以來凡所供饈饌皆尋常品味未嘗羅列

珍羞侈以自奉然於日用常餐猶加意撙節適可而止頗得調攝之方縱恣口腹者無益而有損此人情所易忽不可不慎

漢安帝時太后親錄囚徒

漢安帝時太后錄囚具得枉實行未還宮澍雨遂降史冊書之若以爲盛事不知垂簾聽政亦非國家之福矧親錄囚徒乎漢

室其益衰矣

漢安帝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凡果蔬之生各有其時必待氣足而後食之乃可養人若矯拂其性使之先時早熟其味不全有何滋益朕自幼至今從未食也

漢質帝因朝會目梁冀語

漢質帝沖齡臨御能識梁冀之奸固爲聰穎第遽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遂爲所毒聰穎而不善弢晦適足以爲害矣

漢桓帝時采女六千人侍者不在其

數

宮闈之中可供使令足矣何須若是之多耶每見史冊所載後宮之繁輒爲之惻然人情不甚相遠顧忍出於此誠所不解本朝家法務崇儉約至於掖庭用人最簡較諸歷代僅百分之一爾

何進召外兵誅宦官

宦官張讓等恣行不法何進若止奏誅首惡則可矣乃必欲盡殺而後快斯爲已甚太后所以不許也復召外兵以速亂則又至愚極謬宜其禍不旋踵

吳臣趙咨稱其主之學不在尋章摘句

趙咨對魏主之言可謂得體蓋人主萬幾待理自當博覽載籍擴充聞見然所貴者在於上下古今得其要領辨别是非歸於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隱微熟識其常變因以措諸施行期爲有益

豈如士庶之學僅嫺習詞章而已哉

竹林七賢

阮籍輩皆崇尚虛無蔑禮敗度當時士大夫乃以爲放達爭慕效之此晉俗之敝其所由來者遠矣

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

國家用人當以德器爲本才藝爲末凡才長者雖能濟事亦多敗檢若德器醇樸必不至蕩軼準繩之外朕臨御日久閱歷人情所見甚確如張華在晉以才學知名後乃蔑棄典禮以附賊后所學又安在耶

秦主詔云殺不過千何謂殘虐

惟天好生故立君以子民其所以愛養生全之者宜無所不至也秦主生乃以殺千人爲常事又謂野獸食人正天所以助朕殺之草菅民命自有載籍以來莫盛於此

王猛疾中所陳疏

王猛之事秦竭忠盡智至於臨殁之時猶

惓惓以善作善成望秦王追蹤前聖宜其主眷優隆爲人臣之所當勉也

魏立天師道場

崔浩研精經術練習政事洵魏臣之傑出者其不信佛法尤度越時俗卓然高蹈何乃師受道士之術而崇奉尊禮之且上其書以蠱惑君心得罪名教不淺

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國家設守令以牧百姓其貪墨不法者固爲可恨若魏詔吏民告守令則大非矣小民得以犯上則名分蕩然紀綱不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懲貪自有國法何其計之

拙也

魏誅沙門

魏信道士寇謙之以黜沙門復因佛寺有兵器詔無少長悉誅之素無明禁一旦盡行殲除可謂不教而殺亦慘甚矣

魏文成帝立子弘爲太子依故事賜

其母死

齊家乃平治之原太子爲國家之本選建儲位則其母必素被刑于之化者矣藉以養育青宮裨益匪淺稽諸往牒如申生之母尚在則驪姬之譖不行晉國之家庭骨肉豈至有慘禍耶漢武帝欲立太子乃先

賜鉤弋夫人死特有懲於呂后之故而耄年計拙遂致因噎廢食也至北魏時徑相沿爲故事而踵行之使其子以得立而喪母將必有大不忍於其中者嗣服繼統之日欲以孝治天下能無隱恫哉夫漢武固雄材大略之主也而舉動不合於經常流獘一至於此作俑之責其何辭焉

宋主昱驕恣日甚

宋主昱之資稟未必絶異於人其所以逞欲敗度無所不至者必由於生長深宮未聞訓誡故日流於縱恣可見諭教之方所關最重不當以具文視之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禁

鹽之產利甚厚不操之自上則豪强互相漁奪閭閻之間必紛囂多事矣況取山澤之資以薄田疇之賦使民力寬然有餘其爲益不已多乎若不審度時勢輙弛其禁則南畝之農夫不獲沾毫末之利而國用

旣絀稅歛漸加亦必至之勢也凡爲政者祗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託哉

隋詔公私文翰竝宜實錄

文取達意而止原不貴乎繁縟自六朝競尚瑰麗漸失古質遺風遂致人文佻達成習行不顧言愈趨愈下隋李諤上言可謂

切中時弊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構三閣將以居處娛樂勢必軒窻弘敞若果高數十丈則凌風插雲烏能卓立乎

唐高祖立老子廟

唐高祖惑於誕妄之言遂以老子爲祖而爲之立廟至高宗明皇復恢張其說崇信不疑何所見之皆左耶

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秦王旣有創業之功亦饒守成之略唐高祖審度神器所歸自當早定大計顧乃優游不決坐致慘禍誠不得辭其責若秦王

英明特達爲有唐之令主其於建成元吉豈無委蛇善全之道必致骨肉相殘取譏後世固其謀之未臧匪獨遭逢不幸也

唐太宗時山東旱詔所在賑卹獨其租賦

賑卹以惠民固朝廷之德意惟慮奉行未

善澤不下究爾獨蠲其租賦則比戶均霑爲愛民之實政

唐太宗謂赦有罪者賊良民

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昔人論之詳矣諸葛亮治蜀亦深以赦爲非朕幼時觀之似乎太刻及臨幸以來稔悉人情赦誠

不可數也惟當薄稅斂敦教化使百姓足衣食以興禮義惜廉恥而重犯法庶幾刑措之風爲致治之本原爾

唐太宗詔非大瑞不得奏聞

漢俗甚好祥瑞率多傅會其事自欺以欺人如區區鵲巢之異亦欲表賀唐太宗拒

廷臣之請識見迥出尋常至謂瑞在得賢則卓然名論矣

唐太宗諭長孫無忌及侍臣語

唐太宗用魏徵之言偃武修文化洽海宇誠得古帝王善治之道至其二喜一懼兢兢以驕奢自戒尤履盛而謙安不忘危之

至計也

魏徵十思疏

人莫不慎於創業怠於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終惟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於上理魏徵所陳可謂深識治要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八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目錄

雜著

閱史緒論 六十六條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

雜著

閱史緒論

唐太宗面舉羣臣得失謂劉洎私於朋友

傳有之云公爾忘私私於朋友者必有忝

於朝廷在昔已然今人愈甚矣

唐太宗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漢唐以來士人信從佛教者往往有之皆其識見愚昧中無所主故為所惑耳若蕭瑀自請出家則又愚之至矣

唐太宗時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讖緯之說本不足據如唐太宗以疑誅李君羨既失為政之體而又無益於事可為信讖者之戒

唐高宗時太子弘以忤天后遽薨

弘之奏請義陽宣城二公主出降洵仁厚之至意第時方母后逞志宜曲為感悟徐

俟轉移徑上聞於君父致觸母后之怒亦有自取之咎云

武后不豫閻朝隱禱少室山事

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此小人獻媚之極致亦不足道第武后遂喜而厚賞之則崇長謟諛甚為失體

狄仁傑卒太后泣云朝堂空矣

仁傑在當時爲諸臣第一武后亦以第一流目之人臣特患不能竭忠爲國爾若果盡誠無二不以身家爲念雖當艱危之際亦可深蒙主眷況朝廷清明乎

唐臨淄王隆基討韋氏天星亂落如

雪

凡天星皆有定數若史冊所紀星隕頗多甚至亂落如雪果爾則星之殘缺不可勝數矣何至今猶燦然如故耶此等必流星過度誤以爲隕落也

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語

陰陽術數道士且不屑爲況人主日御萬幾何暇及此睿宗之問爲失言矣承禎應對確有至理固請還山尤見高致

唐明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人主崇尚節儉自是美德第當近情乎易不可矯激太甚如唐明皇以珠玉錦繡焚

之殿前矣未幾復遣使求珠翠奇寶何前後之判然不侔耶銳始者必鮮終人情大抵然也

唐明皇殺三子

人主信任讒佞不能自保其子如漢武帝巫蠱之篇每不忍觀況一日殺三子乎奸

邪之害人家國亦憯毒之至哉

唐明皇次於馬嵬軍士殺楊國忠

唐明皇耽於逸樂任用楊國忠以致倉卒出奔軍士憤怨是其素所逸樂者即取禍之道也歷觀史冊比比皆是矣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

兵機遲速關係最重利害所爭間不容髮有宜速而遲者固失事機有宜遲而速者亦患於輕躁皆足取敗至於輕信僉壬浮說及令中使督師往往僨事以至全軍覆没如魚朝恩之促李光弼者何可勝數明季亦坐此獘

郭子儀因盜發父塚乃以天譴引咎

自漢唐以來之勳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儀為首稱非其得於天者獨厚也良由篤棐謙沖不敢以功業自矜故能終身顯榮聲施後世觀其自謂不能禁暴乃遭天譴數語其虛懷卓識過人遠矣

唐德宗時罷榷酒酤

酒之糜穀甚多若能禁止穀必有餘第在地方官相機裁抑使民自然樂從斯為有益如必自朝廷禁之則恐奉行不善反滋獘端矣

陸贄奏代李楚琳事

陸贄章奏甚多莫不竭忠盡智悉中機宜此尤務全國體深有合於王道雖遭時不淑其嘉謨碩畫足爲臣子進言之法

李晟表請爲僧不許懇辭方鎭亦不許

李晟雖遭讒間不能坦然自信則亦未嘗學問之故也凡人臣善處功名者不多槪見惟在帝王加意保全之斯可得善始善終耳

唐德宗時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白起卽當褒贈而因或人虛誑之言亦非政體況起之殘忍好殺不可以饗俎豆而風示將帥也明甚德宗之擧有兩失矣

唐德宗謂建中之亂術士豫言之蓋天命也

天下託命於人主而相職佐君以有爲故朝廷振作則慶流宗社澤被蒸民非時命所得而主也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確是實理

唐德宗撫納雲南王異牟尋

帝王於要荒之外非不欲聲敎遐暨苐未免煩後慮耳觀唐德宗之招雲南等部以弱吐蕃而卒亦爲患可知懷遠有道不必强致之也

唐憲宗時裴潾闢柳泌之藥不可服
金石性烈烹煉益毒從古餌之被害者衆矣後人猶蹈覆轍何也夫金石固不可餌卽養生家服氣之說亦屬矯揉朕嘗體中小不平尋味參同契諸道書殊無所益靜覽性理一編遂覺神志清明舉體強固足

見方士家言皆不可信

唐文宗與李德裕言朋黨事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公心也公好公惡豈可阿徇若曲附朋黨滅天理喪人心無所不至矣士流讀書明理至於如此豈不愧衾影哉

唐懿宗拜十六陵發明非之
古人雖重廟祭然陵寢所在拜之未爲非禮傳云過墓思哀乃人情也故天下風俗雖殊至於拜墓則四海同然矣尹起莘之言於理未確

馮道對唐明宗謂歷險則謹而無失

平路則逸而顚蹶
粵稽史冊國家當蒙庥襲慶之後率以豐亨豫大弛其兢業之心漸致廢墜者往往有之所以古昔聖賢每於持盈保泰之際三致意焉馮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設譬以對猶得古人遺意雖道之生平不足比數

而其言固自可採也

馮道卒

自後晉至周皆以篡得國馮道歷臣其比肩事主之人其俯仰愧怍不識當何若矣乃猶著長樂老敘以自述其榮遇當時反以德量稱之四維不張於茲爲甚無惑乎

其亂亡接踵也

五代紀

六朝五代於開國之初貽謀率多未善一切舉動苟且目前殊無久長之計以視漢唐之規模宏遠相去奚啻徑庭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

宋太祖欲察羣情而不安於深宮宴處洵勵精求治之心第當命駕時巡省方問俗進窮簷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則民隱足以周知可無九閽萬里之隔矣何必僕僕微行以自輕耶

南漢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

愚民自罹法網情罪昭然萬無可生之路必不得已而刑之尚覺惻然不忍何得於五刑之外恣爲慘酷殘民以逞耶

宋太祖時五星聚奎

五星之行於天度數不同遲速各異何由聚於一宿雖史冊書之考諸天文斷之以

理終不可信

宋太祖時潘美用樊若水策造浮梁渡江

江勢之洶湧浮梁似乎難結或當時聯舟而濟也卽如晉伐吳時吳以鐵索截江晉用炬鎔斷之夫以鐵之重截江之闊何能

浮而不沉此皆紀事者未及深思之過

宋眞宗時天書見於承天門

虛誕之說欺人且不可況假爲書詞以欺天乎宋眞宗之蔽惑不待言也王欽若小人之尤以致其君過舉罪難逭矣

宋眞宗時作玉淸昭應宮

宋眞宗以天書之故作此宮以奉之勞民傷財置於無用之地復爲御容以侍天書命大臣兼領宮使何所取義甚不可解

王旦遺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歛

王旦輔弼大臣不能救正天書之失負職甚矣至於臨歿之時悔心始萌亦已無及

復遺令削髮披緇以歛是其心猶謂倿佛可以免過則平日之崇信異端不能篤守正道益較然可覩矣

宋仁宗時夏人寇渭川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

史筆須勁質高潔言簡而事詳朕覽綱目

續編文氣薄弱字句之間每多冗雜有似
稗官小說者較之正編相去遠矣至發明
廣義率剿襲陳言泛濫無當且議論偏謬
尤不足觀

宋仁宗時劉羲叟以鐘聲弇鬱謂之
害金帝當感心腹之疾

樂以昭功德名和氣當從其大者言之偶
爾之疾亦屬感應毋乃瑣屑乎況古樂久
失其傳羲叟何所考據不過憑臆之詞好
事者遂為之傳會爾

司馬光上宋仁宗劄子

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

議不祗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
得其論君德有三曰仁明武治道有三曰
任官信賞必罰要言至理可書丹扆座右
萬世不易也

宋英宗時司馬光以不能四六辭翰
林學士

司馬光綜史傳為通鑑其學殖淹博文詞
最為典雅豈不能為四六者蓋因宋承五
季之後時猶崇尚排偶競趨浮華故光以
不能四六為辭所以矯當世之失而欲返
之於淳樸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後世鄙
陋無文之人高談性命而蔑視詞章以自

文其不學者所得而藉口也

宋神宗時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王安石賦性堅僻動輒援引古義以文其執拗之私心而又口給便捷應辨不窮足以惑亂人主之聽所謂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也

宋神宗時蘇軾言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

宋神宗勵精圖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說雜沓竝進漸致海內棼然民生重困蘇軾云願鎭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深得致治大體不祗爲當時藥石至其條

奏詳明洋洋纚纚忠者乃以縱橫譏之非公論矣

宋神宗時用巨木爲濬川杷

杷之不可以濬川雖庸俗皆知之當時決違衆議特置濬河司設官以主其事迂疎之甚

宋神宗時鄭俠上流民圖

熙寧之時民苦新法如在湯火鄭俠以疎遠小臣繪圖上聞其爲民請命忠讜激切之心猶可想見

司馬光謂改新法當如救焚拯溺

宋哲宗之初廷臣咸欲革除新法猶以改

父之政爲嫌司馬光毅然爲以母改子遂使羣疑立釋可謂要言不煩善處大事者矣若以紹聖更法遂尤其建議之際已留瑕隙令惠卿輩得持其短長是皆事後之見爾

宋哲宗時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歷代講筵之設率臨御殿廷諸臣拱侍不過進講數行徒了故事而已夫有何益必清宮便殿潛心誦讀朝夕研究始能貫通義理有會於心

宋徽宗時詔童貫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遼之建國在宋之先相鄰百有餘年一旦乘遼之敝結金以圖之不知唇亡齒寒失策極矣矧信誓昭然甘於背棄其不祥孰大焉固不待靖康之末而知其顛覆已

宋徽宗時勒蔡京致仕

蔡京以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圖登進卽

當國其奸回決意屛黜迨其誤國而始逐之已無及矣用人之道誠不可不愼之於始也

宋欽宗時以李綱爲東京留守

李綱之忠悃篤摯誠有大過人者第靖康之時國勢已不可爲卽使盡行其言久居

其位亦未必有濟也

宋欽宗時宗澤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欽宗失國距此纔四月爾宗澤一木之支其力幾何十三戰皆捷似有虛冒也曩進剿逆賊時我兵偶失利綠旗營將猶以捷聞將軍詰之則曰明朝舊例皆然可見陋

習相沿其來已久

宋高宗時曹勛建議謀奉上皇由海道歸

徽欽北行年餘宋之諸臣未有能畫一策者曹勛所議雖涉險道未必得當然其亟於君父之心則猶可取也

宗澤聞警猶對客圍棋

兵凶戰危大將臨敵當如何戒懼可與客對奕乎或其時亦有矯情鎮物之意紀事者未必不加飾其辭爾

宋高宗時吳璘新立疊陣法

鋒鏑相接迅不及停何暇約計為百步則

用神臂弓七十步則用強弓從容擬議若是耶是皆全不知兵徒於紙上談之乃謂以此取勝恐未必然

宋高宗作損齋

宋高宗以損名齋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當其時正宜奮勵有為非僅淡泊撝謙可

以恢復大業即此一端觀之知其優游茍
且而無振作之志矣

宋孝宗時月四朝太上皇

上皇在御自當乘暇問視豈可限定朝見
之期孝宗於宋固敦倫之主乃以月四朝
遂盛稱於史冊何所見之狹也

宋孝宗時從太上皇幸玉津園

人子愛日之誠從幸園亭未爲不可論者
則極非之若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
宮又以止於一見爲孝養之缺務爲刻論
互相矛盾悖謬至矣

宋孝宗作敬天圖

敬天以實不以文詩所云不顯亦臨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皆常存敬畏不因有所見
而始惕也宋孝宗作敬天圖尚隔一膜虞
允文之言可謂切至

宋孝宗時陳賈請禁道學

宋之諸臣排擊程朱以僞道學斥之固非

正論若塗飾言貌襲取君子之名其隱微
踐履實不可以告人者則又不可不辯設
以假竊之徒盡目之爲道學是宋室之與
聞性天者更多於孔門也

宋光宗時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人君以孝治天下則臣下觀感以作忠兆

民親睦而成俗眞所謂至德要道也宋光宗不朝重華宮蔑棄彝倫莫此爲甚至於勉强一朝都人爲之大悅則其宮庭悖德久爲擧國之所共憂矣

宋寧宗時李全會張林襲金東平敗績

當時金之兵力固衰以敵方張之元則不足以敵垂敝之宋則有餘兵法有云知己知彼宋人何其昏憒也先是遼困於金宋乘其釁已爲遼所敗前車旣覆而不悔亦深可憫哉

宋理宗詔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爲憾續編書之以見嚮慕正學之切不知當時信任僉壬卽使朱子在朝恐亦爲讒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談且以彰其祖宗之失尤非所宜

宋理宗時蜀將王夔迎謁余玠

王夔帥所部迎余玠班聲如雷江水爲沸雖屬形容之詞涉於誕妄矣他如矢大如椽山崩則江水不通鎖鎗以爲橋畫地爲船以習水戰之類不可枚擧又張貴募士伏水數日不食手能鑿船敵船豈皆聾瞶無一覺者伏水數日而又不食恐非人所

能也徒爲奇闢之說以新耳目揆之情理皆不足信

宋理宗封賈似道衛國公權傾中外

天下之大待理於一人斷宜讀書明理使萬幾洞察於中可以當前立決自然權不下移若中無定見不得不委任臣下漸致

乾綱解弛太阿旁落鮮有不敗者如宋理宗可以爲鑒

宋帝㬎時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人臣事上自當一言一事極其詳確宋末危急之時陳宜中慟哭請遷都乃以倉卒失奏行期致太后束裝虛待儒者涵養素定雖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宜中良媿此矣

宋帝㬎時羣臣相繼逃遁

人臣之誼與國同休戚者也宋之丞相章鑑與廷臣曾子淵輩相率潛逃平日所學何事乃徑不知有綱常不顧惜廉恥乎

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

漢之張騫唐之蔡元鼎所訪河源皆不過玉門關外紀載寥寥元之都實遠履發源之地紀其分流伏脈歷歷可指較之往代相去懸絕論者乃以爲無益何也

元世祖紀稱伯顏不妄殺勞而不伐

大將統數十萬衆摧堅陷陣能不妄殺者元之伯顏與宋之曹彬可以竝稱至其勞而不伐若不知有平宋之功則又卓然獨步

元成宗時太史奏日食不應

凡日月之薄蝕原有定期若日食二分有奇其象甚微且當巳時陽光方盛仰觀未明遂以當食不食爲說可謂浮誕矣今日食不及三分皆不入占誠爲有見

元泰定帝時禁西僧馳驛擾民

郵傳之設所以速使節非軍國重務不得輕擾之至於金字圓符元時用以備邊乃

僧人佩符乘驛者多至傳舍不能容無謂甚矣元政之衰於此可見

元順帝時更鈔法

金錢實貨而以鈔易之即使上下流通亦易於腐敗非經久之計也昔人交子會子每行之多弊不便於民凡爲民所不便者皆不可行鈔法其一端也

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九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蔣陳錫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謹校刊